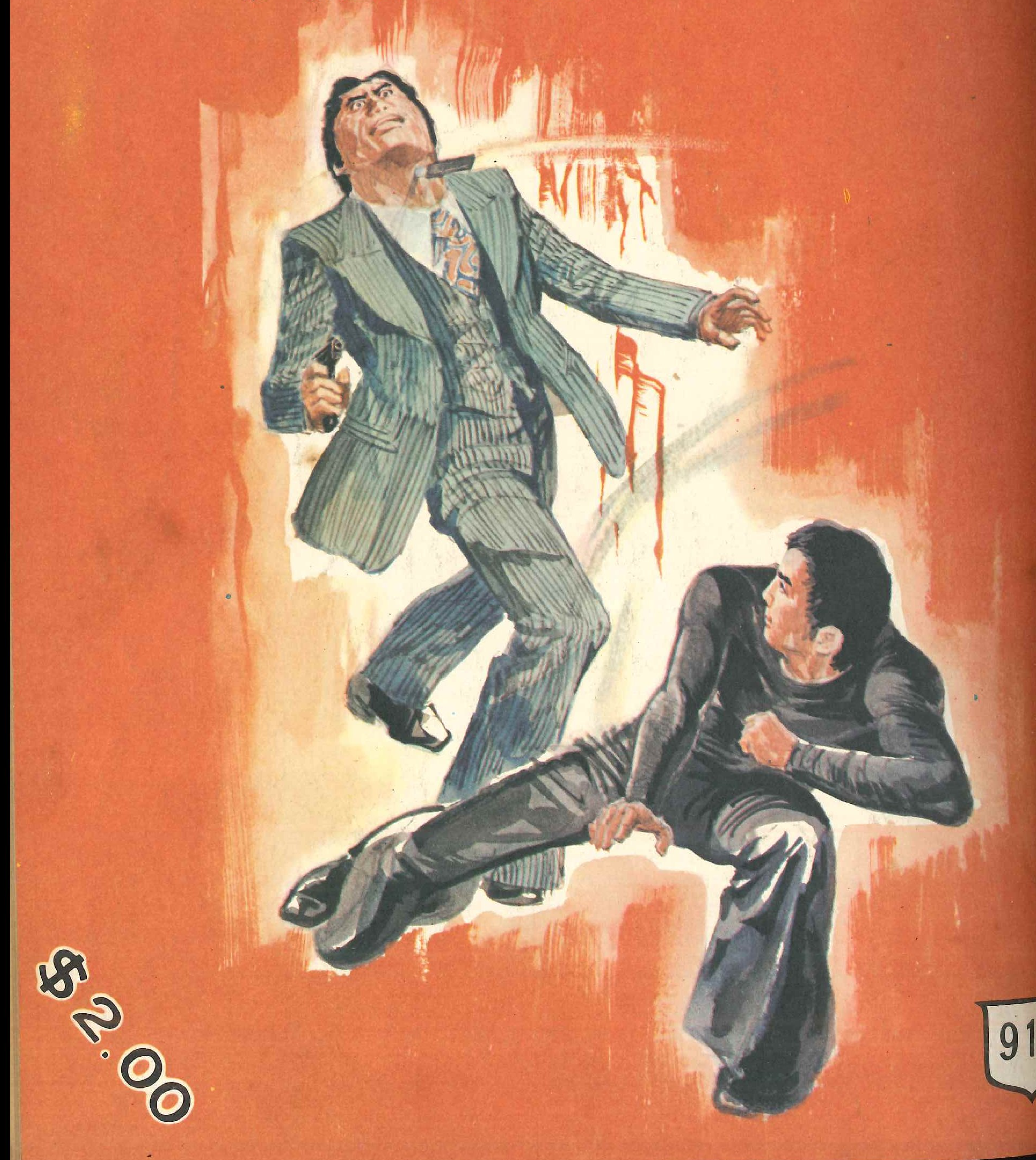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黑海禁令 神秘光速一閃，一架美國雄貓式戰機墮海；一種神秘電波，令到一名克宮首領心臟病復發。想知道這兩件事的幕後情形，請注意本期的」鐵拐「故事！



$2.00

919

◀編 後 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又是逢人喜愛，本刊獨家專有的鐵拐俠盜故事「黑海禁令」，是篇為一部開間諜鬥智小說的新紀年，過程曲折、奪魄驚心、光速武器、殺人電波，繽紛出現，琳瑯滿目！世界兩大國之間，在幕後展盡奇謀，鬥智鬥力，爾虞我詐，精采絕倫……三俠等人，旅遊中美，捲進了上述有關事件漩渦中，危機重重，驚魂步步，終於？……要知其詳，請切勿錯過今期之特佳巨著。

***　***　***

蕭逸與馮嘉，今期同時推出新作。前者有「魚躍塵飛」，本故事內容情節，比上篇「甘十九妹」更精采、更詭奇！主角人物，個個身懷絕藝，深藏不露，太陽神功，靜默展出，羣雄辟易！慘烈血鬥，鬼哭神嚎！另篇為馮嘉之司馬洛故事「換心殺手」，顧名思義，恐怖駭人，且看奇俠司馬洛怎樣渾身解數去對付一羣心狠手辣的職業殺手吧。

***　***　***

下期特選的巨型小說是小鬼子故事「百歲神童」，王小克人細鬼大，計謀滿腹，鋤奸懲惡，愛打不平，欲知今番他在本故事做了一件什麼驚人大事，請留意下期本刊。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728　半年26期NT.$ 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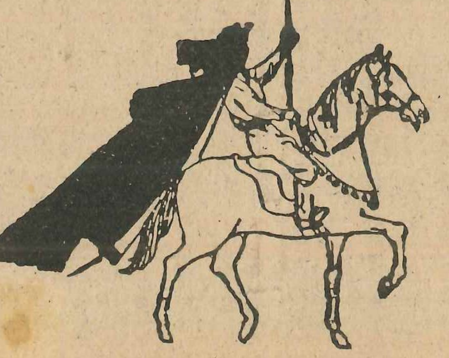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1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黑海禁令

文・雲令
圖・馬盧

遊罷運河

由危地馬拉南下，經薩爾瓦多，尼加拉瓜以及哥斯達黎加，便是巴拿馬。

遊中美洲，巴拿馬是不能輕輕畧過的地方。

巴拿馬全國面積只有二萬八千平方哩，人口約百餘萬；香港一個衞星小市鎭，例如荃灣，就差不多有它的全國人口一樣多。

提起巴拿馬，自然令人想起巴拿馬運河。

禍從天降

是的，呂偉良等三俠遊巴拿馬，主要目的正是在於此。

巴拿馬運河的名氣說起來要比「巴拿馬」這個小國更大！尤其是自從「中東六日戰爭」之後，埃及關閉了蘇彝士運河，航海界對它更爲重視，名氣亦更响。

巴拿馬運河建築了兩個世紀，聽起來簡直有如夢話一樣，但是如果曾到此參觀過的人，一定會嘆爲觀止，認爲值得。

事實上由開鑿以至到建設，根本無須兩個世紀那麼長的時日，主要還是因爲其中過程「多災多難」所致。

我們不妨先來了解一下爲什麼要開鑿巴拿馬這條運河。

打開一張世界地圖，或者轉動一下地球儀，我們就會發覺地球上的海洋比陸地爲大。於是「海上運輸」便佔了極重要的地位。

即使在今日航空事業如此發達，但飛機載重量有限，而且運費又貴，因此海運事業仍然十分蓬勃。

那麼，由大西洋這邊來的輪船，假如沒有巴拿馬運河的話，就必須繞道南下，由德雷克海峽繞經合恩角。因爲北面是長年冰封的。

舉個例，如果由大西洋西岸的紐約港到太平洋東岸的三藩市，假如沒有巴拿馬運河，將花費整個月的海上航程才可以到達。

但是有了巴拿馬運河之後，無論由紐約至三藩市，還是由三藩市至紐約，最少只須十天而已。假如由加勒比海沿岸港口開出，時間更短。

從地圖上也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得出，將大西洋與太平洋分隔開的美洲大陸——包括了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在內，最狹窄的地區，便是巴拿馬這小國，接近巴拿馬城這一段。

實際上兩邊沿岸相距，不過五十英哩左右。若以汽車行程，亦不過一小時而已！那是指由加勒比海入口處至到另一邊的太平洋運河出口處爲止。

加勒比海原是大西洋的一部份，大部份中美洲小國即環繞於此。

遠在十八世紀時，就有人想到，假如在這「最狹窄的地區」開鑿一條運河，海上航程即可大大地縮短了。

其作用正如蘇彝士運河一樣，假如沒有蘇彝士運河，由大西洋開到印度洋的輪船，必須繞道非洲極南的好望角。

但有了蘇彝士運河之後，由大西洋到印度洋，只須穿過直布羅陀海峽，入地中海，經蘇彝士運河入紅海，出亞丁海峽便是印度洋。海上航程大大地縮短。

蘇彝士運河是英法兩國合營的，但工程技術人員則以法人居多，因此巴拿馬政府當時以爲他們駕輕就熟，便邀法國人合作，成立運河公司，由法人獨佔其利。

在我們一般人的想像中，一定以爲「運河」就是只須將陸地挖掘，讓兩岸的海水貫通，這就是運河了。

事實上却並非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首先是大西洋與太平洋的水位不同，其次是巴拿馬那狹窄的地區有座山，高出水面百多呎。換言之，若照我們想像中去進行這件事，就必須「移山倒海」——將山先行移平。但山上有個湖，因此又必須讓湖水注入海中，才可以再掘成河。

但是，如此一來，估計以當時的設備和技術而言，必須掘數個世紀才可竣工。

法國人想到頭也大了，仍想不到如何可以縮短工程的進行。

但合同簽好了，工程無論如何必須依期開始進行。

法國人企圖將山上的湖挖深，然後，分別由兩邊掘一段運河，分別通入大西洋



與太平洋。但是由於兩洋的水位與山上的高度關係，有人估計當湖水與海水「貫通」時，勢必見到湖水盡注於兩洋的海水之中，屆時只見湖底，却見不到運河。

正當法國人大感躊躇之際，可能是由於巴拿馬氣候炎熱之故，一場瘟疫降臨，令到無數工人染病而死。

那時醫藥設備還沒有今天這樣昌明，法國人頓感手足無措。

當時不少中國僑胞在那兒工作，結果死的死，病的病，不死不病的，也紛紛逃亡。

法國運河公司無法維持下去，只好宣佈破產。

眼看巴拿馬運河中途而廢，就在一九〇三年，當時巴拿馬正脫離西班牙人的統治而宣佈獨立。新政府脫離歐洲勢力的控制，決定與美國人合作。

美國政府首先將運河區劃爲軍事管理，找出瘟疫來源，展開清潔及滅蚊行動；一面又進行了一次全面探測計劃。

美國是個多元民族的國家，由於他們的自由開放政策，令到舉世有智慧的專門人才都湧進這個國家來。

所以，以其說美國人，不如說人類的精英均集中於這個國家之內，所謂了得的美國人，實際上就是其他國家的移民而已，他們只不過歸化美國，入了美籍而已。

舉個例說，有些國家不但千方百計要搾取人民的勞力，還要控制他們的思想；當人民貢獻出他們的智慧與勞力之後，所得亦只不過一餐溫飽，一紙讚揚而已。

但在美國，只要你有眞材實學，你會得到賞識，也會得到應得的代價，假如你發現了新產品，甚至還會得到專利權。

換句話說：你想生活得越美好，就越加要動動你的腦筋。

於是在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私心理作祟下，人類的最高智慧，也被盡情地加以開發。

可能就是基於上述種種因素，法國人想不通的，美國人想通了；法國人做不到的事，終於給美國人做到了。

他們不但做到，還非常完美。

美國人第一步先將山頂的基頓湖稍爲挖深和加闊。

第二步，同時由太平洋，大西洋兩方面雙管齊下，開鑿運河，分別由兩洋開始，朝住基頓湖爲中心焦點發掘。

第三步，就是分別在兩邊運河與基頓湖之間，建築多個大水閘，絕對控制了湖水不流入海，彼此分隔開。

這三個重要步驟完成了之後，也就是說：美國人心目中的「人工控制水平」計劃，大功告成。

於是「大火船上樓梯」的計劃便公佈出來，令到舉世工程界人仕亦爲之震驚不已。

說得簡單一點，這是「逆水行舟」方法，利用水閘逐級逐級把大洋船推向山頂的基頓湖，然後又由山頂逐級逐級將大洋船放下。

詳細一點說，就是當一艘大洋船由大西洋或太平洋開入運河時，便關閉第一，第二號閘——這兩閘之間，彷彿一個長方形的大水塘。然後用機器注入大量的水，

使水位先行升高三十一呎，使它的水位與第二，第三號閘所間隔成的另一個水塘的水位相同。

然後大洋船就可以繼續前進，開入第二個「水塘」去。

最後關閉第二號閘，再將第二個「水塘」的水位加高。

這一次，却須要加高五十四呎！因爲第三個「水塘」的最低水位也是這個標準，如此才可以讓輪船開入第三個塘。

當第三號水閘開放之後，前面巳經是山頂上的基頓湖。

一般來說，洋船在山頂上的大湖不能行駛得太快。

在導航員的指導下，約須兩小時左右，便可到湖的另一出口——接近另一段運河的入口！於是又以相反的原理，令到「大火船落樓梯」。

所謂相反的原理，亦即逐級放水，讓水位下降，讓輪船平穩地通過另一段運河，開入另一個大洋。

通常而言，一條大洋船通過整條巴拿馬運河，約須七小時，這樣總可以比較航行二三十天的汪洋大海省時得多。

兩條分段運河只可供單程行駛，但基頓湖很闊，可供雙程行駛。因此，當大洋船分別由兩邊推送上山頂時，不會擠迫，撞頭！還可以一上一落，一日二十四小時，不斷輸送。

由於全部機械化，所以將大量的水「注入」以及「放去」，聽來工程浩大，實際只是按鈕控制。

因此，一天之內，可以將五至六十艘船隻由這邊大洋運到另一邊的大洋。

當然，那是要收費的，論噸位大小計值，每噸一元多美金。假如一艘一萬噸的大洋船由此通過，便要花費萬多元；但他們仍然認爲值得。最少時間節省了。

香港年來流行旅遊熱，許多冷門地方都有人動腦筋，甚至有人攬東非打獵。反而沒有人想到參觀巴拿馬運河。

其實，「參觀巴拿馬運河」才是最有意義的旅遊！每年到此觀光的歐美遊客，不計其數！香港旅遊業商人，爲什麼不動動腦筋?眞奇怪。

巴拿馬運河至今仍由美國經營，巴拿馬政府的稅收以及人民的就業數字，都直接受到這條運河的影响。

因此，巴拿馬的貨幣，一元以上只是以美金爲單位，一元以下才是他們的基本輔幣「巴布牙」。

也就是說，巴拿馬是不發行本國貨幣的，只用美金。這對一個遊客來說眞是最好不過了，最少可以省下兌換的麻煩。

美國管理當局爲方便遊客參觀，特別建築了一個瞭望塔。

塔內有座位五十個，每個座位前面可以透過玻璃窗俯視運河下面的情形。

每個座位側邊，都有一張說明書，分別用英文、西班牙文以及圖表，說明如何利用機械控制「人工水平」的原理。令到一個遊客大開眼界之餘，最少也不致看得「一頭霧水」。

呂偉艮等三俠在嚮導的引領下，還可以聽到女職員的詳細講解。

「大洋船上樓梯」的故事他們聽得多了，但親眼見到還是第一次。

三俠回到酒店，已是黃昏時份。

翌日，他們參觀巴拿馬古城。

古城一切陳舊，簡陋！當局沒有修葺，到處祇見到一些頽垣敗壁。

就在三俠參觀古城的時候，一件令他們完全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

首先是三俠在參觀過程中，呂林夫婦二人與阿生在不經不覺中分散了。

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即使整日同遊，其中亦總會有一段時間分開的；例如彼此興趣有別，參觀的對象亦分開了。

即使大家同在一座建築物之內參觀，有時也無可避免地各散東西。

有時某一方面爲了一些事物的吸引，暫時忘記了他們的同伴，等到參觀完之後才回頭去找。這也是常見的事。

因此，做嚮導的，往往在抵達目的地之後，叫遊客對準時計，約好若干分鐘之後，在某一處原地集合，其理亦在此。

呂林夫婦二人看完那些「古蹟」之後，發覺集合時間未到，但却不見了阿生。於是立即在附近找。

起初他們只以爲阿生到另一角參觀，但另一角的遊客羣中，並無阿生的影子。

呂林二人有些吃驚起來。

他們召來嚮導，協助他們分頭去找阿生的下落。

但是，阿生影子全無。

突然間，較遠處圍了大羣人，警車聲也從遠處响起來。

呂林夫婦二人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們知道阿生不但好奇心特別重，而且也特別好勝。

顯然這些年來阿生加入國際特警隊之後，因爲受過訓練，又時常被他師父呂偉艮從旁教誨，衝動，好勝的性格巳有了若干改變。但是，假如遇上一些不平的事，他仍然難以控制得住。

現在人堆之中，會不會有大件事情發生?

然則，會不會涉及阿生?

呂林二人與嚮導一齊過去。

他們排衆而上，躺在地上的，是一個男子，他死了。

那男子是被槍射殺的，胸膛有子彈孔，衣服染了血。

呂林二人輕輕舒了一口氣。

因爲無論從身形，衣着等等都可以看得出，他不是阿生。

但是，那口氣還未舒完，呂林二人的視綫又被一隊警員的行動所吸引。

警員們正自警車上紛紛跳下。

警車是剛剛開到了現場附近的另一邊的。

那邊也圍了好一些人。

人們正在議論紛紛。

呂偉艮和林愛莉立即偕同嚮導一齊過去看看。

夫婦二人雜在人叢後面，只見一個青年躺在地上。

他閉上了雙眼，手上有槍！要不是昏迷，便是巳經死去了。

呂偉艮和林愛莉差些兒便要暈倒，因爲這一次他們所見到的才是阿生。

阿生怎麼會在這裏?

阿生怎麼會昏倒地上?——他大概未死，最少他仍在呼吸，大家都可以見到他的胸脯仍在起伏着。

他怎麼會有槍。

一個可怕的念頭立刻閃進呂林夫婦二人的腦海中。

阿生殺了人?

看來不但有可能，還接近了事實，否則不會引來警察捕人的行動。

一小隊警員過來將阿生弄醒，爲他加上了手鐐。

呂林夫婦二人排衆趨前，向阿生查問因由。

但是，阿生一派莫名其妙的神氣，表示一無所知。

怎麼會弄成這樣子?

呂偉艮向警員解釋，但沒有人去聽他，反而把他推開。

林愛莉靈機一觸，告訴一名警官：「他是國際特警隊隊員。」

豈料警官却嘲諷地說：「我們不懂什麼國際特警，只知道殺人是法理所不容的事實，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他的同伴，也算得上是家人。」呂偉艮說。

「那麼，我勸你們最好回去替他請定一個較好的律師，」警官又說：「在這裏，殺人是十分嚴重的罪名。」

呂偉艮要與阿生談話，但被警員分開了。

大批便衣偵探也趕到了現場，他們分別把手槍小心檢進一個塑膠袋中。

有人在現場拍照，有人向圍觀者訪問，亦有人向另一名死者作初步檢驗。

這一回的確禍從天降。

阿生雖然是國際特警隊隊員，但是，他身上沒有帶槍，這一點呂林夫婦二人最了解。

也就是說，這支槍不會是他的。

那麼，又如何會落入他的手上。

呂林二人百思不得其解。但人們却紛紛指責阿生兇悍，不應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此公然地殺人。

阿生欲辯無從，他被警員押上一輛警車之上看管住。

他雙手被扣，又不准與呂林二人談話，又焦急，又憤怒。

呂偉艮知道此時此地，他們要與警方爭辯，那是於事無補的。

夫婦二人改向圍觀的人查詢，他們希望由這些人的口中，知道事情眞相。

據目擊者說：較早時，這兒有一班本地青年人，在附近向遊客兜搭。

這是見怪不怪的事。每一處旅遊勝地，只要當局管理不周，就會出現一批批的本地人，他們有購物商店的經紀，也有扯皮條的，更有即席兜售紀念品的。

但是，最討厭的還是那些扒手們。

他們往往爲了發財，而令到遊客們大失預算，狠狽不堪。

因此三俠也最憎恨這一類扒手，阿生會不會就是遇上了這類人。

另一些人則說，阿生曾與那班青年發生口角——初而口角，繼而動武。

不久之後，有人聽到槍聲。

但是沒有人可以證明這是阿生開的槍，因爲打門開始時，人們怕惹事上身，都紛紛遠遠地避開了。

那也就是說：沒有人證明阿生開槍殺人。

但是，這只是呂偉艮的訪問結果，至於警方的訪問又如何?他們不知道。

萬一有人向警方證實，目擊阿生在此開槍殺人，阿生就凶多吉少。

林愛莉希望在人羣中找到死者的同伴，只有與死者同行的人才會知得比較清楚當時的爭執過程。

但是，死者的同伴似乎很怕事，事後早巳紛紛離去了。

呂偉艮也明白，凡是這種意外事件，當地警方十之八九帮自己人，正因爲這樣，呂偉艮才更加担心。

林愛莉回頭問嚮導：「你有什麼意見?我可以向你保證，我的同伴不會隨便殺人。」

嚮導說：「我看你最好去找律師。」

呂林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充滿了無可奈何的神氣！

× × ×

僑居在巴拿馬的中國同胞不多，主要還是那兒的生活艱苦。

雖然遠至百多年前，中國人巳有移民到這中美洲的小國來，但大都是勞工階級，在運河這一帶艱苦地工作。

捱得的，收入不會多到那裏去；捱不得的，若非轉而耕種，也會北上，到美國去發展。

儘管如此，仍有數千中國人的後裔在這個小國僑居。

不過，這些中國人不像在僑居美加一帶的那麼有財有勢。

例如美國，不少中個人的後裔，就是著名的議員或律師，甚至有些科學家還獲得諾貝爾獎金。

呂林夫婦二人左思右想，最後在一家小餐店的老闆介紹下，請來了一位律師。

小餐店是中國人開的，生意十分清淡，這位老闆也是本着同鄉之誼，盡點力量而巳，他告訴呂林二人，這裏殺人罪名可以致死。

呂林二人的意思只是希望律師可以代他們將阿生保釋出來。

他們最少也得弄清楚：阿生何事與人爭吵?爲什麼要殺人。

因爲警方不賣他們的賬，令到他們更加焦急萬分。

請來了律師之後，呂林二人就只有期待着。

但是，律師回來告訴他們，警方拒絕了他的保釋要求。

不過，律師見過阿生。

根據律師的描述，阿生神色不安，他不承認殺人。

阿生說，他曾被人由後面將他擊暈，在此之前，則與人發生了口角。

果然是與一班青年初而口角，繼而動武；可能由於當時衆寡形勢太過懸殊，以致被人暗算。

至於手槍如何發射，發射了子彈之後又如何落在阿生的手中等等，阿生對律師表示一無所知。

呂林二人覺得事態非常嚴重。

夫婦二人商量結果，決定要向巴黎的國際特警總部求助。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他們不相信阿生殺人，但却相信他與人打架。

他們又相信除了國際特警總部之外，沒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他們了。

特警總部副總監范梅力在長途電話中表示盡力而為。叫他們安心地等候，回頭他會由美國派人來。

也許由於巴拿馬這小國是美國人的勢力範圍；所以范梅力認為只要美國方面的特警首腦一到，一切自可迎刄而解。

反而受聘的律師却不敢樂觀。

他說他熟悉當地的法例，美國人只負責管理運河，不會干預巴拿馬政府的內政，這裏的法例對殺人者十分嚴厲，他担心阿生脫罪的機會不大。

雖然呂林二人力稱阿生不會隨便殺人，但律師却認為警方目前所掌握的罪證巳經非常之足够。

呂林二人聽了律師之言，呆了半晌。

看來一切只有等待美國方面的特警首腦到來才另想辦法。

× × ×

呂林夫婦二人有如睡在噩夢之中。

他們無法預料得到事態的發展，因為當地政府對國際特警人員毫不賣賬，也不准許呂林二人去見阿生。

突然之間有人敲門。

呂林夫婦二人就被這陣敲門聲驚醒，彷彿從噩夢中驚醒過來一樣，其實噩夢正進入高潮，肯定還未過去。

呂偉艮去應門，林愛莉避進了洗手間去。

是兩個陌生人，但呂偉艮不會感到意外，因為范梅力在長途電話中答應過將會就近派人前來協助呂林二人營救阿生。

但是，那二個陌生人進來之後却說：

「閣下可是呂先生？你可知我們是誰？」

呂偉艮很機靈，在這一刹那間，他似乎聽到對方的語氣；他們未必就是國際特警隊隊員。

國際特警隊人員不會用這種態度出現，例如他們到來找呂偉艮，必然是先證明了呂偉艮的身份之後，才對呂偉艮表白了他們自己的身份。

但眼前這兩個人，顯然是另有目的。

他們由一人與呂偉艮談話，另一人監視住門外的動靜，好像担心突然有人闖進來一樣。

他們的態度，令到呂偉艮在大起疑心，其中一人想進入洗手間看，被呂偉艮制止。

回頭林愛莉巳更換好衣服，由洗手間裏面出來。

呂偉艮終於忍不住問：「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一名態度嚴肅的大漢道：「我們的身份，你暫時不必知道，但我們的來意一定令你大感興趣！因為只有我們才可以帮助你。」

「你的意思是——」呂偉艮感到迷惑地瞪住對方。

二名大漢之中，一個年紀較大的，約莫四十許，是個中年人，也就是與呂偉艮談話的人；另一個較年輕，可能是槍手。

年青人十分機靈，他雙目似鷹，四下裏張望，尤其是門外的動靜。

中年人接續着呂偉艮的語氣道：「你們有一位朋友落入警方手中。你們可知道本地法律對殺人犯的重視程度麼？」

林愛莉立刻就說：「他根本沒有殺人，這是一場誤會。」

「誤會？」中年人說：「如果是有可疑，你的朋友巳准保釋出來了。這種常識，相信你們一定應該具有；但現在是不准保釋！」

呂偉艮若有所悟地問：「你們似乎很清楚此事的始末！」

中年人道：「不錯，我們自始至終，非常了解。」

「然則，你們是——」

「我們是最關心你們的人，而且也只有我們，才可以將你的朋友救出！」

「閣下是——」

「我是本地人，但我正為某個國家工作。本來幹我們這種行業，很少有像我這麼坦白；但是，以後我們合作的機會正多着，因此就非坦白不可！」

「我們以後會合作？」呂偉艮出奇地望望那人，又回頭望住他妻子林愛莉。

中年人道：「我想講得更清楚一些，就是只要你們答允與我們合作，我保證你的朋友平安無事；在不久之後，與你們重聚一起！」

「合作什麼？」呂偉艮問。

「合作到海底尋寶！」那個中年人一派正經地說道。

「尋寶？」呂林夫婦二人木然地，異口同聲的低叫了一聲。

「是的，此事必須保密；只要你依我說話去做，大家可以一齊變成巨富！」中年人說。

呂偉艮是個老江湖，他絕對不會相信這件事就簡單到這個田地。

「你們一定弄錯了！」呂偉艮說，「閣下似乎找錯了人。」

「我相信不會，」中年人將一本小册子由口袋中掏出來：「你們三位同是中國人，對不？」

呂偉艮點點頭。

「你們二人是夫婦關係，對不？」中年人往小册子瞥了一眼之後又問。

呂偉艮又點頭示意。

「在本地警方手中的人，叫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

「也對了！」

「那麼，證明我沒有找錯了對象，」中年人說：「你們就正是我要找的東方三俠！」

「你對我們還未算了解，」呂偉艮說，「最少你還未知道我們三俠都不是潛水專家，亦非熱衷於財富的人。」

「你的意思是拒絕與我們合作？」

「是的。」

「那你一定後悔，因為除了我們之外，沒有人可以助你朋友出獄。」

「你令我生厭！」呂偉艮含怒地盯住他：「如果我沒有猜錯，我的朋友正是被你們這班人陷害的。」

呂偉艮說着就想撲過去。

但是，立即被年青槍手拔槍制止。

中年人氣定神閒地說：「這件事你有權慢慢考慮清楚，但是，我必須慎重地提醒你，你朋友性命緊要。在這裏你們人地生疏，必須小心謹慎！以免讓事情變得複雜化，那時只怕你們後悔莫及！你們盡是聰明人，細心想想好了。」

中年人站了起來。

他的樣子儘管不高興，却不敢生氣。

青年人回到門旁，注意門外的一切動靜；但手槍則仍指住呂偉艮這方向。

呂偉艮很少如此衝動；其實他只要想想阿生的處境，他就不該太過魯莽。

中年人道：「以後希望我們還有機會碰頭。現在只有讓時間證明我的說話是對的，朋友。」

說完，中年人就向門旁的年青人打了一個眼色，準備離開這間房。

但是，就在這刹那間，那年青槍手也面露張惶之色，回轉身來。

門外有人敲門。

槍手撲到呂偉艮身前，沉聲說道：「你小心說話，否則你和你在獄中的朋友也會先後死得不明不白。」

中年人的反應更快，他巳首先竄進了洗手間裏面去。

門外人不但繼續敲門，還問道：「裏面有人麼？」

槍手示意道：「叫他等一等！快。」

呂偉艮被手槍要脅住，只好照做了。

「請等一等！」呂偉艮揚聲對門外訪客道。

槍手又低聲說：「你朋友的生命掌握在我們手中，你不想犧牲他，就要小心一些。」

槍手一邊說一邊也退入洗手間之內。

洗手間的門關上了。

呂偉艮湊近門旁，問門外人：「什麼事？」

門外人回答：「可是呂偉艮先生？我是巴黎派來的朋友。」

呂偉艮知道，門外來客正是國際特警派來協助他們的人。

房門打開，又出現二名男子：一個是美國人，走在最前，另一個皮膚棕色，分明是南美洲人。

這兩人非常機靈，他們彷彿猜到剛才房間之內曾發生過一些事情似的；其中那個美國人一邊進來，一邊關上房門，一邊又出示了他的特警隊證件。

另一人則放眼四望，伸手探入外衣之內，顯然那兒有一支手槍，他看見洗手間門關上，迅速閃到了門前去。

果然是一枝手槍，轉眼間巳拔槍在手，在戒備中把洗手間的門推開。

在這刹那間，呂林夫婦二人担心到一場槍戰立即就會展開。

那個美國人讓呂林二人看過他隨身携帶的國際特警證件之後，也迅速拔出了一支手槍，同時打出手勢，示意呂林二人伏下戒備。

毫無疑問，眼前這兩個人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人員；他們剛才在外面敲門時，發覺呂林二人遲遲未開門，大概巳引起了疑惑，所以才有此行動。

另一方面，被困在洗手間之內的人，又將如何應付？

呂林二人都知道他們有槍在手，因此才會想像到一場槍戰即將展開。

那個中年人的話，那個槍手的低聲警告，言猶在耳，呂偉艮與林愛莉二人都不會忘記得那麼快。

然則，萬一發生槍戰，後果又將會如何？

勝負巳經是另外一回事，最重要的還是會不會影响到阿生生命的安全？

呂偉艮想像到洗手間的門一經打開，槍戰立刻就爆發。

他想制止，可惜却來不及了。

洗手間的門，巳被一名特警推開。

門推開了之後，人却側身躲在門旁的牆後，手指緊扳着機掣——有如利箭在絃，一觸即發。

另一名特警伏在一張大沙發後面，握槍在手，小心戒備。

呂林夫婦二人則伏在床後，從粧枱的鏡子反映中；可以目睹一切。

眼前一場無可避免的槍戰即將爆發，但是，一切却靜得出奇。

門內毫無動靜。

洗手間只得丁方數呎地方，但裏面有足可供藏身的地方。

因此，那個特警不敢妄然闖進。

另一個美國人特警迅速閃到門外的另一邊，從不同的角度望入去，他才悄悄鬆了一口氣。

呂林二人見到他的戒備放鬆了，也覺得十分驚奇和意外。

兩個來歷不明的人，剛剛明明是躲進了洗手間去的，怎麼會沒有人？

當各人進入洗手間看了一次之後，心裏也就明白過來了。

原來洗手間裏面沒有人。

剛才躲進來的人，都不知所踪。

洗手間的窗門是打開了的。毫無疑問，那兩個陌生的人就是由此逃去。

美國人由窗口探頭出去，四下裏張望，什麼都見不到。

他回頭問：「是什麼人？」

「我也不清楚。」呂偉艮道：「只知道是兩個陌生男人。」

「他們來找你們，是為了什麼？」美國人又問。

呂偉艮道：「與阿生有關。」

「是他們將阿生抓去的？」美國人瞪住呂偉艮。

呂偉艮搖搖頭：「不！是警察，不是他們，他們是什麼人，我根本不大清楚。但他們說，有辦法可以救出阿生。」

美國人沉思着，回到了房間之內。

呂林夫婦二人知道他們的身份不會假，因為這兩個人都表示過證件，而那些國際特警的證件，呂偉艮和林愛莉都絕不陌生。

回到房間裏來之後，各人自我介紹了，那個美國人叫喬治，是由美國南方派到南美洲一帶工作的國際特警人員。

另一名是南美人巴格。他是喬治的助手。二人是接到巴黎總部的通知之後，匆匆由南美飛到這兒來的。

喬治從呂林夫婦二人口中了解阿生「犯案」的經過之後，說道：「巴拿馬這個國家相當落後，官僚作風嚴重，看情形剛

才那兩個人可能是本市警方派來的。」

「警方派來的？」林愛莉說：「爲什麼他們要這麼鬼祟？」

「邪不能勝正！他們可能知道國際特警巳派人來理這件事。」喬治忖測着說，「我的意思是：他們可能來個討價還價。再說得明白些，就是替他們的同事討些茶錢。」

林愛莉正想說出眞相，却被呂偉艮用眼色止住了。

呂偉艮並無存心隱瞞，只是不想把事情弄至絕無轉圜之餘地。

尤其是剛才聽了喬治的說話之後，呂偉艮更加替阿生的安全感到担心。

假如當地的警政眞如喬治所講的那麼腐敗，阿生的處境就更加可慮！所以呂偉艮不想一下子讓喬治他們知得太過澈底。

喬治知道呂偉艮曾託過律師去保釋阿生，但遭警方拒絕。

他有些生氣地說：「這算是什麼？你們有沒有告訴他們，阿生是我們的人？」

呂偉艮道：「他們早巳知道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人員。」

「明知是國際特警人員也不賣賬，嘿！簡直不把我們放在眼內！」喬治說着又問他的助手：「這兒警局局長是誰？」

「布林科。」巴格道，「是個軍人出身的警官。」

「管他什麼軍人也好，給我接個電話給他再說。」喬治道。

於是，巴格要求接綫生把電話接到警局。

但是，喬治即使在電話中表明身份，也無法找來局長親自接聽電話。

局長的秘書只答允代他致意。

喬治無可奈何，惟有立刻與呂林等人趕到當地警局去。

喬治與巴格是剛由南美趕來的，他只是奉了總部之命，要協助三俠——尤其是阿生，想不到首先在電話中碰一鼻子灰。

不過，喬治只以爲這是官僚作風作怪，對方可能見不到他，所以不能輕信他的身份，順便擺擺架子而巳。

因此，當他們到了當地警局之後，喬治便出示名咭，求見局長。

布林科局長雖然接見喬治，却沒有把呂林等人一併請入去。

同時布林科局長的態度也很不友善。他說：「你們的國際地位是獲得承認的，我本人也非常欣賞你們的成就。但是，想不到你們竟然會有個這樣兇殘的同事。說得不客氣點，簡直是敗類——你們隊伍中的害羣之馬。」

喬治知道他指的正是阿生。

因此，喬治道：「你可能錯誤地聽信途人的指責，根據總部的資料，被你們扣留的阿生，並非這種人。希望你最好查清楚。」

「還有什麼好查？」布林科局長道：「一切人證物證俱在！朋友，你可知道這兒還有法例的？我豈可在法律之前有所偏袒？」

喬治道：「你所說的證人，會不會是受人利用或者陰謀者的同黨？」

布林科面露不悅之色：「你這麼說算是什麼？難道你在懷疑我們無中生有？」

「不！我並非這意思！」喬治道：「只因爲阿生是一名十分出色，而且非常出名的國際特警隊隊員。他和他的二個朋友在環遊世界各地之際，結下了不少的仇家，所以我才有點担心」

「我可以再次告訴你，這件事絕對沒有攪錯，你的同事確殺了人！」局長說，「而且證據充足，不容狡辯。」

呂林夫婦二人和喬治的助手巴格，雖然未獲局長布林科接見，但是，他們却在局長辦公室隔隣的會客室內等候。

兩室之間只隔了一度門，而那度門內又沒有掩上，所以局長與喬治的談話，呂林等人都可以清清楚楚的聽到。

呂林夫婦二人聽到了「證據充足，不容狡辯」等話，也不期而然呆了一呆。

好容易等到喬治由局長辦公室過來。

喬治頹喪地說：「看情形，十分麻煩。但無論如何，我巳要求他們讓阿生與你們兩位見一次面才說。」

喬治又對助手道：「設法通知巴黎總部，叫他們直接與市長交涉。」

助手巴格退了出去。

一名警官進來，把呂林二人和喬治一齊帶去會見阿生。

× × ×

阿生一直被人囚禁起來。

他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怎麼攪的，他如何會殺死一個人？

他只可以記得當時被人從後面擊暈，而且事後被警方發現的手槍，也絕不可能是他的物件。但是怎麼會在阿生手中？

一切跡象都足以反映出，這是一次刻意安排好的陰謀。

誰在策劃這項陰謀？

爲什麼要陷害阿生？

不但阿生本人感到莫名其妙，呂林二人也同樣感到迷惑。

呂偉艮和林愛莉相信阿生的話，他是無辜的；甚至喬治也相信了。

但是，這又有什麼用？

當地警方不相信，於是將這宗案作爲一宗嚴重的謀殺案件處理！連律師要求保釋出外候審，也被拒絕了。

喬治獲得局長的允許，在特別的安排下，見到阿生。

阿生仍不知大禍臨頭，以爲他可以外出候審了；後來聽了呂偉艮的話，他才吃了一驚。

喬治未與阿生見過面，但在內部刋物中，却見過阿生的尊容；因爲總部常常讚揚阿生，內部刋物經常有專文介紹。

因此阿生儘管不認識喬治，喬治也認得他；經呂偉艮介紹，雙方便一見如故。

喬治告訴阿生，叫他耐心一些等待，因爲他巳通知了巴黎方面設法直接與最高當局進行交涉。

呂偉艮因爲有喬治在旁，反而不敢說出二個陌生人的企圖。

他只叫阿生小心提防，即使身在獄中，也要小心自己。

阿生聽了呂偉艮的絃外之音！他的心底下更覺忐忑不安。

最後阿生被帶走。事實上，他們的見面時間，已遠遠超出了一般犯人會面的時限。

阿生惟有在默默無言中離去。

× × ×

呂林夫婦二人開始感到絕望。

喬治的助手巳跟巴黎國際特警總部通過電話。

特警總部亦與當地市長交涉過，無奈市長以案情嚴重，不敢賣賬。

呂林夫婦二人和喬治他們焦急非常，偏偏又無計可想。

呂偉艮忽然想起那二名「不速之客」的陌生男子。他們不是說過有辦法的麼？但是事情弄到這個地步，要找他們恐怕不容易。

那兩人究竟是誰？

呂偉艮非常後悔，後悔當時沒有叫他們留下一個連絡的方法。

不過他又記得，對方似乎暗示過，日後還會再來找他。

呂偉艮在焦灼中等待。

林愛莉却在默默地想：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有人要千方百計陷害阿生？如果照當地警方的意見，阿生殺人是證據確鑿的事實。

若照當地的法例，阿生隨時會被判死刑。

阿生是國際特警，在執行公事時殺人，還情有可原，甚至巴黎總部也會替他出頭。

但是現在，竟然有人怪阿生好勇鬥狠，任意去殺人。

呂偉艮覺得事到如今，一切解釋巳屬多餘，還是救人要緊。

正在胡思亂想之際，電話响了起來。

這是酒店房間，夫婦二人都正感到悶悶不樂，這電話鈴聲彷彿興奮劑似的令到二人精神爲之一振。

電話不知是誰打來的，可能是喬治，因爲喬治正到美國大使館去活動。

巴拿馬政府未必肯賣賬給國際特警，却有可能受到美國人的影响，因爲這兒是美國人的勢力範圍。

假如眞的是喬治或者他助手撥來的電話，相信一定是好消息。

但是，當呂偉艮拿起聽筒之後，却响了好一陣。

對方是個陌生人。

「是呂先生麼？」那是一個男子的聲音。

呂偉艮力持鎭靜地答：「是的。你是誰？」

「我們見過面了，你該記得我。」

「是的，我記得你。」

「我講過的事，你也記得吧？」

「記得。」

「那麼，我們可以詳詳細細的談一談麼？」

「可以的。」呂偉艮反問道：「在什麼地方？」

「你要獨個兒來，我不想太多人知道這件事！」那人又說：「在樓下門外，有輛車子會把你接走。」

「好吧！」呂偉艮非常爽快，「五分鐘之後，我就落來。」

「好極了！五分鐘後再見。」

電話掛斷了。

呂偉艮走到窗前，輕輕揭開窗簾下望，並沒有車子停在一旁；所有的車子只在街上又來又往；但是，對面路旁却有些可疑人物出現。

那些人，顯然正在監視這裏。

呂偉艮回頭對林愛莉說：「他們只許我一個人去談判。」

林愛莉道：「你要小心點，假如你再出事，我才不知如何是好！」

呂偉艮一邊安慰他妻子，一邊穿上了外衣，準備外出。

酒店之內，似乎有些可疑人物，但呂偉艮並沒有去理會他們。

那些形跡可疑的人，彷佛從中監視住呂林夫婦二人，但呂偉艮外出時，他們又未見跟踪而去。

呂偉艮在外面稍作停留，眼睛却往四下裏張望着。

沒有車子開來，只有一個人鬼鬼祟祟的來到他的身邊。

那人說：「跟我到街口這邊來，小心被人跟踪才好。」

呂偉艮只好照做了。

那人說完，又若無其事地走開，呂偉艮則跟在他後面走。

街口沒有車子停放在那裏。但當呂偉艮到達那兒之後，便立刻有一輛白色房車匆匆開到，隨即有人將車門打開。

呂偉艮認得他見過的人，那人正打開車門，示意他上車。

後面有步聲進來。

但呂偉艮這時巳上車離去。

車門迅速關上，車子巳急急開走。

呂偉艮仍然可以見到跟踪他的人呆立路旁。他忍不住問車子裏的人：「他們是何方神聖？」

「可能是我們的對頭人。」車子裏的中年人就是呂偉艮在酒店中見過的。

車子迅速地左拐右轉，顯然担心會被人跟踪他們。

呂偉艮又問：「你們打算把我帶往何處去？」

「等會兒你自會明白。」中年人說。「其實，如果你早答應與我們合作，事情就簡化了許多，但你却不相信我們。」

呂偉艮道：「老實說，事到如今，仍然令我感到懷疑。」

「你想我們如何保證？」

「事實勝於雄辯，最好當然是用事實去保證了。」

那人笑了笑，不作聲。

車子繼續開行。

× × ×

車子最後在一處貧民窟停下來。

呂偉艮被那個中年人以及另外一名男子帶着離開那車子。

三個人落了車子之後，車子又匆匆開走。

呂偉艮被帶進一幢破舊的屋宇之內，裏面又黑又髒。

巴拿馬人的生活水準很低，據說主要還是因爲興建運河所費時失事，造成國民懶惰的性格，由此世代相傳而變成遊手好閒的人。

由於開鑿運河，須要大批勞工，所以由他們的祖先一代開始，便荒廢了田園，不事耕作，寄食於運河這一帶。

時到今日，那些子子孫孫們，仍然在運河這一帶流浪。

情形倒有些是像香港的隣埠澳門——號稱「東方蒙地卡羅」的澳門，最具消費力的就是那些在賭場內任職的人。

巴拿馬的情況也差不多，在運河機構中任職的，生活最安全。

美國人每年在輪船渡河費上抽的不少利益，但也有不少落入巴拿馬政府的稅收之中，但巴拿馬的貧民們的生活仍未見有太大的改善。

呂偉艮進入那間屋子之後，轉彎抹角的，又來到一間較像樣的房子裏。

這裏四周密不透風，外表上看，它只是一間貧民窟中的廢屋而已！這裏面却是一間很具規模的辦公廳；而且還有空氣調節。

呂偉艮以奇異的目光往四下裏張望。

帶着呂偉艮進來的人招呼他坐下來。

中年人替呂偉艮介紹：「這位是尤利加先生，是這兒的負責人。」

尤利加是個棕髮歐洲人，年紀五十不到，樣子沉默，十足就是銀幕上的特務頭子角色。

他伸出手來，與呂偉艮握了一下，示意着說：「歡迎你到這裏來！只要你答允跟我們合作，阿生兄弟便會很快回到你們身邊來。」

「阿生在那裏?」呂偉艮問。

「他仍在警方手中。」尤利加說：「但我可以向你保證，只要我們談妥，他立即可以回到你身邊。」

「你想談什麼?」

「出海尋寶的事，你應該聽柏力說過了。」

呂偉艮最先見過的中年人道：「是的，我已對你提及。」

尤利加道：「這件事十分簡單，我們只想利用你們三位的勇敢和機智。」

呂偉艮道：「不妨老實點告訴你，我們並無把握達成任務。」

「有的，一定有的。」尤利加含蓄地笑，「我們很少會出錯。這次找你們，也經過精心策劃。相信我們吧！」

呂偉艮半開玩笑道：「包括陷害阿生在內，也是經過精心策劃麼?」

「嗯——」尤利加抱歉地笑了笑：「這件事，實在迫不得已；若非如此，你們不肯輕易答允與我們合作。」

是的，呂偉艮自己也明白，他不是個貪財的人；這次若非爲了救阿生，他才不會答允下來。

但是，這件事有許多疑問，令到他百思不得其解；例如他們如果放了阿生，是否讓他們三人聚在一起，然後去尋寶?

如果讓他們三人在一起，豈非很易「作反」?照計對方既然知道他們的來頭，也應該曉得他們三人不是容易對付的人，決不會讓他們三人湊在一起。

無論如何，時到如今，呂偉艮似無選擇餘地，只好答允與這班人合作。

也只有這樣，他才可以見到阿生。

尤利加把一張地圖在他的辦公桌上展開。

那是一張航海圖。

在此之前，呂偉艮已聽到柏力說過了，他們的目的是海底一批寶藏！因此對於航海圖的出現，呂偉艮不感意外。

尤利加一邊指示住航海圖上的記號——那是有人用紅筆加上交加的記號；一邊解釋着他們何故要找呂偉艮等三俠協助。

尤利加從談話中暗示，他非常了解三俠的過去一切活動；包括在白令海峽中大顯身手。

言下之意，分明是表示他本人十分欣賞三俠胆色過人；尤其是在鬥智鬥力的場合，他們往往能出奇制勝。

此外就是因爲三俠有過航海的經驗，包括深入海底。（按：有關呂偉艮等三俠在白令海峽中大顯身手一節，在「白令海怪」中已有交代。）

尤利加沒有說出他的身份，也沒有說出他如何能救阿生出獄。

呂偉艮自然感到關懷。他說：「你既然知道我們三人合作慣了，希望你先救我徒弟出來，好讓我們一齊策劃。」

「是的。」尤利加說：「我不妨坦白告訴你吧，我們已經有了全套計劃。若不是你三心兩意，我們的行動早巳開始了；但事情發展到了這地步，我們部份計劃必須更改。」

這時候，外面有人入來。

那人行色匆匆，與尤利加耳語一番。

呂偉艮自然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但肯定與他有關。

尤利加對呂偉艮說：「閣下暫時要委屈在我們這裏。」

「爲什麼?」呂偉艮有些吃驚。

尤利加道：「外面風聲太緊，你們身份特殊，一直有人跟踪和監視你們。現在你在我們的擺佈下，擺脫了他們，他們難免對你們可疑。因此，他們目前正在盤問你太太。」

呂偉艮怔了一怔：「你所講的『他們』，又是誰?」

「美國人。」尤利加說：「美國特務存心與我們爲難。」

「然則，你們又是何方神聖?」呂偉艮忍不住問道。

「冒險家。」尤利加道：「我們這個是國際尋寶集團。」

「尋寶集團?」呂偉艮苦笑道：「你們似乎把找尋寶物作爲一種投資。」

「不錯，這本來就是一種投資。」尤利加說：「我們有了計劃，有了設備，也有了本錢，就是缺乏人才。」

「坦白說，我仍然不大相信你們的話。」呂偉艮說。

「信不信由你好了。」尤利加說：「我也知道閣下爲人聰明能幹，但我在此願意向你忠告，切勿聰明終被聰明誤——」一個人必須面對現實；我們看重你，給你應得的利益，你便要忠心爲我們工作。」

呂偉艮聽的出絃外之音，也看得出尤利加面孔上的不悅之色。

呂偉艮道：「你要我留在這裏，我妻子一定掛念住我。」

「你放心!」尤利加說：「現在你答允和我們合作，你便是我們的人了。你的事也就是我們的事，我會叫人設法把她帶到這兒來。」

呂偉艮無可奈何，只好聽其自然了。

尤利加叫人安排呂偉艮到另一間房去休息；他顯然是這班人的首領，所以這裏每一個人都必須聽他指揮。

呂偉艮受到欵待，無奈他心不在此；他惦記住他妻子林愛莉，更記掛住阿生。

陪伴住呂偉艮的，正是曾到酒店「拜訪」過他的中年人柏力。

柏力是尤利加的一名助手。除了柏力之外，外面還有好一些人；那些人都帶槍在身。毫無疑問，他們是槍手。

柏力言語間暗示呂偉艮，教他安心在此等待，切勿冒險逃走。

呂偉艮只是輕輕一笑。

雄貓軍機　價值千萬

林愛莉正在酒店裏呆想，她想着她丈夫呂偉艮此去不知是吉是凶，更想着阿生被捕的來龍去脈以及前因後果。

突然有人敲門。

來人是一個陌生男子。

「你找誰?」林愛莉本能地問。

「找你。呂太太。」那人說着，已走了入房。

這時門外仍有另外一個人。

那人在門外監視着。

林愛莉對於這一類突如其來的事，習慣了冷靜應付。

她細心分析着那人的來意和態度，似乎暫時還看不出他有任何惡意。

儘管如何，她仍小心戒備着。

那人進來之後，說道：「呂太太，你丈夫呂偉艮先生到那兒去了?」

林愛莉不屑地瞪了他一眼：「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你能坦白點，與我們合作，你們的安全才有保障。」

「然則，你們是誰?」

「美國CIA。」

「中央情報局人員。」

那人點點頭。

林愛莉忍不住格格大笑。

那人怔了一怔：「你笑什麼?」

「我笑你們美國人太過豈有此理。」

「這話從何說起?」

「美國人最喜歡支配別人，偏偏又沒有能力去保護別人！」林愛莉道：「你可知道我們有個朋友被人抓去了?」

「我當然知道，他叫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

「你知道就好了！」林愛莉又說：「我知道這兒是你們美國勢力範圍，而你們美國又是國際特警的主要成員之一，爲什麼你們不想想辦法把我的同伴救出來?」

「請你不要生氣，這兒雖然是美國勢力範圍，但我們一向尊重民主和別國的主權；巴拿馬有他們自己的主權和法律，我們不想越權干預。不過你放心，他不會有事的。現在我們反而担心二位的安全。」

「現在才關心我們的安全，是否遲了一些?」林愛莉道。

「老實說，我們也是最近才獲得證實，知道三位原來正是東方三俠。」

「好了，別多生枝節，請問你此來何爲?」林愛莉雙手交加胸前問道。

「呂先生是否約了那一方面的朋友?」美國人問。

「爲什麼你不去問問他?」

「他存心規避我們，所以我們才開始爲他的安全感到關心。」

林愛莉當然明白對方的意思；他大概是失了呂偉艮的下落之後，才迫住來找林愛莉的。

林愛莉道：「我也不妨告訴你，我只知道他約了朋友。」

「朋友?」那個美國人輕輕一笑，「希望你不要把敵人和朋友混在一起。」

「其實，朋友和敵人也不必分得太過清楚！」林愛莉笑道：「昨天的朋友，剎那間會變成敵人；今日的敵人，明天可能是朋友。這種事情相信你們美國人一定最了解。」

「嗯！」美國人感到爲難，借故看看他的腕表：「我不想多說，只希望你自己小心，如果須要我們帮忙，我們必然悉力以赴。」

「謝謝你！」林愛莉走過去親自把房門拉開。

對方也明白到這是無聲的逐客令。

那美國人走了；林愛莉知道，他的同黨仍在房外的走廊上監視住。

林愛莉感到無限迷惑，美國CIA在這件事裏面，究竟担當了一個怎麼樣的角色?

呂偉艮被人約了出去，對方又是什麼人?從剛才那美國CIA人員口中可以猜得出，約了呂偉艮出去的人，肯定不會是美國人。

然則，阿生被人陷害，又有一些什麼特殊的意義?

林愛莉開始感到焦慮。

她不知道以後還會發生一些什麼事，但眼前已經够煩惱了。

阿生未獲釋放，呂偉艮又不知下落；她却被人暗中監視着。

想不到這次到巴拿馬來會發生這許多不愉快的事。

林愛莉彷彿感覺得到，即將有些不能想像得到的事就要發生。

於是她準備外出。

她想到外面走走，這樣總好過歎在這裏面悶得發慌。

但是，從門縫外望，走廊上顯然有人監視。

林愛莉把房門掩上。

她靈機一觸，順手拿起一個電話，叫茶房入來。

不久，有人敲門。

一個穿制服的侍者入來。

林愛莉把房門掩上，然後往几子上一指：「請替我換過一壺熱茶來。」

「好的。」那侍者正彎下腰去。

林愛莉突然出其不意地，從後面將侍者迎頭一擊。

侍者昏倒地上。

林愛莉以快速的手法，將侍者身上的制服脫下來。

不消幾分鐘，林愛莉已儼然一名酒店的侍役，昂然由房間裏出來。

她看見走廊上有人，但那些人顯然因爲她身上的制服而疏忽了她。

於是她悄悄由梯間下去。

她不敢用電梯，因爲監視她的美國人就在電梯附近。

她正想沿住梯級下去，突然有人自背後叫住她；那聲音來得非常突然。

林愛莉暗吃一驚。

她在這一刹那之間，眞想往前急衝而下。

但是，那來自背後的聲音，出奇地低沉。

她在驚惶之中呆住了。

「喂！不要這樣下去！」背後的人低聲對她說：「快回來。」

林愛莉身不由主地，回過頭來，看見另一個穿了制服的人，站在梯級之上。

那人態度鬼祟，令到林愛莉也覺得事有蹺蹊。

「快些上來！」那人煞有介事地說：「CIA有人在下面監視。」

毫無疑問，對方已經識穿了她的僞裝；否則決不會說出後面那一句話。

林愛莉回過頭來，跟住那人往上走。

那人示意她，迅速進入一間儲物室中去。

林愛莉在猶疑中終於也身不由主地跟了他入內。

那人埋怨着說：「怎麼他沒有告訴你麼？我吩咐過他，告訴你應該先到這兒來的。」

「他？」林愛莉呆了一呆，道：「你說誰？」

「就是我派入去與你連絡的人；他僞裝成這裏的侍役。」那人說。

林愛莉這一回眞的是呆住了。

她事前實難估計得到竟然有人混入來酒店救她出去。

現在她只好告訴對方，她不知道對方的計劃，將那個假扮侍應的人擊昏了。

儲物室中，那個陌生男子當然也感到非常之意外。

他想了想，終於對林愛莉說：「好吧！這裏的事，交由我們去理；你先設法混出去再說。」

說着，他示意林愛莉攢進一輛推車之內——那是要來堆放舊床單等物，運送到洗作間去的手推車。

林愛莉最初感到有些猶疑，但終於也攢了入去。

車子迅速離開了那間儲物室，林愛莉躲在裏面也可以感覺得到。

至於酒店裏面以後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林愛莉不再理會，也不知道。

她只知道最後被人連同舊床單一起，傾倒入一輛大卡車之內運走。

究竟這些人是何方神聖？林愛莉猜不到。

×　×　×

當車子停下來之後，林愛莉被人由車卡裏帶走。

這時候已經是晚上時份了。

林愛莉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她甚至覺得自己未免太過胡塗，怎麼可以讓一批陌生人把她悄悄地偷運出酒店來？

在黑暗中走，有人用手電筒引路。

林愛莉覺得她未受到太過嚴密的監視，如果她要逃走的話，仍然有機會的。

但是，逃往何處？

在這個地方，她簡直就是人生路不熟；最後只有落入警方手中。

因此她忍不住問帶路人：「你帶我到什麼地方去？」

「很快你就會明白了。」那人故作神秘地說。

「爲什麼現在你不說？」林愛莉又問道。

「我只想你驚奇一下！」那人笑了笑，又往前走。

林愛莉祇有默默地跟在他後面走。

她發覺這兒四周一片沉寂，却無法分辨得出這兒的環境。

只知道轉轉折折的，來到了一處屋宇——這些屋宇即使在黑暗中也可以看得出它頹廢不已。

通過一幢廢屋，進入一間較像樣的平房；入內後又是另外一個世界——這裏面燈光明亮，還有空氣調節。

林愛莉迷惑地往屋內四處打量了一番，只見一些金髮、碧眼的人，正在注視着她。

有些人本來正在閒聊，有些則在玩撲克牌，這時都紛紛把注意力集中到她的身上來；她難免有些吃驚。

「請到這邊來吧！呂太太。」帶她進來的那個男子說。

她猶疑起來。

眼前只有她這個女人，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

猶疑間，那房門打開了。

出現在門後的，赫然是她的丈夫呂偉艮。

林愛莉也跟呂偉艮一樣，感到無限驚

喜。

夫婦二人又重聚在一起。

尤利加由走廊的另一邊走過來。

他嬉笑着說：「我沒有騙你吧，呂先生，我說過的事，一定辦到。現在你們夫婦二人最少不必兩地相思了。」

呂偉艮循例謝謝他。

但是，他不會忘記阿生。因此他又問尤利加：「你不是說過有辦法把阿生弄出來麼？」

「是的，但這已是明天的事！」尤利加道：「你先休息，明天，是個重要的日子。」

×　×　×

翌日早上。

呂林夫婦二人還未醒來，就被一陣敲門聲吵醒了。

出現在門外的，又是尤利加。

尤利加後面還跟隨了一些人，他對呂林二人說：「請二位立即準備好，我們幾分鐘之後就要出發了。」

「出發？」呂偉艮怔怔地問：「出發到什麼地方去？」

「你忘記了嗎？」尤利加道，「我們去尋寶，你答應過的。」

「但是，我的徒弟阿生呢？」呂偉艮問。

「你放心，他已被我們弄出來。」尤利加道，「你們將會在碼頭會面。」

說完，尤利加又匆匆地離去了。

呂偉艮把房門關上。林愛莉以懷疑的語氣問：「他們有辦法救阿生出來？」

呂偉艮道：「老實說，我也不大敢相信這是事實。但是在毫無辦法之中，我們也不妨暫且相信下來吧！」

林愛莉一邊更衣一邊問：「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天曉得！」呂偉艮聳聳肩，「但看情形，他們來頭可也不小！」

「嗯！能在這兒將美國特務戲弄於股掌之上，的確也不簡單。」

「無論他們是誰也好，只要他們眞的有辦法救阿生出來，其他的事，慢慢再說吧！」

幾分鐘過去。

外面又有人敲門。

這一次不再是尤利加，而是另一男子；他是尤利加派來的。

那男子催促他們起程。

呂偉艮帶着林愛莉，跟隨那男子走出那舊屋。

一輛車子正在等待着他們。

夫婦二人剛上了車，車子就已迅速開走。

他們見不到尤利加。這車子裏除了司機和他們夫婦二人之外，還有二名槍手陪伴。

當車子開出之後不久，呂偉艮又發覺得後面有另一輛車子尾隨其後，他不知道那是同路人，還是對頭人。

萬一是與這班人對抗的，有可能是美國「CIA」人員。

那麼，他們一定是跟踪而來，這對尤利加這班人的計劃和行動，一定有影響。

呂偉艮不斷望住倒後鏡，注視着後面跟隨着的汽車。

身旁一名槍手似乎留意到呂偉艮的神態，他說道：「你放心吧，那是我們自己人。」

呂偉艮這才舒了一口氣。

兩輛車子相繼開到一處碼頭。

本來尾隨其後的車子，反而爬頭走在前面，車上的人也匆匆而下，掠過跳板，落船去。

當呂偉艮夫婦二人的視綫接觸到一個年青中國人的時候，登時爲之興奮不已。

那個中國青年正是阿生。

他在數名大漢的前呼後擁下，匆匆登上甲板，落船去了。

呂林夫婦二人也被人催促離車落船。

他們所担心的只是阿生，現在既然見到阿生首先落船去了，自然無後顧之憂。

隨各人落船去。

呂偉艮奇怪同車的大漢何故不告訴他關於阿生的消息，但回心一想，尤利加派人去救阿生的計劃，一定是秘密進行的，未必個個人都知道。

想到這裏，呂偉艮頓覺疑團盡釋。

林愛莉上了船之後，就忍不住問：「我們要到何處去？」

一名大漢說：「先出了公海再說，詳細目的地暫時保密。」

呂林夫婦二人覺得事情太過神秘，也只有加重了他們的心理負担。

他們要求見見阿生，但是，陪伴他們落船的人却勸他們耐心地等待。

陪伴着呂林二人的，是二名年青槍手；他們名義上是陪伴，實則是負起了監視之責。

根據這二名年青人說：阿生正與他們的首領會談。

他們的首領，就是尤利加。

呂林二人一直未見尤利加落船。但據說他早已比呂林等人更早就落了船；他要跟阿生共商「尋寶大計」云。

呂偉艮覺得事有蹺蹊。

他悄悄對林愛莉說：「這件事越想越古怪，到底他們要我們幹嗎？尋寶不是理由，因爲如果他們有寶可尋，還有許多人可加利用，又何必要利用我們？」

林愛莉也想到了這點，她說：「我看他們主要還是利用阿生的特警身份吧？」

「嗯！我也這麼想。」

「那麼，他們未必眞的是爲了什麼寶物。」

「是的，可能另有目的。」

林愛莉道：「如果我們見到阿生，一定會清楚。」

船開動了。

即使在船艙之內，呂林夫婦二人也可以感覺得到。

這是一艘機動船，開得很快。

不知道是由於船開得太快，還是浪太大，呂林二人感到納悶。

他們要上甲板上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負責「陪伴」他們的二名年青人，寸步不離地，也跟了上去。

這是午前時份，船正鼓浪前進。

呂偉艮忽然問他身邊的年青人：「這是太平洋還是大西洋？」

「大西洋。」年青人說。

呂偉艮自然知道巴拿馬的特殊環境，在別一些國家，由太平洋到大西洋，恐怕要花上一段長時間。

但是，在巴拿馬近運河區一帶，兩洋相隔僅數十哩而已。

呂偉艮之所以有此一問，自有他的想法。

他記得曾經聽阿生說過，北大西洋公約國，最近將有一項大規模的軍事演習；這項演習自然是在大西洋海上進行的。

該項軍事演習定名爲「七六年整體合作」。

參加演習的兵員將達八萬人，飛機九百架，戰艦多達二百七十五艘。

像呂偉艮這種人，一向習慣性地敏感，因此他難免會想到對方要利用阿生國際特警的身份，可能與這次演習有關。

思潮就像海上的波浪一樣起伏。

這艘船的目的地在何處？

呂偉艮夫婦二人不知道，正如他們對自己以後的前途一樣，同樣是個謎。

呂偉艮發覺船向北行。

他彷彿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這是大西洋，同樣也是加勒比海——因爲加勒比海是在大西洋範圍內的。

加勒比海北面是什麼地方？

是牙買加！

再北呢？

再北便是卡斯特羅統治下的古巴。

一想到古巴，呂偉艮就情不自禁地，渾身打了一個冷顫。

三俠過去曾經在古巴惹過麻煩。（按：呂偉艮等三俠在古巴惹麻煩的詳情見本故事之「特種部隊」一書。）

呂偉艮心裏，忐忑不安，但又無可奈何。

這兒是海上，船正在高速開行。而且呂林二人一直未能與阿生會面。縱然他們有勇氣逃走，恐怕也不易成功。

海風吹拂中，突然有一個男子的聲音出現在呂偉艮的背後：「呂先生，請到裏面來用午膳吧！」

呂偉艮回頭一看，原來是尤利加的一名頭目栢力——在酒店中最先見到的歐洲人。

呂偉艮和林愛莉都覺得餓了，於是隨那人進入船內。

呂林夫婦二人以爲這次一定可以見到阿生了，但是他們只見到尤利加。

阿生爲什麼不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呂偉艮忍不住問尤利加。

尤利加道：「他正與專家們開會。你徒兒是個人才，我們成功與否，端視他和專家們的合作和意見。」

呂偉艮道：「縱然他更忙，也應該先與我們會一會面。」

「你們何必焦急？」尤利加道：「往後的日子正多着，估計這次我們出海，須時半個月以上。目前我們必須確定工作程序。」

林愛莉狐疑地問：「阿生知道我們來了麼？」

「當然知道。」尤利加道，「我已告訴他，你倆在這艘船上。」

呂偉艮又問道：「然則，我們將往何處？」

「當然，這艘船太小了，不能到汪洋大海去，」尤利加道，「我們先到加勒比海北岸，登陸後，改乘飛機出海；海上另外有船隻在那兒接應我們。一切都早有安排。」

呂偉艮心裏又是暗自吃驚。

他聽到「加勒比海北岸」就有些心驚膽震！那兒分明是古巴。

呂偉艮担心這是一項陰謀，有人存心要把三俠綁架到古巴去，於是設下了這陷阱。但看尤利加的表情，又好像很友善。

不過有時很難說的，尤利加是個特務頭子的話，他自會裝裝門面，又怎麼會輕易讓呂偉艮看得出破綻？

呂林夫婦二人在忐忑中吃了一頓午餐，眞眞正正是食而不知其味。

× × ×

也不知過了若干時間，呂林夫婦二人只知道在船艙中被人敲門喚醒。

船艙底下不見天日，所以呂林二人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夫婦二人都不是習慣航海的人，縱然不致又嘔又吐，長期的風浪折磨，也會令他們感到有些兒暈眩。

他們被人帶去船艙，登上甲板時，仍感脚步浮浮。

四周圍已是暮色四合。

船已經泊岸。

各人走過跳板，登岸上車，一切過程顯得非常急促。

究竟此去何處？呂偉艮難免會有點担心；萬一這是古巴，萬一這又是一個陷阱的話，他們現在已經開始走上了斷頭台的第一步。

呂林二人不但未見過阿生一面，連尤利加也沒有再見過他。

陪伴他們的，除了原來的二名年青槍手之外，只是多了一個栢力。

栢力對他們總算是照顧周到，不斷說尤利加對二人表示歉意，因爲他太忙之故，對呂林二人難免失禮。

呂林夫婦二人所關心的，只是阿生。

根據栢力說：阿生一直忙着與專家籌劃如何落海尋寶。

這些專家包括了潛水專家和打撈專家等等。但呂林夫婦二人仍覺得不大對勁，起碼這不是眞正令三俠無緣見面的理由。

由落船出海至今，已經整整一天了。阿生沒有理由連幾分鐘的時間，也抽不出來。

究竟這班人悶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呂偉艮等人由車子儎到一處郊區地方，那兒顯然是機場。

機場內外戒備森嚴，穿上草綠色軍服的大兵，荷槍實彈，如臨大敵。

由於光綫十分昏暗，呂林二人看不清楚士兵們的徽號。但憑過去腦海中所留下的印象，這些大概是古巴士兵。

光綫儘管昏暗，但燈號處處，都是指示飛機升降的設備。

跑道上，早已有三架軍用直升機等待着。

這裏雖然戒備森嚴，但車子通過閘口之後，便長驅直進，開到跑道上來。

三架直升機均已升火待發，各人匆匆棄車登機。

一切看來分明是早已有了默契。尤其是時間上的配合，幾乎是分秒不差。

直升機都是漆上掩護色的軍用飛機，駕駛員也是古巴空軍。

呂偉艮總算沒有猜錯，什麼「海底尋寶」，分明是夢囈；可能又是一項國際陰謀。

但是，怎麼會牽連到呂偉艮等三俠的身上？

呂偉艮因爲一直未能見到阿生而有些担心起來；會不會連阿生也上當了。

假如這的確是一個陷阱的話，阿生即使不是自願，也是被迫上當；否則他又怎麼會自動跟隨這班人到這兒來？

毫無疑問，這是非常有計劃的行動；就是不知道它的眞正用意何在，作用何在而已。

直升機冒着黑夜起飛，這表示他們要配合時間。

究竟目的地何在？

呂偉艮在胡思亂想中，直升機已經在海面上掠過。

呂林二人一直被人監視，他們見不到阿生，也無法肯定他是否在另外二架直升機之內。

加勒比海的上空，充滿了神秘氣氛。

× × ×

黑海，位於蘇聯南部，繞着黑海的國家有蘇聯，土耳其，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等四國。很明顯，其中有三個是共黨國家，只有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約國的成員。

黑海的形勢頗特殊，只有一個出口可以通往地中海。

這唯一的出口就是我們在電影中常見的伊斯坦堡——這兒經常被製片家用作外景地區。是由土耳其所控制。

由黑海到大西洋，必須先經地中海；假如要到印度洋，就必須經地中海，通過蘇彝士運河入紅海，再出阿拉伯海。

簡單地說，黑海有如一個布袋，袋口掌握在土耳其人的手中。

假如以海岸綫的長度計算，蘇聯居首位。因爲黑海之東面與北面，都是蘇境；南面屬土耳其，只有西面屬羅、保二國。

假如我們把黑海形容爲一個布袋，那麼，這「布袋」之內另外還有一個「小布袋」——那是被克里米亞半島隔開的亞速海。

亞速海通常被列爲禁區，蘇聯海軍不許任何船隻駛入。

蘇聯一班享有特權的共黨首領，常常到黑海之濱渡假。他們的軍機大事往往就在這裏決定。可惜這兒並非人人可以到的地方。

外國通訊社記者只知道由基輔南下的敖得沙港；其實那兒並非克宮首腦的渡假勝地。

克宮首腦認爲最安全的地區，還是亞速海沿岸的羅斯托夫，那兒位於窩瓦河與頓河的出口處，環境清幽，景色怡人。

難得的是，整個亞速海均被蘇聯領土包圍住，保安措施容易受到控制。

亞速海是與黑海貫通的，正如黑海亦與地中海貫通一樣。

但黑海的出口受土耳其人控制；而亞速海出口則由蘇聯人自己控制。

克宮一班共黨首腦最感不悅的，就是一九三六年所締結的一項條約；根據該項條約規定，蘇聯船隻若要經過土耳其海峽——即黑海與地中海之間的伊斯坦堡，必須在一星期前通知土耳其政府。

這也等於說：土耳其不但有絕對控制權，同時蘇聯黑海艦隊的動態，也受到土耳其的控制和監視。這對一向自大的俄羅斯人來說，難免會耿耿於懷。

儘管北大西洋公約國組織國家的機艦，正密集於大西洋的海洋之上，進行其四年一次的大規模軍事演習。

但在黑海之濱的渡假勝地，蘇聯克里姆林宮的領袖們，却若無其事地，在此「渡假」。

雲集於黑海之濱渡假區的首領，包括了他們的黨主席，總理以及國防部長等。

當派駐莫斯科的外國通訊社記者們，發覺蘇聯首領紛紛離開克宮出外「渡假」時，照例追查一番。

但是，最機靈的外國記者，也只能追踪到基輔市。

假如有外國人要由基輔市南下，蘇聯「KGB」特務一定會千方百計阻攔。

因此可以說一句，沒有人知道克宮的首腦們紛紛雲集於此。

他們表面上是「渡假」，實際上却是來此聽取情報首腦的報告。

報告涉及北大西洋公約國的「七六年整體合作」軍事演習。

粗眉、凸眼，大鼻的主席問：「美國一共派了多少航空母艦參加？」

「三艘。」情報首長答：「包括甘廼廸號空母在內。」

「我們的『K——十四行動』準備好了沒有？」主席又問。

「已經安排好了，主席。」情報首長道。

「目的物有沒有出現？」

「有，就在甘廼廸號的甲板之上。」

「有把握嗎？」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成功的機會很大。」

「一定要成功，這件事對我們太過重要。」

「我明白的。主席。」

「一切要在高度秘密中進行，這件事非同小可。」

「我知道，『K十四行動』由我親自指揮，我會盡力而爲。」

「好極了！」主席說，「你還有什麼要報告的？」

「我趕到這裏來，主要是把一份由我們KGB情報人員搜集的資料，交給主席省覽；它裏面包括有這次『七六年整體合作』的部份秘密內容以及情節細則。」

大鼻子主席接過了文件，攤開細閱。

文件中透露：這次演習主要是爲了保證在危急時，北約組織的「二〇三應變計劃」能够順利地執行。

什麼是「二〇三應變計劃」？

資料中顯示出，這是北大西洋公約國組織一項「機密文件」。

主要內容大致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最弱的一環——挪威與丹麥這二個小國，一旦受到蘇聯的突擊，英美等大國如何有

效地馳援？——這就是「二〇三應變計劃」中最重要的一點。

文件中又透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假設「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蘇聯黑海艦隊突然破壞「黑海禁令」，未依約事先七天通知土國政府，强行通過土耳其海峽。

土國海軍襲擊蘇艦隊，「第三世界大戰」至此立即宣告爆發。

北約海軍一支艦隊在謝德蘭羣島以北的海域上被華沙公約組織海軍襲擊；蘇聯戰機於同一時間由科拉半島的秘密空軍基地起飛，分頭空襲挪威及丹麥等國。——當然，以上只不過是「七六年整體合作」演習中假設而已。

在演習過程中，扮演蘇機的，是美國空軍最新的戰機。

大鼻子主席最注意資料中的一點，就是扮演蘇聯「米格廿五」式戰機的，是美國同級的「雄貓」式「F——十四型」戰機。

根據「珍氏年鑑」指出：美國「F——十四型」與蘇聯「米格廿五」比較，以速度計，還是「米格廿五」勝一籌云。

但是，「F——十四型」仍然是美國目前最先進的戰機。

根據官式估計，一架「F——十四型」雄貓式戰機約值一千四百萬美元。

此外，「F——十四型」雄貓式戰機還可以携帶四枚「鳳凰飛彈」——一種可配上核子彈頭的飛彈。

大鼻子主席的視綫停頓在這一頁文件之上頗久，然後仰着問那位情報首長：「肯定『F——十四型』雄貓式戰機也參加演習麼？」

「絕對肯定，主席。」那位情報首長說。

「那麼，依計行事吧！」主席說道，「這件事對我們非常重要，切勿疏忽。」

「知道了，主席！」情報首長以絕對服從的語調說。

× × ×

在大西洋北部的上空，一幕假想中的空戰已經展開了序幕。

這是被命名爲「七六年整體合作」的軍事演習，參加者都是屬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國。

戰機分別自沿海基地，以及美國海軍的空母上出發。

參戰戰機之中，包括有美國各類型的新式海空軍飛機；最先進的「F——十四型」雄貓式戰機即爲其中之一種。

價值一千四百萬美元的雄貓式戰機，速度接近音速兩倍，其電子裝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但由於蘇聯「米格廿五」型戰機，據稱其速度達音速之三倍。因此，美國海軍目前正發展「F——十八型」新戰機。而空軍方面則由德克薩斯州華斯堡的通用動力飛機廠，設計「F——十六型」戰機，其速度爲二馬赫（即音速之一倍），高度可升至二萬公尺。

假如雙方都沒有說謊，誇大的話，蘇聯戰機的速度遠遠超過了美國。

在北大西洋的海面上，美國海空軍一度受到蘇聯漁船隊的困擾。

如所周知，蘇聯的遠洋漁船隊，實際上只是變相的後備海軍；甚至可以說，是海上的流動雷達站。

每一艘蘇聯漁船之上，都有非常精密的電子裝備。

除了搜集情報之外，必要時還可以改裝起來，參加實際戰鬥。

西方那些所謂「戰略專家」只會計算表面上的海軍實力，例如他們認爲蘇聯海軍實力並不突出，又認爲蘇聯沒有足够的空母等等，於是威脅性大爲削弱云云。

其實，假如他們將此等漁船也計算入內的話，一定會大爲吃驚。

目前蘇聯這一類漁船分佈於全球，幾乎任何可供航行的公海都可以見到他們的踪跡，多到難以計算。

戰爭一旦眞的爆發，此等漁船肯定會發難，繼之搖身一變，變爲武裝船隻。那時就會滿海艨艟，給予盟國海軍最大的威脅。

在北大西洋公約國的演習現場四周，至今仍圍繞着不少蘇聯漁船。但由於公約國海軍的警告，彼此的距離已稍爲拉開了一些。

就在蘇格蘭奧克尼羣島以北的海面上，美國空母甘迺廸號的甲板上，戰機正紛紛作假想中的出擊，一架「F——十四型」雄貓式戰機，奉命立即升空作戰。

當時海面上，風湧浪急，「戰事」正在激烈地進行。

六萬噸的巨型空母「甘迺廸號」，甲板上的指揮人員非常熟練地，指示那架「F——十四型」雄貓式戰機起飛。

一切都表示十分正常。

但是不知怎的，突然之間，機頭朝向海面，整架飛機衝入海中。

空母上的控制人員，急忙發出警報。

戰機上的駕駛員由自動救生儀器將他由原來的座位中彈出，自動充氣的救生衣，顏色鮮紅，將那駕駛員飄浮於海面上。

航空母艦「甘迺廸號」隸屬美國海軍第六艦隊。

第六艦隊轄下有三個特種部隊。那是：第六十特種部隊，第六十一特種部隊，及第六十三特種部隊。

「甘迺廸號」空母，亦即屬於「第六十特種部隊」中之成員。

「第六十特種部隊」擁有空母二艘，除了「甘迺廸號」之外，另一空母「獨立號」也屬於這支海上特種部隊。

此外還有巡洋艦「春田號」和「哥倫布號」，俱裝配有核子導向飛彈！另外十七艘驅逐艦，分別裝配有反潛艇武器，海對空飛彈，重型大炮及各種攻擊性武器。

由於這一場假想中的「海戰」仍然進行中，因此海軍救援人員只是迅速張開「救人不救機」的行動。

此外同時，一艘快艇衝破了封鎖網，直闖進了現場的海面上來。

現場海面上的指揮官透過無綫電，追查這艘快艇的來歷；據稱他們是一隊國際特警隊人員。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國，大都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因此他們出現，並未引起太大的注意。

據說：他們並非爲了「觀戰」而來，而是負有特殊任務。

負責海上保安措施的巡邏艇上的人員，據報已查明身份，證明他們確實是國際特警隊人員。

負責帶隊前來的人，正是大名鼎鼎，名聞國際的阿生。

他此來是負責有秘密任務，要見盟軍的最高統帥云。

在此較早時，盟軍統帥部的確收到一項情報，指出有人企圖以一種新式儀器，干擾這一次的海上演習。

向盟軍統帥部發出是項情報的，正是國際特警隊。

阿生帶人登上一艘主力旗艦的甲板時，就不斷發出埋怨。

美國一位海軍上將親自接見阿生。但在此之前，阿生接受了一次極其嚴密的搜身，以及證件鑑辨。

國際特警證件證明是眞的，由巴黎總部所簽發。

阿生也沒有帶備任何武器。他就在保安人員的小心監視之下，晋見那位海軍將領。

阿生之所以受到重視，毫無疑問，是由於他的情報準確所致。

阿生在較早時發出的情報中指出，一種新式電子儀器，足以令到雷達導航系統發生錯誤，而引致機艦可能因此而失事。

可惜盟軍統帥部太不重視是項警告，甚至認爲無中生有。

於是阿生等人所乘搭的快艇，也一直被保安人員拒於封鎖綫之外。

直至到雄貓式戰機墮海，阿生他們才獲得允許，闖進現場來。

現在那位海軍將領非常有禮貌地接待阿生他們。

阿生表示這一次是奉了巴黎總部之命而來，希望能及時制止悲劇的發生。

因爲根據國際特警方面所獲得的情報，顯示出這種不知名的秘密武器，會在防不勝防的情況下，令到飛機或戰艦上的雷達系統突然之間發生某種錯誤，因而招致失事云。

最初指揮部方面認爲無稽，但現在既然有一架價值昂貴的戰機，突然之間莫名其妙地失事墮海。他們就不得不重視是項情報。

於是阿生和他帶來的助手，一齊乘直升機飛到空母「甘迺廸號」的甲板上。

一名美國海軍軍官替阿生等人介紹，認識了空母上的指揮官。

阿生要求會見失事飛機機師。

機師這時剛剛稍爲清醒過來。阿生等人就在美國人的監視下，與機師會談。

根據那位駕駛「F——十四型」雄貓式戰機的機師說：當時他只感到腦部一陣劇痛，眼前隨即一黑，他下意識感到有事發生，就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已。

就在他完全失去了知覺之前的刹那間，他只知道已經出了飛機之外，以後的事，他就完全不知道。

阿生一邊問，一邊令助手寫下了他的問話記錄。

他對美國人說：這些談話記錄將被送回巴黎國際特警部存案。

同時他又向美國人保證，他將查明此事眞相。然後把詳細資料送來，讓美國國防部的專家們參考。

美國人表現得十分合作，阿生也滿意地離開了空母「甘迺廸號」。

直至到阿生偕同助手返回快艇之上，美國人仍在船舷之上與他揮手送別，究竟是美國人太過天眞熱情，還是阿生名氣太大？

總之，這時候就有人在悄悄地嘲笑。

悄悄嘲笑着美國人的，是快艇上的人，他們雖然陪同阿生前來，却絕對不是國際特警方面的人。

快艇上懸掛有特殊的旗號，同時美國海軍將領亦已透過無綫電通訊，下令巡邏艇上的保安人員對這艘快艇網開一面。

但是，快艇來時匆匆，去時却航行得十分的緩慢，這可能是爲了安全的緣故。不過眞正的原因，也只有快艇上的人才最明白。

快艇的艙底是特製的，就在阿生等人離開快艇，登上美艦之時，艙底已經打開了。

二男一女蛙人，就在那時候由艙底的活門沉入海底去。

這二男一女蛙人，其中一男一女正是鐵拐俠盜呂偉艮和他的妻子林愛莉，另外一個是潛水專家。

他們這三個人一身新式的潛水裝備，氧氣筒，面罩之外，還有特製的深水潛望鏡——這東西戴上之後可以讓蛙人在黑暗的深海中，目睹一切，而無光綫發出。

換句話說，即使在海面上的人，也不知道海中有人活動。

一切裝備據說都是最新式的，尤利加助手柏力一早就給呂林夫婦二人吃了定心丸。

呂林夫婦二人是被人在半挾持情況下，乘直升機出海，最後登上這艘快艇來。

當時正在黑暗中，但直升機與快艇之間却配合得天衣無縫。

由此可見，他們不但有默契，事前也有極充份準備，處處表現出訓練有素。

呂林等人先後落到了快艇之後，直升機也自行回航。

快艇迅速開航。

呂林夫婦二人被人帶到艙房中去。這一次，他們終於見到阿生了。

阿生似乎比較他們更早到達這裏，他見到呂林夫婦二人，有點喜出望外。

其實最感到驚喜交集的，應該是呂偉艮和林愛莉。因爲他們一直以爲對方施行掩眼法——例如找人僞裝阿生，志在掩人耳目，讓呂林夫婦二人產生錯覺。

想不到他們見到的果然就是阿生。

阿生寒喧幾句之後，就替呂林二人介紹身邊一些人。

快艇上的人，除了柏力和他的助手之外，其他人呂林夫婦一概不認識，但看情形阿生不但認識他們，還十分投契。

阿生出乎意外地告訴呂林二人：「他們是巴黎方面派來的自己人。」

呂偉艮瞪目呆了一陣！他眞想說「阿生，你有沒有攪錯」？但他沒有說出口，因爲當時還有許多人在場。

而且，他們處於被動地位，稍有不愼，就會被人棄屍於汪洋大海之上。

因此，呂偉艮不但不作聲，還示意林

愛莉小心從事。

林愛莉與她丈夫之間一向保持默契，她當然也明白了。

阿生開始交代此行任務。

他說：「總部派他們來，是爲了一項十分特殊的任務！」

柏力笑了一笑，道：「我們爲了安全理由，不得不瞞騙各位，要請原諒。」

呂偉艮忍不住問：「你所講的『特殊任務』，又是怎麼一回事？」

阿生道：「我們接到情報，知道美蘇二個大國正在鬥法，蘇聯人趁住北大西洋公約國組織作軍事演習的時候，使用一種可怕的秘密武器。總部就是要我搜集這方面的證據和資料。」

「是什麼秘密武器？」林愛莉問。

阿生道：「可能是死光武器，也可能是一種殺人電波。」

柏力補充道：「我們國際特警組織的立場，並非要帮誰，只是要制止傷殘人類身體的恐怖行爲。」

呂偉艮至此又感到一陣迷惑，究竟柏力又是什麼人？

他們訓練有素，能將阿生在不知不覺中從獄裏救出，現在又用快艇駛向演習地區，難道他們眞的是國際特警人員？

然則，他們見到的古巴士兵，如何解釋？

呂偉艮默默地想，他沒有作聲。但私心底下卻希望找機會提醒阿生，以免他上了人家的當。

快艇正在全速開行，目的地正是北大西洋海域，公約國組織的海空軍正在那兒進行一次規模龐大的演習。

阿生跟呂林二人交代了幾句之後，又忙個不可開交。

呂林夫婦二人看見他正進入無綫電室，與美國海軍將領用無綫電連絡。此後阿生一直沒有時間與呂林二人詳談。

柏力拿來兩套潛水蛙人的裝配，叫呂林夫婦二人穿上。

林愛莉忍不住向他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是阿生兄弟吩咐下來的，他要二位助我們一臂之力。」柏力道：「我們另外還會派一名專家與你們一齊落海。」

呂偉艮問：「落海幹嗎？」

「專家會告訴你們詳情。」柏力道。

林愛莉揷口道：「我可以跟阿生談談麼？」

「他很忙！」柏力爲難地說：「不過，假如你以爲有什麼疑問的話，我可以轉告他。」

呂偉艮於是對柏力說：「好吧，請你叫他跟我談談。」

「看看他是否有空。」柏力終於走出了那間艙房去了。

呂偉艮趁住這時候對他妻子說：「阿生會不會是假冒的？」

林愛莉道：「照計不會吧！他外型可以假，聲音擧止不易假，即使一切都可以假，相信亦難逃我們雙眼。」

「那麼，我眞担心他可能已經被人洗腦。」呂偉艮道：「這班人怎麼可能是國際特警人員？但阿生竟然看不出。」

林愛莉正想說下去，外面有人入來。

是柏力和阿生二人。

阿生似乎忙得喘不過氣來。

他只在門口匆匆對呂林二人說：「師父，請你們帮帮忙，先穿上潛水衣，我須要可以依賴的人，此事非同小可，你們正是我唯一可以依賴的人，等會兒專家自會教你怎樣做。我很忙，相信我吧！不會錯的。」

阿生說完又走了。

當時呂林二人已經非常留心，看看阿生是否受到了別人的威脅。但是，除了柏力之外，沒有別的人在他四周。

柏力站在一旁，既無惡意，也沒有要脅阿生。所以呂林二人沒有理由懷疑他。

柏力再次進入艙房之內，對呂林二人說道：「這件事實在難以解釋。由巴拿馬到牙買加，再由牙買加到這裏，我知道二位心中存有太多太多的疑問。但是，我相信你們要全部一一明白過來，非等這件事辦妥之後，再聽阿生兄弟親自向你們解釋不可。」

呂偉艮怔了一怔，情不自禁地冲口而出道：「什麼？你說我們剛才是由牙買加來？」

「是的，凱科斯羣島是屬於牙買加的。」柏力又說，「但那兒一帶是古巴的勢力範圍，所以我們須要若干僞裝。這可能會令你們產生某種錯覺。」

呂偉艮有點恍然大悟。

他只知道加勒比海北岸，過了牙買加本土之後，便是古巴，卻不知道在古巴附近還有一列羣島是屬牙買加管轄的。

至此，呂偉艮心目中的疑團也總可暫釋。

後來就在柏力和其他人的協助下，呂林夫婦二人穿上了潛水蛙人的衣服和裝備，躲在艙底之下，候命出發。

以上就是他們進入演習海域警戒綫之前的經過情形了。

等到巡邏艇上的保安人員迫近他們之後，阿生出示他的國際特警證件，將他們打發走了。

以後的情形就是：阿生獲得盟國海軍將領的信任，帶住一個臨時助手，來往於各軍艦之間。調查軍機失事的經過。

而呂林夫婦二人，則與一名潛水專家，伺機悄悄由艙底的活門，潛入海底。

在專家的帶領下，呂林夫婦二人找到了一架「F——十四型」軍機。

於是他們用一張尼龍網，將軍機包裹起來，由快艇拖着走——這正是快艇開行得特別慢的原因。

一切似乎意外地順利。這大概基於：第一，現場上的海軍將領太過信任國際特警組織，第二，當時現場上剛好出了事，第三，演習仍然在進行中。

呂林夫婦二人脫去潛水衣，登上甲板。發覺他們的快艇正由保安人員的巡邏艇引領着，慢慢地駛離現場海域。

呂偉艮心裏有些大惑不解，第一，公約國的保安措施何故如此鬆懈？

第二，阿生他們何故要悄悄拖走失事墮海的「F——十四型」雄貓式戰機？他和柏力所說的「理由」，根本就似是而非，究竟他們眞正用心何在？

呂偉艮就在滿腹疑團中，被人監視着

，監視住他的人，正是柏力帶來的槍手們。這些人的態度，與來時顯有不同。

呂偉艮似乎逐漸明白過來，阿生可能被人要脅住。

他覺得阿生太笨！就算生命受到威脅，也不應該做出這種愚蠢的事。

快艇離開了演習的現場海域。

由於艇底下拖曳住一架戰機的緣故，所以速度不快。

當快艇遠離演習現場之後，立刻被數艘漁船包圍。

這些全是蘇聯漁船。

呂偉艮不會感到意外，反而覺得他假想中的事，逐漸成爲事實了。

阿生也被人帶到船艙中來，與呂偉艮二人集中在一起。

柏力露出了眞面目。再也難以見到他的臉上出現那和藹的笑容。

阿生表現得既不耐煩，又有些後悔，更加有些兒生氣。

他對柏力埋怨道：「你們不應該太過不守信用。」

柏力道：「你放心，我說過只要你充份合作，我一定放你！但是現在，我們必須完成最後一步，就是把撈起的軍機，移交給我們的朋友。」

阿生道：「你所指的朋友，一定是蘇聯人吧？」

「是的。」柏力說，「在今日這個世界上，我們必須分清敵我，不是朋友，便是敵人。」

「我可不管這些。」阿生說，「我爲你們辦這件事，目的是換取我們三個人的自由，但是現在，你顯然食言了。」

柏力笑道：「不！我不會食言，尤利加先生答允過你，只要你和你這二個朋友充份與我們合作，我們會把你們送回拿騷，又或者將這快艇送給你們，由得你們喜歡到那裏去就到那裏去。」

「是的，你總算還記得這諾言！」阿生說，「但是現在——」

柏力道：「現在你選擇那一項？要我們送你們一程，還是選擇自行駕駛這艘快艇？」

阿生道：「我們選擇後者。」

「你們自行駕駛？」柏力又說：「但是，這樣你們會十分危險！」

「你小睹了我們，」阿生說，「我們有過航海經驗，而且經得起風浪！」

「這些我們都知道，否則我們也不會找到你們身上來！」柏力說，「我們除了利用你的特警證件之外，還借用了三位的智慧和勇敢，最重要的，還是你們在白令海的驚人表現！」

提起「白令海峽」，三俠就無可避免地想起了「白令海怪」一案。

「白令海怪」既然是與蘇聯人鬥法，現在柏力故意提起此事，是否表示他們會把三俠交給他們所謂「朋友」——蘇聯。

外面傳來汽笛聲——

有人入來把柏力叫了出去。

這時候，船艙之內除了三俠之外，還有一名曾與呂林二人落海的「專家」，以及二名眞槍實彈的槍手。

呂偉艮本來一向很好耐力，但這時他終於也忍不住了。

呂偉艮爲了避免槍手們聽出他們說一些什麼，便用他們三個人才聽得懂的中國方言交談。

那個曾隨同呂林二人潛入海底的「專家」是個歐洲人，自然也聽不懂三俠說些什麼。

這船艙內的槍手們，只負責監視，沒有阻止三俠交談。

呂偉艮問阿生：「這件事到底怎麼樣攪的？」

阿生道：「目前我不想多作解釋，師父。總之我們沒有做錯就是。」

「你還說沒有做錯？」呂偉艮有些生氣，「我們怎麼可以帮蘇聯人奪取一架美國最新式的戰機？」

「師父，這件事慢慢我會向你解釋。」阿生道：「目前我們先要想法脫身。」

「你眞是太天眞了。」呂偉艮說，「你以爲我們帮了蘇聯人，他們就會將我們當作朋友一樣看待麼？」

阿生正要說話，卻給一名槍手用英語喝止：「停咀！」

另一名槍手警告三俠不許交談，要講也得用英語講。

槍手們顯然在担心他們密謀造反。

呂偉艮無可奈何，惟有嘆氣。

阿生也知道他師父很生氣，但他不想在這時候多作解釋。

第一，槍手們已生疑，根本也不讓他們用其他方言交談。

第二，如果講得太明白，只怕會節外生枝，影响了大局。

柏力一直沒有入來，他在外面向蘇聯人辦理「移交」手續。

蘇聯漁船根本就是僞裝的，幾艘漁船併在一起之後，彷彿在海上搭起了一個大浮台，於是他們將漁網拖曳下的軍機，由水底吊起。然後小心翼翼地，在專家監督之下拆卸。

鳳凰飛彈　內有乾坤

好不容易才等到柏力辦理完軍機的「移交」手續。

當他回到船艙裏來的時候，快艇已經開始航行了。三俠當然也感覺得到，因此阿生忍不住問他：「柏力先生，現在我們到何處去？」

柏力笑道：「像你這麼聰明，你早該想到我們不會讓你單獨離去！」

阿生試探地問：「你似乎食言了？」

「不！只是護送你們一程而已！」柏力向槍手們打了一個眼色，「現在，你們請休息，切勿到處走動，免生危險！」

阿生想再問些什麼，但柏力已走了。

艙門關上，槍手守住門外，三俠他們有如囚犯一樣。

柏力低聲對一名槍手說：「小心監視他們，這三個中國人是有名的機靈鬼，切勿讓他們有可乘之機！」

槍手忍不住說：「爲什麼還不動手？將他們殺了，便可以省了不少工夫！」

「不！現在未到時候，」柏力說：「這兒隨時還會有英美等國的軍艦出現，萬一我們被截查，沒有國際特警在場，很易露出馬脚。」

這番說話，被船艙裏的阿生聽到了。

阿生正在門縫中往外窺伺，無意中竊聽到這一番說話之後，也吃了一驚。

阿生把情形低聲告訴了各人。

呂偉艮道：「這是我意料中的事，只要你稍爲想深一層，也不難想像得到，他們絕不可能放走我們幾個人。」

呂林夫婦二人從阿生介紹之後，才知道與他們三人同一命運的「專家」，是大有來頭的人。

原來這位歐洲人是一名囚犯，與阿生在巴拿馬的獄中相識，但是，他的眞正身份却是一名國際特警人員。

阿生當然知道他的眞正身份，但柏力等人却不知道。

這個身份特殊的人叫阿爾拔，是一名法國人，據說他的入獄是經過有關方面的「悉心安排」。

目的是爲了向阿生傳達巴黎國際特警總部的「秘密命令」。

等到呂偉艮答允尤利加和柏力等人的要求之後，尤利加果然利用金錢賄賂巴拿馬警方，將阿生自獄中救出。

但當時阿生臨時要求尤利加的人，必須把阿爾拔一齊弄出來，因爲阿爾拔在獄中結識了阿生之後，阿生才知道他以前曾經在法國著名的海洋研究船「加力騷號」工作，在潛水方面的經驗，可以稱得上「專家」。

尤利加爲了獲得阿生的充份合作，自然是千依百順。

其實就是阿生答允與尤利加等人合作，也經過不少次的幕後談判。

例如阿生當初只當作「落海尋寶」，要求分贜百份之四十以上，但後來阿生知道眞正的目的物原來是一架價值千四萬美元的雄貓式戰機，便改爲要求百萬美元的酬勞。

結果，尤利加也答應了。其實即使答應付一千萬美元又有何用？只有尤利加他們最明白，到頭來阿生他們是無法可以享用這筆錢的。

阿生知道呂林二人被尤利加的人抓去，藉此要脅他合作。

他當初也覺得有些猶疑，因爲幫助蘇聯人，損害自由世界的利益，這是違反國際特警組織原則的。

但是，就在阿生猶疑不決之際，阿爾拔因犯案而被送入獄中來——其實這也是國際特警組織的一項有計劃的安排。

經阿爾拔傳達了巴黎總部的密令之後，阿生終於「勉爲其難」似的，答應與尤利加等人合作。

表面上看來，阿生是因爲呂林二人的生命掌握在對方手中，其實這是奉了總部之命而行事。

究竟國際特警巴黎總部方面，葫蘆裏又賣什麼火藥？

阿爾拔既然身負重任而來，他自有一番巧妙安排！

尤利加因爲迫於形勢——尤其是當時時間上十分迫切，所以只有答允阿生的要求，將阿爾拔一併救了出來。

巴拿馬警方高級人員收了尤利加的賄欵之後，造成「越獄」的現場證據，故意讓阿生和阿爾拔一齊雙雙「逃脫」。

然後，由尤利加的人開車接應，將二人及時送到一處碼頭來。

以上就是阿生「出獄」的經過，當時呂林二人在另一輛汽車中，也見到阿生匆匆棄車落船的情景。

其實當時阿生已經知道了尤利加等人的眞正身份並非熱衷於尋寶的「冒險家」，而是一名蘇聯「KGB」特工頭目。

同時阿生亦已經由阿爾拔口中，知道了「KGB」的眞正意圖並非「海底尋寶」，而是定名爲「K十四行動」的「奪取一架F十四型雄貓式軍機」的計劃。

但表面上，阿生却故意裝成一個貪婪的人，處處講利益，講代價。

尤利加因爲要利用他的國際特警身份，以及三俠在國際間的聲譽，也只好佯作答允了阿生所提的條件。

結果，在快艇出海之後，阿生便開始精心策劃這一次的行動。

由於尤利加邀功心切，也是由於阿生的國際特警身份和證件在公海演習區內處處獲得方便。

所以阿生也順理成章地獲得對方的更大信任。

阿生是個鬼靈精，他知道這件事要收到預期效果，必須他「演」得像樣，也要呂林二人「合演」得維妙維肖！

但是，要自己「演」得好容易，要呂林二人演得天衣無縫就難，因爲前者控制在他本人自己的身上。

爲此，阿生左思右想，只有兩個方法，第一，讓他坦然相告，呂林夫婦二人知道他的目的之後，一定「落力拍演」。

第二，就是極力避免與呂林二人碰頭，以免他們左問右問，容易露出馬脚，以致功敗垂成。

由於對方對阿生和阿爾拔二人監視得十分緊。

所以阿生終於無法用第一種方法，他惟有用第二種方法了。

還好呂林夫婦二人在可疑的情況下，總算演完了這關鍵性的一幕。

其實，在海底那一幕，呂林二人也只不過是「配角」而已！眞正的「主角」却是阿爾拔。

阿爾拔是直接奉行巴黎國際特警總部的命令的人，只有他最明白這事應該怎麼樣去做。

呂林夫婦二人就是在阿爾拔的指示下，完成了「海底緊急任務」。

呂林夫婦二人不但未知個中玄機，甚至對整個事件依舊一知半解。

事情仍未過去，而且目前正進入了另一個關鍵性的階段。

他們必須面對另一次挑戰，否則就只有死路一條。

阿生道：「我們不能在此束手待斃，趁他們未動手之前，想想辦法。」

呂偉艮道：「這是汪洋大海，除非我們能絕對控制這快艇，否則的話，終歸會被他們棄屍於海上。」

「你們快些過來看看！」林愛莉忽然低聲叫了過來。

各人一怔，隨即過去。

林愛莉指示着艙底一塊地板，那兒原是給一方地毡蓋上了的。

呂偉艮低聲說：「如果這兒可以撬開，據我記憶，下面可能是艙底儲物室。」

三俠曾經在快艇上活動過，所以了解這艇上的大概情形。

林愛莉道：「無論如何，我們也要試試。」

「慢着！」阿生道：「門外有人監視，這兒任何聲音都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是的，」呂偉艮道：「以其冒險，倒不如爽爽快快的，在那二名槍手身上動動腦筋。」

阿爾拔也說：「我也讚成呂先生的見解，只要控制二名槍手，我們就可以佔到若干優勢。」

「嗯——」阿生沉吟道：「讓我們來製造機會，引誘他們入來。」

呂偉艮想了想，道：「你們二人年青力壯，血氣方剛，大可以來一幕：初而口角，繼而動武！」

「這辦法倒也不錯！」阿生說：「阿爾拔，要看你的了。」

於是阿爾拔開始高談闊論。

他們由這次的成敗得失，扯到了前因後果，進一步互相埋怨。

阿生如果演戲，仍不愧是個出色的明星，他表演得七情上面，連聞聲而來，在門外偷窺的槍手們，也相信他們在吵咀。

他和阿爾拔互相埋怨，彼此推卸，指責，惡言相向。

最後，就正如呂偉艮所說的一樣：初而口角，繼而動武。

阿生與阿爾拔一經動手，門外二名槍手便立即進來干預。

呂林夫婦二人早已算準，當二名槍手入來之後，立刻自門後閃出，一齊發難。

二名槍手事前根本想不到有此一着，他們進來的目的無非想制止阿生和阿爾拔武鬥，豈料推門而入之後，阿生和阿爾拔二人却同心協力，與呂林二人一齊，將二名槍手制服。

現在四個人有了二支槍，形勢大爲改觀。

他們先把二名槍手綑綁起來，然後由船舷繞到船首的駕駛室去。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突然有人大喝一聲：「不要動！再動就殺你。」

持着槍的是阿生和阿爾拔二人，但二人回過頭來的時候，却見不到有人。

他們正要舉步前行，槍聲乍然响起。

「砰」的一聲，子彈擊向阿爾拔手部，阿爾拔立即應聲倒下。

阿生急忙閃過一旁，另一聲槍聲也緊隨着响了起來。

呂偉艮和林愛莉夫婦二人事前亦未想到有此一着。

三俠對於這種事一向反應迅速，他們一時之間雖然弄不清楚來龍去脈，但槍聲既然已經响起，吆喝聲則來自背後，大約情形，以及對方的方位，他們大概可以想像得到了。

他們不約而同地，迅速跳躍，找尋掩護的地方。

又有人叫了過來：「你們不可能僥倖逃脫的，快些棄械投降吧！」

阿生已經知道了對方殺死他們四人，棄屍於海上的計劃，因此他不難想像得到，即使他們眞的棄械投降，亦只有死路一條而已。

阿生看見阿爾拔躺在地上，輾轉呻吟，他的手臂顯然已被槍傷。

阿生揚聲道：「救人要緊，請你們不要再開槍。」

對方可能以爲這是阿生他們束手就擒的先聲，有人說道：「好吧！只要你們舉高雙手行出來，我們保證不殺你們。」

阿生心裏道：「保證？用什麼保證？眞的是見鬼。」

思想間，一條人影突然飛滾而出。那是呂偉艮。

呂偉艮的身影，阿生當然不會不認得的。

正因爲阿生清楚認得那是呂偉艮，這才驚吃不小。

呂偉艮的身形突然出現，立即引開了對方的注意力。

槍聲卜卜，子彈紛紛朝呂偉艮身邊掠飛。

呂偉艮的身體有如車輪一樣，翻騰滾動，快得有如閃電一樣，一掠而過。

由於那是與阿爾拔所在地方向相反，所以槍手們儘管開槍，也無法瞄準——這已經在呂偉艮的估計之內。

因此，那些示威性質的槍聲，對呂偉艮全無威脅。

阿生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間，立即意會到他師父的用心了。

於是他立刻開槍。

這也正是分散對方的注意力的方法之一。

呂偉艮突如其來地有所行動，目的也不是爲了分散對方的注意力，但在他行動開始之前，他只知會了阿爾拔。

因爲呂偉艮這一行的目的，就是爲了救阿爾拔出險的。

他用眼色和手勢向阿爾拔示意，大意是讓他來引開對方的注意力，要阿爾拔趁此機會翻滾過一旁。

當時阿爾拔所躺的位置十分不利，對方的槍手幾乎隨時可以射殺他。

而呂偉艮這時候已估計過形勢，忖測對方的槍手所躲藏的位置，因此他才決定採取行動，冒一次險。

雖然是冒險，但却可以令到阿爾拔解除眼前的威脅。

阿爾拔果然就因爲事先得到呂偉艮的示意，當對方的注意力稍爲分散時，就開始忍住手臂上傷口的痛楚，就地翻滾。

這時候，由於阿生反應敏捷，差不多同一時間開槍，所以令到對方顯得有點手足無措。

他們的注意力被分散，既要對付呂偉艮，又要向阿生反擊，因此，顧不了阿爾拔。

但如此一來，他們四個人，也就在這天翻地覆的片刻之間，分作三個不同的方向——阿生獨處一方，呂偉艮伏在另一角，動也不敢再動一下。

林愛莉和阿爾拔則躲在船舷一旁，靜觀其變。

空氣突然沉寂下來。

又有人在走動——清清楚楚是一種步履的奔跑之聲。

但見不到人影。

好一會兒才聽到有人揚聲招呼：「你們乖乖的出來吧，這樣總好過死在亂槍之下。」

但是沒有人回答。

阿生也明白，對方不敢現身來捉他們，完全是爲了他們手中有槍——奪自二名槍手手中的二支手槍。

因此，阿生極力避免浪費子彈。

阿生同時也明白，時間上的拖延，對他們這四個人亦未必有利。

只要他們這四個人之中，有任何一個人落網，他們就沒有抉擇的餘地。

只有棄械投降。

因此，一向很有默契的三俠，這時候儘管分散在三個不同的方向，他們也不會抱樂觀的態度，反而急於設法脫身。

他們原本要偷襲駕駛室，只有那樣才可以控制這艘快艇。

但是現在，他們可能永遠無法完成這願望。

突然又傳來一陣密集的槍聲。

槍聲不但來得突然，也比較响亮，密集。

阿生和阿爾拔同是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隊隊員，他們可以分辨得來，這不是手槍所發出的槍聲。

那是手提輕機槍的槍聲。

當時各人都呆住了。

但是，同樣令他們大感驚奇的是，船上也引起一陣哄動。

對方竟然陣脚大亂。

三俠等人感到無限驚奇，一時之間也想像不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當各人問歇地聽到幾响較特殊的聲音時，都不約而同地，仰首上望。

這時已經是天色大白，藍色的天空之上，先後爆開了幾朵火花，然後有些東西拖住一條烟霧的尾巴，緩緩而下。

稍有經驗的人都知道，那是訊號彈。

爲什麼會有訊號彈？

本來十分平靜的海面之上，突然又出現了一些炮艇。

那些炮艇四方八面地，疾駛而來。

密集的槍聲，就是來自那些炮艇。

由於事起突然，而且對方聲勢浩大，來勢洶湧。

快艇上面的人都呆住了。

由驚奇而變爲驚喜的，是呂偉艮等人，他們可以見到炮艇上的旗幟，以及天空中，出現的機羣。

是美國海軍的機艦，他們怎麼會在此出現？

示威式的槍聲仍响個不停。

燈號不斷由炮艇上發出。

快艇上有人焦急地叫出：「快些制服他們做人質，我們被包圍了。」

這是情急之下叫出的，反而提醒了呂偉艮他們。

呂偉艮他們都明白，決不能落入對方的手中，否則後果就難以想像。

但是柏力等人也明白，他們已被包圍，如果手上沒有皇牌，也只有死路一條而已。

他們一班槍手，冒死向呂偉艮等人進襲。

但是阿生和阿爾拔都有槍在手，只要他們進迫一步，就被擊退。

因此，他們只有向呂偉艮進迫。

呂偉艮也想到了這點，他非常機巧，迅速轉換位置——他乘住對方混亂之際，悄悄地繞到了另一邊船舷去。

由於對方陣脚一度大亂，現在又危在旦夕，加上機艦逐步迫近，最後警告的燈號，凡是有航海經驗的人都看得明白，於是柏力只好發出了最後的命令。

船橋上的水手依照柏力的意思，用燈號表示投降。

無綫電一來一往之後，燈號停止，槍聲也停止了。

刹那之間，一切都靜止下來。

炮艇紛紛自四方八面迫近快艇。

軍機低飛監視，直升機一再在各人的頭頂之上掠過。

呂偉艮等人悄悄舒了一口氣。

美國海軍制服鮮明，但自炮艇跳過來的人，都不是穿制服的人，他們是國際特警隊人員。美國海軍只是在旁監視而已。

美國海軍是應國際特警隊的請求，而採取了這項行動。

他們的追踪行動實際上早已開始了，只是現在才迫近快艇而已。

國際特警隊並非料事如神，一切早在他們的預算之中，原來他們早已料到柏力等不會輕易放過阿生等人。

危機已成過去，呂偉艮等人改乘美國海軍直升機離去。

柏力等人被捕，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命運如何，因爲像這一類在公海上發生的事，可能永遠也不會公開。

× × ×

呂偉艮有許多事情仍不大明白，例如國際特警隊分明從海底爲蘇聯人「盜」去了一架價值千四萬美元的軍機，爲什麼美國海軍還從中協助他們前來救三俠等人出險？

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們根本還未知道三俠等人在「被迫」的情況下，替蘇聯「KGB」做了這件事。

假如知道的話，就算他們被救，恐怕也難逃美國「CIA」特務的審訊。

無論如何，在蘇聯人這方面，他們應該感到心滿意足。

他們的目的物已經得到了。

漁船隊立即北駛。

× × ×

在黑海海濱渡假的克宮首領們，正以期待的心情，等候一艘戰艦開入港口來。

那是蘇聯海軍的艦隻，上面儎有由漁船隊交來的「F——十四型」雄貓式戰機，以及「鳳凰飛彈」，這些東西，都已裝箱。

戰艦沒有依照黑海禁令的條例，提前通知土耳其政府。

蘇聯人只在較早時，通知海峽管理人員。

這是非常危險的事。

依照黑海禁令，土耳其政府有權拒絕軍艦在海峽通過。

但是，蘇聯人決心冒險，是奉了最高當局的一度密令。

克宮首領們等着要看看那架軍機，以及可以携帶子彈頭的鳳凰飛彈。

同時蘇聯人也看準了土耳其海軍不敢在這個時候對他們加以留難。

土耳其軍方接到通知之後，以第一時間通傳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指揮總部，總部立即轉達有關成員國。

「蘇聯軍艦未依約通過土耳其海峽」，本來只是公約國這次軍事演習中的一部份「情節」而已。

想不到這一次竟然會假戲眞做，難道蘇聯人眞的要試試盟軍的實力？

於是消息一經傳開，立刻轟動公約國的高層人仕。

演習仍在進行中。

爲什麼蘇聯人要製造緊張氣氛？

自由世界各國的首領們，紛紛透過熱綫電話，討論着這件事！以及忖測「北極熊」的眞正意圖何在？

公約國統帥部立即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

公約國總部本來設在比利時，但這時候有關人等均雲集於公海之上，臨場視察「七六年整體合作」演習的實況。因此，會議在一艘美國海軍旗艦之上召開。

沒有人知道這次緊急會議的結果。

只知道那時候蘇聯軍艦正好駛過博斯普魯斯海峽（俗稱土耳其海峽）。

而且，蘇聯海軍根本未接到土耳其政府的正式准許，軍艦即在此通過。

但是，土耳其海軍不敢阻攔。

呂偉良和林愛莉、阿爾拔分伏兩處，阿生舉槍向快艇上的槍手還擊。

土耳其海軍是受到北大西洋公約國統帥部指揮的。

土耳其政府也明白到這種事情十分微妙，只要稍一不愼，就會造成可怕的後果！那時就無法可以補救。

因此，土耳其政府即使明知擁有「法定」的主權，也要先聽聽公約國組織統帥的最後開會決定。

這短短數分鐘之間，可能改變整個人類歷史。知道這件事的人，都在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

但是，當時知道這件事的人少之又少，直至後來外國通訊社發佈了土耳其軍方公佈的消息，舉世人仕才知道。

不過可以肯定說一句，除了直接接觸這件事的人之外，根本不會知道這件事的可怖和它的幕後情形。如果知道了，一定也會爲之揑了一把汗。

北大西洋公約國的軍事演習正在進行中，蘇聯海軍竟然「戲假情眞」地，「客串」了其中一個「秘密情節」！這究竟暗示了一些什麼？

暗示蘇聯人根本不畏懼北大西洋公約國的實力？

還是表示蘇聯人要試試自由世界的決心？

總之，北大西洋公約國當時就爲之頭痛不已。

他們根本摸不清蘇聯人的用心，也不知道他們故意破壞黑海禁令，有其迫不得已的理由。

結果，公約國統帥部在與土耳其政府秘密會商過之後，便作出了「不加干預」的決定。

担心大戰一觸即發的人，都鬆了一口氣。

其實眞正悄悄舒了一口氣的人，應該是蘇聯人才對。

因爲他們的海軍可以毫無阻攔地，依時把軍機和飛彈送到他們的首領面前。

公約國統帥部的決定，並非向蘇聯人示弱，主要還是因爲蘇聯海軍並未大量集結。

也就是說，他們不似是有心向公約國挑戰。

因此，公約國的首領們，便抱住「大事化小」的態度，審愼地處理這件事。

但是，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而已！究竟幕後眞相如何？

據說：担任盟軍統帥的美國將領，曾接到華府的指示，限令不能衝動去處理這件事云。

到底實情怎麼樣，外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總之，事後舉世人仕都從報章上閱讀到：蘇聯通過土耳其海峽；美國軍機曾凌空加以監視……等等。

可能是爲了雙方的面子問題，從來未見有人提及黑海禁令中的條文規定！更沒有人說過蘇聯人未依規定行事。

現在黑海渡假區不但專家雲集，克宮的軍政首腦也紛紛趕到這兒來。

他們都是爲了「一開眼界」而來。

雖然專家們還未將撈起的軍機重新組合起來，但鳳凰飛彈却是原庄的：整個儲放在一個不銹鋼的巨箱之內。

蘇聯的飛機設計專家，正着手把已經拆卸的軍機重新組合。

這是相當艱巨的工作，而且須要長時間，因此，克宮首領們，唯有先睹爲快，讓專家們一邊逐件重新組合，一邊從旁參觀。

儘管動手的人都是專家，到底他們只曉得「米格機」的個中奧秘。

對於「F——十四型」雄貓式軍機，他們還是頭一次接觸。

他們都十分明白，這是唯一的一架。

他們都了解到：不可能再獲得另一架同樣珍貴的軍機。

他們同時亦知道這是「KGB」人員經過千方百計的巧妙安排，然後才可以有此收穫。

因此，他們必須小心從事！即使是一枚螺絲釘那麼小事，也得十分審慎，絕對不可以出錯。否則，他們不但令到克宮的首領們失望，也會觸怒他們。

在極權國家，元首有無上權威；他們絕對不像自由世界。

自由世界人就是人。人是有人權的，管你是什麼元首總統也好，不喜歡就可以不理睬你；只要我不觸犯法紀，總統亦無奈我何。

但在極權世界裏，隨便一個罪名，可以令你死得不明不白。

因此，專家們左觀右察，三番四次的商商量量，仍未敢下手將零件組合。

克里姆林宮的共黨首腦們，却不等整架軍機重新組合好，便與專家們，一齊圍觀。

他們最感興趣的，還是那枚「鳳凰飛彈，」因爲根據軍方的資料，這是可以配上核子彈頭的飛彈。

那麼，眼前這一枚「鳳凰飛彈」是否已配上了核子彈頭？

據軍方的專家說：它並未配上核子彈頭。

即使如此，能獲得一枚如此完整的「鳳凰飛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根據資料顯示，每架「F——十四型」軍機可以載四枚同一類型的「鳳凰飛彈」，但這架軍機只載了一枚。

專家將飛彈外殼揭開，讓各人可以見到內部的構造情形。

一名克宮首腦湊近飛彈旁邊，俯視其中奧秘之際，突然感到不適。

站在身旁的人，立即將這位首腦掺扶住。

這位首腦就是柯西金。

柯西金一向患有心臟病，因此其他人等見狀只有立即把他送往醫院，並未因爲他而中途停止觀察。

「鳳凰飛彈」是一種空對空的高速截擊飛彈。據說在必要時，可以加裝核子彈頭，變爲空對地的襲擊飛彈。

一般來說，飛彈的性能都有其硬性規定，例如空對空，地對地，空對地，地對空以及由海底發射的特殊性能飛彈等等。

傳說中的「鳳凰飛彈」竟然具有多種不同性能，這正是最吸引人的地方。難怪克宮首領們千方百計也要得到它。

「鳳凰飛彈」的保密功夫一直做得很好，詳細資料外間知之甚少。

即使一向自命「神通廣大」的蘇聯「KGB」特務，他們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也僅可獲得下列一些零零碎碎的資料。

「鳳凰飛彈」全長十三英呎，彈身直徑爲一呎三英吋。

飛彈尾部的翼長三英呎，重量爲八百三十八磅，速度約爲音速的一點四五倍。

飛彈的推進火箭係固體燃料發動，高度可達三萬呎，命中率極高。

飛彈本身可以拆卸爲幾個部份，有極佳的安全控制系統。

在海軍的歷次試驗中，其命中率高達百份之九十以上。而且證明可以連續發射而不影响其命中率。

在一九七三年的一次試驗中，一架「F——十四型」戰機在三鈔半鐘之內，先後發射兩枚「鳳凰飛彈」，射擊五十里外兩架不同方向與高度的高速戰機，結果均能一一命中目標。

製造商經過一連串改善後，速度已經可以達到音速的一點五五倍，高度亦可超過五萬英呎以上。

儘管他們已經知得不少，但仍無法獲得一枚完整的「鳳凰飛彈」。

這一次他們終於成功了，而且還獲得一架雄貓式戰機。

克宮的軍政首腦萬二分高興，下令嘉獎有關人等。

但是，除了「KGB」一班特工首領之外，其他仍在蘇聯海外的人，根本不知道克宮首領們如此欣賞他們。

其實眞正有功的，並非這班「KGB」首領，也不是尤利加和柏力他們，而是呂偉艮等三俠，以及國際特警人員。

不過，克宮一班頭頭永遠不會知道這是東方三俠和國際特警們的功勞。因爲圍繞在他們身旁的「KGB」特工首領們，根本不會把實情說出。自然一切功勞都包攬在他們幾個人的身上。

假如說到飛彈數目之多，根據珍氏年鑑指出，蘇聯才是首屈一指的。他們擁有洲際導向飛彈超過一千五百枚。

而美國至今爲止，只有僅僅超過一千枚的洲際飛彈，數目約爲蘇聯的三份之二而已。

此外蘇聯又擁有中程導向飛彈六百枚，海底發射導向飛彈五百枚；但美國年來沒有發展中程導彈，僅在海底導向飛彈方面，數目稍爲超過蘇聯而已。

在節日遊行中展出的「加樂斯」飛彈，是蘇聯最大的反彈導飛彈。擁有四具火箭引擎，長達六十七英呎，其直徑也達到九呎。

根據西方情報人員的資料，莫斯科四周的外圍地區，最少也有六十七枚「加樂斯」飛彈，豎立在隱蔽的掩護物之下。

此外，蘇聯還擁有各類型不同性能的高水準飛彈。

較著名的有：「SAN」改艮型反飛機飛彈，高度機動性的「加納」型防空飛彈，最大型的搖翼地對空多節火箭引擎推動的飛彈，「SS三」與「SS四」核彈頭地對地飛彈，以及「SS十四型」最新流氓式四引擎飛彈等等。

但是以上各種飛彈只是已爲人所知的；只有一種不爲人所知的，最爲恐怖。

那是像人造衞星一樣，被置於環繞地球軌跡的太空飛彈。

據說蘇聯發射的太空飛彈數目可不少，而且都携帶有核子彈頭；自然也一定可以用遙遠控制，在必要時射擊地球上的目標。

大鼻子主席並不因柯西金突然心臟病復發而影响心情。

他覺得，這是蘇聯人的一種無形的勝利。

蘇聯人一向自大，喜歡高高在上的騎在別人的頭上；正如他們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東歐共黨國家統治一樣。

這位大鼻子主席也是個地道的俄羅斯民族性格，表面上與其他克宮首領有講有笑，實際上却是爾虞我詐。

現在柯西金被緊急送入醫院，他竟然會無動於中，繼續觀賞軍機與飛彈。

不知怎的，忽然間他也感覺得有些頭昏眼花，渾身不適有好一陣。

還好大鼻子主席是個粗壯如牛的傢伙，那陣子不適剎那之間便成過去。

其實與此同時，其他在場的人，也不約而同地感到不大對勁，就是沒有人提出來談論；因爲身體上的反應只是極其短的。

但是，身爲特工首腦之一的波薩夫，却是個十分敏感的人。

他鑑貌辨色，已看得出在場的人不約而同地，表現出一派神色不同的情形。

但令他感到驚奇的，却是各人都不作聲。

於是波薩夫心裏想：他本人的突然之間感到不適，絕非偶然的現象。

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

敏感而機靈的特務頭子波薩夫，立刻下意識地冲口而出：「不好了，大家快些離開這裏。」

當時各人都有些莫名其妙。

只有最接近飛彈的火箭專家們，第一個印象便想到波薩夫的警告與這枚美國飛彈可能有極大的關係。

因爲他們太過接近飛彈，所以有些事情比其他人更爲清楚。

原來剛才這班專家最先感覺到有些事情似乎不大對勁。

他們彷佛感覺得到，突如其來地有一種電波自飛彈中衝出。

就在那電光石火的剎那間，各人便同時感到有點不適。

由於時間太短，當時他們不大留意；但現在經身爲特務頭子的波薩夫及時提出了警告，登時令到專家們紛紛避過一旁。

因爲身爲專家們，也及時閃避，其他人不是專家，當然更加爲之吃驚不小。

儘管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不同，但身爲主席的大鼻子，首先被保安人員掩護着撤退。

當時有些人以爲飛彈信管突然失靈，行將發生爆炸。

也有些人以爲飛彈本身出了毛病。

總之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秩序亦爲之大亂。

人們紛紛走避，遠遠躲開了那枚「鳳凰飛彈」，好像它即將發生爆炸一樣。

但是，當各人定下神來之後，一切又無異狀。

飛彈並未發生爆炸，甚至一些兒動靜也沒有。

沒有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除了波薩夫本人之外。

發出警告的是波薩夫，令到各人大驚小怪的也是波薩夫。

但是眼前一切却是那麼的平靜，根本就看不見有任何事情發生。

當緊張成爲過去之後，波薩夫就不得不向各人解釋一番。

大鼻子主席驚魂甫定，他沒有怪責波薩夫，因爲剛才他本人也在直覺上感到好像有事發生似的。同時波薩夫是由他一手提拔特務頭子，相信他決不會無中生有。

事實上波薩夫也只是因爲本身的感受，然後憑直覺去懷疑而已。

但是這種直覺上的感受，却不限於波薩夫本人，其他人亦不例外。

波薩夫看見沒有事了，於是與一班專家再次湊近那枚飛彈。

一位火箭專家忍不住首先發問：「這枚飛彈是否有何不妥？」

波薩夫反問道：「剛才你有沒有不適的感受？例如，忽然之間感到頭昏眼花等等。」

「有過剎那間的不適，但很快就沒有了！」那位專家道。

另一位專家插咀道：「事情的確有點不妙！會不會是我們中了敵人的奸計？」

波薩夫本來就有此種想法，現在聽這位專家這麼說，也乘機問他：「博士，你以爲有沒有這種可能？我的意思是：他們用一種儀器藏在飛彈之內。」

「我正這樣懷疑，但要細心看看。」

專家們個個都是對火箭、飛彈這門技術甚有研究的。其中不少還是擁有博士銜頭的人。

於是專家們又在小心翼翼地，視察那枚飛彈。

大鼻子主席派了一名保鏢過去傳達口令，要專家們在最短時間之內，將檢查報告送到他的手上去。

至於大鼻子主席却是性命重要，匆匆與其他黨政首領離開了現場。

這一回輪到專家們頭痛了。

這班專家都心裏明白，他們生長在這個國家，生活在這種環境底下，一切已經比起其他蘇聯平民們「幸福」得多了。

儘管他們同樣沒有行動和言論的自由，最少也有一頓好吃。

但是他們也明白，爲什麼他們會獲得這麼好的待遇？

道理簡單，因爲他們是專家。有關方面須要他們專長的技能。

但是，在極權國家裏面，思想是最重要的，所以最高當局對這班專家也管得最嚴。

說起來這幾乎是絕不可能的事，人類的行動、言論可以受到管制；思想怎麼可以受到控制？

然而這却是事實！今日世界上最少有超過半數的人口，他們思想正受到控制。

克宮有名的「脫鞋擊桌總理」赫魯曉夫，就曾經在西方記者面前公然宣稱過：「我們的火箭專家曾被我鎖在研究室之內

，我要他們完成任務之後，才把他們放出來。」

由此可見那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而身爲專家的人，自由何在？

眼前這班專家自然知道克宮頭頭們的無上權威，所以他們絕對不敢出錯。

幾個火箭專家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便開始步步爲營地，進行拆卸工作；他們要從這枚被認爲先進的飛彈上，找出眞正的答案。

而直接負責執行「K十四行動」的「KGB」頭目波薩夫，也就地召集一班特務人員，進行了一次責任上的追究。

波薩夫說：「不管這次的檢驗結果如何，我也要澈查此事的進行經過，到底這枚飛彈和戰機如何到手的？」

較早時，爭相邀功者大有人在；護送戰機和飛彈到這兒來的「KGB」人員，口沫橫飛地，說出他們如何奮勇、如何機智過人地奪取戰機和飛彈的經過情形。

反而國際特警隊人員的功勞，被輕輕地抹煞了。

但事到如今，他們又將責任推卸，直認這件事由國際特警隊負責。

國際特警隊被利用是事實，然而「KGB」的手段卑鄙，也是事實。可惜他們如何利用阿生的國際特警身份過關，以及一切信託阿生和呂林等人，這連串的事實卻被隱瞞過去。

不過這也難怪，因爲事情的發展非他們所能預料得到。但既然現在出了事，波薩夫這一類特務頭子也不是容易被騙倒的，所以有關事情眞相，很快就查出了。

波薩夫雖然直接負責「奪機」任務，但他是個高級頭頭，自然不能遠赴海外，只有派出親信前去。

親信們爲了邀功，爲了達成任務，自然不惜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去進行。

任務完成了，自然滿心歡喜，想不到未獲嘉奬，却先被責問下來。

身爲特務頭頭的波薩夫，雖然獲得了大鼻子主席的口頭嘉許，可惜他還未歡喜得完，便又開始爲自己的前途而担心。

萬一這次眞的出了事，上了敵人的大當，他的前途也成問題。

因此，波薩夫一邊追究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另一方面也十分留意專家們的檢驗結果。

一批專家小心翼翼地，檢查那枚飛彈的內部結構；尤其是那些非常複雜的電子儀器。

因爲一切儀器都是最新式的，所以，專家們須要好一段時間才可以找到眞正的答案。但克宮的頭頭們，却急於要知道結果。

火箭專家與「KGB」特務頭子波薩夫等人同樣地感到焦急。

克宮頭頭們一直担心美國的雄貓式軍機，其性能會超越他們的「米格廿五」，所以才有今次的事件出現。如果他們不是爲了急於一開眼界，這件事根本不會發展到這個地步。

正常的程序應該是：讓專家們先行檢查過軍機與飛彈，然後才讓克宮的頭頭參觀。

但現在一切已成定局，力謀補救的方法，就是惟有將現場上接觸過的人，一一送往醫院去進行一次澈底檢驗。

在極權國家裏，領袖被視爲無上至尊的重要人物！表面上他們極其平民化，一切與其他「人民公僕」無異。

但是，他們在物質生活上的享受，在各種特權上所獲得的方便，却非外人所能想像。只不過在他們的國家裏，根本沒有新聞自由，所以他們的人民亦無從知曉而已。例如在莫斯科，克宮首領們所支的是按級計算的薪金。

但是，他們有各種各樣數不盡的津貼，還有黑市的高價奢侈品供應！這些都是蘇聯絕大多數的人民不會知道的事實。

究竟這算不算是「分了階級」？眞的是問過他們才知道。

總之，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眞正的平等；人亦肯定是自私的動物。政治上只不過是一種統治人民的手段，表演得好的，就被譽爲成功的政治家；演技拙劣的，遲早要落台。明乎此，對一切事情亦無須大驚小怪了。

且說繼柯西金心臟病發之後，他的同事們也紛紛入院檢驗。

其中包括大鼻子主席，以及黨、軍、政各方面的首領們。

這家醫院是特權階級專用的，所以保安措施一向最好。

這一次剎那之間送來這許多「大人物」，醫生和保安人員自然忙到不亦樂乎。

初步檢驗已經有了結果。

初步檢驗結果，令人爲之吃驚不已！

所有被送入來接受檢驗的特殊人物，都發現有慢性的敗血現象。

這是由熱核子輻射感染所造成的「絕症」之一。病狀就是：白血球逐漸增加。

因爲熱核子輻射足以令到血細胞受到破壞，所以亦足以因此而引起併發症。

柯西金心臟病復發，已被專家證明了與此有關。

醫事報告一經列出，克宮頭頭們大爲震驚！雖然醫生們認爲輻射量輕微，但對健康只有長期性的壞影响，眼前當無大碍，亦足以令到這班頭頭們忐忑不安。

現在差不多亦不必等待火箭專家的分析報告，一定是飛彈之內另有乾坤。

因此，檢驗飛彈的工作，亦更加小心地進行。

輻射擴散　遙遠控制

呂偉良等三俠，由美國海軍救出，再由空軍護送到百慕達羣島一個英國海軍基地。

美國人表面上只是爲了盡人道，助了國際特警隊一臂之力。

但是，當三俠和阿爾拔等人在英國海軍基地登陸之後，一名美國人竟然反向阿爾拔握手道謝。

照正常情況下，只有阿爾拔向美國人稱謝才對，怎麼現在反而掉過來？

於是此事立刻引起呂偉良的注意。

這是英國海軍轄下的一個海外軍事基地，自然戒備森嚴。

由百慕達羣島可以到美國沿岸一些城市，包括紐約在內，亦可以南下拿騷。

巴哈馬羣島的拿騷，也是屬於英國管轄的。

爲什麼美國海空軍人員不「爲人爲到底，送佛送到西」。

那是由於北大西洋公約國的軍事演習，當時仍在進行中。

美國海空軍人員，只是應國際特警隊之請求，臨時由演習現場就近派人馳援，將三俠等人拯救出來的。

因此，他們只可以就近將各人送到盟國控制下的軍事基地，然後又原隊人馬匆匆趕　演習現場去報到。

英軍情報組人員負責接待三俠等人，因爲阿生與阿爾拔同是國際特警隊隊員，而英國又是該組織的成員國之一。因此，當他們從美軍口中知道這四個人的來頭之後，便加以熱情欵待。

但是，呂偉良並不因此而感到開心，反而悄悄對阿生說：「這件事怎麼攪的？如果我忖測不錯，我們被人利用了！」

「是的，師父。」阿生出乎意外地回答，「這件事稍後我會向你解釋。」

當時有英國人在場，所以師徒二人沒有談下去。

但從剛才阿生的語氣，可以忖測得到，他分明已經在事前知道了一切。

阿生既然早已知道，爲什麼事前沒有對呂偉良他們說明一切。

主要可能是因爲：根本沒有時間。

三俠雖然一直同處於一艘快艇之上，但柏力等人一直不讓他們湊在一起。

呂偉良了解他徒弟阿生的爲人，知道阿生不會存心欺騙自己；阿生這樣做，一定有他迫不得已的理由。

因此，他不但沒有怪責阿生，反而靜心地等待着阿生的解釋。

×　×　×

晚上，基地裏很靜。

呂偉良等三俠和阿爾拔他們被安排在一個營房中渡宿。

他們等待天明之後，再乘軍機離開基地。

與他們在一起的，還有國際特警隊人員，他們是由巴黎總部直接派來的。呂偉良等人之獲救，就是全憑這班特警及時向美軍求救。

呂偉良雖然感到疲倦，但沒有睡過去，他和妻子林愛莉正聆聽着阿生的解釋。

阿生開始複述他在巴拿馬入獄後的情形。

阿生在巴拿馬涉嫌殺人，而遭當地警方拘訊。當時呂偉良因此而着急不已，尤其是當他們聘請的律師與警方會晤後，仍然不獲諒解，呂偉良夫婦二人更爲之忐忑不安。

其實當時一幕國際性的鬥爭，已靜悄悄地在幕後展開。

當時表面上的情形就是：阿生罪行嚴重，巴拿馬警方無論如何也不肯賣賬。

另一方面，有人悄悄賄賂當地警察局局長，要他聽從某方面的擺佈。

這「某方面」自然是「KGB」——蘇聯派駐海外的特務。

由於對方出手奇高，所以警察局局長心動了，他下令「心腹手下」，造成「逃獄」的現場情形，讓阿生逃之夭夭。

但是，這也只不過是另外一種表面上的情形而已。

彷彿一隻鷄蛋一樣，外殼剝開了之後，還有一層內衣，內衣軟殼裏面才是蛋白，蛋白包裹住的中心才是蛋黃。

因此，內幕裏面仍有內幕。

換句話說，蘇聯「KGB」特務見到的是：巴拿馬警方接受了他們的賄賂，「依計行事」！其實，只是巴拿馬警方暗中將計就計而已。

原來這時候國際特警與美國「CIA」人員，已經插手這件事。

他們也要求巴拿馬警方合作，因爲他們已洞悉蘇聯「KGB」圖謀在公海奪取雄貓式軍機的幕後陰謀。

因此，他們要巴拿馬警方將計就計，表面上聽從「KGB」的金錢擺佈，實則引他們入局，讓蘇聯人陷入圈套。

於是尤利加和柏力等人，以爲金錢萬能，其實他們一直被人扯着鼻子走。

此事的前因後果大致就是如此。

至於阿爾拔，他只是由國際特警總部派出，協助阿生進行這次任務的一着棋子而已。

國際特警總部本來要設法營救阿生出獄，想不到當他們由巴黎派人到巴拿馬之後，才從美國「CIA」人員口中，獲悉蘇聯「KGB」的陰謀。

美國人要求國際特警順水推舟，將計就計，國際特警總部也憎恨蘇聯人太過陰險，因此同意合作。

由於阿生一直在巴拿馬警方拘押中，所以總部担心傳達密令時有困難，便安排阿爾拔「入獄」。

其實阿爾拔才是最了解這次任務要點的人；因此，阿生要呂林二人也聽從阿爾拔的指揮，在海底活動時，依阿爾拔的吩咐去做。

現在呂林夫婦二人才明白，由阿爾拔在海底「找到」的目的物——那架「雄貓式軍機」與「鳳凰飛彈」，其實並非眞正墮海的軍機飛彈，只是預先安排在那兒海底的。

怪不得當時呂林夫婦二人和阿爾拔的工作會如此順利，也怪不得美國海軍竟然如此「胡塗」，對他們的工作一無所覺，讓他們三個人順利完成一切。

拆開了，原來美國海軍一直知道阿生等人到現場「演戲」，目的是讓在現場遠處海面上監視的蘇聯漁船「目睹一切」。

也就是說，美國海軍不但老早知道了整個過程，還落力拍演。

結果，演習現場上那一幕實在演得太好，於是蘇聯人乖乖的上當了。

但是，美國人爲什麼故意讓一架價值千四萬美元的軍機和一枚飛彈落入蘇人手中？

阿生表示，他只是依總部命令行事。

至於此事的幕後情形，必須問問阿爾拔才可以明白。

阿爾拔早已呼呼入睡。

呂林夫婦二人不想騷擾他，只有留待明天再查究。

×　×　×

柯西金已渡過了危險期。

西方一班通訊社記者，紛紛要求蘇聯

官方提供消息，無奈在這個國家裏面，一切受過官方的控制。

他們發表的所謂官方消息，每一則必有其作用。

例如為了宣傳，或者志在恫嚇等等。有些不盡不實，有些莫名其妙。

因此，許多時派駐莫斯科的外國記者，只能憑自己的理解去加以判斷。否則的話，就只有做傳聲筒而已。

不過這些日子以來，蘇聯人已經沒有從前那麼固執了。

西方國家派駐莫斯科的記者們，也比較獲得更大的自由。

因此，關於柯西金在黑海渡假中心臟病復發的消息，不久之後便傳到西方世界中。

但是，柯西金為什麼突然之間會心病復發？

西方記者固然不知，就是蘇聯人民也不知道，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克宮的高層人仕。

大鼻子主席十分震怒，因為火箭專家的報告已做好了。

根據一批高級火箭專家的意見，認為那枚「鳳凰飛彈」，實在不是真正的軍事用途飛彈，而是一具電子儀器。

但美國人十分狡猾，他們將外型做得很似真正的「鳳凰飛彈」，甚至內部也有八九分相似飛彈本身的構造。

至於這枚假的「鳳凰飛彈」的內容，及真正作用何在，竟然就連火箭專家也為之莫名其妙。

不過由於克宮一班接觸過該飛彈的頭頭們，事後都證明出了事，所以初步認為飛彈可能擴散熱核輻射。

舉世的人都知道熱核輻射會損害我們人體的健康，但美國人何故會使用到這種可怕的手段。

因此，克宮頭頭們於震怒之餘，下令澈查此事真相。

一批核子專家應召而來。

他們的任務就是要證明假飛彈的真正作用何在。

另一方面，北大西洋公約國的軍事演習仍然照常進行。

克宮頭頭們雖在盛怒之下，却不能公然提出抗議。

只因為「奪機計劃」是一項同樣不够光明正大的事，又如何可以公諸於世。

大批專家雲集於黑海海濱，那一帶本來就只有蘇聯特殊階級的人才可以進入；現在這些日子以來的保安措施，更為嚴密了。

由於假飛彈被懷疑有熱核擴散，所以四周縱橫數里以內，都有特殊的安全措施，尤其是執行工作的專家們，更加小心翼翼。

因為「鳳凰飛彈」被懷疑是假的，所以那架「價值千四萬美元」的「F——十四型」雄貓式軍機，也有可能是假的。

不過，這些東西的外型與真的根本就沒有什麼不同。

當然，如果美國人要蘇聯「KGB」上當，他們自然會做到天衣無縫的地步；軍機與飛彈外型是原裝的，但內部裝備却可以改裝。

所以另一批航空機械專家，也奉命對那架軍機進行分析。

這批航空機械專家對美國的最新設計的昂貴飛機都十分熟悉。

「F——十四型」雄貓式戰機價值一千四百萬美元，這數目已相當驚人，但却並非最昂貴的一種戰機。

有一種仍在試驗的海軍戰機，每架成本高達一千六百七十萬元，空軍設計的「F——十六型戰機」更不止此數。

至於由洛歐機廠生產的「C五A型」巨型運輸機，其成本更加令人咋舌！每架高達五千八百萬美元。

不過，上述「C五A型」仍然不是最昂貴的軍方飛機。

美國國防部正計劃生產一種携帶核彈的「B——壹」轟炸機！它的成本每架是八千萬美元；至於它所携帶的攻擊性核子飛彈，每枚成本一百萬美元。

到底為什麼美國軍機的成本這麼高？

英法等航空先進國家同樣也有生產新式戰機，但成本遠遠比美國的為輕。為什麼？

說穿了，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因為其他國家製造的戰機沒有裝備電子儀器。

複雜的電子儀器，其精密而巧妙無比的設計，大大地帮助了控制住戰機的空軍作戰人員，而令到敵方大受威脅。

這正是美國空軍參謀部人員認為「物有所值」的原因。

同樣的理由，也是令到蘇聯克宮的軍事專家們，夢寐以求地，希望得到這方面先進的技術，藉以協助他們以後的軍機設計。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目前擁有戰機三千架，其中有二百五十架為「B——五十二型」長程轟炸機。

這種「B——五十二型」長程轟炸機已無須多作介紹，它在越南戰爭中，已經充份表現出它的優越性能。

當時越戰正進入高潮，美國空軍作戰部命令駐守關島的「B——五十二型」轟炸機飛越數千里上空，轟炸北越；然後無須着陸加油，又可以安然返防。

由關島到北越究竟有多遠？

不妨攤開一張世界地圖看看，由關島到北越，必須飛越太平洋，掠過非律賓上空，進入南中國海。

數千里航程一來一回已經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然而「B——五十二型」仍然不是理想的轟炸機。

因此，「B——壹」型轟炸機花費八千萬美元，美國空軍作戰部認為絕對值得。只因為其性能比「B——五十二」型更優越。

凡此種種，都令到蘇聯空軍既羡慕，又担心不已。

他們為了對抗這種來自空中的威脅，不得不千方百計地，力謀改進。

無奈他們的專家們的智慧，竟然無法充份發揮！無論在技術設計，實用性能方面，都難以達到理想的境地。

究竟是他們的制度令到人類的思想受到壓抑？抑或其他原因？

總而言之，就是克宮頭頭們認為不滿意，他們只有命令「KGB」派去海外的特工們，想想辦法。

「KGB」不是航空設計專家，有什麼辦法可想？

很明顯地，克宮頭頭們只希望他們用不正當的手段，獲得一些設計方面的資料，讓赤色專家們參考參考！

但是，他們絕難想到這件事會發展到這個地步！

正是「未見其利」便「先見其害」！

克宮頭頭們又羞又怒。只要他們證明這是美國人的詭計，他們就會立即採取行動！

當然，像這種事情，他們又豈能公諸於世？更不能用此藉口去聲言報復。

因為他們開始時已做得見不得光，世人如果知道了內情，也只會說一句「咎由自取」。

但是，他們決不會愚蠢到公然宣佈此事的前因後果。

不過，他們心裏明白，報復一定是無可避免的事。

第一組專家已獲得了初步答案。

那枚被懷疑是假的「鳳凰飛彈」之內，竟然裝有電視傳眞設備。

專門收集美國科技情報的蘇聯專家，立即想到「精明炸彈」那方面去。

「精明炸彈」曾在北越大顯神威。

越戰期間，美國空軍「F——四型」幽靈式戰機曾經使用「精明炸彈」轟炸北越的軍事設施，其準確性足以令到無辜的平民百姓減少到最低限度。

「精明炸彈」是一種利用雷射光束及電視導向系統的飛彈。

普通飛機的投彈系統，只依靠機師的判斷能力，但有些目標並非人類的肉眼所能看得準的。

但電視導向系統可不同了，裝置在彈頭上的電視傳眞鏡頭，能够將印象迅速傳回機上的雷達螢幕上，指示轟炸目標。

其準確性，足以令到飛彈距目標不會超過五呎。

這種先進的炸彈不但可以由幽靈式戰機携帶到戰場上空，直升機也可以。

越戰期間，北越大軍大舉南下，攻擊中央高地的崑嵩城，當時情勢非常危急，南越軍立刻向美軍求救。

美國空軍聞報，隨即使用直升機以電視導向系統飛彈對抗地面的北越坦克部隊。結果十多輛巨型坦克被摧毀。

差不多同一時間，美軍幽靈式戰機同樣以「精明炸彈」在北越炸毀一座目標非常狹窄的橋樑。

該橋事後證明被炸斷成三段。其準確性令到軍事專家大為震驚。

究竟「精明炸彈」奧妙何在？

蘇聯專家們想不到現在竟然有機會見到了。

這裏面有電視傳眞系統，也有非常精密的電子儀器。

儀器中最令到專家們觸目驚心的，就是一個小小的金屬盒子。

金屬盒子並非用普通五金製成，內行人一見就會明白，這是用以裝載核子擴散原料用的。

換句話說，這枚假飛彈之內，最少已被證明有輻射擴散的設備。

但含有輻射擴散成份的東西也有許多種，究竟這裏裝載的，又是何種物質？

經化驗後，又令到專家們大大地吃了一驚。

也只有明白這種物質遺害性的核子專家們才會大為吃驚。

原來那盒子所載的，竟然是一種製造氫彈所用的原料。

這種原料稱為「鈽二三九」！

這東西假如沾染在人類的皮膚上，只要設法把它洗掉，對一個健康正常的人來說，並無大碍。

但是，萬一皮膚上有傷口，又或者滲入食物和飲料中，讓它侵入體內的話，後果就不堪設想。

它足以破壞人類體內的細胞組織，造成癌症，白血病等等，而且，絕對有遺傳性。

由於其半衰期為二萬四千年，所以受害人的子子孫孫，最少延續期亦為二萬四千年。

由此可見，它的確十分可怖。只要對物理化學稍有認識的人，也絕對相信這種說法非常眞確，絕不誇張。

美國人為什麼會如此陰毒？

克宮頭頭們正在醫院中接受檢驗，知道了這結果之後，亦大為震驚。

問題不僅僅限於各受害人眼前的痛苦，而是禍延下一代。

但是，有些事情令到專家們大感不解的。

那小小的金屬盒子不但沒有打開，那可怕的物質亦未擴散。

克宮頭頭和接觸過飛彈的人，為什麼會感到不適？

專家們認為只有一個可能，就是電子儀器突然發動。

只要那複雜而精密的電子儀器發動起來，小盒子才會打開。

只要小小金屬盒子一打開，裏面的物質就會擴散。

只要那種物質向外擴散，沾染着它的人便會有危險。

因此，專家們開始集中注意電子儀器如何會自動開動，因為當時一切都是停止着的，根本未見開動。

答案很快就找到了，因為電子儀器之內，裝有一具遙控裝置。

換句話說，只要有人用遙控儀器，在較遠處令到電子儀器發動，小盒子便會開啓，讓裏面的可怕物質擴散。

現在已初步證明接觸過假飛彈的人，沾有核子輻射。

那就等於說：當時曾有人令到小小金屬盒子一度開啓，否則裏面的物質不會擴散。

然則，誰令到那小盒子打開？

保安人員立即受到責難，因為他們負責那兒方橫數里範圍以內的保安措施，又怎麼可以讓敵人的奸細侵入？

經專家進一步研究之後，發覺那些遙控設備，可以在超過十里範圍以外發動，但無論如何，不會超過二十里。

因此，「KGB」特務人員立刻採取

行動，在縱橫二十里之內，大舉搜索，捕人行動，亦告展開了。

居住在亞速海港口沿岸一帶，尤其是羅斯托夫市的人，都受到特工們的嚴查。

但是像這一類事情，蘇聯當局永遠也不會讓外人知道。

克宮頭頭們，只有柯西金心病復發，被認爲較嚴重之外，其他人沒有大碍，因爲專家經過個別的詳細檢查之後，證明他們被那可怕物質沾染，而未致侵入體內。

像蘇聯這種對輻射已有深刻認識的國家，尤其是專家們要料理的人又是克宮頭頭，他們自然懂得如何作出較安全而適當的處理。

經專家們一再證明，他們才放下了心頭大石。

但克宮頭頭却耿耿於懷，認爲美國人這次將計就計，未免做得過份。

萬一那些可怕的物質進入體內，而禍延下一代，而年期又是以萬千年計，後果豈非令人難以想像？

因此，在頭頭們驚魂甫定之際，負責執行「K——十四行動」計劃的「KGB」頭目波薩夫，立即受到責難。

大鼻子主席親自召見他，要他清楚交代這件事的全部經過。

波薩夫只是在蘇聯國土之內，遙遙指揮着他的心腹手下，自然所知有限。

於是海外一批「KGB」特務，立刻緊急奉召回國。

× × ×

呂偉艮雖然同情國際特警組織的立場，也相信自己的愛徒阿生，但是，對於這次被人利用，心有不甘，所以翌日醒來之後，他就對阿爾拔諸多查問。

這令到阿爾拔非常不開心。

阿生因爲阿爾拔不但是他的同事，也是代表巴黎總部前來傳令，以及執行任務的人，所以不想令他尷尬，也就做好做歹的，把呂偉艮勸開了。

呂偉艮從阿生了解到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之後，覺得被人利用不特已，其中疑點亦多。

他問阿生：「美國人爲什麼要把一架價值千多萬美元的軍機，以及列爲高度軍事機密的鳳凰飛彈，送入俄人手中？」

阿生道：「這件事十分明顯，他們的情報人員知道了KGB特務計劃之後，將計就計，故意把錯誤的設計，送入俄人手中。」

「我以爲，問題不會如此簡單。」呂偉艮說：「其中一定另有陰謀？你試想想，蘇聯人得到那些東西之後，會如何去處理？」

林愛莉在旁也忍不住插咀道：「這件事的確有些古怪。如果我是俄人，我也不會相信錯誤的設計，換句話說，那些東西如果不中用，俄人不會要來參考！」

呂偉艮忽然想起了一些事情，他改變了話題問阿生：「你有沒有與總部直接通過電話？」

「沒有。」阿生說：「你也知道，我們一直在對方的控制和監視之下，但我們應該相信美國CIA。」

「CIA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年來他們在國內外大受抨擊！」呂偉艮說：「我以爲，你應該立刻與范梅力通一次長途電話。」

范梅力就是國際特警組織巴黎總部的高級首腦人物。他名義上是特警副總監，職責却是負責海外事務。」

例如派遣特警隊到世界各地執行重要任務等等。就是由范梅力負責指揮的。

阿生覺得他師父言之有理，決定要跟范梅力通一次長途電話。

負責接待他們的英軍情報組人員，較早時已知會了三俠等人，稍後他們將用軍機把各人送往美國沿岸一處秘密空軍基地，然後由他們決定往何處。

但現在，英軍情報組人員突然又來對他們說：各人將於稍後時間，被送往美國首都華盛頓郊區的「CIA」總部。

三俠感到不高興。

正如阿生說：「我是國際特警人員，又不是CIA的人。」

但是，隸屬英軍情報組，簡稱「MI——六」的人員，只說這是美國「CIA」的邀請。稍後美國「CIA」將派人來親自護送。

英軍情報組第六科，簡稱「MI——六」，是專門負責海外秘密情報事務的，而第五科——簡稱「MI——五」，則負責國內反間諜和高級保安事務。

目前任職於香港廉政公署的行動組主任彭定國，就曾任職於「MI——六」。

無論如何，阿生覺得急於要辦的事，就是與巴黎總部他的上司連絡。

因此，阿生向「MI——六」人員連絡，希望他代爲安排一下。

一名上校官階的情報官員立刻答允代爲接通巴黎的長途電話。

在這等候期間，呂偉艮一直在想，阿爾拔會不會眞的是巴黎派來的人？

美國「CIA」人員爲什麼要將計就計，把一些軍機，飛彈送入俄國人手中？

照常理忖測，如果「CIA」人員獲悉了這項「KGB」陰謀之後，安排捉人才對。只要人贓並獲，公諸於世，吃虧的必是對方。

呂偉艮越想越覺得沒有理由，而且覺得其中一定另有陰謀。

不管是什麼陰謀，呂偉艮覺得美國人未免做得過份。

阿生一向聽從他師父的教導，思想行爲也多多少少受到影响。

因此，當巴黎的長途電話接通了之後，阿生首先證明總部有沒有派人到巴拿馬與他在獄中連絡。

結果所得的答覆是有?

而且，范梅力在長途電話中告訴阿生：這人正是阿爾拔，法國人。

范梅力又說道：「這是應美國『CIA』的請求，同時總部方面也是爲了救阿生。」

因爲在巴拿馬這小國裏，美國人才有直接的影响力。

范梅力在電話中還說：美國「CIA」總部在事後也有謝電致巴黎特警總部，表示他們的感激，還希望三俠等人親到首都「CIA」總部，接受他們衷心的道謝云。

阿生因爲曾被呂偉艮埋怨，所以在長

途電話中，阿生也對范梅力埋怨起來，他說范梅力不該協助「CIA」。

阿生甚至清楚地說：「美國人這一次，可能另有陰謀。」

但是，范梅力說：他已獲得「CIA」的保證，其中絕無陰謀！

「CIA」的目的只有，第一，將「F——十四型」雄貓式戰機和「鳳凰飛彈」的錯誤情報供給「KGB」。

第二，乘機換取另一項對自由世界有利的「情報」。

至於這項「情報」是什麼？「CIA」未有對范梅力言明。

范梅力覺得無論那是什麼情報，也沒有知道的必要。

他反正知道情報界中往往有一些秘密交易，那是透過間諜，反間諜的幕後交易，一方面對雙方有利，另一方面就是爲了讓對方回去向上司有所交代。

范梅力是特警首腦，他當然知道其中奥妙之所在。

阿生覺得要澈底了解這件事，似乎向「CIA」着手更易。

經過這一次通話之後，阿生既然知道總部用意在於救他，也就無話可說。但呂偉艮心裏生疑，他也不得不查個明白。

於是三俠經過一番商量之後，決定接受「CIA」的邀請。

稍後，「CIA」人員到達英軍基地，但對阿爾拔和另外二名由總部派來的特警隊員，却聲聲要趕返巴黎總部報到。

「CIA」人員也不勉强他們。

因此，由英軍基地飛出的軍機，只將呂偉艮等三俠載走。他們的目的地是華盛頓。

而另一架軍機，則載住阿爾拔等人，橫渡大西洋，直飛巴黎。

× × ×

華盛頓郊區，「CIA」總部之內，三俠正受到熱烈歡迎！

但呂偉艮絕不開心？

他 行無非爲了查明這件事的眞相：爲什麼「CIA」要利用他們進行這一次的「將計就計」計劃？

一名「CIA」首腦負責接待三俠，以及向他們解釋這件事。

那名「CIA」首腦坦然承認，只是「事有凑巧」的情況下，才乘機「將計就計」，因爲當時巴黎的國際特警總部正要求他們設法協助阿生出獄。

而當時「CIA」正接到一名反間諜傳來的情報。

情報指出：「KGB」人員計劃利用一種儀器，干擾北大西洋公約軍事演習，令到機艦上面的雷達器發生錯誤。

而這種錯誤，足以引致失事。

「KGB」的目的，在於奪取一架「F——十四型」雄貓式軍機，以及一枚「鳳凰飛彈」，向克宮頭頭交差！

「CIA」獲悉此次陰謀之後，立即與北約指揮部連絡，安排了一次「假失事」，讓阿生他們「順利得手」，向蘇聯「KGB」交代！

至於墮海的軍機與飛彈，都是較舊式的，而且毫無秘密可言。

但爲了讓蘇聯人深信不疑，宣傳上便發表了最新的「F——十四型」雄貓式軍機和高度秘密的「鳳凰飛彈」的圖片。

如此一來，不但蘇聯人員深信不疑，舉世人仕也被騙？

至於「CIA」這項行動的眞正目的，就是爲了交換一宗秘密情報——只要「CIA」讓蘇聯「KGB」順利得手，那名反間諜便可以取得一份克宮的機密文件云。

但是，「CIA」首腦沒有說出那是一份什麼文件。

說到這裏，那位「CIA」首腦史勿夫苦笑了一下。

他對三俠說道：「不管那是一份何種性質的機密文件，我們也不可能再得到它了。」

「爲什麼？」阿生反問道：「是不是那名反間諜食言？」

「不！不是他們食言，」史勿夫道，「只是我們未有依約行事。」

「你說什麼？」呂偉艮吃驚起來：「我們明明已將一架軍機與一枚飛彈交到了俄人手中，你應該知道。」

史勿夫從文件袋中，傾出了一叠照片，道：「這是昨天才由我們派出的蛙人在現場的深海中拍得的！」

三俠看得出，照片雖然朦朦朧朧，也分辨得出那是一架軍機，另一幀是一枚飛彈。

史勿夫道：「這是深海中拍到的。也就是說：你三位同樣上當，不過這也不能怪責你們，是我們的人做得不好。」

三俠弄得一頭霧水。

阿生道：「這件事怎麼攪的？我們明明將軍機與飛彈找到，由阿爾拔和我師父師母負責撈起！」

「問題就出在阿爾拔身上，」史勿夫說：「首先請你看看這兩幀照片。」

三俠接過兩張放大了的照片，完全沒有分別。

史勿夫道：「有分別的，他們是兩個人，一個是眞的阿爾拔，由巴黎特警總部派去巴拿馬與我們的人會合，但中途被人擄去，由另一人冒充。」

呂偉艮他們至此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阿爾拔不敢到這兒來。

史勿夫解釋下去：由於對方樣貌與阿爾拔相似，又用了阿爾拔的證件，於是「CIA」人員也上當。

他們仍照原定計劃行事，派阿爾拔僞裝「入獄」，與阿生會合。

「但是，他們究竟又是什麼人？」阿生問：「爲什麼他們要這樣？」

史勿夫道：「他們絕對不是KGB人員，而是一個神秘組織！」

「神秘組織？」阿生呆了一呆，「他們目的何在？」

史勿夫道：「在未查出他們屬於何種組織之前，我們只可以稱之爲『神秘組織』。由於他們事前在海底放置了另一架軍機和一枚飛彈，證明這組織絕不簡單。」

呂偉艮道：「然則，你們如何發覺這件事？」

史勿夫道：「首先是我們與北約組織取得默契，安排墮海的軍機與飛彈仍留下，因此生疑。」

阿生問：「那麼，現在如何補救？」

「你三位大可放心！」史勿夫說：「我們已經與巴黎特警總部取得連絡，再來一次『將錯就錯』？相信，很快便會有答案？」

原來「CIA」發覺阿爾拔的身份大有問題之後，便秘密與巴黎的國際特警總部連絡。

「CIA」爲了證明阿爾拔是眞是假，將留存在巴拿馬警方的「阿爾拔指紋」，秘密派人送到巴黎，由特警總部核對。

因爲根據安排好的「情節」，阿爾拔須要借故犯罪入獄，與阿生連絡，以便到演習現場去活動。

凡是犯罪的人，入獄之前，必須印下全套指紋。

經巴黎特警總部核對了之後，赫然發覺那是另一個人的指紋——也就是說：阿爾拔原來是假的。

人的相貌可以假，也偶有相同，但指紋則絕不可能相合。

巴黎特警總部知道了此事之後，一方面與「CIA」保持連絡，另一方面又不動聲色，與英軍「MI——六」人員保持秘密接觸？

表面上，就當作沒有事發生過一樣，讓假阿爾拔和他的同黨心安理得？

但是阿生不明白，爲什麼范梅力在長途電話中沒有提及？

史勿夫說：「這計劃仍在進行中，我們不能打草驚蛇。」

原來「CIA」一邊邀請各人到華府總部來，目的是爲了三俠的安全，他們算得出，假冒阿爾拔的人，和冒充國際特警的其他同黨，屆時一定無胆奉陪。

另一方面，「MI——六」人員也佯作大方的，用軍機把他們送返巴黎。

在巴黎一個空軍基地，國際特警人員和美國「CIA」人員，早已秘密恭候。

等到假阿爾拔偕同同黨到達那兒之後，他們仍不動聲色。

原來「CIA」和國際特警的目的，是要查出他們屬何方神聖？因此只有悄悄地展開跟踪，未加逮捕。

在法國「DECE」反間諜人員的協助下，一切都非常順利。

假冒阿爾拔和國際特警的人，離開機場之後，婉拒軍方派車相送，自行離去？

後來他們召街車入市區。

最後來到協和廣場附近一幢舊式的建築物之內。

他們已經非常小心，左張右望，看過沒有人跟踪才入內。

但是，國際特警隊加上美法兩個的特務，全是有經驗的人，他們又怎會出錯？

當確定了那是「神秘組織」的總部之後，巴黎警方已接到「DECE」的通知，派人趕到現場，採取行動。

「DECE」是法國一個秘密情報組織，內分七個部門，擁有無上權力。

曾計劃暗殺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秘密右派恐怖組織「OAS」，就是被「DECE」第五組人員所破獲。

巴黎警方配合「DECE」人員的行動，迅速將該建築物裏面的人一網成擒。

這裏面機關重重，也有四通八達的暗道，但「DECE」人員，「CIA」人員和國際特警隊隊員們，全是這方面的鬥智專家。只要任何一個單位出手，相信已經足夠了，何況現在還是三個單位一齊聯手，失敗才是奇事。

因此，儘管對方如何狡猾，終於也逃不過他們的圍捕。

他們還在現場之內，找到了一些暗格，那些暗格之內，有大批文件。

呂偉艮與三俠在華府「CIA」總部之內，獲悉假阿爾拔等人落網之後，由史勿夫等人親自陪同下，趕到巴黎來？

巴黎是三俠最熟悉的地方。

范梅力見到三俠他們，第一句就是道歉，他表示在長途電話中不能對阿生道明一切，是不想洩漏風聲讓對方有所防範。

現在對方終於一網成擒。

由搜出的大批文件中顯示，他們是一個反蘇的秘密組織。

組織中的成員，不少是猶太人，其中大都份是流亡海外的俄人後裔。

毫無疑問，他們的最後目的，就是推翻蘇聯現政府。

他們很有組織性，而且情報網做得非常之周密，滲入各國情報機構之內，包括美國「CIA」、英國「MI——六」，法國「DECE」以及國際特警組織等。

可惜這一次他們未免做得太過份了。

他們爲了達到目的，不惜殺了眞的國際特警阿爾拔，由相貌相似的，去冒充他，由於他們的人滲入各有關機構，了解全部來龍去脈，所以一切也做到天衣無縫。

然則，他們的目的何在？

根據被捕的俄人後裔直言，他們要挑

起另一次世界大戰。

因爲他們覺得：只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們才可以返回他們的祖國——俄羅斯的領土之上。

因此這組織的簡稱亦只有一個「S」。「S」就是西伯利亞的簡寫——頭一個字母即「S」。

各機構的代表會審「S」組織的人，覺得他們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只是做法太過危險。

「S」組織的人認爲，只要克宮頭頭發覺假的飛彈之內隱藏有「鈽二三九」這種可怕的物質，勢必大爲震怒。

只要任何一名克宮頭頭中計，任何人也會覺得「美國人」可恨，因爲這不是個人的身體受傷害，而是禍延下一代。

「S」組織不但在西方各國情報機構中有人滲透，蘇聯的「KGB」同樣也有他們的同黨。

因此，當他們供出全部計劃之後，承認一名同黨暗中與他們串謀，使用遙遠控制器，令到飛彈內的小盒子於適當時自動打開，放出散發性的輻射。

那同黨是一名克宮頭頭的保安人員，但爲人身安全計，「S」組織的首領，誓死也不肯供出此人姓名。

但各人相信此人必是深得克宮頭頭信任的高級保安官員，否則又如何可以到黑海渡假區去？

總之這件事至此總算弄清楚了。

這是反蘇秘密組織的一項陰謀。

他們恨透了克宮那班頭頭，認爲他們奴役蘇聯人，他們的末日應該到了。

因此，「S」組織的人認爲，這一次的巧妙安排，即使不能挑起另一次世界大戰，也足以令到克宮頭頭受到傷殘。

但是，可惜他們遇上強有力的對手。

他們終於承認失敗了——其實他們只能說「失敗了一半」。

因爲，他們終於成功地將假飛彈輾轉送到黑海渡假區去。

同時，也令到克宮頭頭們大大地吃了一驚。不過，他們也同樣地令到白宮的頭頭們，更加吃驚。

白宮是代表西方世界最高行政中心。

當各單位人員審問過「S」組織人員之後，立即分別通知了華盛頓，倫敦，巴黎等各國政府。

北大西洋公約國組織有關的國家，也於稍後獲得了知會。

於是不久之後，華府公開表示，他們將由一個民間打撈公司，負責撈起「失事墮海」的軍機與飛彈。

爲什麼美國政府要強調由「民間」打撈公司負責？

道理簡單，只有民間公司才沒有秘密可言。

等於間接告訴蘇聯人：他們的軍機是眞正失事。

等於直接告知克宮頭頭這是毫無秘密可言的事，當然不會有什麼陰謀詭計了。

也等於推卸由「S」組織策劃的一切可怕後果。

西方領袖們看來十分聰明，他們一方面推得一乾二淨，另一方面又表示失事的軍機與飛彈仍留在海中。

那麼，送到黑海海濱的，自然而然就完全與「北約組織」無關。

但是，蘇聯人是否就此了結？

不會的。克宮頭頭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查辦直接負責這件事的波薩夫。

第二件事就是吩咐海外「KGB」人員，繼續執行「K——十四行動」計劃。

什麼是「K——十四行動」？

最初只是爲了得到一架「F——十四型」雄貓式軍機和一枚「鳳凰飛彈」。

但現在他們海外漁船上的「KGB」人員，繼續試用他們的秘密儀器，干擾海上機、艦的雷達系統。於是，北大西洋的海面，先後又傳出了一些可怕的悲劇來。

英國海軍艦隻互相撞擊之下，雙雙失事沉沒。

北約國飛機在演習中，再度莫名其妙地失事墮毀。

諸如此類的失事消息傳來，只有明白內幕的人才會明白，這是蘇聯人的報復手段。但是，西方國家有如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

他們一方面不能不顧道義，當然不會把「S」組織的人交給克宮。

另一方面，又不能說出墮機事件的前因與後果。

假如上述兩件事均能光明正大地向蘇俄首領交代，相信仍未必會獲得對方的諒解。到頭來只有引起舉世的指責而已。

因此，事情至今仍在演變中。

沒有人敢去預料，這種事情最後演變的結果。

因此，「S」組織雖然被破獲，有誰會知道沒有其他的同類組織存在？

只有再有一個「S」組織差不多性質的組織存在，他們只要再施詭計製造一次誤會的話，這類事件隨時會擴展爲一次不可收拾的大戰。

因此，國際特警組織的工作仍要繼續，他們要維護世界和平，就要不斷地阻止挑起戰爭的陰謀。

同時爲了阻止蘇聯人的報復，他們又採取了一次秘密行動。

國際特警組織雖然屬於自由世界一個秘密保安組織，但他們一切都是超然的，獨立的。

因此，他們要採取較爲中和性的行動——他們要悄悄把事件眞相，秘密用「曲折」的方法，讓「KGB」人員，傳回克宮。他們以爲，只有讓克宮頭頭了解這件事的眞相，雙方才可以諒解。

只有克宮頭頭明白這不是西方國家的「陰謀毒計」，才可以令他們停止「報復性的行動」。

自從國際特警組織採取這「曲折」的轉達方法之後，不久，公海上的「失事」現象即告諸消失。

到底是克宮頭頭們明白了嗎？諒解了麼？雖然這一類事情永無眞正的答案，但是，國際特警隊的責任，終於又一次完成了。

（完）

武林軼事

賴嚴霜·文
盧令·圖

古深禪師血戰半山亭

一杖破刀陣　獨力挽危難

孫玉峯南來，除了在廣州精武體育會以及國民體育會兩處教授羅漢拳，此外他還教醉八仙拳，不過，這種拳法屬於較爲高級的拳術了，除非入室子弟，不會隨意教授，並非因爲對方無法學習，或者學了一半，到外邊作戰，跟高手過招，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而是因爲醉八仙拳有許多招式不容易施展出來，稍爲大意，便會發生危險，故此，他並非把這種拳脚全部教授給徒弟的，只有幾個徒弟學習得到。

原來醉八仙拳好像搖搖幌幌的走動，有如醉貓，實際上却是誘敵進攻之際乘機出擊的，由於他的身體搖動不已，對方發拳飛脚踢來，不容易擊中目標，他却可以乘機轉身踢虎尾脚，或者撲攻，連發幾拳，故此，擅長醉八仙拳的人，可以「以寡敵衆」。當然的，這種功夫一定要練習得非常純熟，然後發生作用，一知半解，而且學會了之後，並非依時練習，那就無濟於事。

照孫玉峯所述，在清遠飛來寺的一個老和尚叫做古深禪師，他就十分精通醉八仙拳，雖然八十歲過外，仍然可以打得非常出色，有一次，孫玉峯把古深禪師殺退强盜的一頁夢痕說出來，看做茶餘酒後之談，相當有趣，我試把它寫在這裏，作爲練武人士的參考。

當時清遠飛來寺相當有名氣，因爲它有許多田地是在附近山邊的，把那些田地租給農民，便够寺僧度活，不必遊客供應，故此飛來寺僧的生活很是過得去，每年必有一次由附近山田的農民把銀兩送到山上去，往往結集七八人由寺僧保護，押陣的人就是古深禪師。

由於附近的匪帮早已知道，每年必有一度護送銀兩登山，獻給飛來寺，早作準備，不過，護送銀兩的農民以及寺僧，都是懂得功夫的，至於老和尚古深禪師，不但拳脚厲害，他手中的武器叫做萬年藤，也是很有勁的，等閒之輩，不是他的對手，銀兩由山脚給和尚護送登山之際，很少匪徒能够鬥得過他們，再者，進入寺門，剛剛踏上了幾步石級，已經上邊有寺僧接應，難以插手，匪帮想截擊那些銀兩，唯一的地方就是半山亭，因爲它距離海邊以及距離飛來寺的寺門計算剛剛是一半路，再又因爲半山亭有許多野草生長，地方較爲平坦，總算是一個草坪，匪帮就在那種地方截擊，輸了也無話可說，不過，先後幾年，刧匪多次襲擊失手，俱是敗在老和尚的萬年藤杖下，他們認爲單對單的作戰，非常吃力，索性糾集幾十人突然圍攻，較爲好些。

那一年古深禪師照常押陣，由十個和尚以及八個鄉民護送銀兩登山，那些人結集爲一個小隊，走盡了半山的石路，看見半山亭，非常高興，加緊脚步，打算走到石亭休息，突然之間有二十個匪徒撲攻，每人俱是拿着雙刀的，二十個人就是四十把刀子，他們分兵刧取銀兩，以及襲擊老

和尚古深禪師，那一場戰役，來勢洶洶，老和尚非常震怒，看見刀光閃閃，立刻退後，守住半山亭，而且叫寺僧從速把銀兩搬入亭內。

他打算一個人看守銀兩，其他各人只是在旁接應，如果有刧匪冒險進攻，先行要闖過他這一關，他有足够的自信心殺退强盜，故此毫不畏懼。

他的禪杖由古籐製成，稱做萬年籐，名符其實，這種古籐是有韌力的，刀斬不入。禪杖比較普通的齊眉棍略高，頂上還有龍頭，如果給龍頭打中，就此腦裂身亡，反之，給禪杖攔腰掃過，打斷腰骨，亦即難逃一死，古深禪師緊握禪杖守住半山亭的一角，刧匪雖然持刀撲攻，很快就給他殺退，不敢繼續作戰。

那個半山亭並非普通的亭子可比，雖然是一個亭子，建築不同，有如平房，僅有前後兩邊的出口，其餘各處却是封密的，故此，古深禪師吩咐寺僧和鄉民守住一個出口，他握着禪杖站在另外一個出口之旁，刧匪想入內搶銀，就要跟他作戰，他憑着那一根禪杖耍出來的一股旋風，使刧匪所握的單刀或雙刀，紛紛跌落，却沒殺傷，他達到目的，刧匪方面則愁眉苦臉。

苦鬥了半個時辰，那些刧匪認爲鬥不過他，却又不甘中途撤退，在外邊的草坪上面聚着交談，鬼鬼祟祟，過了一會，突然衝到石亭的一邊，用大碌木撞擊石柱，那座半山亭的石柱並非粗壯，只要一兩條石柱給大碌木撞斷，整個半山亭就會倒塌下來，那時寺僧和農民都會受傷，因此之故，古深禪師發覺了對方的來意不善，不敢怠慢，怒吼一聲，直撲過去，把萬年籐禪杖舞動起來，有如一朶雲，先行罩住自己，然後把旋風似的壓力向對方掃蕩。

刧匪早有準備，知道自己握着刀劍跟一丈長的龍頭禪杖交手，實在吃虧，故此改用大碌木作爲兵器，那一根大碌木雖由柚木製成，因爲它的直徑厚達一尺，禪杖或刀，都無法把它折斷，故此，匪帮集合二十個人用刀對付古深禪師，另有六個人把大碌木托起來，向亭子的石柱推撞，認爲古深禪師並非敵手。

當時匪徒當中有一名武林高手叫做薛超，他的雙刀十分厲害，爲了對抗老和尚禪杖，他苦練雙刀，希望兩把刀架住和尚的禪杖之後，向上削去，施展白蛇上樹這一招，把和尚的右臂或左臂削斷，否則，就把和尚那一柄禪杖打落，故此他跟老和尚古深禪師苦鬥之際，找個機會施展這一招，普通的刀法，不管如何慎密，古深禪師總是應付得來，就算雙刀，他也不怕，但因薛超這一路刀法特別古怪，不像普通的拳師相鬥那樣子向上迎架，而是好像田螺似的滾到對方脚下，出其不意，雙刀往上托起禪杖，他僞裝做雙刀削脚，實際上却是想削手，因爲這一招出其不意發生變化，而且兩把刀向上擋住禪杖之後，互相挾緊，好像較剪，然後削去，由於禪杖被挾，一時之間無法抽出來，而且對方的雙刀轉瞬削到，古深禪師迫於拋棄那一柄禪杖，保存自己的手，自動向後跌落地上，因此對方佔盡上風。得勢不饒人，索性把雙刀向古深禪師的軀幹中部插下，仍是保留金較剪的姿勢。

這一路「雙刀金較剪」是薛家秘傳刀法之一，兩把刀一經施展交加手的形狀，不管向武器抑或向一個人進攻，總是有如較剪，給它叉住或者挾住，立刻沒命，因此，薛超以爲這一招必然奪取古深禪師的性命，進而搶刧銀兩，不會失手。

他心裏非常高興，手上更加有勁，殊不料金較剪的刀法剛剛插落去，突然發覺古深禪師失了踪，由於雙刀太快，插入草地，未能立刻轉身，已經覺得雙手分別給兩條腿打中，刀也拋掉，這才懂得古深禪師的厲害。

古深禪師雖然跌倒在地，而且是俯伏姿勢跌下去的，但仍依然照師傅傳下來的醉八仙絕技當中「鯉魚打挺」的一招，閃電般滾了一滾即時起脚，左右兩脚，快如閃電，趁着對方雙刀落地，未能拔出，劈拍兩聲，打中左右手，於是反敗爲勝。

古深禪師雖然超過八十大關，但因他一直都在深山古寺閉門靜養，拳脚和那一柄禪杖都是第一流的，體力也保持得特別好，故此，他的雙脚踢出，只是踢中對方的手臂或手腕，已經使對方受傷，不必再用禪杖出擊。

薛超就是如此，驟然覺得左右兩手發生劇痛，一邊手踭折斷，另外一邊手腕踢到重傷，兩隻手都無法執刀，幸而他的一雙脚沒有半點傷，立刻躍起轉身狂奔，然後保存性命。

古深禪師殺得性起，便不客氣，他站着哈哈大笑，說：「你們害怕我的一柄禪杖，千方百計想把它打落，我現時不用禪杖出擊，改用雙刀，你們盡量施展絕招進攻好了，沒胆進攻，便扶着傷者回去，不必血染山門。」

一來他說得如此豪氣，二來雙刀在手，眞的打得非常出色，接二連三有幾個自命不凡的刧匪上前挑戰，全是鬥輸的，不是削斷一隻手，就是斬傷脚上的菠蘿蓋，各匪看了大驚失色不敢戀戰，趕快依照古深禪師的吩咐去做，扶起傷者狼狽而逃。

古深禪師在九十一歲圓寂，寺僧當中，眞正學到醉八仙拳的人，只是「慧可和尚」。

整個飛來寺有四十多名寺僧，全部武功精湛，可是，學到醉八仙拳的和尚僅有一人，由此可見這一路拳脚是很難學習的了，孫玉峯跟古深禪師是同門師兄弟，不過一個在方外過活，另一個却威震羊城。兩人都認爲極難學習這一套醉八仙拳的，直到現在，眞正打得好的人並不多見。

醉八仙拳有許多絕招是誘敵進攻然後出擊的，上述的鯉魚打挺只是其中的一例，至於風擺殘荷，更難學習。這一些是如此打出的，飛脚踢出之後，整個人已經凌空飛躍，突然落地，僅憑一脚豎起，以金鷄獨立的姿勢出現，就向前面打了一個無頭關斗，落地的時候仍是金鷄獨立，但却渾身搖擺，好像站不穩的模樣，這一招就是風擺殘荷。

你可以想像得到，飛脚踢出，整體凌空，僅憑一脚落地，已經困難，何况這一脚剛剛落地就向前打個關斗呢？這種關斗是整個軀體在空中打滾又再落地的，打了關斗，人在空中，下次落地仍是僅憑一脚，還要渾身搖擺，更加難上加難。（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換心殺手(一)

殺手施辣手

一個有地位的人物在演講的時候，講的多是不着邊際，模稜兩可，不負責任的話，通常也並不是代表這人的眞正看法。因此眞正有興趣去聽的人不多。但是，因爲這個人的地位，所以在塲聽的人還是很多。因爲有資格在塲聆聽的，通常也表示這聽的人是也有相當地位的。普通人並沒有機會置身這種塲合。

而且，電視台亦加以現塲轉播。雖然對看電視機的小市民以及大部份的婦孺們都是聽得莫明其妙，有些甚至會打起瞌睡來。

這個人的演講，就是差不多如此，他正在一個會塲裏講述應該如何改善這個地方的經濟和福利。

英雄逼梟雄

不過，這個人的演講，所引起的反應却是稍有不同的。即使聽不懂他在講些什麼的人，心頭也會泛起一種溫暖的感覺。一方面固然因爲他講得不太悶，有時會加上一兩句相當富有幽默感的妙語。另一方面，許多人都相信，他是一個好人。

他在此地是一位政要，但他爲人廉正，雖然不窮，却並不是一位巨富。這似乎就是最有力的證據，足以證明他是一個好人了。他的地位是可資利用的。他可以利用他的地位而大大刮龍，但他却並不富有，證明他並沒有這樣做了。

另一個證明就是，有不少富有而有地位的人對他不滿。因爲他阻碍了那些人刮龍。

是的，溫平是一個好人。眞眞正正地是一個好人。

「他是一個傻瓜！」在現塲採訪的一個新聞記者對他的同伴說，「他和小市民做朋友，却和大人物成爲敵人！」

「這有什麼不好？」他那同伴問。

「有什麼不好？」那記者說，「和小市民做好朋友，沒有什麼好處，小市民帮不了他。和大人物做朋友，那却有很大的利益。小市民是任從魚肉的。但大人物却有辦法對付你。如果我是他，我就會很識時務了！」

「哼！」他的同伴不屑地說：「幸而你竄不起來。假如你成爲了大人物，我們小市民還有安樂飯吃嗎？」

「哼，假如讓我竄起來的話，我起碼會使小市民們比現在更安樂——」

接着，他就停了口，把頭抬了起來，因爲，溫平的話題忽然有味道起來了，不再例行的空言了。

溫平正在說：「我多年來第一次感到憤怒。我是一個脾氣很好的人，但我感到憤怒，因爲那些歛財的人太過份了。在市面好的時候不要緊，但在這個經濟不景的時候，他們還要加倍在小市民身上壓搾。各種日用品是這樣，連公共事業也是這樣。不錯，原料漲價了，但原料漲價一元，他們要加價三元。他們的利潤比以前更高了。小市民們怎麼負担？這是犯法的！沒有人去對付他們！但，我溫平會去對付他們！我已經請來了一批正正當當的會計師，專家，着手研究……」

他說他會把那些發亂世財的人揭發。

在整個城市，許多電視機及收音機的旁邊，許多人大感興奮了，有些甚至鼓起掌來。然而在這會塲裏，反應却是出奇地冷淡和沉寂的。因爲溫平聲言要對付的人，有很大部份就是正在這裏。溫平正在向他們挑戰，難道他們要因此而鼓掌嗎？

「他瘋了！」那新聞記者說。

「我却認爲這是應該做的事！」他的同伴說道。

「這個世界上有什麼應該不應該的？」那新聞記者說，「祇有能不能做之分而已。能做就做，不能做就不做，哼，溫平如果眞的這樣做，我恐怕他們會把他殺掉了！」

「誰敢殺他？」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那新聞記者說，「人人都是在拚命搶錢。人家給你一個合作搶錢的機會，你也不接受，而且還要去制止別人搶錢，那人家就只好把你除掉了。這是唯一的辦法，沒有別的辦法了！」

他好像是一個預言家，他所預言的事情，是非常靈驗的。事情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溫平正講到最激昂的時候，忽然之間，他升高了一呎，打了一個轉，就在講台上仆倒下來了。就像有一件什麼東西擊中了他。在塲的人都一陣嘩然，而講台上負責維持秩序的人也連忙衝前來把他扶起。那新聞記者的反應也是非常之快的，簡直是意識地動作起來的。溫平還沒有跌到地，他已經擧起照相機，拍下一張照片。當他們把溫平扶起來的時候，他又拍下了第二張照片。

這時候的溫平，胸部正在湧出大量鮮血。

「我的天！」這個新聞記者和他的同伴一面極力擠過人叢，企圖接近講台，一面這樣叫道：「他中了彈！」

× × ×

溫平的確是中了槍，而且他死了。那一槍正中他的心臟。祇是一槍，射得很準。而且沒有人聽見槍聲，因此那一槍必定是從相當遠的地方射來，而且槍上是加上了滅聲器的。

「這是一個專家所幹的事，」那個警方發言人答覆那個新聞記者的問話，「而且，即使這一槍射不中要害，也沒有關係。這子彈上還特別開了一個小洞，洞中塗上了毒液的，這毒液進入了體中，人是一定死了。你不能同時救治槍傷和解救這些毒。總之，溫平先生是當時已經死了。」

「溫平先生的死，對市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你認爲是嗎？」那個記者問。他的名字叫卓華，他也就是當時不幸而言中，說溫平會被殺的那個新聞記者。他現在是單獨來訪問的，因爲已經事隔一星期了。

「我們所管的，是謀殺案，」那警方發言人說，「對於這一點，我不便表示意見！」

「換句話說，是有人聘請職業殺手把溫平先殺掉的了？」卓華又問。

「是的，」那警方人員說，「這是職業兇手所做的事。」

「你們有什麼綫索嗎？」卓華問，「有沒有可能捉到這個兇手？」

「我們正在盡力，」警方人員說，「不過，職業兇手通常是比較難捉到的。他和死者通常不會有任何關係，而且他很可能已經離開此地。」

「我聽說，」卓華道，「這件案子發生了之後，你們並沒有受到上頭的壓力，逼你們快點破案。」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那警方人員說，「我們對每一件案子都是盡我們的能力去辦的，並沒有所謂壓力！」但是心裏却不是這樣想，卓華是說得對的，這件案子雖然十分轟動，上頭却沒有施壓力，例如限令他們在多少時間之內要破案之類。不過這個是不適宜向外人道出的，尤其是新聞界。

「我的意思是，」卓華說，「溫平先生的死，令到某些人大感高興，簡直是舒了一口氣了！」

那個警方的發言人皺起了眉頭：「卓先生，你的話說得越來越胡塗了，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你也許是聽見了一些謠言吧。但是這些謠言我們並沒有聽過，而且，我們亦無法就謠言而作出評論。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的一點就是，這是一件兇殺案。既然發生了兇殺案，我們是一定盡我們的能力破案的。事實上任何案子都是一樣。對任何案子，我們都一定秉公辦理的。」

「到目前爲止，」卓華說，「你們找到任何綫索嗎？」

「還沒有。但我們正在作着全面調查，有些案子是須要時間的。」

「你們對主謀方面有什麼推測嗎？」卓華又問，「例如，你們有沒有猜到主使這個兇手的主謀是誰？」

「我們當然有我們的猜測，」那警方發言人說，「但這是不方便向外間透露的。沒有實在的證據，我們不方便指控任何人！」

「外間的一般猜測就是，」卓華說，「溫平請了專家來，要向此地的許多大人物算賬，要揭發他們欺騙公衆的行爲，因此，他們就祇好買兇殺他滅口了。」

「這祇是一種猜測，」那人說，「我們亦研究過這個可能性的，但是猜測沒有用，我們需要的是切切實實的證據。」

「那顆槍彈，」卓華又問，「並不是從會塲之內發射的？」

「不是，」那警方發言人這樣回答着，就從抽屜內取出一張手繪的平面草圖，放在桌上，用手指指點着解釋：「照我們的推測，子彈只可能來自這隻窗外。這窗外，對街有一列四層高的洋房，天台的門都是沒有鎖上的，任何人都可以上去。我們相信兇手就是在這天台上放槍。這位置正正在講台對面，死者中彈時的角度，也與這個推測配合。」

「在以往，每發生一件重大的案子，」卓華說，「警方總是在報紙上刋登廣告，懸紅緝兇，但這一次却沒有這樣做，爲什麼呢？」

那人給他問得有點尷尬了，遲疑了一下才能回答。他說：「目前還沒有這個需要，將來可能會這樣做也說不定。」

「你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提供綫索，你們暫時也不會歡迎了？」卓華問道。

「怎會呢？」那人說，「有人提供綫索，我們是絕對歡迎的。」

「唔，」卓華點頭，「謝謝你的合作，我猜我要問的，都已經問完了。」

卓華走了，那個警方人員舒了一口氣，由於卓華所提的都是微妙的問題，必須很小心作答的。

卓華走後，一個更高級的人員進來了，問道：「這傢伙來幹什麼？」

這個發言人向他的上級報告了，然後又說：「如果是別人，我不會理他的，但他是代表星月報的，而我們都知道，星月報在此是最有影响力的報紙。」

那高級人員笑了起來：「星月報，你不知道星月報的後台老闆是誰嗎？」

「是誰？」那發言人問道。

「如果溫平沒有死，而他聲言要做的事實行的話，那星月報的後台老闆也會給

弄得十分狠狽，因爲這位後台老板是還經營許多其他大生意的。」這個高級人員說完了，就吃吃笑着走出去了。

那個發言人聳聳肩，繼續辦理他的其他事務。他知道卓華說得對的，溫平死了，有很多人高興，因此上頭並沒勒令他們破案。這是頭一次，出了這樣一件大案子，而上頭的反應却是如此冷淡的。不過，這也不關他的事了。這世界上許多事情都是關係微妙，而錯綜複雜的。有時，主持公道並不是一件聰明的事，而且這是吃力不討好的。

× × ×

卓華的方面，却似乎另有圖謀。他以報館的名義去作這一次訪問，然而訪問完畢了之後，他却並不是回到報館去把他訪問所得的寫下來，寫成報導文章，而是若無其事的，祇是躲在黑房裏弄着。

後來，他有一個同事也進入黑房裏，看見他正把好幾張放大了的照片掛了起來。那就是在溫平遇事的時候拍到的照片。這個同事說：「喂，卓華，你究竟在幹什麼？溫平那件事早已經過去了，已經是明日黃花，你還把這些照片晒來幹什麼？」

「留爲紀念嘛！」卓華微笑。

「你是個傻瓜！」他那同事沒好氣地說，「這種事情，有什麼好紀念的？喂，對了，卓華，這兩天，你老是對人說，你快要發財了。究竟你找到了一條什麼財路，可以介紹一下嗎？」

「哦，」卓華吃吃笑起來，「下星期大賽馬，我看到了一匹必贏的馬，而且是大冷門。我打算把我整個月的薪水放下去，博他個兩三百倍，這樣我就用不着再做這份牛馬工作了。你有沒有興趣下注？」

「不必了，多謝你！」他那同伴連忙搖手搖頭，「一個星期之前，你就可以知道那一匹馬會贏，你又不是神仙，連騎馬的人都不敢這樣講。」

「你不信就算了！」卓華無可奈何地聳聳肩，又繼續弄他的照片。他那個同伴在黑房裏做完了他進來要做的工作，又出去了。

卓華晒好了他的照片，在焙乾機上，然後用一隻大信封小心翼翼地裝了起來，然後就離開了報館。

他乘車子到了城中的另一個部份，車子在一座商業大厦的門口停了下來。他進了大厦之內，携着那隻裝了照片的信封，進入了升降機把他帶到了大厦的頂樓。

升降機門打開，那裏面就是一座十分之豪華的辦公廳，裏面一片繁忙的活動。電腦，打字機都是在發出着雜亂的聲音，男女職員們走來走去，接綫生忙着接電話，而且這裏的男女職員都是打扮得相當講究的。這表示他們的薪水是相當優厚的。而事實上，這也是一間十分發達大公司。

卓華的不修邊幅，使他處身在這個地方像一個乞丐了。而他那雙又舊又骯髒的鞋子，踏在這裏的名貴地毡上，連他自己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他走到詢問處的櫃圍前面，那裏坐着的一個美麗而摩登的女職員帶着疑問的眼光看他。

「小姐，」卓華說，「我想見卡特先生。」

卡特是一個外國名字，由於卡特是一個外國人。

「閣下貴姓名？」那女職員問着，態度是圓滑而和善的，如果卓華的打扮使她看不起，她亦沒有表示出來。她是受過特別訓練的，她這個職位，就是要對任何來客禮貌。

「星月報的卓華。」他回答道。

那個女職員看了看旁邊一張記錄表：「卓華先生——？你和卡特先生沒有約好的？」

「沒有。」卓華說。

「那對不起，」那女職員說，「沒有約好的客人，卡特先生是不見的。你得明白，卡特先生很忙，他做每一件事和見每一位客人，都要預先編排好。你要見他，你得預約。」

「那我怎樣預約呢？」卓華問。

「你得先把你的事情告訴我，我轉告他的女秘書，他的女秘書轉告他，」那女職員說，「假如他認爲值得見你的，他就會給你一個時間了。」

「這眞痲煩，」卓華說，「好像考試一樣。但我不想這樣，因爲第一，我要現在見他，第二，我這件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祇能跟卡特先生本人商量，不方便告訴別人的。」

那女職員微笑：「許多人都是這樣說，假如每一個人這樣說，卡特先生就見他，那卡特先生豈不是要忙得不可開交？不，你有什麼事情，你都可以轉告他的女秘書，他的女秘書替他處理一切雜務，包括許多私事，沒有什麼事情，是她不能知道的。」

卓華固執地搖着頭：「我仍然認爲，我這件事最好是連女秘書都不要經過。這樣好了，小姐，我這裏有一張照片，」他把他帶着的其中一隻鷄皮紙袋遞上前，「你祇要替我把這照片交給卡特先生，讓他看一看。假如他看過了之後，認爲不值得見我，那就算了。這是阻不了他多少時間的。」

那女職員好奇地看看他，又看看那隻鷄皮紙袋。鷄皮紙袋是封了口的，看不見裏面裝着的是什麼照片。她終於點點頭，說：「好吧，我替你試試，請你先在這裏坐一坐。」

卓華點點頭，在她所指的那一列十分豪華，非常舒服的沙發上坐了下來。那女職員拿了那隻鷄皮紙袋，到裏面去了。她大約五分鐘之後再出來，以一種相當古怪的表情看看卓華，也許是因爲她佩服卓華求見卡特先生的本領。她說：「卓先生，卡特先生請你進去。」

「謝謝你。」卓華說。

他循着她所指的路進去，進入了一條也是滿鋪地毡的走廊，最後進入了一間差不多有室內籃球場般大的私人辦公室。這裏比外面的設備更豪華了，而且更靜。這裏除了卓華之外，就祇有一個人在着：卡特。

又高又大又壯又肥的一個歐洲人，咀角啣着一根大雪茄，臉很紅，頭髮雖然稀疏但是梳得很貼。身上穿的是料子名貴而裁剪適體的西服。他把雪茄從咀角拿下來，揮一揮說：「卓先生，請把門關上。」

他說的是十分純正的本地話，就像不是出自西方人之口的。他是一個在東方混了許多年的歐洲人，對東方的情形，可能了解多過對他自己的故鄉。卓華把門關上了。

卡特拿起桌上放着，卓華交給他的那張照片。照片已經從鷄皮紙袋內取了出來，那是一張放大的照片，照片中拍攝着的就是溫平出事的塲面，溫平倒到地，而在他的後面，兩旁站着的一排人，準備繼溫平之後演講的，他們都各有不同的反應，大多數都是表示驚愕地看看溫平，祇有一人則是抬頭望上面。照片上有一隻手繪的紅色箭咀把這人特別指了出來。這個人就是卡特。

這就是卓華給卡特看的照片。

卡特當然是早已看過了這照片的，但他現在還是作第一次細細地看之狀。他點點頭：「唔，卓先生，這是你的作品？」

「是的。」卓華承認。

卡特豎起一隻姆指：「了不起，你是一個一流的攝影記者，反應夠快，人還沒有倒下，你已經在拍攝了。我聽什麼人說過，職業與業餘的分別就是，職業的先拍了再去想，業餘的先想再去拍，到他想通之時，已經失掉了拍的機會了。」

「不錯，」卓華說，「我是先拍了之後再想，而且我認認眞眞地想過了。這裏還有幾張很有價值的照片！」他把手上帶着的另一隻紙袋遞前去。

卡特接過了，拆開，從裏面再取出了好幾張放大的照片來。差不多的照片，不過在這些照片之中，溫平是仍然生還着的，正在演講，而每一張照片上都有一隻紅色的箭咀指着後面的卡特，每一張照片中的卡特都是正在抬頭望上面的。但不是在同一時間拍的照片，由於背景的牆上有一隻大鐘，這鐘的指針指出頭一張照片與末一張照片距離的時間是十五分鐘。照片一共有五張，也可以說，證明卡特在十五分鐘之內抬頭向上面望了五次，或者不止五次，有些次數未必是剛巧給攝影機捕捉到的。

卡特放下照片，攤攤兩手：「拍得不錯，但爲什麼要給我看？」

卓華也攤攤兩手：「爲什麼你這樣忙的人也肯抽空見我呢，卡特先生？」

卡特有點慚愧地微笑：「你要談什麼，你先說出來吧，卓華先生！」

「好，」卓華說，「我們還是坦白一點好。第一點，我覺得，那個兇手動手得太遲了。如果在溫平發表他那爆炸性言論之前開槍，那人們大概不會明白溫平究竟爲什麼要死。但，溫平開了口，人們都知道了。人們都知道，是那些溫平要對付的人把他殺了！」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卡特嚴肅地說，「主謀的人是故意讓溫平有機會說這些話，主謀的人故意讓大家都知道爲的是什麼，以使沒有人敢再學溫平的樣子。也故意選擇這個時間和地點，好讓大家知道，法律是保護不了溫平這種人的。」

「這眞是無法無天了。」卓華說。

「世界就是這樣的。」卡特聳聳肩。

「槍彈是從溫平對面，接近天花板的窗子射進來的。」卓華說，「也就是你在出事之前起碼看了五次的窗口。就像你早已知道槍彈會從這窗口射進來，而你在奇怪，怎麼還不來呢？」

卡特默不做聲，也毫無表情地看看卓華。

「我也調查過了，」卓華又說，「如果溫平眞的實行他聲言要做的事情的話，你會是受到最大的傷害的人之一。」

「你想證明什麼嗎？」卡特問。

「不能證明什麼，」卓華說，「但假如我把這些照片在我們星月報刋出來，再加一點技巧的圖片說明——」

卡特咯咯笑起來：「你怎麼了，卓先生？你有沒有調查過，我握有你們星月報多少股份？甚至你們的社長，也要聽命於我！」

「我調查過了，」卓華說，「但是，有一個和你敵對的集團也有一張騎士報。星月報拒絕刋登的照片，他們一定很樂於刋登。」

「唔，」卡特點點頭，「但你並不是打算刋登這些照片，你祇是打算把它們出賣——連同底片？」

「對了。」卓華微笑點着頭。

「好，」卡特說，「我們做生意。」

他把抽屜拉開了，取出一件東西來，那却是一把手槍。

卓華大大震了一震，臉上發青，一時覺得自己像快要暈過去似的。因爲他一直力持着的鎭靜，祇不過是外表的鎭靜而已，他的內心實在是非常之緊張的。他並沒有什麼把握。卡特不一定會接受他的勒索的。

不過，卡特並不是用槍指着他。卡特祇是把槍在桌上放了下來，一面吃吃笑着：「這是我的自衞手槍，領有牌照的，像我這種地位的人，很有理由要在身邊準備着一把自衞手槍，是不是？不過，這槍我還沒有機會用過。」卡特這個人，倒是很懂得神經戰的。他跟着從抽屜中取出來的則是一束鈔票，簇新的，還有銀行的封條沒有解開。那是一束一百元面額的鈔票，大約有五十張。卡特說：「接着。」把鈔票向卓華一丟。

卓華咬緊牙齒忍着，沒有去接。那束鈔票跌在地上，滾了兩滾，停住了。卡特皺眉看着他：「我還以爲你要的是錢。」

卓華點點頭：「我要的一部份是錢，但不是這個數目。你以爲我是什麼人，卡特先生？乞丐嗎？」

「多少？」卡特問。

「二十萬。」卓華說。

「那是很大的數目了。」卡特說。

「有些東西是值得這個數目的。」卓華說道。

「而二十萬還是你所要的一部份而已，」卡特說，「那麼，你所要的另一部份又是什麼呢？」

「正如你所說，」卓華道，「你在星月報的勢力很大，這一點，我是已經調查過了的，因此，你一定有能力把我擢升爲總編輯！」

「你這個人貪得無厭！」卡特吼道。

「這對你並沒有損失，」卓華說，「這職位反正是有人做的，而你給了我，對你更有好處，因爲我會是忠於你的人。」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卡特說，「不是鬧着玩的。」

「我也不是鬧着玩的，」卓華說，「我知道我可以勝任愉快。這是一個很適合我的職位，可惜從來沒人肯給我機會。我已經屈居人下太久了，我要吐氣揚眉！」

「祇要我答應了你，」卡特說，「你就把那些底片交給我嗎？」

「不，」卓華說，「在我履任了新職之後。」

「這需要時間的，」卡特考慮着說，「我不能一下子讓你升上天上！人們奇怪這是爲了什麼。我得分幾個階段，逐級提升。」

「這個我可以等的，卡特先生，」卓華說，「當我升到了我所要的位子之後，那些底片就是你的了。至於那二十萬元，你却要先付給我。」

「地下的鈔票拾起來，先拿去用吧，」卡特說，「其餘的我明天給你。」

「爲什麼不能現在？」卓華問道。

「因爲我現在沒有那麼多現錢，」卡特說，「我又不是開賭場的，身邊怎會有二十萬元現欵？而這種交易，又是不適宜開支票的。」

「但，」卓華說，「你可以現在叫人到銀行去拿。」

「這樣不太碍眼一點了嗎？」卡特說，「你來了，你一定要見我，然後我叫人到銀行去拿二十萬元，錢拿來了你走。」

卓華微笑，彎身拾起地上的鈔票，點起頭來。

「對了，卡特先生，」卓華說，「你講得很有道理，因此，我是不能不服從你的意見的。明天，我再來這裏？」

「好的，」卡特說，「同樣時間，明天，你是一個已經預約的客人。今夜，你可以帶了這些錢去慶祝一下。你有女朋友嗎？」

「我有女朋友。」卓華說。

「那最好了。」卡特說。

卓華把那束鈔票放進內袋，站了起來，說：「再見吧，卡特先生！」

「等一等！」卡特說，「卓先生，這些照片你還是帶走吧。」

「怎麼？」卓華說，「你不要嗎，卡特先生？」

「我不要，」卡特說，「我要的是底片吧了。」

於是卓華把那些照片收回，放進他帶來的紙袋裏，而卡特亦把手槍收回抽屜之中。

卓華走了，卡特的女秘書走進來了。那是一個歐洲籍的女秘書。這女秘書說：「卡特先生，科隆公司的方度先生剛剛打電話來，明天要見你，我替他安排在明天這個時間好不好？」

「唔——」卡特沉吟了一下，點點頭，「好的，明天這個時間吧。反正，明天這個時間我又不需要見什麼人。」

「好的。」女秘書點點頭，用筆在記事簿上記下了時間，便出去了。

卓華果然就在當天晚上慶祝，而且是和他的女朋友一起慶祝。那事實上是他的未婚妻。一個年輕的女孩，不算是一個一流的美人，但也不算醜。她比一般的女孩子要美得多。

過了午夜之後，卓華用他那部老爺車把她載到了一個僻靜的地方，許多情侶夜間停車幽會的那種地方。較早的時候，卓華已和她去看過電影，在夜總會裏吃了晚飯，跳過舞，還喝了點酒。

現在，車已停好了之後，她就旋過身來，在黑暗中注視着他：「卓華，今天究竟是怎麼回事，慶祝什麼？今天又不是我的生日，又不是你的生日。」

「今天是我和你訂婚一年零三十二天六小時的紀念日。」卓華說。

「別胡鬧吧，這又有什麼值得紀念的？」她說，「又不是一周年，又不是兩周年。」

「一年零三十二天六小時，我還沒有得到你，」卓華說道，「這還不值得紀念嗎？」

「你瘋了？」她咭咭地笑了起來，「我們已經約好過了的，我們要留到新婚之夜。」

「我們並沒有約好的，」卓華說，「是你堅持這樣的吧了。」

「總之這件事已經決定了的，」她說，「改變不來了。但，說眞的，卓華，究竟你在慶祝什麼？今天晚上，你花了不少錢。假如這些錢留起來，那麼我們的結婚費——」

「錢的問題不必担心了，」卓華說，「短期之內，我就會升職，那時我的薪水增加幾倍，我們就可以結婚了！」

「你升職？」她問，「升什麼職？」

「總之我會步步高升，」卓華說，「不過這是一個秘密，我並沒有告訴別人，我祇是告訴你，所以你也不能向別人洩漏的。」

「我當然不會對別人講，」她說，「我沒有這麼傻。我對別人說你會升職，到時你不升，怎辦？我豈不是成了笑柄？」

「升是一定升的。」

「還有，」她說，「你交給我的那封信，又是怎麼攪的？那是一封什麼信？」

卓華慌忙四面望望。

他這動作，就是表示他害怕附近有人聽到她講這話。不過，在這個環境之中，給人聽到的機會則似乎是較微一點的，他們來這裏，就是爲了避開旁人，以便他們能够講他們要講的話，做他們要做的事。

「這封信，」卓華嚴肅地對她提出警告，「你千萬不要對任何人提起。」

「我不會的，」她說，「你叫過我不要提，我就不會提了。但是，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你別管了，」卓華說，「你好好地收着，我有什麼不測的時候，你才打開來看，這是我的遺囑！」

「你這樣做，眞是大吉大利！」她反對地說，「人家人老了，老到快死了的時候才立遺囑的，你還是這麼年輕！」

「這是現代化的作風，」卓華說，「你將來會成爲我的妻子，我對你是有責任的，天有不測之風雲，所以我得早作準備。當然，這封信也可能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也用不着的。好了，我們別再提這些掃興的事情了，我們做一件比較有趣味的事情吧！」

「例如什麼呢？」她問。

「例如這個。」卓華說着，就把她擁進懷中，深深一吻。

這也是非常熱烈的一吻，直至彼此都幾乎氣絕了，才放開了，深呼吸起來。

「唔，」她說，「這果然很有趣味，再來一次？」

他們再來一次，而在這種環境之下，他們是當然不止於一吻了，由一吻導致的就是一些動作。他的手伸進了她的衣服裏面，摸索着，她的手也伸進他的衣服裏面，摸索着。他們既然是未婚夫婦，似乎他們是應該可以也做任何事情的。

但是也有一個限度。在她的身上是有一個限度的。他的手伸進她的衣服裏面，可以把她的乳罩的扣子解開，可以在這一部份爲所欲爲。他也可以把手伸進她的裙子下面去。

但是，裙子下面不但有內褲，而且還有那無孔可入，無隙可尋的襪褲。這是使他大感掃興的。他在她的耳邊提出要求：「把這個除下來吧！」

「怎麼行？」她連忙提出反對。

「怕什麼呢？」卓華說，「這裏又不會有人看見！」

「當然不會有人看見，」她說，「我不是這個問題，我是說，本不應該放在這個地方的。」

卓華說：「爲什麼不能？我們是未婚夫婦呀！」

「唉，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講過許多次了。」她說，「你的手放進去，很容易弄破的，在外面不就行了嗎？」

「我實在忍不住了！」卓華說，「你就給了我吧！現在是什麼時代了？何必一定等到結婚的時候？」

「這對我是很重要的！」她說。

卓華忽然負氣地把手從她的裙下收回了，改爲用兩手托住自己的後腦。他是在想，如果不是她這樣固執，他就用不着每星期秘密去找一次應召女郎了。這花了他不少錢，而這都是她固執之過。

「你生氣嗎，卓華？」她撫撫他的臉，溫柔地說。

「沒有呀，」卓華說，「誰在生氣？我現在正高興得要命呢！」

「我們不要爲了這個而吵架吧，」她說，「不要讓這一點點小事離間我們的感情！」

「一點點小事？」卓華沒好氣地說，「什麼小事？我們就是爲了這小事才會定婚，才會打算結婚的。如果你不是女人，我也不會要和你結婚，是不是？」

「你們男人總是這樣的，」她說，「男人和女人結婚，不見得是單單爲了做那件事情的吧？此外，是還有不少其他因素的。」

「我不知道。」卓華負氣地說。

「你在生氣了！」她說。

「我不知道。」卓華說。

「好吧，好吧，」她似乎不忍心掃他的興，「但祇此一次。而且祇能在外面碰，不能再進一步！」

「好——好吧！」卓華不能再堅持生氣下去。

於是她含羞地伸手到裙子下面去，弄了一陣，就把襪褲脫了下來，連同內褲一起。而且不是半脫。她是把這些東西完全脫了下來，然後收進手袋之中。她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如果半脫，那有旁人走近，或者更糟的是，有警察走過來的話，那就無所遁形了。但完全脫了下來又不同，有什麼不對，祇要把裙子一拉下去就行。不穿內褲這並不是罪過，而且警察亦沒有權把人家的裙子拉起來，看看下面有沒有穿內褲的。

「來吧，」她嬌羞地把頭向卓華的肩上一挨，「這一次，我順你之意了！」

其實顯然是她也有這樣的需要，而並不是百份之百是爲了順他之意。假如這對於她是一件痛苦的事，她才不會順他的意思呢。

卓華激動地吻她的嘴唇，然後一隻手就急不及待地沿着她的腿子而上。終於，他是可以到達他渴望已久的那塊小天地了，而這一次還是毫無遮掩的。他興奮得不得了，但是又不捨得太用力，由於他知道這樣柔嫩的地方，如果用力，那是會給她帶來痛苦的。

她也十分敏感，由於這也是初次直接的接觸。敏感得不斷發抖着。無疑地，她也是有了一種非常甜蜜的滋味。

可惜，他們的享受都不能長久，忽然之間，燈光照進車中，而且一陣嘈吵的馬達聲使他們嚇了一跳，連忙分開。

卓華厭煩地回過頭去看看，發覺那是一部摩托車，正在對面的樹林中發動。

她連忙把他的手拉了出來，而且匆匆忙忙理好裙子。她慶幸她把襪褲脫了下來，現在，她就不必狼狽地再把它穿上了。

那部摩托車一直駛到了他們的身邊，停了下來。摩托車上的人下車。一個高大的男人，面貌看不清楚，由於他是戴着頭盔，頭盔之下還有防風面罩。他有點像一個登月的太空人。

「讓我看看你的執照。」那人以低沉而沙啞的聲音對卓華說。

卓華皺着眉頭，掏出了一張證件交給他。

那人接過證件，用一隻小電筒照照看，說：「這不是一張駕駛執照呀！」

「這是工作證，」卓華說，「我是星月報的記者！」

平時這已經很够了，星月報的名字足以使警察通融，譬如開車時犯了交通規例，可以拿出這張證件來代替工作證。警察是希望和這一類人盡可能保持良好關係的。你不去麻煩這一類人，這一類人也就手下留情，不來掀你的瘡疤了。

但在狼狽之中，連卓華也沒有注意，這並不是一個穿制服的警察，而騎摩托車的交通警察是從來不會穿便服的。

「我不管你是什麼人！」那人說道，「我要看駕駛執照！」

卓華祇好呈上執照。

那人又用電筒照射了一下，把執照交回給卓華。

「現在行了嗎？」

那人却拉開車子的後座，一坐坐了進去。

卓華大爲憤怒地抗議起來：「喂，你究竟想怎樣？你沒有權——」

黑色的東西一閃，一把手槍出現在那人的手中，槍咀抵住了卓華的鼻子。卓華呆在那裏了，而他那未婚妻則尖叫起來。

「叫吧，叫吧，」那人警告道，「你再叫兩聲，我就把你的男朋友的腦漿轟出來！」

這警告很有效，那女郎馬上停止了叫喊。她吶吶着說：「你——你想怎麼樣，可以好好地商量，不必用槍，你想怎樣都行。」

「看！」那人格格地笑了起來，「你們總是這樣的，在我沒有把槍拿出來之前，你們麻煩得很，但槍一出來了，你們就什麼都行，什麼都可以商量了！好，小姐，我就和你商量一下吧。那封信，我要那封信。」

「什麼信？」她問。

那人忽然猛的伸手把她一推，使她滑離座位，而跌進了座位前面那窄窄的空位裏了。這樣，她的腿子曲了起來，裙子也掀起了，裙下的春光洩露無遺，還好這裏面並沒有充足的光綫。而當她在極力企圖爬起身以及遮掩自己的時候，那人則一手把座墊掀了起來，從座墊下面取出了一隻小型米高峯，舉起來，吃吃笑着：「看見了沒有？我聽到的，你們在這裏講的話，我聽到的。卓華先生那封遺囑，我很感興趣！你告訴我在什麼地方吧。」

卓華大大地抖了一抖，一時之間，他就像墮進了一池冰水中似的。他連忙大聲叫道：「不要！不要告訴他。」

那人怒吼一聲，把米高峯丟下了，猛的在卓華的臉上摑了一掌，卓華給這一掌摑得呆在那裏的時候，那人就迅速地把他的頭一推，一按。卓華祇覺一陣天旋地轉，頭部感到了極大的痛苦！就像有一隻非常強有力的巨鉗把他的頭骨拑住了，而他的頭顱隨時要爆裂開來似的。當這痛苦稍爲過去的時候，他就發覺他陷入了一種頗爲尷尬的情況之中。那就是他的頭部已經進入了方向盤的圈子之內了。那狹窄的空間，本來他的頭部是不容易進去的，那人硬塞一下，才塞了進去。頭部通過了，方向盤的邊緣勒在他的頸間。暫時他的頭部是不再受到壓力了，然而，他要把頭部抽回出來的話，這却是要比塞進去更爲困難的。而且他坐的姿勢亦未能配合，頸子就像隨時要給拗斷了似的，所以，他還要辛苦得要命。

「不——不要告訴他！」卓華還是不顧一切地制止，「你告訴他，我們就沒命了！」

那人現在却並不激動了，他吃吃笑着：「你自己考慮一下吧，小姐，現在，我祇要把方向盤一扭動，你的未婚夫就沒命了！」

她咬着下唇，考慮着。她並不是一個很笨的人，忽然之間，她也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她也知道了那封信的重要性。那封信是他們的護身符，沒有了那封信，他們是死定了。

「是誰——誰派你來的？」卓華在那方向盤的圈子裏吶吶着。

「當然是卡特先生，」那人說，「你是一個傻瓜，卓華，你問他要二十萬元！我替他開槍殺了溫平，也沒有拿到二十萬。他花更小的錢就可以請到我，又何必讓你勒索？如果你要兩萬，你也許已經得到了，但你要二十萬！你是個大傻瓜，卓華！一個大傻瓜！」

「聽我說，」卓華拗着頸子，還企圖游說，「你也不過爲了錢吧了，我們可以合作的，你帮我不是更勝過帮卡特嗎？我們合作，可以叫卡特再拿出二十萬來。」

那人狡猾地吃吃笑起來：「卓華，這就是你碰釘的理由了，不是自己的老本行的事，你却要去做。我是不會這樣的，勒索不是我的老本行，我不懂得做，所以我不會做。現在，小姐，那封信在什麼地方，你告訴我，不然我要把你的未婚夫的頸子扭斷了！」他的手放在方向盤上，輕輕一推，方向盤轉動了一下，方向盤的橫軸便推動卓華的頸子，卓華的身子却無法跟着移動，由於他的身子是不能像氣球似的浮起來的，所以他大爲痛苦地叫起來：「不——不要！」

那女郎感到一陣痛心，那人又怪笑起來：「想想看，他日舉行婚禮的時候，新郎的身子。是朝着前面的，臉却是朝着後面。」

那女郎深吸了一口氣，顫抖着聲音說：「那封信，我已經拿到了律師樓去，交由律師保管了！」

「你沒有時間到律師樓去。」那人說。在那頭盔和面罩的裏面，他的表情是完全無法窺測的，他眞的像是一個天外來客一樣。

「我叫我的弟弟拿去的。」她說。

「什麼律師？」那人問。

「我不會告訴你的，」她說，「總之，假如我們兩個有什麼不測的話，那封信就會落在警方之手了。」

這句謊話果然是很有恫嚇力的，而且也需要很大的勇氣才說得出來。就可惜，她却並不是一個說謊的專家，一面說着謊時，她一面已露出了破綻，那就是一連兩次閃眼去看她的手袋。

那人忽然一伸手把她的手袋抓起來。

「不！」她忙伸手去奪，那人的手一揮，反手一掌擊在她的臉上，使她又跌回座位前面那空間裏了。

那人打開手袋，她哭泣了起來。

那人從手袋中拉出了她的襪褲連同內褲，丟在一邊，再搜一搜，就找出了一隻信封。

「哈，」他得意地說，「我看，就在這裏了！」

她祇是哭。那人把信封拆開，發覺裏面是一封信和幾張底片。他用電筒照了一下之後就確定了，冷笑一聲，把信和照片塞進自己的衣袋裏。

卓華難以置信地看着他的未婚妻。她哭泣着解釋：「我本來打算拿到律師樓去的，但時間不够，律師樓已經下了班，我祇好放在手袋裏了。」

「好了，」卓華說，「朋友，現在你已經得到了你要的東西，你可以放過我們了吧？」

那人又冷笑：「本來你們起先乖乖地拿出來，這件事就算了的，但是你們偏偏要跟我開玩笑，既然這樣，我也要跟你們開一個玩笑了！」

「你——你想怎樣？」卓華問。

「你，」那人一手伸進了他的未婚妻的裙子下面，「我要和你快樂一陣，補償剛才我所受的驚嚇！」他的手有所動作，她抖了一抖，但是不敢反抗。

卓華叫了起來：「不，不行！」

「你來決定吧，」那人說，「身體是你的，我不會強逼你。你好好地服侍我，我就不會把你的未婚夫殺掉！」

「不！」卓華叫道，「讓他殺死我們好了！不要給他！他不會放過我們的！」

但，正如那人所說，身體是她的，所以最後決定還是在她。她委屈地點點頭：「好吧，我什麼都依你，祇要你不殺我的男朋友！」

「那麼你到後座來吧！」那人說。

「不！不要。」卓華大叫。

卓華的制止是無效的。她不想他死掉，而當然她自己亦不想死，所以她是願意盡她的一切能力去爭取最後機會的。

他把她扶到了後座去。

卓華大叫嚷着，那人咒罵一聲，伸手過去，把方向盤猛的一扭，橫軸在卓華的喉骨上一撞，卓華眞的懷疑自己的頭會脫下來了。而這一撞使他一時也無法再發得出聲音了。

而角度所限，他也無法看到後座的情形，他祇看得見她的衫服一件一件給丟到前座來，由面至內。後來他知道她身上什麼都沒有了。他這麼久都不能得到的，現在就要拱手送上給別人。

他聽見她在痛苦地哭泣，哀求他輕一點，他看見她一隻光着的腳伸過兩隻前座的椅背之間，到了他的臉旁，而腳趾是收緊着曲了起來的，表示她是正在抵受着多麼大的痛苦！

那人一直在吃吃笑着，她尖叫了兩次，後來祇是哭泣着和呻吟着。後來，那人發出了一陣樂極的哼聲，便靜下來了。臉旁那隻腳放鬆了，腳趾不再是曲起來的。

卓華全身像火燒一樣。他恨不得和這個人拚命，甚至和這個人同歸於盡也在所不惜，但可惜他却是連嚐試這樣做也不能。他的頭根本無法離開那方向盤。

終於，那人的太空人般的面罩又移進他的視綫中來了。那人對他吃吃笑着，卓華奇怪他的未婚妻如何了，怎麼她完全沒有了聲音，連哭也不哭？他忍着喉嚨的痛，沙啞地說：「現在你得到了你所要的了，你滿意了吧？你可以放過我們了！」

「不行，」那人說，「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我祇幹我的老本行，我不幹別的。我的老本行就是殺人，放人一命不是我的老本行，我也不會幹。」

「我們——我們可以商量一下！」卓華叫道，「我們可以合作發財，難道你連錢也不愛嗎？」

「我當然愛錢，」那人說，「但是，我也愛殺人！我不能放過每一個殺人的機會。」

他的手又伸到方向盤上來了。

「不——不要！」卓華以沙啞的聲音哀求起來了。但沒有用，似乎，正如那人說，這是一件他愛做的事情，而他不肯放棄他愛做的事情。

那方向盤一點一點地扭，卓華連叫也叫不出來了。他極力遷就着方向盤扭動的角度，直至無法再遷就的時候，他就劇烈地掙扎起來。他把方向盤抓緊，就像要把它拆開來似的。假如拆得開，他的痛苦就可以解除了。就可惜，他並沒有這麼大的氣力。

後來，他忽然放棄了，兩隻手軟軟地跌了下去，垂着，身子也軟了下來。他的頸子以一個不可能的角度扭曲着。

他已經死了。

那「太空人」回頭看看後座的那個女郎。她祇是一動不動地躺在那裏，並不抗議這個人怎樣對付卓華，這是因爲她也已經死了。

那人吃吃笑着，開始進行善後的工作。大約五分鐘之後，他便騎上了他的摩托車，發動馬達，開走了。

卓華和他的未婚妻的屍體就留在車中，等着被發現。而很有趣，他們總共被發現兩次。

第一次是在那人走了一小時之後，一部老爺車迅速地駛來，在卓華的車子旁邊停下來，兩個飛型青年跳下車，如狠似虎地衝到兩邊車門外，把車門拉開了，喚道：「不要動！」

他們一個手上拿着刀子，另一個手上拿着鐵棍的。

他們是一些新與行業的份子，那就是行刦。他們是專門行刦在僻處停車談情的情侶。這是一門不錯的行業，收入好而風險不大，祇要他們不傷人，那被刦者爲了面子問題，是多數不願意去報警的。

現在他們又是營業時間了。

車門拉開，車中的人毫無反應，已經使他們覺得有點不對，再看清楚的時候，更是大吃一驚了。

「我的天，死了！」其中一人說，「快走！快走！」

「怎會死的？」另一個問。

「別管了，快走。」

「找一找看有沒有錢吧，反正人死了，有錢也用不着了。」

「你瘋了嗎？這是謀殺案，我們才不要去沾手！」

這話是他說得對的，而他的同伴亦不能異議，事實上，在謀殺案的現場逗留下去，是極不聰明的事，萬一被警探抓到了，他們就有口難辯了，尤其他們是幹這一行業的。

於是他們連忙離開。

自然，他們並沒有報警。他們並不是奉公守法的人，亦不覺得這是他們應該做的事情。

第二次發現是在第二天早上了，那是一部巡邏警車發現的。早上，這裏沒有黑暗的掩護，就不會有任何人在這裏停車談情了，因此還有一部車子停在那裏，就非常刺眼，當一部警車循例巡經這附近的時候，警車上警察就不免要過去看看究竟。

× × ×

卡特先生的公司裏，那個美麗的女接待員在第二天下午還是照常工作，推拒一些沒有預約而要求見卡特先生的人，又招呼那些約見了而沒有輪到的人等候一下。

四點鐘，在晚報出版了之後，這女職員接到內綫電話，是卡特先生召見她，她

到裏面去，進入了卡特先生的寫字間，發覺祇有卡特先生一個人在裏面，卡特先生的私人女秘書亦不在身邊。

卡特先生的桌上正打開了一份剛剛出版的當天的晚報。

「呀，黃小姐。」卡特先生說：「你有沒有看過今天的晚報。」

「略略看過一下。」黃小姐承認。

「晚報上有這一段新聞。」卡特先生說：「星月報記者卓華和他的未婚妻被謀殺了。你記得昨天來求見我的卓華嗎？」

「呃——」黃小姐說：「我記得。」

「就是這個卓華？」卡特先生說：「原來他已經死掉了。他昨天來求見我的事，和他的死亡是沒有關係的，但是，我不想警察來痲煩我，所以，萬一有警察來查問，你說不認得這個人，也記不起有這個人來過，明白嗎？」

「好的，卡特先生。」黃小姐說。

「這並沒有甚麼不可告人的內幕。」卡特先生說：「我祇是太忙了，不能有這一類的痲煩吧了。」

「我明白的，卡特先生。」黃小姐說道。

「現在你可以出去了。」卡特先生說道。

黃小姐出去了。卡特先生再看看報紙上的頭條新聞，吃吃笑起來：「勒索我？勒索我的人，得到的就是死亡，沒有人能這樣對我的，還記得在印度的時候，我就爲了這種事而殺過五個人。用不着我自己動手的，祇要肯付錢就行了。」

他把報紙摺好，放在一邊，繼續辦他的公事，似乎馬上就把這件事忘記了。

也沒有警察來向他問話，似乎並沒有人知道卓華在死前是來找過卡特的。

這一天沒有人來問卡特，第二天亦沒有人來問他。一星期過去了，事情又淡了下來。案子沒有破獲，報紙上對此事雖然也頗有推測，然而却沒有人把此事與溫平的謀殺案聯在一起，自然更沒有人會把此事與卡特聯在一起。一般的意見都認爲，卓華和她的女朋友是遭到了歹徒的刦掠，而行事的歹徒是心理變態，有虐待狂的，顧得發洩他的虐待狂，而在殺人之後，恐慌起來，就來不及刦贓便逃走了。

看來，卡特是可以置身事外了。

卡特自己以爲是這樣吧了。

當連卡特自己也開始把這件事淡忘的時候，這件事却又自動臨門，找到卡特的頭上來了，那是在深夜時份，卡特的住宅之中。

卡特是一位巨商，他住的當然是很講究的地方了。事實上，他住的是一間海邊別墅，有兩層，祇有他一個人住，因此屋中的僕人是比主人多了許多倍的。卡特年紀雖然不小了，但還沒有結婚。他是那種不打算結婚的人，倒不是因爲他對女人不感興趣，而是因爲他是沒有信任別人的習慣的。連男人他都不信任了，豈可信任女人，當他需要女人的時候，他就寧可去買一個，生活他則是要獨自一個人生活的。

卡特也沒有保鏢，他是那種巧取的人，不大喜歡豪奪，他雖然吃過不少人，但被吃的人總是不知被誰吃掉的，就是想報仇，也不知道誰是報仇的對象，所以，卡特認爲自己，是沒有危險的，因此，他也認爲沒有需要多此一舉，聘用保鏢在身邊了。

這天晚上，深夜時份，卡特還在他的書房裏工作着，研究着幾間公司的營業報告書。他是正在動着股票市場的腦筋。世界經濟不景，擁有現金的人是很佔便宜的，把現金調動一下，就可以把規模較小，資金週轉不靈的公司整間吞併下來。

卡特已經這樣做過好幾次。

他的住宅很靜，遠離市區的煩囂，這種地方，是最適合作動這種腦筋的用途。

忽然之間，一個人好像鬼影一般的踏了進來。卡特嚇了一跳，差點連手中的報告書都拋到空中了。他狠狠地喝問道：「你——你是怎麼進來的？」然後才問：「你是誰？」

「我是飛進來的。」那人微笑：「我就是我。」

那是一個高大而英俊的男人，不像是壞人，這才使卡特所害怕的。卡特認爲壞人不難對付的，由於壞人是他的同類，他了解壞人的心理，也知道如何應付了。好人，而又並不笨的好人，那是他認爲最難對付的。

卡特呆了一呆，就迅速的伸手打開抽屜，那人的動作看似是毫不匆忙的，但却是快得出乎意外，也不知道怎麼樣的，似乎祇是閃了一閃，這個人就已經到達了卡特的身邊了。卡特剛剛拉開了抽屜，把手伸進抽屜中，那人就替他把抽屜猛的推上了，而這樣做的時候，就把卡特的手重重地夾了一夾，卡特痛苦地叫了一聲，連忙把手抽回出來。那人隨即把抽屜拉開了，取出了卡特要取的東西，那就是一把手槍。卡特的自衞手槍，看來卡特在寫字間裏有一把自衞手槍，在家裏亦是有一把自衞手槍的。

卡特張開咀巴，那人就把手槍遞到卡特的咀巴前面，柔聲地說：「卡特，你叫喊，我就把你的腦漿轟出來，知道嗎？」

卡特不敢叫了。

他祇是呆在那裏，不但不敢叫，而且連講話也不敢了。槍放在他的抽屜中以及握在他的手中的時候，他對槍的威力並沒有太深的印象，幾乎是一件玩具而已，一件可以令他安心，雖然却不大用得着的玩具，但是現在，這件玩具握在別人的手裏，對着他，他就忽然感覺到槍的威脅力是多麼大了。

那人得意地微笑着：「當槍彈這邊進去時，不會有甚麼傷口，尤其是你的咀巴這樣張着。假如你閉上了咀巴，那麼前面的牙齒就可能會給打掉一兩顆，但是，從後腦出來的時候——」他搖了搖頭。

卡特大爲吃驚地忙閉上咀巴，又隨即把咀巴張開了，跟着又想再閉上，無論他是張開咀巴抑或是閉上咀巴，都是不好的，最好還是那把槍不對着他。而且他現在也忽然很後悔沒有聘保鏢了，如果聘了保鏢而用不着，那是求之不得的事，而碰到了今日這種場面時就用得着了，保鏢的確是物有所值的，即使一生祇用一次，也值回票價了。

他終於可以開口了，他困難地咽着口涎說：「不——不要開槍，有話慢慢說好

了。」

「我叫司馬洛。」那人說。

卡特的眼珠閃動着，極力企圖從記憶之中那一批比常人大得多的名單裏面找出司馬洛這個名字來，但是找不到，連一個印象也找不到。

「我——我不認識你。」他吶吶着。

「這不要緊。」司馬洛說：「我認識你就行了。我是代表法律的。」

「你在開玩笑。」卡特說。代表法律的人這樣闖進他的家中來，這樣奪了他的槍指着他？但如果這個司馬洛是代表法律的，這倒是一件好事。一個警探嗎？他才不害怕警探，在這裏，他可以指揮警探。

「不過對你這樣一個人。」司馬洛說：「我們是不必斤斤計較於是否合乎法律手續的，祇是效果理想就行了。」

「你——你究竟找我有甚麼事情？」卡特問道：「如果你是代表法律的，那你可以跟我的律師談呀。」

「律師。」司馬洛吃吃笑：「我並不是代表那種法律的，因此我也不會跟你的律師談。」

「那你究竟想怎樣——」卡特才這樣說了半句，就說不下去了，因爲司馬洛已把槍咀塞進了他的口腔之內。

「咬着。」司馬洛命令道：「把槍管咬着！」

卡特祇好把槍管咬着。

「用力一點。」司馬洛說：「把它咬斷，不然我就扳機把你的腦漿轟出來。」

「我——我不能呀。」卡特哀鳴着，臉上滿佈了豆大的汗珠，而且由於槍管塞着他的口腔，他的講話是含糊不清的。

「那用力點咬吧。」司馬洛說。

卡特祇好用力一點咬，他的牙齒在槍管上發出「格格」的响聲，他不明白這個叫司馬洛的人爲甚麼要他這樣做。叫他把槍管咬斷，這又有甚麼好處呢？

連他也不知道，這是一種心理學的方法，在進行問話之前，首先把這個人屈辱一番，消磨掉他的鬥志，那麼，他本來不會招供的話，也可能會比較順利地招供出來了。

這樣咬了好一會，司馬洛才忽然把槍管一拔拔了出來。槍管上的準星差點把卡特的一隻假牙也帶了出來。卡特冒了更多的汗。

「好了。」司馬洛說：「我猜，你現在可以談了。我就爲了卓華的事情，來找你的。」

「卓華？他是誰？」卡特問。

「卓華就是不久之前死去了的那個星月報的記者。」司馬洛說：「他和他的未婚妻一起在車子裏被殺死了的。卓華的頸子給扭斷了，而他的未婚妻給汚辱了。這樣轟動的一件案子，人人都知道，你却問我卓華是誰？」

「呀，對了，對了。」卡特說：「你現在一講我就記起來了，對了，那件謀殺案！」

「我現在一講你就記起來了。」司馬洛不屑地道：「但我却認爲不是如此，我認爲我不講你也記得起來的，事實上，我認爲你是最先知道這件事的人。」

（未完）

功夫漫談

中國功夫愈老愈辣

慧心

在一般人的想像中，中國功夫只是拳擊的一種，有如西洋拳或泰國拳，不過打法不同，但在事實上，中國功夫跟外國拳擊，是截然不同的，不但因爲它可以運用高深的技巧，以寡敵衆，以小敵大，以弱敵强，能够取勝，同時它可以使練武的人保持高度健康，活到晚年，仍然有氣力跟强敵周旋，那是別的國家所標榜的拳擊望塵莫及的。若干老和尚住在深山，超過八十歲，壯健的人，休想跟他交手，他稍爲揮手發招，對方就應聲倒地，確是愈老愈辣，甚至一百歲的老和尚，也有功夫，外國的拳師活到七十歲過外，他就氣力不繼，照常的發拳，出步和打擊的力量都是減弱許多，僅得全盛時期有些威風而已，由此可以反映出中國功夫是另有一套本領，非其他拳擊所能及。

另一方面，中國功夫非常重視腰馬的勁，腰馬乏力，那個人的拳頭再硬一點，仍是沒有用的，因此，南派拳術很喜歡紥馬，剛剛入門學師，就要先學這一套，超過六十歲的大師傅，每天起床就紥馬。

何以紥馬對功夫大有帮助呢？除了說那個人的馬步落地生根，對於拳擊方面很有帮助之外，還要講究他的內臟。原來人體的內臟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腎，並非男人稱做神龍穴的下體，然後稱做腎，它只是外腎，至於藏在腰間，由脊椎骨倒數上去第五節與第六節之內，貼近皮膚與肌肉的兩個腎，形如豬腰，它叫做內腎，這種東西才是最寶貴的，因爲它每天忙個不了，一方面要把食物裏面的養料分出有價值的東西送交血液，有毒的東西變成尿液排洩，愈吃得多，腎臟就愈加忙碌，故此，從小到大，從年輕到老，都是必須有一對良好的腎，才可以保持正常健康。

除此之外，腎臟上邊有特殊的東西分泌荷爾蒙，男性的腎臟堅强，荷爾蒙充足，他就久戰不疲，故此，中國練武的高手，非常重視腎臟，不止是紥馬，其他練習內功的功夫，例如：易筋經，洗髓經，以及八段錦等，都是盡量刺激腎臟內分泌的機能，而且發揮它最高的效用。一句話說，中國功夫除了獻出打鬥必須的絕招之外，還有保健作用，那些保健術除了中年受益，晚年同樣的獲得好處，確確實實能够達到壽而康的境界，因此之故，外國的拳師活到九十歲，已經十分稀罕，別說他無法作戰了，能够保持到晚年仍然可以活動，沒有風濕或高血壓，已經難得，中國的拳師活到八九十歲，仍然可以一戰，那是功夫本身所獻出的特殊貢獻，不妨一知。

中國功夫有所謂內勁，即是說，那種功夫能够把渾身氣力集中在一點，加以發揮，一個人如果一拳打出去，能够把手臂的力量放在拳頭上面，已經難得，更難得的是他可以把腰馬的氣力一齊打出去，如果眞正有內功的話，渾身氣力集中在那一拳，給他擊中，就受重傷，這種內勁絕非西洋拳或摔角選手所能够體會得到。

新穎俠艷奇情中篇／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情人劍（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青與上官紅往雙泰鏢局，遭守門人阻攔，司馬青和上官紅强闖進去，終獲晤陳三泰，他坦誠說出衞天風如何籠絡各地高手，及暗害上官嵩的經過，他說罷，隨命七名殺手，向司馬青、上官紅圍攻，這七名殺手身形急動，同時圍了上來，七劍齊發，凌厲無匹，司馬青拚着自己一死，劍勢反抖，不理攻向自己的兩支長劍，改而挺劍架開攻向上官紅的兩支長劍，他在架開來劍後，救下了上官紅時，跟着，左手一伸，把上官紅往上托，拋了起來，口中同時大喝一聲，着令上官紅速即逃走——

綰結同心願　携手闖天涯

上官紅是脫險了，可是她想到這是司馬青拚死救她脫險，兩腿一墊，落地反身，挺劍又想去拚命時，却又怔住了，因爲她看見缺耳疤頸兩名漢子的長劍竟是掃向一邊陳三泰，把他斬爲三截，司馬青却安然無恙，怔立一邊。

那七人都已收劍退後，缺耳漢子道：「司馬大俠，昔日不殺之恩，今日報過了，如蒙成全，就請不要把我們是無名殺手的事，告知南北武林。」

司馬青這才驚覺過來道：「你們殺了陳三泰，還要留在這裏。」

缺耳漢子道：「七劍齊發，在中間的人都要死的，不過司馬大俠是唯一會解法的人，所以才被你衝出去了，我們除了此地之外，別無他處可去，二位請快走吧，恐怕有人會來了。」

司馬青也聽見有人的脚步聲接近，一拉上官紅，向外迎衝出去，看見來的是史文通與幾個執劍的漢子，但他們發現地下橫屍三截的陳三泰，又發現殺氣騰騰的司馬青與上官紅，不敢攔阻，聽任他們出門而出。

兩匹馬還拴在大門口，兩個人上了馬，一言不發，直往前途奔去，走出十來里後，上官紅道：「青哥，這是往邯鄲去的路？」

「是的，我知道，北方我雖然沒來過，可是大致的方向還能辨別，我們向西去，最大的一個城就是邯鄲。」

「可是我們上那裏去幹嗎呢？」

「什麼也不幹，只是因爲那邊沒有人會堵着我們，較爲安全，現在我們等於已經向衞天風下了戰書，他也有了個名正言順的理由可以公開地狙殺我們了！」

「有什麼理由？我們又沒有犯什麼錯失。」

「擅闖雙泰鏢局，殺死了陳三泰，這

條理由足够了。」

「可是我們並沒有殺死他，是他們的自己人殺了的！」

「不！小紅，我們必須承認這件事，衞天風不會承認他養着昔日無名堡中的無名殺手，自然也不會承認陳三泰是死在他們手中的，我們本來是可以否認的，可是我們欠了那些殺手們的情，他們在可以殺死我們的情況下放了我們一馬，反而殺死了陳三泰，因此我答應了不把他們牽出來，就祇有我們自己承擔殺人的責任了！」

上官紅想了一下才道：「承認了也沒關係，我本來就想宰了他，這傢伙可惡極了，居然跟衞天風串好了來對付我爹。」

司馬青也一笑道：「不錯，我們有足够殺死他的理由，那又爲什麼不承認呢，何況這件事對衞天風的影響也很大，至少可以把他假仁假義的面目揭穿開來，使大家都認識他的爲人。」

上官紅笑過：「衞天風的手段以及他的僞善眞面目，很多人都知道，只是大家懾於他的勢力，不敢揭穿而已！」

「也不盡然，衞天風並沒有到了能一手遮天，控制整個北地武林的局面，否則他在妳父親的葬禮上，就可以公開地對付妳了！他在妳那樣的侮辱下都不敢動手，可見他還沒能把握局面而有所顧忌。」

「可是他現在掌握着一股相當大的實力，那些人都是四下分散的，在我爹的殯儀時，大家集中在一起，還能使他有所顧忌，等大家一分散，就會被他一個個地個別擊破，終而完全受他的控制了！」

「這很有可能，我相信那些人也想到了，除了那些已經準備倒向他的人，其餘的也一定會構思對策。」

「還有什麼對策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大家團結起來，組成一股力量來跟他對抗了——」

「這雖然很不容易，但是並非全無可能。」

「不可能的，衞天風也不會讓他們這麼做。」

「江湖人都有個寧折不彎的臭脾氣，衞天風如果眞的採取强迫高壓的手段，反而會引來更多反對他的人，那個老江湖不會這麼做的。」

「他會怎麼做呢？」

司馬青一嘆道：「天風堡財雄勢大，就憑這兩點已足够迫使大家低頭了，他把昔日公孫無名手下的殺手收容過來，我已經想到他的作法了，這是一種很厲害而又穩妥的手法。」

「青哥，究竟是什麼方法，你說話不要繞圈子好不好？」

「壟斷生計，驅虎吞狼，江湖人唯一可悲的是沒錢，北地武林中知名之士，沒幾個是自己有身家產業的，一般的江湖人，要就是進黑道，上馬掛槍，佔山立寨，落草割地，抽取買路錢，或是打家刦舍，寇人以生……」

上官紅感慨地道：「是的，北方民風慓悍，淪入黑道的人也多，勢力很大，幾乎可以與白道中人分庭抗禮。先父任武林盟主時，也無法將這批人消滅，只有跟他們妥協，允許他們對路過的商旅值十抽一，才能維持個相安無事，那也祇是對大股的山寨而言，零星散股的盜賊仍然很多，所以北方的鏢局特別多……」

司馬青道：「這正是我要說的，白道中人，保鏢是正途，此外就是自己斥資經商，販賣關外的皮貨，藥材以博利，衞天風祇要在這兩方面施以壓力就够了！」

「怎麼個施壓力法？」

「很簡單，不跟他攀交情的，他一概相應不理，而且暗示黑道中人跟他們作對，迫使白道中人走投無路，逼得非向他們低頭不可。」

「你是說他兼能控制黑道中人嗎？那不可能，人家不會聽他的。」

「非聽他的不可，因爲他本身有一股雄厚的勢力，黑道中人唯利是圖，犯不着跟他去硬拚，此其一，而且他並不是把生路擋絕，只劃出一部份的人不准人下手，那些綠林豪客爲了要求生，勢必會對另一部份出手，這樣一來，不跟他合作的江湖人就無法在北方立足了。」

「假如大家都聽了他的，他又如何安置黑道中人呢？」

「沒什麼難辦的，最多恢復令尊當盟主時的辦法，按例繳費買路錢過關，利益均沾。」

「那不是跟現在沒兩樣嗎？」

「不！現在的情況不同，北方的綠林道已經準備知會鏢局，自下個月開始，所抽的成數要提高到一成五，可是持有天風堡號牌的鏢局，祇需繳納五分例費卽可不受干擾：這樣一來，獲利的厚薄相差太多，目前的保鏢專酬是一成半到兩成，按照新的標準，有些人就無利可圖，被逼得關門。」

「這些事我怎麼不知道？」

「目前還在保密階段，原是準備等令尊發喪後，開始發出知會，這消息是從綠林道中傳出的。」

「他們肯接受衞天風的調遣嗎？」

「有兩個黑道梟雄不肯答應，可是都被暗殺了，我正在奇怪，那兩個人的武功卓絕，要殺死他們很不容易，今天在雙泰鏢局看見那批無名殺手，才知道衞天風的手段。」

「這個消息確實嗎？」

「千眞萬確，被殺的關外八達嶺總瓢把子過江龍聞人俊與先師有舊，現在八達嶺是由二當家萬世和接替龍頭，聞人俊的弟弟聞人傑逃亡下來，告訴我這消息！」

上官紅一嘆道：「衞天風使出這一手段倒是够厲害的！」

「巨奸大惡，必有過人的城府，他絕不會自己做惡人，甚至於還擺出一副僞善的面目旁敲側擊來逼人就範，所以我預料不出半年，他就能完全地掌握了北五省黑白兩道。」

「他居然能够把勢力伸進綠林中去，倒眞是不可思議！」

司馬青一嘆道：「這也要怪令尊，最近一年來，幾乎完全不管事，一切都委諸衞天風部署，他利用這個機會，跟綠林道也搭上了綫，肯跟他合作的自然受其支持

，不跟他合作的，他在暗地裏策動一些綠林道中的次要人物，起而奪權，終而受其掌握；於是他明裏暗裏控制着黑白兩道，成了北五省武林中的太上皇了！」

上官紅驚訝道：「他眞有這麼大的本事？」

司馬青淡然一笑，說道：「這也不是什麼難事，令尊過於剛直，又自視太高，不屑與綠林中人交往，否則，令尊可以做更好得！」

「我爹不是那樣的人，他對武林同道一視同仁，只以行爲取人，從不問他的出身，也沒有搭過什麼武林盟主的架子，很多綠林道中的首領，都是他的知己……」

司馬青嘆了口氣：「小紅，我不想抬槓，妳所謂很多，也不過是七八個人而已，在整個綠林道中，所佔的比數太少了，而那七八個人，眞正握有實力的，不過是一二人，其餘，都是獨來獨往的獨行豪客，即使武功輩份都很高，却也難以左右大局！」

「我爹沒有獨霸武林的雄心，何必要去左右大局。」

「那他就不該擔任這個武林盟主！」

「青哥！你對我爹的了解還不够，他何嘗願意當這個盟主，完全是被一些人硬抬出來的。」

「我很了解，他只想爲武林道盡點力，並無成就霸業之心，所以才勉爲其難，這是最糟糕的事，他如果只想本行俠濟世之心，乾脆獨行其是，不參任何組合，做事情反而自由得多，既然擔任了這個工作，就該深切體會，改變自己的作風，切實地做點事，像這樣吃力不討好，反而誤人誤己，連帶也坑了別的人！」

「誰受了我爹的連累了？」

「聞人俊，他就是太尊敬令尊了，所以才身遭不測，聞人傑跟我談起來，對令尊的爲人，他是萬分欽敬的，但是對令尊的處事，則不無微言……」

上官紅低頭嘆了口氣：「我並不認爲爹做錯了什麼，嵩雲別莊上的人員，多半是從黑道上轉來，洗手歸正，自動効力的，而現在對我仍然忠心支持的，還是那些人居多，他們有的出身微賤，有的却曾是叱咤風雲的人物，爹對他們親如手足，才換得他們的拚命追隨，這些地方，爹是成功的！」

「聞人傑並沒有說令尊對人失敗，只是處事方面的敗筆也無容否認，如以行俠而言，他交到一個朋友，結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個敵人都是成功的，因爲人生得一知己可死而無憾，但是身爲武林盟主，能交到九千個朋友，却樹下一千個敵人，都是失敗的；因爲九千個朋友，未必能因爲他的緣故而成朋友，而一千個敵人，却會因爲他的緣故，也成了敵人！」

「那麼你的意思是該怎麼做呢？」

「武林盟主應該是沒有一個敵人！」

「那不是太難了，人不可能沒有敵人的。」

「不難，衞天風就能做得到，他像是一個辛勤的農夫在經營他的田園，不讓一根野草生長在田圃中，而農夫對於淸除野草的手段是連根拔除！」

上官紅道：「就像是他現在對付我的手段一樣了。」

「是的！陳三泰沒有那個膽子，他一定是得到了衞天風的指示才敢下手的，我們在雙泰鏢局的遭遇就表示他的除草行動已經開始了。」

上官紅默然片刻才道：「青哥！你認爲聞人傑的說法對嗎？」

司馬青一笑道：「我只是一個遊俠，可不是盟主，因此我無以置喙，而且我現在已經變成了要被淸除的野草了，我必須要忙着做野草的求生打算，更沒時間去思考這些問題。」

上官紅這才笑了起來道：「我們這兩株野草要如何才能不被拔掉呢？」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衞天風如果只守着他的一片田園，無疑的，他是會成功的，但是他的慾望太大了，以一人之力想拔盡原上的野草，把莽莽江湖都闢作他的田園，他會失敗的！」

「我是說我們目前該怎麼辦？」

「目前自然是到一個他的手够不到的地方去。」

「離開北方，到江南去？」

「不！這樣固然可以躲開他的傷害，但是却助長了他的氣燄。我們要留在此地，妳目前是最受人注目的對象，也是唯一能散佈草種的主株，我們必須在他奪來的這一片原野裏，遍洒野草的種籽，使他疲於奔命，無法定下來擴展他的田圃。」

「這是我早就打定的主意，我不想繼承我爹的事業，恢復上官家的光榮，但是我絕不退縮，我們從那兒開始？」

「到京師去，那個地方是他不敢明目張膽殺人的地方，而且那兒的鏢局也最多，是受他影響最大的地方，更是我們能爭取到最多助力的地方！」

上官紅興奮地道：「我也是這個打算，爹在死前給我作了兩個指示，一個是要我上南邊去避一陣子，等衞天風鬧到天怒人怨時再回來；另一個就是要我上京師去，那兒除了一些鏢局中的同道外，還有一個地方是可以庇護我的。」

「三隻手的老祖宗，空空門的掌門人，妙手空空談不同？」

「是的！他是我爹的生死之交，也是我爹最信賴的一個朋友。我爹的葬禮他沒有來，也是爹早就通知了他，叫他準備應變，衞天風得勢後，他必將是衞天風第一個要下手對付的人。此老的妙手空空絕技舉世無雙，手底下的徒子徒孫遍及北五省，消息最靈，只是鬥力拚命的功夫差一點，爹要我去也是幫幫他的意思。青哥，你似乎對北邊的情形很熟嘛！」

司馬青笑笑道：「我既然受師尊遺命照料妳，自然要對妳所處的環境作一番深入的了解，而且談不同的空空門弟子在江南也不少，談不同自己也常上江南去，跟我師父也是知己之交，對他的事，我了解得不比妳少。」

上官紅嫵媚地笑了一笑：「青哥，多謝你對我的關顧，不過我有一個要求，像

剛才在雙泰鏢局的那種照料的方法，可不能再來了。」

「剛才我並沒有做錯什麼呀！」

「還說沒有，在無名殺手的圍攻下，你把我抛了出去，而自己拚却一死，這也算照料嗎？」

「任何人都會那樣做的，一個人死總比兩個人一起死好得多，而此時此地，妳的生命比我的重要！」

上官紅深沉地望着他：「青哥，我今年已經二十五歲了，前幾年還有人來求過親，最近這五年，除了衞鐵民外，幾乎沒有人再來向我求婚了，你知道是爲了什麼緣故嗎？」

「這個或許是妳太美，使那些人自慚形穢，不敢妄求，此其一；再者衞鐵民既然表示了有求婚之意，別的人惹不起他老子，也就不敢再提了！」

上官紅道：「青哥！你這不是故意在推托嗎，你明知在五年前，人家就爲我們配上了對！」

「那只是他們瞎起哄，我們連面都沒見……」

「不！青哥，我是很認眞的，要不然在人家剛傳出這種消息時，我就會公開地宣佈反對了……」

上官紅的坦率倒使司馬青爲之默然，上官紅又道：「我也不是胡亂由人擺佈，而是我爹相中了的，那是十年前，我才十四歲，爹有事到江南，曾經去拜訪你的師父！」

「那時我也沒出師，整天都在山上，沒見到令尊呀！」

「你師父不在，爹是由你大師兄陪着在觀裏逛了一趟，看見你一個人在後山練劍，沒有驚動你，看了一下就告辭了。囘來就告訴我說，他爲我相準了一個小伙子，人品，才貌，武功都是極品，將來一定會有出息的，只是不知道品行如何，過兩年他就出師藝成了，看看他在江湖上闖蕩的情形，如果靠得住，就向令師提親！」

司馬青一怔道：「可是以後……。」

上官紅紅了臉道：「你比我大四歲，我十六歲那年，你就藝成行俠江湖，傳出了不少艷聞韻事！」

「天地良心，這是從何說起！」

「我知道那些都是別人渲染過甚的傳聞，可是有很多女孩子爲你傾心總是事實吧，剛出道一兩年，江湖上說你到處留情也不假吧！」

司馬青祗得苦笑道：「我不必辯解，好在日久事明！」

「是的！爹聽了前兩年的傳聞，心裏微感失望，就沒再提起，直到六年前，令師淸道人來到嵩雲山莊，那時對你的流言已不攻自破，爹也了解到他沒看錯了，正式在口頭上向令師提出過，但令師說他只是你的師父，不是你的親長，關於你的婚事，他不便作主，要問問你的意見，爹自然也不能勉强他。後來爹已經發現身受衞天風的控制，雖然拒絕了衞鐵民的婚事，但是也不敢把我的婚事作成決定，怕衞天風會對我不利，可是爹也作了一番部署，就是要我出外歷練，同時也作成了外面的傳聞，把我們兩個人牽扯在一起。」

「原來那是令尊作成的。」

「爹只是在北邊找幾個人放出那種傳言而已，武林中有的是好事之徒，很快就傳開了，江南方面，則是令師授意一些朋友，配合着傳聞開的。」

「我……一點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這都是爹在臨死前派人送了一紙遺書給我才告訴我的，那年爲趙明月作封刀的證人，原是兩位老人家安排我們見面的，爹一面派人送我到趙家，一面密修一函，致上令師以托孤求援，因爲那事情已經很緊急，那知道人到了杭州，令師已然病重，不過令師還是答應了！至於淸風道人前輩怎麼跟你說的，我就不知道了。」

司馬青黯然地道：「師父說了妳家的險惡情形，要我代他老人家永遠照顧你，不過又說最好當時跟妳吵上一架，在令尊未生變故前，不要跟妳見面，如果聽見了令尊的凶耗後，就必須立刻趕去幫妳…」

「有關我們之間的事呢？淸老師沒有提？」

「提了，不過老人家說得很含蓄，他說武林道上患難相助是本份，他可以要求我，至於婚姻，則要靠緣份，情生自然緣至，不可强求！」

「老師父這是怎麼說呢？」

「因爲我們兩個人都是很有名的人，師父不但對妳的情形不淸楚，對我的情形也從不過問，他怕我們已有遇合，如是爲了做長輩的强爲作主，將會造成終身的遺憾，他老人家自己在年輕時就受過這種打擊，所以他們不願意再造成憾事。」

「可是我爹……」

「家師說令尊爲人幾近乎聖，就是在感情上太過執着，眞要爲令堂守義，就不該讓衞彩雲進門，既然讓她進了門，就不該只讓她虛擔個名義，如果他對衞彩雲能够有一分感情的話，這場禍端，就不會發生了。」

「把衞彩雲嫁過來，根本就是他們的陰謀！」

「那也只是衞天風的，衞彩雲如果不是傾心令尊，就不會做這種荒唐的事，久日的冷淡與漠視，會使人變得很可怕的，一個對愛很强烈的女人，當她付出的感情受到蔑視與汚辱時，變成的恨，也是極端的！」

上官紅不禁默然了，半晌後才問道：「青哥！你是否已經有了知心的人？」

司馬青笑笑道：「假如有的話，我一定帶來先跟妳見面了，我不會爲了要盡俠義的本份而傷一個女孩子的心！」

上官紅這才笑道：「那就好，否則我就不敢把爹的遺書說出來了，爹說除了司馬青，我不准嫁別人！」

「這……小紅，令尊對妳，太不公平了。」

「不！他老人家對我太了解了，我那年曾到江南去跟你見面，他知道我這一輩子也選定你了。」

「那又何必在遺書上加上這條呢？」

「他是怕衞彩雲以庶母的身份，硬給

我作主擇婚，嫁給她那個寶貝姪子，加上這一條是給我在必要時拒婚用的。令師仙逝，雖然他曾答應過要你照顧我，可是兩三年不見你的影子，也沒有看見你托人捎個信去，爹在自知不保時，不敢再把所有的希望寄在你身上，必須爲我作些必要的安排，他要我在萬分無奈時……算了，現在你已經來了，就不必再說了！」

「令尊大人對我的信心不够，千金重一諾，我師父既然答應了，我就一定會來的。」

上官紅道：「來是你的情份，但是爹却不能强求你來，爹到後來幾年的確後悔，當年他認爲許多理所當然的事，別人未必會那樣想，他認爲對人家是好的事，人家却不一定肯接受，何況這種冒險拚命的事，爹爲我預留了一個退步，這總是人情之常吧！」

司馬青問道：「令尊大人究竟作何安排呢？」

「他叫我萬一你沒有來，而衞天風又要利用衞彩雲的關係，强迫我卜嫁衞鐵民時，要我不妨姑且答應卜來，只是要邀請南北知名的武林人物，隆重成禮……」

「這一點衞天風是做得到的，可是來了又怎麼辦呢？」

上官紅說道：「在交拜之前，突然脫卜采服，當着賓客，出示先父遺書，讓大家都知道爹只答應我嫁給司馬青，不過，青哥，這不是我要賴上你，而是情勢所造成的，除了你之外沒有第二個人能使衞天風懾伏死心，第一是江湖上早就把我們連在一起了，第二是爹已經向令師求過親，沒有得到你肯定的答覆，自然不能再另議別家，爹在遺書上寫得很清楚，這是說得過去的。」

司馬青震了一震，口中哦了一聲，上官紅道：「青哥，爹在最後一次派人上江南，把我的庚帖送了去，你師父收卜了，難道你沒有看見？」

司馬青想了一卜道：「小紅，師父沒告訴我這個。」

上官紅臉色一變。

司馬青又道：「不過他老人家在叫我照顧妳的時候，曾經告訴過我，如果我對妳的印象還好，就接受卜來，否則也可以拒絕，因爲祇是他跟令尊的交情，不能强迫我做這件事。」

「你……怎麼表示呢？」

司馬青笑道：「我如果不答應，就不會在那天跟妳吵上那一架了，我再混帳，也不能那麼不懂事，在師父的喪禮時對登門弔唁的客人無禮吧！師父在吩咐我後，又拿了個紙，交給大師兄，低聲吩咐了一番話，大概就是妳的庚帖，令尊的噩耗傳到江南，大師兄還鄭重地問我，是我來還是他來，如果是我來，他就不管了，如果是他來，他就要帶領全觀的師兄弟一起前來保護妳了。」

上官紅這才鬆了臉色道：「結果是你來了。」

司馬青微微一笑，道：「這證明我是自願來的，也是爲了妳而來的，我覺得這比受一份庚帖的壓迫前來更能表達我的誠意，小紅，妳有個了解妳的父親，而我有個了解我的師父，他們知道用什麼方法來促成我們一起更爲有效，因此對我師父收卜庚帖而沒告訴我這一點，妳千萬不可多心。」

上官紅嬌羞地看他一眼，低頭不語，這一對被人譽爲絕代天驕的男女奇俠，在這時候，才算是眞正地合在一起了。

祇是展開在他們面前，還是一段艱險的旅程。

雖然他們的人在一起，心在一起，但並不是享受着旖旎的神仙歲月，而是從事着一場艱苦的搏鬥。

雙騎並轡，他們終於到了北京城外的長辛店。那是京師鏢行集中的區域，北京城是輦轂之卜，治安自然要較一般的地方嚴謹得多了，佩刀携劍，公然出入市上是犯禁的，可是保鏢的朋友不帶着傢伙，就好像全身不自在，因此鏢行只有設在城外的長辛店了。

兩地相去不過四十里，瞬息可達，却是江湖人的天卜，北省有名的幾家大鏢局全設在這兒，就是設在別處的鏢局，也都設有分局，以便承攬生意。

除了鏢局，附帶而設的客棧與酒樓也多，因爲這是少不了的，接洽業務，商談生意，貨物交割，起運，全是在這兒。鏢局以商家爲主要的客戶，那又都是些花得起錢的豪客，更因爲在京畿之外，沒有宵禁的限制，這兒可以城開不夜，歌舞達旦，小小的一個市鎮，繁華竟過於京師！

雖然這是順天府的轄區，但誰也不會以爲這兒跟京師是分開的，所以龍騰虎躍，終日在刀光劍影中討生活的江湖豪傑們，就成了長辛店上最易見到的人了。

司馬青與上官紅應該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對，可是他們徐步策馬，踏上長辛店的街道時，不但沒有引起騷動，反而引起了一片寂靜，整個長辛店竟是以寂寞來歡迎他們的。

本來是喧鬧的酒樓飯館，在他們快接近時，忽然就靜了卜來，絲竹絃唱，一卜子都停了。

靜得只有他們的馬蹄聲敲着石子路所發出的單調聲響，上官紅愕然地回顧，然後低聲地問道：「青哥！是怎麼回事？」

司馬青却有點憤慨地道：「怎麼回事，衞天風的勢力已經先一步來到這兒了，人家把我們當成了瘟疫，唯恐被沾上。」

「這簡直豈有此理，我爹在世之日，對他們的賜惠最多，就是在我爹的葬禮上，他們都表現得慷慨激昂！所以爹才告訴我，說上這兒來較爲安全。」

「那祇是一時的激動，再者還有一半的人是從江南來的，他們不在衞天風的威脅之卜，敢於主持主義，等那批人一走，這些人基於利害，就是另一種態度了。」

「那……我們怎麼辦？離開算了，我們又不是來求助，而是幫助他們離開衞天風的魔掌的。」

「小紅，對武林情勢，人情冷暖我比妳看得多，也許衞天風許了他們什麼好處，這本在我的意料中，所以並不指望他們能有多少助力，而且我深信武林中雖多因

利而忘義之徒，但畢竟還有爲義而不計生死的俠義之舉，目前的情形正好給人性作一番透視，我也深信這兒還有幾個朋友的，只要有一個，那就是眞正的朋友。」

兩個人輕聲交談着，終於在一家叫集賢棧的店前卜了馬，那是一家很大的店，前面是酒樓，後進是客店。

來到門口，有個小二過來，倒是很客氣地哈腰招呼道：「您二位是打尖還是宿店？吩咐了小的好侍候。」

「先打尖後宿店，準備兩間相隣的上房，把牲口卸卜加料，馬包拿進去，我們用過酒飯才回房。」

「是，是，不過相公，上房只剩一間了。」

司馬青看看那小二，忽而一笑，道：「就是一間給姑娘留着，在外面的客房架張鋪！」

小二答應着，上官紅倒是有點不好意思地道：「青哥，咱們可以換一家。」

「不必，上那兒都是一樣，但是這一家最安全，那個小二是聞人傑喬裝的，這兒是他的產業，他是專候着我們的。」

上官紅低哦了一聲，司馬青又道：「聞人傑既然以店伙的身份出現招呼，可見此地已充滿了凶險，我們進去時，得小心些！」

上官紅苦笑一聲，拍拍肩頭的劍：「我這些日子，那天不是劍不離身，何嘗鬆懈過！」

「也不必太過緊張，只裝着不知道此地的情況一樣，我們要看看衞天風作了些什麼安排？」

兩人走進了酒店，約莫有七八成座，除了一些穿着斯文的酒客仍是笑談自若，對他們較爲注意外，有不少武士打扮的江湖人居然都低卜了頭，避開了他們。

司馬青裝着不知道，揀了副空座坐卜，而且還點了幾樣酒菜，低聲向上官紅說道：「看看！有沒有認識的，跟他打個招呼！」

「左邊第二桌上是遼東雙義鏢局的鏢頭，雙刀花雲，跟他哥哥雙槍花平合稱遼東雙義，跟我爹是老朋友，也受過我爹的好處，可是他現在避着我。」

「過去，跟他招呼一聲，瞧瞧他的態度。」

「這是何苦呢，人家既然不願意理咱們就算了！」

「不！還有一些人妳並不認識，沒有避妳的必要，我要知道他們的立場，同時也讓衞天風的眞面目敗露出來。」

上官紅略頓一頓，終於站起來，走向那一桌去：「花二叔！您已經回來了，在先父的葬禮上，姪女兒多承您仗義支持，還沒謝您呢，回頭上您那兒磕頭去。」

花雲還陪着兩個商人打扮的客戶，見上官紅過來向他招呼了，顯得十分尷尬，困窘地站了起來：「不敢當！不敢當，我有兩個客人，一會兒我就要起鏢上遼東去了，回來再跟妳談，妳忙吧！」

他沒有邀請上官紅坐卜，也不想多說，雖然菜才吃了沒有幾口，他已經吩咐櫃上結帳了，偏偏那個堂倌的走過來，說道：「花爺！你要的烤鴨，已經上架了，馬上就好！」

花雲實在恨透了這堂倌的不識趣，摔手就是一嘴巴：「結帳，叫的菜都算在帳上，難道我非得等把菜吃了才能走路嗎？眞是豈有此理。」

這個小二正是先前在門前招呼他們的聞人傑，他挨了一嘴巴，態度也强了起來，跳着脚叫道：「花爺！您有銀子也不能這麼欺負人，叫了菜還沒送上來，您就要結帳走了，我們總得問一聲，你也值得打人嗎？咱們評評理，小店字號不算老，賣酒賣菜可不賣嘴巴子，你今天不作個交代就不用想走。」

店裏的帳房也過來了，神態不怎麼客氣：「花爺！這夥計是我的姪兒，剛來沒多久，要是他不懂事，您教訓他沒話說，可是剛才老漢看得很清楚，他沒有得罪您，您伸手就打人，這不是明着欺負人！」

花雲更是窘了，他伸手打人，原是一時的氣，怨那小二太沒眼色，故意出他的醜，但人家鬧起來，顯得自己理虧，倒是不知如何是好，上官紅却冷笑道：「店家，你們也別鬧了，花二爺是有苦衷，他家有人得了急病快死了，那有心情吃喝！」

花雲聞言老臉一紅，實在丟不起這個人忙道：「賢姪女，這話是什麼意思？」

上官紅冷冷地道：「沒什麼意思，你是家裏有人快死了，死的是你們雙義鏢局上那個義字，我勸你趁早自己去摘卜來，否則也會有人替你摘的，別以爲你投靠了衞天風就能從此天卜太平了，光是有銀子而沒了臉，你還是做不了人的！」

花雲一張臉成了豬肝的顏色，但是面對着上官紅，他不敢再說什麼，掏出了一塊銀子丟在桌上，匆匆地拉了那兩個客人，低頭而去。

上官紅憤憤地回到座上，已經有五六個江湖人圍了過來，一個身材瘦削的中年漢子，剔着三角眼冷冷地道：「二位是司馬青與上官紅？」

司馬青兇巴巴地道：「不錯！閣卜有何指教？」

「在卜巴天義，是龍武鏢局的鏢頭，現在代表長辛店所有的鏢局同行，向二位提出一句忠告，希望二位吃過了這一頓，立刻上馬離開，長辛店不歡迎二位！」

司馬青淡然一笑，道：「有什麼理由嗎？」

「有！聽說二位在大名府攪了雙泰鏢局，殺死了陳三泰。」

「有這麼回事，不過陳三泰是被他們自己人誤殺的。」

「不管怎麼說，反正長辛店不歡迎二位，站在鏢局同行的情份上，我們有爲陳老爺子討回公道的義務！」

「我們如果不走呢？」

「那二位在此地會很不愉快，陳老爺子總是因你們而死的，我們絕不容你們再在這兒……」

青光突閃，巴天義呼叫着退後，臉上已經被司馬青刺了道劍痕，司馬青劍又歸鞘，冷笑道：「替衞天風賣命也得有兩卜子，閣卜還不够份量！」

巴天義再也沒想到司馬青的出手會如此之快，他摸了一下臉上的血漬，手雖然已經按上了劍把，就是不敢拔出來，他身邊的那幾個同伴也都駭然變色。

整個酒座上的吃客見已經動了兵器流了血，膽小的立刻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急得幾名伙計直叫：「客官！您老的酒帳還沒會呢！」

有的滿不情願地掏銀子付了，跑得快的則早已不見了影子，先前捱了花雲一巴掌的那個伙計原是聞人傑喬裝的，這時又挨了過來，先向司馬青拱手道：「這位爺，您行行好，小號是生意人，可經不起這種損失，您要打架，請上外面去……」

司馬青微微一笑道：「對不起，小二哥，我知道攪了你們的買賣很不該，可是你看見了，這是他們找上來的，而且我也希望能到外面去解決，可是你得問問這位巴大爺敢不敢出去？」

小二一拍胸膛道：「巴大爺是長辛店有頭有臉的英雄好漢，怎麼會不敢去，拐過大街有所城隍廟，門口有一片廣場，很寬敞，正是掄刀動劍的好地方，您請上那兒去，巴大爺準到。」

帳房捧着小烟袋過來了，哈哈地道：「小六子，滾過一邊兒去，這那有你插嘴的份兒。」

小二陪笑道：「叔叔，姪兒是怕他們在這兒打起來攪了生意。」

帳房一瞪眼斥道：「不長眼珠的東西，巴大爺在長辛店是什麼身份，他選中了咱們的店堂跟人打架是看得起咱們，龍武鏢局家大業大，打破了一個碟子都少不了咱們的，去把那些沒會帳的酒菜結一結，一起掛在巴爺的帳上。」

巴天義先前爲司馬青的氣勢所懾，已經够窩囊了，現在聽這叔姪二人，一吹一唱，竟像是說好了也來窩囊他似的，不禁動了火，厲聲道：「慢來，巴某憑什麼要替那些人付酒菜帳。」

帳房把水晶眼鏡往上抬了一抬，陰陽怪氣地道：「巴大爺，您這話就說得不漂亮了，這條街上，所有的酒樓客棧，您都派人去打過招呼，說是有這樣兩位客人來的時候不准接待，唯獨小號未曾接到通知；小老兒還以爲是巴大爺看中了小號，要在小號跟人解決過節，所以特地叫我這個姪兒在門口等着。這兩位客人一到，就把他們給接了進來，我們如此巴結巴大爺，難道還錯了。」

這一來使得巴天義更是難堪了，厲聲道：「老傢伙，你滿口嚼些什麼蛆，誰又派人通知了？」

帳房先生看了他一下才道：「巴大爺，您要是不敢承認就算了，但您心裏明白，我老頭子說的是不是眞話，如果要證據，我還可以找幾個人來證明，我們雖是做小買賣的生意人，同行之間的道義還有，比你們這些保鏢的義氣强多了，小六子，告訴大伙兒一聲，今兒這酒座上的帳都不用收了，算是咱們請客，只有巴大爺那一桌上，可是算算清楚，一個子兒也不能少。而且先去要了來。」

小二答應了一聲，到那邊桌子，來到巴天義的面前道：「一共是二兩四錢，巴大爺，請先會一會。」

巴天義怒道：「混帳東西，大爺還沒吃完呢。」

小二笑笑道：「您沒吃完可以回去慢慢吃，現在這些帳是您已經要過的酒菜，請您先賞下，您如果還要什麼，只要先把帳付了，小的立刻給您送上來。」

巴天義感到臉上無光叫道：「那家的酒館是先付帳後吃的？」

帳房先生慢條斯理地道：「沒有一家有這規矩，小號也是對您巴大爺特別，本來客人上門就是衣食父母，咱們理該尊敬，可是您巴大爺却是存心要我們關門砸招牌來的，我們對您不必尊敬。」

「老傢伙，你說話明白點，我怎麼是存心砸招牌來的？」

帳房先生冷笑道：「你派人到每一家都打過招呼了，獨獨漏了我們這一家，分明是打算在小號鬧事，這兩位客人進來後，你果然過來鬧事了，這不是存心是什麼？沒第二句話說的，巴大爺，酒菜銀子請先付下，因爲照你說了不算的習慣，很可能一轉眼，你連這一頓也給賴了。」

「混帳的東西，巴大爺幾時賴過人的帳！」

帳房先生冷笑道：「你以前的信用如何不知道，至少你派人挨家通知是事實，沒多久的事你就翻臉不認了，對你巴大爺的爲人也就可以想像而知了，你說一聲，銀子付不付吧。」

「不付！我姓巴的，從沒受過這種侮辱。」

帳房先生冷笑道：「不付就算了，才二兩多銀子，小號還賠得起，就當小號做好事，齋了孤魂野鬼了。」

說完他冷冷地回到櫃上去了，而且還道：「大家聽着，以後有保鏢的上門，一律先收錢後上菜，給多少銀子上多少菜，一個子兒都不准賒欠，這些保鏢的專好逞强使刁耍無賴。」

這句話把旁座上的幾個鏢師都惹火了，一個壯漢立刻一拍桌子，厲聲吼道：「老傢火，你說什麼？」

帳房先生淡淡地道：「秦爺，您別發橫，姓巴的賴帳您聽見了沒有？」

那個大漢是鎭遠鏢局的鏢師秦剛，外號叫霹靂火，鎭遠鏢局的總鏢頭趙鎭遠號稱神刀鎭三山，與一輪明月趙九洲是同族弟兄，因此鎭遠鏢局跟嵩雲別莊上官世家的交情非同泛泛，自然也是眞心支持上官紅他們的。

秦剛看見上官紅與司馬青進來，知道一定會鬧事，所以留下來沒走，也是看機會要爲他們帮帮場子。

現在見到這酒樓裏跟巴天義鬧開了，心中有點明白，這家酒樓必然是與上官紅有點淵源，否則一個做生意的人，說什麼也不會用這種態度對待客人的，何況得罪的還都是有點名望的江湖人。

秦剛覺得自己也應該表明一下態度，免得讓司馬青與上官紅誤會了他們也是衞天風一氣的，因此就着帳房先生的問話，冷笑一聲道：「我沒聽見，我只聽見畜生

在放屁，懶得理會，掌櫃的，姓巴的不是人，你別扯到鏢行的頭上，我們保鏢的裏頭固然有些雜種畜生，但也有響叮噹的好漢。」

巴天義這下子可找到發洩的對象了，對司馬青，他是爲了對方的劍技所懾，不敢再發橫，對那個老帳房，他要顧全身份，不便發作，可是對秦剛，他却不能再忍，龍武鏢局的規模比鎭遠大，他是堂堂總鏢師，叫對方一個鏢師給壓了下去，長辛店就眞的不能混了。

倏地轉身，衝到秦剛的桌子面前：「秦剛，你剛才說些什麼？」秦剛毫無畏懼地道：「老子說的就是你這無膽的鼠輩，你自己看看你做的那一件像人事，跟司馬大俠與上官姑娘過不去，還可以說是你舐了衞天風的屁股，老子還可以原諒你，可是吃了幾兩銀子的酒菜想耍賴不付，連帶叫人家生意人把咱們鏢行界的瞧扁了，老子再不開口，不就跟你一樣不是人了。」

巴天義氣極就想拔劍，秦剛却冷笑一聲道：「慢來，要打架老子不含糊你，可是咱們不要在這兒打，折損了人家的東西，你王八蛋的一定又耍賴不肯賠，要老子替你賠上你那一份兒，老子也不甘心，等老子吃够了，喝足了，到外面較量去。」

說完又自顧坐下，掏了一塊銀子丟在桌上道：「掌櫃的，來把銀子收去。」

聞人傑過來笑道：「秦爺！咱們老爺子說過了，今兒這些座上的酒菜算是小號孝敬了，您要什麼只管吩咐，賞賜却不敢拜領。」

秦剛笑笑道：「我聽見了，我這邊就謝謝了，這是替那一桌上付的，那個王八蛋口中說代表長辛店所有的鏢行同業，却幹出那種沒廉恥的事，叫我坐在一邊都臉紅，人家不要臉，長辛店開鏢行的不會都是沒臉的人。」

巴天義氣得嗆然拔劍，可是四座忽地站起了十幾個人，都是短打佩刀的武林中人，全體都圍了過來。

巴天義發急了，大叫道：「各位，這是幹什麼？」

一個花白鬍子的老者道：「巴兄，咱們北地鏢行同業對上官盟主十分敬仰，對天風堡也很客氣，因此他們兩家的糾紛，我們感到很難插手，只有置身事外，這一點請上官姑娘與司馬大俠要見諒。」

上官紅笑了一笑道：「老爺子言重了，上官紅身負家難，但也知道天風堡勢力通天，不敢奢求各位賜助。」

老者的臉紅了一紅才嘆道：「上官姑娘，說句老實話，令尊上官盟主威震北五省，但是對我們鏢行同道的照顧，實在還不如天風堡來得周密，令尊執事的時候，我們跟綠林道上的朋友時有衝突，一定要等我們出了事兒，求告到令尊那兒才能解決，可是衞堡主只要一句話就可以太平無事了，我們幹保鏢這一行雖是以賣力氣，賣性命爲常事，但是能够平平安安地吃碗飯，總是比成日拿刀子跟人拚命强，姑娘以爲然否。」

上官紅低頭無言，司馬青却笑道：「借問老前輩高姓大名。」

秦剛已經嘴快搶着道：「這是銀鎗邱廣超邱老爺子，他的廣和鏢局在長辛店的字號最老，輩份也最尊，眞正要代表長辛店的鏢行業，邱老爺子說句話，大家還肯聽得進，他巴天義算是什麼玩意，舐着天風堡的屁股就當招牌了。」

巴天義又要發作，邱廣超沉下臉來攔住了道：「巴老弟，老朽也不是倚老賣老，衞堡主與老朽的交情總比你深，天風堡與上官家的糾紛，老朽也向衞堡主表示過意見，我們實是不便介入，衞堡主也通達人情，並沒有要大家怎麼樣，因此你老弟代表長辛店鏢行同業所作那些言行，老朽實在難以苟同，所以老朽特別聲明一句，人各有志，無法勉强，老弟跟衞堡主也許關係不同，你要爲天風堡多盡點力，那是你的事，可別把大家都帶進去。」

巴天義沒想到邱廣超也會扯他的後腿，不禁急了道：「邱老爺子，兄弟不是跟各位打過招呼了嗎？」

邱廣超道：「不錯！貴行的人是到敝局來說過，但是老弟做事太莽撞了，你只是派人知會了一聲，並沒有問問我們的意見，是否同意你這樣做，老弟，我相信這祇是你自己一個人的主張，衞堡主至少不會這麼胡鬧的，因此你既不能代表衞堡主，也不能代表長辛店的同業。」

巴天義道：「兄弟也是得到天風堡來人的指示才這樣做的。」

邱廣超冷笑道：「那就更豈有此理了，我們承了衞堡主的情，心中是很感激，但是還沒有到要聽命指示的程度，我相信就是衞堡主自己來了，也不會說出指示這兩個字。」

巴天義孤立無助地看看左右，連他身邊的那幾名漢子都收起兵刃退開了，不禁大是着急：「尤兄！吳兄！二位也說句話呀！」

一個漢子冷冷地哼了一聲：「扶不起的阿斗，巴總鏢頭，堡主看你平時很能幹的，才請你向各位朋友連繫一下，那知道你是這樣辦事的，損了堡主的名頭不說，還替堡主得罪了朋友，昨天我們來，你還拍胸膛說一切都辦妥了，敢情是這麼同事兒，要像這個樣子，何必還借重你的大名，乾脆由堡主自己寫封信給每家鏢局，請大家支持了，堡主的面子還會沒有你姓巴的叫得開，巴天義，從現在開始，你自己愛怎麼幹都行，可就不准再牽上天風堡三個字。」

巴天義更是着急了，向那兩名漢子道：「尤兄，這……這是做什麼呢？」

那姓尤的漢子冷冷地道：「巴天義，衞堡主敬重的是俠義英雄，結交的是肝膽豪傑，不是貪生怕死，狐假虎威的鼠輩。」語畢，又對邱廣超拱拱手，說道：「邱老爺子，兄弟尤青雄，這是敝拜弟吳海獅，咱們弟兄一直都在海上討生活，跟陸上英雄，疏於親近，承蒙衞大哥不棄，結爲手足。……」

邱廣超一怔道：「莫非是渤海龍王尤大當家與吳二當家二位。」

尤青雄笑笑道：「不敢當，尤某兄弟過去在渤海混世面，沒做過什麼值得驕傲

足以讓人稱道的事，深感慚愧，自從與衞大哥結交後，才懂得了許多做人的道理，故而把海上的攤子收了，願以此身爲江湖俠義略盡棉薄，尚祈邱老不吝賜誨。」

邱廣超駭然變色道：「二位昔年威鎮渤海，聲勢之盛無以倫比，想不到……」

吳海獅淡淡一笑道：「邱老爺子言重了，敝兄弟當年不過是一個海盜頭子而已，沒什麼值得稱道的，倒是追隨衞大哥之後，才覺得不負此生。」

司馬靑聽了也暗覺心驚，這兩個傢伙是渤海之霸，也是綠林道上最負盛名的四海龍王之一，想不到居然會被衞天風網羅了去，可見衞天風確有過人之處。

邱廣超沉吟片刻才道：「關於上官家與衞堡主之間的恩怨，老朽已經說過了，我們局外人不便介入，至於巴天義的那種作法……」

尤靑雄立刻道：「邱老，在下方才對巴天義表明了，他以前怎麼做的，尤某實在不知道，但是尤某可以保證，衞大哥只是想跟武林同道共同合作以期天下武林共揚武道，和平相處，絕對無意要壓迫那一個家或是跨在誰的頭上，以後再有人敢出那種言行，邱老儘管加以教訓就是，假使邱老不願意生閑氣，就請知會在下一聲，敝兄弟受衞大哥之托，在京師負責澄淸一些武林朋友的誤會，目前敝兄弟設寓在京師大街集安客棧，過些日子，那兒有一家天風居酒樓開張，敝兄弟就在那兒落脚，舉凡武林朋友有什麼需要衞大哥效勞之處，無論大小，只要知會一聲，敝兄弟一定竭誠服務，如若是敝兄弟辦不了的，也會轉請衞大哥全力支持！」

他笑笑又向司馬靑與上官紅道：「司馬大俠，上官姑娘，在下也帶來了衞大哥一句話，你們對衞大哥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儘管可以去找他當面解決，却不可以在背後詆譭衞大哥的名譽！」

上官紅冷笑道：「淸者自淸，濁者自濁，衞天風如果行事果眞問心無愧，就不必怕人批評！」

尤靑雄一沉臉道：「衞大哥當然不在乎，而且他是長輩，不便與你們計較，只是我們這些做弟兄的對衞大哥十分敬仰，不願意見到衞大哥的英名受損……」

司馬靑微微一笑道：「閣下很淸楚，我們自從進門後有沒有說過什麼，倒是衞天風的爪牙咄咄逼人，讓人看得不順眼了，閣下既是衞天風的心腹，不妨多注意一點，衞天風如果要想在武林上稱義而立威，最好多用一些如閣下這種識大體會辦事的，少用那些張牙舞爪的小人！」

尤靑雄的涵養很好，居然一笑道：「這是好話，在下一定會記住，而且會把這種情形轉告衞大哥，請他在別的地方也注意一下，以免損却天風堡的盛名，至於二位，在下只有一句忠告，二位如果是爲公義，是非自有公論，如果是爲私怨，大可自行與衞大哥作個解決，千萬別把朋友也拖進去，言盡於此，告辭了！」

說完走到帳房前，抛下兩錠赤金道：「對不起，老先生，今日之事，因天風堡而起，不能讓寶號白受損失，這是代那些沒付帳的朋友付酒帳的，多下來的就作爲寶號上下人手的辛苦酬勞吧，打擾了，衞大哥對那位聞人傑老弟感到很抱歉，祇有在別的地方補償他，以後對貴號的生意，廣爲推荐，請武林朋友多來捧場了！」

語畢朝聞人傑笑了一笑，倒是把他弄呆了。

酒樓中一時很沉默，尤靑雄與吳海獅帶着兩名漢子走了，留下了巴天義，顯得更爲徬徨孤立，簡直就像要哭的樣子，邱廣超嘆了一口氣道：「巴老弟，武人最要緊的保持風骨，尤其是在江湖上混，誰也不能一手遮天的，吃鏢行這碗飯雖然不願多事，但至少不能有軟骨頭，因爲我們畢竟是賣血肉以求生的，你熱衷過了度，那位老哥則軟過了頭，自己都沒有把自己當個人，又怎能得到別人的尊敬呢，你的龍武鏢局也不必開了，開了也不會再有生意上門，還是回家去過幾年太平日子吧。」

巴天義木然地轉身下樓，看着他的下場，雖說是咎由自取，但每個人的心頭都很沉重。

邱廣超又對司馬靑與上官紅道：「老朽對二位也很抱歉，如果老朽只有一個人，或是老朽年紀還輕，說不定還能追隨二位一洒熱血，但是老朽已經上了年紀，家有老小，更有一大堆的夥計人員指着鏢行養家活口，所以老朽只有兩不得罪，萬祈賜諒！」

上官紅只有躬躬身道：「多謝邱老爺子，有老爺子這句話，使再晚知道公道自在人心，晚輩已經感謝不盡。」

邱廣超嘆了口氣，臉上多少帶點歉意，也帶着一大堆人走了，酒座上只剩下了秦剛等三四個人，他倒是滿腔熱血，一拍案子道：「他奶奶的什麼武林道義，都是些膽小鬼，上官女俠，咱們總鏢頭接到他堂兄趙大爺的來信後就對全局的同仁表示過了，咱們一致支持妳……」

上官紅恭身致禮道：「謝謝你，秦大叔，請致上趙伯伯，我非常感激他的盛情，只是目前情勢，恐怕還不是與衞天風公然相抗之時，請趙伯伯暫時忍耐一下！」

秦剛道：「上官姑娘，如果不趁這個時候力謀對策，等時日一久，天風堡勢力日長，人心傾向，就更難對付了！」

上官紅看看司馬靑，然後道：「秦叔叔，假如衞天風眞能做到使人心歸向，以正義爲心，造福武林，再晚的這點私仇就算了！」

這個答覆頗出秦剛意料之外，上官紅接着道：「先父去世前，已經把一部份忠心的部屬遣散隱伏，等候我去召集，因此再晚並不欠缺人手，先父遺留的人力雖然不足以與天風堡爲敵，却也夠踞一地以自保的，但是再晚不想動用這些人，也是爲大局着想，只要衞天風善盡一個武者的責任，我絕不跟他作對。」

秦剛肅然道：「姑娘的心胸可敬，可是巴天義所說陳三泰之事……」

司馬靑道：「有的，我們風聞他在河間開設雙泰鏢局，前去訪問，原是想把昔日恩怨弄個淸楚，到了那兒，才發現雙泰鏢局根本上是個幌子，局中暗藏大批高手，完全不以保鏢爲業，他也承認了昔年嫁妹之舉是應衞天風的邀約而爲，起先的目的是想打擊上官盟主的威望，但是到了後來，衞天風忽又改變了主意，故意忍了下來，以義相脅，使他的妹妹得以進入上官世家，逐步相侵，取代了上官盟主的地位與實力，直等事機成熟，才下手鴆害了上官盟主……」

秦剛問道：「這些，都是陳三泰自己說的？」

「不錯，他看見我們只有兩個人前去，以爲我們必難逃過那些高手的圍攻，這整個計劃是他們得意之作，忍不住要向我們炫耀一番，結果……」

秦剛道：「結果他反而死在二位的劍下了。」

「不！這是一個最有力的人證，我們怎會殺死他，但是那些人見無法攔下我們，却不願留下個活口。」

「是他們自己人下的手了！」

司馬靑苦笑了一聲：「不過沒人會相信的，由於陳三泰之死，我們探悉的眞相也就失去了證據，只是明白了昔年因果而已！」

秦剛外號叫霹靂火，爲人却粗中有細，極富心計，聽了這些籠統的話，居然已摸出了頭緒，沒有多問，只是道：「太極陳在中間又有什麼好處？」

司馬靑道：「太極陳雖是一門之長，但太極門已分爲南丁北陳，而南丁之聲譽日隆，凌駕北陳之上，衞天風答應助他重振聲威，這是個很動人的條件，他當然會接受了！」

「衞天風眞能做得到嗎？」

上官紅輕輕笑了一聲，說道：「秦大叔，連渤海龍王那等人物，都能爲衞天風所網羅而自甘屈居於下，衞天風對扶持一個門派復起，自是綽有餘力，只可惜太極陳不是那塊材料，得意太早，他只要多忍耐幾天，不多久，太極門就可以重新抖起來了！」

秦剛輕嘆一聲，說道：「衞天風的確是個梟雄之才！」

司馬靑凝重地道：「是的，只看他在長辛店所施的手法就知道了，先弄幾個小人起來作威作福，試試大家的態度，一看那一套行不通，他立刻就有第二套辦法出來了。」

「上官姑娘，妳放心好了，長辛店這邊的人不會眞正倒向他的，邱廣超等人只是逼於現勢，內心還是傾向於妳這邊的，別處想來也差不多，衞天風眞正控制的是黑道勢力，所以趙總鏢頭對他絕不假以辭色，他也明白敝局與上官世家的交情，根本也不來找我們。」

「我知道，秦大叔，請你跟趙伯伯說，暫時還是別去惹他，黑白兩道一直是利益衝突，難以兩全的，他既以黑道勢力爲後盾，多少總會偏向於綠林道，對白道中多方壓迫，那時才是我們公開向他聲討之時！」

司馬靑又道：「聽說他已經授意黑道中幾個魁首，向鏢行提出通知，如果沒有天風堡的令旗隨行，過路的例費要提高一倍！」

「似乎有這個說法，但是敝局却沒有接到通知。」

司馬靑想了一下，說道：「這正是他高明的地方，貴局與上官盟主私誼極篤，明擺着不會與他妥協的，對你們特別客氣，正可以作爲他可惡的藉口，使得那些受到警告的鏢局，想揭發他的威脅，也無人會信，因爲，貴局明着跟他作對也沒怎麼樣。」

「這個倒是沒想到，我要跟總鏢頭從長計議一番，二位如果在此居住不便，可以到敝局去。」

司馬靑搖頭道：「不必了，而且我們在此地的行動，有時必須與他們正面衝突，住到貴局去，反而會給貴局添麻煩，我們也不去拜會趙總鏢頭了，倒是貴局如果接下什麼重鏢，不妨知會一聲，我想衞天風不會容忍貴局長時公開與他作對的，但也不便公然打擊貴局，必須要找一個一舉能造成貴局重大損失的機會方才下手的！」

秦剛笑了一笑道：「趙總鏢頭想到這一層了，眞要有這種事發生了，我們會應付的，但也一定會告訴二位，趁機揭穿他的僞善面具。」

他告辭走了，酒座整個地空了，外面雖然有着熙攘往來的行人，但大家連望都不望這兒一眼，似乎已經知道這是個是非之地，不敢進來找麻煩了。

聞人傑看了情形，把跑堂的帽子摘下往桌上一抛，道：「衞天風是厲害，多年前先兄在這兒設下這爿生意，原是作着一時退路之用，佈置十分隱密，帳房上那位劉二先生是小弟的師叔，從不在江湖走動，受敝兄弟的懇託，來此開設酒樓客棧，一應人手也都是他老人家在北京所收的門人，與山寨從無連絡，想不到他還是知道了。」

司馬靑笑笑道：「那不足爲奇，衞天風是個有心人，有心做一件事時，一切相關的事物都會特別留心，再說這座客棧的掩飾工作做得並不好，所有的人手雖然都是小心從事，但是每個人都有着一股不甘心的神氣，招呼雖然殷勤却不熱衷，不像是唯利是圖的生意人！」

聞人傑聞言一怔，說道：「竟然有這麼許多毛病？劉師叔還一再告誡大家要注意呢！」

司馬靑道：「兄台也不必爲此耿耿，拆穿了也好，大家原不是幹這個的，何必硬受罪呢，貴同仁也不是不小心，只是武人的天生氣質難以掩藏而已！」

劉二先生也過來了，笑笑道：「司馬大俠，老朽不知道什麼地方出了破綻，敬祈指教，老朽就怕孩兒們不行，每天都親自在櫃上照料着，看他們都很老實稱職，沒什麼不對。」

司馬靑一笑道：「再晚進來後，看見有兩個食客付帳離去，一起是兩個大商人，叫了六個菜，共計三兩銀子，他們付了五兩銀子，還聲明不必找了。」

「長辛店的豪客很多，這並不出奇，天天都有。」

（未完）

大俠溫振眉故事之一

溫凉玉・文
盧令・圖

龍虎風雲（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溫振眉在長笑帮門外救郭傲白於垂危，在返回試劍莊途中，遇大俠我是誰，聲稱要和溫振眉決一死鬥，恰於此際，驀見長笑帮副帮主屈雷率屬追殺司徒輕燕姊弟，我是誰、溫振眉、郭傲白聯手把屈雷左手擊斷，縱之使去，我是誰以溫振眉須護送司徒姊弟回莊，遂約期再戰而去。溫振眉等返回試劍莊不久，輕燕姊弟便爲人刦走，留書要司徒十二或僅派一人往長笑帮談判，溫振眉請纓前往。長笑帮中帮主曾白水獨處院中，屈雷入見，曾白水沒有回過身來看他，却蹙着雙眉，問屈雷，你斷了左腕——

恃强屠異己　逞勇惹血腥

屈雷畢恭畢敬地道：「是。」心中却暗暗吃驚，曾帮主居然能從自己落地的聲息中聽出自己左腕已折。

曾白水雙眉一展，沉聲問道：「何人所爲？」

屈雷恨恨地道：「溫振眉，我是誰，郭傲白！」

曾白水皺眉道：「他們三人打你一個？不可能的。」

屈雷恨聲道：「不是。是他們三人不約而同出手，郭傲白引開我注意力，溫振眉控制我手腕，我是誰一掌切下——」

曾白水霍然返身，雙目爆出如星火一般的厲芒，屈雷饒是拳打天下，也不得不嚇得心神一震！只聽曾白水道：「我是誰他竟敢傷你？」

屈雷慌忙道：「他還對溫振眉說要殲滅長笑帮！」

曾白水忽然之間全身骨骼格格作響起來，雙目射出赤焰一般的厲芒，但又瞬息間平伏了下去，淡淡地道：「那不要緊，反正像他們這種想要作英雄豪傑的人，是食言不了的；他於明日便與溫振眉一戰了，只怕他活不得回來。」

屈雷聽了一呆，問道：「請問帮主如何得知明日溫振眉與我是誰一戰呢？」

曾白水淡淡地道：「你刦持的人怎麼了？」

屈雷慌忙垂首，道：「卑職該死！因爲……」

曾白水笑道：「你無需解釋，我已得知一切了，司徒十二的女兒及兒子，現在已被關在『鐵血堂』裏，今夜司徒十二或溫振眉自然會來送命！」

屈雷奇道：「帮主，那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不是被溫振眉他們送回試劍山莊的嗎？怎麼又……」

曾白水冷笑道：「你道試劍莊便是司徒十二的安身地嗎？」

屈雷恍然大悟，笑道：「原來是他！哈哈……這番他的功勞好大啊！可憐司徒老兒還懵然不覺呢！」

忽然自圍牆外響起一個聲音：「方中平拜見帮主！」

曾白水淡淡「嗯」了一聲，一白衣人飛身進牆，一見屈雷，大吃一驚，道：「二哥，怎麼你的手……」

屈雷忿忿地道：「是我終年打雁，今朝給雁啄瞎了眼睛，不要提了！」

曾白水忽然問道：「這幾日來給試劍莊的馬二及含鷹堡的郭傲白一攪，究竟折了多少人馬？」

方中平道：「卑職調查過來，馬二那干人殺了青旗香主孫玉堂，白旗香主趙崑及紅旗旗主沈四，郭傲白昨夜闖帮殺了藍旗香主休起原，黑旗旗主謝安政及白旗堂主倪向天，還有青，藍旗堂下弟子死傷約七十餘人，白旗堂下弟子也各有傷亡。」

曾白水冷哼一聲，道：「別人才來那麼一人，你就沒法把他擒下，而帮中傷亡那麼多，你負得起責任？」

方中平低首道：「是，卑職該死，若非溫振眉從中作梗，郭傲白必死無疑。」

曾白水冷笑道：「若不是你乃敗在溫振眉手下，早已以帮刑賞你了。」方中平聽得心頭一震，曾白水隨即向屈雷道：「目下數百里之遙，還有什麼帮派足以爲患的？還有什麼門派是試劍莊的支持者？你說一說看。」

屈雷慌忙道：「只有含鷹堡，涵碧樓及青雲鏢局。」

曾白水「嗯」了一聲，說道：「說下去。」

屈雷侃侃道：「東面是含鷹堡，堡主郭天定，擅『七重天劍法』，據說已練至『九重天』，比任何一位練這劍法者，尤有過之，每每試劍山莊有危，含鷹堡必傾力相助，每每含鷹堡有難，試劍山莊也必派人相救，故欲滅試劍山莊，必先滅含鷹堡。」

曾白水淡淡地道：「很好。」

屈雷再接道：「南面的是涵碧樓，涵碧樓看來是江南名樓，但却是青樓之冠，主持人歐陽掃月，是女中豪傑，巾幗英雄，這一帶的青樓弱女，都仗她佑護，她是司徒老兒的摯交，雖甚少往來，却守望相顧，她的兩名義女，公孫幽蘭及公孫月蘭，驚才羨艷，文藝皆能，而且公孫月蘭的摯友，正是我是誰……」說到這裏，屈雷臉上呈現一面忿色。

曾白水淡淡笑道：「說下去。」

屈雷頓了一下，接道：「北面則是青雲鏢局。青雲鏢局是開封府風雲鏢局的分局之一，其他的分局是『飛雲鏢局』及『馳雲鏢局』，都被咱們在去年砸了，剩下的是最强的青雲鏢局，局主呼延一鶴，號稱『金鞭無敵』，及『飛雲鏢局』逃亡局主『飛雲十八掌』薛正音，及『馳雲鏢局』唯一遺孤，但武功最高的『雪花神劍』蔣清風住在一起，因爲二人聯手，所以這青雲鏢局也十分難纏，況且呼延一鶴視龍放嘯爲恩公，而龍放嘯與司徒十二情同手足，試劍山莊一旦有難，青雲鏢局絕不會坐視的，而且我們先後毀去『飛雲鏢局』與『馳雲鏢局』，薛正音和蔣清風，早想反攻咱帮了，所以要獨霸中原，青雲鏢局，涵碧樓及含鷹堡是非毀不可的！」

曾白水接道：「說得好！現在是毀去他們的時候了！」

屈雷，方中平二人聽得俱爲一震，曾白水冷冷地道：「我們已養精蓄銳了這麼時候，而今可以出擊了，這三個心復大患，自然要先除。郭傲白既然能殺我長笑帮人，我們就連他老窩也毀了，含鷹堡，要鷄犬不留！我是誰既够斷你一腕，你就把他最心愛的人幹掉！我們滅試劍莊後，遲早與風雲鏢局一戰的，現在先毀了風雲鏢局在這兒的手足，亦爲當前要事！」曾白水一口氣說到這兒，忽然仰天大笑道：「我是誰明晨約戰溫振眉，今晚必留在涵碧樓處，明日天未破曉，他必啓程——就是這樣，屈雷，現在你馬上帶人去含鷹堡，殺個鷄犬不留！方中平，你現在帶多點人，逐個把青雲鏢局的人幹掉！然後你們在今夜未央時，一待我是誰走後，合擊涵碧樓。」

屈雷，方中平大爲興奮，肅立道：「是！」

曾白水向天長笑道：「我今夜將坐待司徒十二，或是溫振眉，不管是任何一人，試劍莊不能少去首腦，司徒十二更不能少去右臂！無論他是誰來，我都要他來得去不得。去去去！」

屈雷，方中平齊聲道：「長笑冠天下，獨此一爲帮！」曾白水長笑聲中，屈雷，方中平向後退出，返身就走，曾白水笑聲一歇，道：「屈雷，你的左臂方便不方便？」

屈雷回身道：「謝謝帮主，這點傷，只要有人可殺，我就不會放在心上了。」

曾白水笑道：「很好，你的身子一向强壯得很。」然後傲然道：「我們要在七天之內，毀含鷹堡，摧涵碧樓，碎青雲鏢局，而且殺我是誰，斬溫振眉，手刄司徒十二，滅試劍山莊，稱霸武林，唯我獨尊！哈哈哈哈哈哈……。」聲音如夜梟，直震入九霄雲外。

× × ×

子夜的月色，明麗如秋水。如此明媚的春晚，如此沉靜的夜。夜剛剛開始，還有幾綹淡霞，現在都已逝去無踪了。在整個氣勢輝煌，不可一世的長笑帮屋瓦上，寧靜得沒有一點聲息，連一隻夜貓也沒有，更不用說守衞了。就這樣，一點也不突然的，一襲白衣長衫飄然而從容地，在春夜裏輕輕溜過，疾馳了好一會，爲了分辨方向，略略停頓了一下，這正是溫振眉。

從長笑帮的龍蟠虎踞的屋瓦望上去，中天月，明如水，風湧雲動，氣勢飛揚，從屋瓦望下庭院去，寂寂靜靜，冷肅一片。溫振眉仰首向天，不禁輕輕歎了一口氣，忖道，這只怕是一個，最不平靜的春夜了。

輕風掠過香風忽至，溫振眉眉毛軒動，忽聞：「呔，看劍！」金刄破風而至。

溫振眉猛回頭，只見夜空中長劍如鍊，瀑布一般直襲他左肩，來人不但劍法好，而且快，更且曼妙優美，溫振眉歎了一聲，在江湖上，他已很少看到用劍用得如此巧妙的人了。他一面想着，伸手一握，長劍已握在他手中，那人一抽未動，嬌呼一聲，反給他拉到屋頂下來。

月色如水，但又似湖水一般蔓延開來，漾漾蕩蕩，也輕輕柔柔，溫振眉只覺得

眼前一花，眼前是一個黑色勁服，但却是絕色紅顏。

那少女是輕輕悄悄的落下瓦面上，臉上有一絲驚惶，兩隻水靈一般的眼睛，也閃出一絲驚慌，像雪一般的膚色，甚至勝雪，因爲那也有雪未能做到的，如梅花一般的嫣紅一遍，那水葱般的手，握住那柄劍，因爲握得緊，連手都輕抖了。溫振眉輕歎了一聲，手一鬆，那少女一抽得手，幾乎也立樁不住。

溫振眉笑道：「是曾姑娘？」那少女沒料到眼前的人是這樣一個態度雍容的青年人，正痴痴的望着自己，不禁心一甜，臉一紅，又快快裝出一臉寒霜道：「你怎知道我是曾丹鳳？」

這一句話，無疑等於承認她便是曾丹鳳了，溫振眉笑道：「長笑帮是什麼地方，豈容別人往來？而姑娘容顏傾絕，長笑帮內外，無不羡賞，長笑帮中，又有那一女子能有？」

這些話，無疑是讚美曾丹鳳的容貌，曾丹鳳聽了，心中當然舒暢，但仍作出寒着臉的樣兒，道：「你是司徒十二抑或溫振眉？」

溫振眉笑道：「妳看我會是司徒莊主或溫振眉？」

曾丹鳳一踏脚道：「我眞的不能閒聊，我是特伏於此地等你們來的。」

溫振眉奇道：「哦？」

曾丹鳳道：「你不能下去，爹已在下面佈下天羅地網，等你們來自投羅網，況且你也絕不是爹的敵手，你快回去吧，否則就來不及了！」

溫振眉笑道：「令尊武功蓋世，雄才大略，在下自不敢與之比擬，但此番我是救人要緊，自身安危，何足掛齒，令尊安排，我早有料及，能否安然但憑天意！」

曾丹鳳跺脚道：「不行呀！我今晚特別伏於此地，就是要等你或是司徒十二來此，要你們回去——我，我也知道，像爹這種作爲，無怪乎天下人所不齒，我，我也知道，試劍山莊的人都是江湖正義之士，所以我才不忍看你們自取滅亡，好——你快走吧，司徒輕燕等，我設法營救好了，如果『血河神劍』我也偷盜得到，都給你們送去好了。」

溫振眉笑道：「曾姑娘，多謝你的好意，妳雖是生於長笑帮，却難得有這樣一副俠義心腸，令在下好生敬佩，問題是，妳的做法根本帮不了我們的忙，試想想，以曾帮主的愼密，妳確能救出司徒家的人嗎？以令尊的謹細，妳能偷得出『血河神劍』嗎？但以曾帮主的鐵面無私，只怕妳若有妄動，他便連妳也不會饒恕的，這化得來麼？還是讓我這局外人來下手，反而了無牽掛，來得妥善一些。」

這一番話，正講中曾丹鳳心坎裏，曾丹鳳眼圈也紅了：「我才不管！他敢對我怎樣？他練武成狂，又圖獨霸武林，娘親規勸不聽，只好有次扮作刺客，約他比試，竟給他一掌擊斃，這事之後，爹十分追悔，唯仍圖謀稱霸，野心絲毫未減，但對我却事事關照，盡量遷就，就算我救出司徒家的人，他又敢對我怎樣？我畢竟是他的女兒啊！」

溫振眉在夜風中歎息了一聲，輕聲道：「就是因爲曾姑娘妳是他的女兒，我們更不顧你倆父女難做，因爲武林紛爭，怎能波及父女親情，大義滅親固然偉大，但旁人若有能爲力，又何苦讓大義者痛而親者亡？作爲武林中人，總不能人人如此自私的，我想，若司徒莊主也在，他此刻也必選擇下去一拚之途的。」

曾丹鳳終於哭了，在夜風中，玉肩一下一下的抽動着，背身向溫振眉，溫振眉猶疑了好一陣子，才走過去，柔聲道：「丹鳳姑娘，請問司徒家的人囚在何處？」

曾丹鳳一直在嗚咽着，直過了一盞茶時光，才勉强制住悲傷道：「在東面，一直向前走，彎過柳樹塘，過了小橋有七座亭子，亭子最末便是『鐵血堂』，爹把他們關在那兒，好像『血河神劍』也在。」

溫振眉道：「謝謝姑娘。」然後輕拍曾丹鳳雙肩，道：「姑娘自當珍重！」語畢疾往東面馳去。曾丹鳳猛回首，月色下，淚珠盈盈，更顯得她俏巧的臉楚楚動人，顫聲道：「公子保重！」但極目蒼茫，哪裏還有溫振眉的踪跡！却在急風中送來一個溫柔的聲音。

「謝謝姑娘，就此告辭，有緣，再相見。」

× × ×

同樣是一輪月，同樣是一個春夜，但却在不同的地方，却顯得肅殺十分，月亮在峯巒間隱現，泛煞青色，連雲也慘青暗白一片，令人有肅冷之感。

山連連，山峯上多聚白雪，雖時屬小陽春，但這裏的雪，四季不消融，這裏是在長白山，而且是長白山的山腰上，鷹愁岩，奇岩處處。

鷹愁岩，奇岩異石，稍一不愼，碎骨粉身，不但人愁，連鷹也愁，而聞名天下，以七重天劍法名震江湖的「含鷹堡」却正在此處。

「含鷹堡」奇特凌厲，許多年來，不少邪派人士欲攻下「含鷹堡」，但基於地勢，大都在半山腰便栽倒下去了，能上得了來的，又那是「含鷹堡」的對手呢？

「含鷹堡」堡主郭天定心中躊躇滿志，却十分安定，現刻他正想着，而且越想越得意：「含鷹堡」創堡迄今已廿五載，可算有了基業，自己的「七重天劍法」，不但已練成，而且更另創出二重天，成「九重天劍法」，多少來敵，都曾一一傷在他手下。而他的孩兒，郭傲白，果然不負所望，「含鷹堡」共有三百一十七人，由大至小，個個會武，但把「七重天劍法」俱練成者，唯郭傲白一人而已，看來「九重天劍法」，郭傲白亦必極快學會的了。

郭天定想到這裏，心中大慰，郭傲白沒讓他失望，他總算沒愧對郭傲白在天之靈的娘親了，他又想到自己年過半百，而老妻却在年前先撒手塵寰，或許自己也該在塵世江湖中歸隱，好好過一過這最後幾年的清恬生活了。本來郭天定是豪氣干雲的人，但不知道這幾年來，居然欲斷離紅塵，連他自己也解釋不清。他自慰的是，這幾十年在江湖上打滾，畢竟有了些俠名，而且也交得如司徒十二這等朋友，他又想到，今晚自己的孩兒，郭傲白，正在「試劍山莊」作些什麼？而「試劍山莊」飛鴿傳書而來的難題，究竟郭傲白能不能夠帮忙得了？無論如何，他都希望郭傲白去走這一趟，見見世面也好，況且有老友司徒十二在，決不讓郭傲白吃虧的，他這一點倒是十分放心，倒是他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因爲「試劍山莊」本來飛鴿傳書，希望自己能下山一趟，自己却派了郭傲白下去，爲的是讓他能多見識一些，未免太自私了一些，對不起老朋友，但他又隨即釋然，因爲近年來「長笑帮」十分猖狂，「試劍山莊」爲的多數是「長笑帮」的事，郭天定並不以爲「試劍山莊」有什麼地方不如「長笑帮」的，而他心目中的「長笑帮」乃邪魔鼠盜之輩，不堪一擊，「試劍山莊」勝之輕易，郭天定着實覺得司徒十二太愼重了，甚至太小題大做了，「長笑帮」是沒什麼了不起的，再大的帮派崛起他也看過了，也只不過是「看它樓起了，看它樓塌了」，終歸「邪不勝正」，「長笑帮」不過其中一帮罷了，何況郭天定數十年前所練的虎爪功，而今春來寒重，風濕病又發作了，「含鷹堡」又放心不下，叫他如何能抽空到「試劍山莊」去這一趟呢？想着想着，郭天定也覺得自己理由完滿，不禁微笑了起來，他左手捧着個水烟袋，右手捏着兩枚銀色的鐵胆，舒適的半臥着，烟火朦朧中，他彷彿看到他的上半生，多姿，多采，但十分迷糊，彷彿剛剛過去，還會再來一趟。

「報告堡主！」彷彿是一聲斷喝，打破了他的迷夢，他霍然而起，原來只不過是一名小堡丁，急急來報告。郭天定心中暗罵自己怎麼心神如此不安定，問道：「什麼事？」

「稟告堡主，山下有三個人，求見堡主！」

「什麼人？」

「『長笑帮』副帮主屈雷，黑旗堂主『霹靂火』萬滿堂，及黑旗香主『九指追魂』葉長舟三人。」

郭天定大笑。

「他們來做什麼？他們也配進入『含鷹堡』？」

「稟告堡主，他們說，你非見他們不可！」

「什麼？」

「因爲他們三人還押着一人。」

「那是什麼人？」

「那姓屈的說，那是……那是郭少堡主。」

「什麼？」

「是……是他們說的。」

「你認清確是少爺了嗎？」

「不，他被蒙着頭，反綁着雙手，又像是被制住了穴道。」

「怎麼司徒十二會讓他們綁住了白兒的呢？」郭天定心中大奇，但他最痛惜的便是這唯一的愛兒了，他心中怎麼不急呢！於是揮手道：「好！速傳他們進來。」

這四人魚貫而入，站在郭天定的身前，如果要從「含鷹堡」下一直打上來，只怕死傷不知有多少。

而在一聲令下之下，這四人都安然在「含鷹堡」的大廳了。

郭天定心急愛兒的情況，一看那幪面人，果然十分酷似郭傲白，但雙手被縛，又似穴道受制，心中大痛，怒道：「你們將我兒子怎樣了？」

屈雷冷冷地一哼，道：「你兒子做的好事！」

郭天定强定下心神，道：「你倒說說看，我兒子作了什麼壞事？」

屈雷道：「你兒子糾集『試劍山莊』的人，到『長笑帮』來，殺了我帮六七十人，及休香主，謝旗主與倪五堂主，郭老堡主，對於此事，你作何交代？」

郭天定本想發作，但暗忖郭傲白在人家手裏，無疑是砧上之肉，只得强忍怒火，道：「還我兒來，我親自處罰他！」

屈雷冷冷地道：「令郎被我們當場捕獲，赦之不殺，就碍在你郭老堡主的臉上，現在令郎還你，郭老堡主，你也要給咱『長笑帮』一個公道！」

郭天定截鐵斬釘地道：「好！」

屈雷側面向黑旗堂堂主「霹靂火」萬滿堂道：「有他一言，可以放人，解穴，放人！」

萬滿堂道：「是。」反手拍開郭傲白的穴道，一掌把郭傲白向郭天定推出，邊道：「去吧！」

郭天定見萬滿堂拍開了郭傲白的穴道，而郭傲白並無立時反擊，這已有點不像是郭傲白的脾氣，心中大疑時，郭傲白已被推得向他跌撞而來，郭天定右手拿着烟袋，左手又執着鐵胆，正未決定接不接下時，郭傲白愴然叫了一聲：「爹！」

這一聲叫喚，使郭天定心如刀割，這分明是他兒子的叫喚，郭傲白落在「長笑帮」的手裏，一定受了很多苦了，那有能力反抗？郭天定當下以右臂環住了郭傲白，正想說幾句撫慰的話時，那人反縛的手忽然展開，郭天定一瞥之下，大驚，那人雙掌竟然無指，而且不是被切斷的，而是經長年累月所磨斷的，這分明不是郭傲白的手掌！

郭天定大驚，已來不及，那人衝近，出手，雙掌全插入郭天定左右雙肋之內，割斷了郭天定那一聲充滿親情的呼喚：「白兒——」

那人一招得手，郭天定雙目暴瞪時，立時抽手，身退，到了屈雷身旁，大笑，解下頭巾，是一個臉貌淫邪得令人心寒的青年，正萬分得意地道：「老頭子，你看看我是誰？大『長笑帮』黃旗旗主詹雨餐是也！」

郭天定目眦盡裂，向後退出，跌下，沿着八仙桌摔下，背及地，八仙桌上茶杯香爐，盡皆跌落。

只聽屈雷冷冷地道：「這是『長笑帮』給你的禮物，我們知道你不單精於劍法，而且一雙鐵胆，百發百中，無人能近，還有一身『龜甲神功』，刀刺不入，可是詹旗主所練的『無指掌』是天下第一毒掌，專破內家罡氣，連自身手指，練成之後，也必一一斷落，郭老頭，而今你已中『無指掌』，還有什麼話好說？」

「含鷹堡」大廳的人，怒吼，撲出，揮刀，舞劍，衝向「鐵拳」屈雷與「無指掌」詹雨餐，忽然火光四射，爆炸連連，「霹靂火」萬滿堂一面發出暗器，一面獰笑道：「讓你們見識見識『霹靂火』火藥的厲害！」一時之間，大廳的人，死的死，傷的傷，不怕死傷的，不斷的再衝近，

白旗旗主詹雨餐及黑旗堂主萬滿堂一齊衝出去，大殺了起來，一時慘叫連天。

郭天定倒在地上，地上倒翻的香爐香烟蹻動，火藥爆炸後的烟幕瀰漫，他在變化多端的烟霧中，彷彿眞的看見了，他的過去，好像一切都很近，伸手可及一般，又像他那心愛的兒子向他走過來一樣，可是他的兒子呢？對，他的兒子呢？

郭天定大吼一聲，猛然站了起來，但覺天旋地轉，搖搖欲墜，只聽葉長舟大笑道：「老頭兒，讓我了結你吧！」九指如鈎，直抓郭天定腦門死穴。

郭天定忽然一揚手，水烟袋向葉長舟劈臉飛去。

葉長舟大驚，急俯身，險險躲過！

他却沒有看見，同時間，郭天定已打出兩枚鐵胆！

葉長舟發現時，長身而退，鐵胆一擊不中，竟自左右相撞，「砰」！激起星火，再分左右激射向葉長舟之左右太陽穴。

「噗噗！」兩枚鐵胆，直嵌入葉長舟左右太陽穴，在額中碰擊！

葉長舟立時斃命！

郭天定竭力站起，拔劍。

屈雷忽然衝近，出拳。

拳後發而先至，打碎了郭天定的右肩頭！

屈雷再出拳，把郭天定的額頭擊碎！

第三拳，把郭天定打飛，撞在牆上，嵌入石牆內！

郭天定雙目暴睜，死不瞑目！

屈雷冷笑，道：「萬堂主，放出火箭，令『長笑帮』人攻山，我們內應外合，殺他個鷄犬不留！連畜牲也不許放過。「

萬堂主大笑道：「是！」

× × ×

「鐵血堂」三個大字，血紅色地飛揚在橫匾上。

大地無聲，冷月無聲。

忽然有聲，是笛聲。

竟然有人在「鐵血堂」最高的瓦簷上，一曲「大風起兮」，笛子雖細，但方圓五里內，竟人人可聞，其功力可想而知。

那人端坐屋頂，一身雪白長衫，一曲既畢，吟道：「一千頃，却鏡淨，倒碧峯。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台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

吟罷，竟得意洋洋，在「鐵血堂」上漫步起來，但「長笑帮」上下，都像睡死了一般，根本沒人起來看看，溫振眉走了幾步，終於笑道：「各位朋友，既已知我來了，何必仍躲在牆頭，窗後呢？難道是不歡迎我嗎？」

此語一出，仍是沒有人現身，不過「鐵血堂」有許多角落，隱隱可聞有人在不安地移動着。

溫振眉道：「各位既不現身，我可要下去了。」

只聽一人也笑道：「我不是在此處恭候公子多時嗎？公子只顧屋上吟，不作廳中客，也不是太矯情了嗎？」

溫振眉大笑道：「廳中可有酒嗎？無巧不成書，無酒不成宴，若然無酒，如何作客？」

那人沉聲低笑，道：「酒無，劍，却有。」

溫振眉笑道：「是『血河神劍』？」

那人笑道：「還有司徒輕燕。」

溫振眉笑道：「正是吾所好也，縱刀山油鍋，我都要下來一趟了！」說罷，飛身落下，於「鐵血堂」大廳當中。

只見大廳四壁，有一種隱然的暗蒼色，大概牆壁不是石牆，而是鐵牆，大廳四四方方，十分闊大，但連一樣傢俱也沒有，却在正面壁前，有兩個人，手脚均嵌入鐵環之內，正可憐巴巴的望着他，但口中却塞了東西，叫不出聲音來，正是司徒輕燕與司徒天心。

而大廳之中，却飄然站着一個紅色的人！

不，這人本來是穿着雪色長袍，但却隱隱透紅，原因是他腰間的劍。

他腰間的劍，一尺七寸長，短劍，但劍身隱現紅芒陣陣，逼人心弦。

這雪袍人淡淡地笑着，十分從容，三綹**長**鬚，使他更爲飄然，但却不怒而威，令人不敢逼視，只聽那人笑道：「來的是名動江湖的白衣溫公子？」

溫振眉笑道：「正是在下。今日能見着名震天下的『長笑帮』帮主，更感十分榮幸。」

曾白水正色道：「溫公子，『長笑帮』創帮迄今，一切正蒸蒸日上，這點你自然知道，我也無謂『老王賣瓜』，但『長笑帮』十分需要似公子這等人才，若公子肯屈就加入咱『長笑帮』，並不需遵守任何帮規，身份在總堂主之上，副帮主之下，未知公子願意否？公子，需知仗義江湖，當得俠名，但人生一世，瞬息即逝，留得丹青，墓中寃鬼又如何得知？不如在世時幹一番大業，眼看天下在握，自己畢竟曾轟動一時，不是更爲切實，區區俠名，何足道也，公子三思。」

溫振眉也正色道：「謝謝帮主抬擧在下，天下能才，如過江之鯽，在下恐未能勝任，在下不敢諫勸帮主，唯在下個性浪蕩，四海爲家，所謂俠名，不要也罷，但正如帮主所言，人生在世，數十荏苒，轉瞬即逝，既然如此，爲何不把握時機，不求名達，更不求虛幻功名，爲天下作點有意義的事，方爲活過，更可與不顧別人死活，只求完成自己霸業的人，周旋周旋，不是更有意義得多嗎？在下乃後生小輩，得道甚晚，自不足道也，帮主自然明白，無須三思！」

這一番話，說的曾白水爲之啞然，好一會兒才冷笑一聲，道：「公子好利的一張口！」

溫振眉笑道：「口利不如手利，曾帮主的一隻手，却掌握了天下的和平與安謐呢！」

曾白水被這一下恭維，有點飄飄然起來了，當下問道：「這話怎說？」

溫振眉笑道：「帮主若肯把腰間劍，歸還『試劍山莊』，百年來未遇的浩刦，就可立即終止，重復和平了。」

曾白水臉色由白轉青，顯然爲這番話而十分憤怒，好一會兒才道：「公子當我曾白水是三歲小兒麼？」

溫振眉嘆道：「帮主言重！」

曾白水冷冷地道：「公子既然執迷不悟，好！欲得腰間劍，接我長笑擊！」

溫振眉毅然道：「好！帮主之『長笑七擊』，天下無人能接其四，我溫某人有幸覷之，雖死猶榮；萬一僥倖，『血河神劍』物歸原主，則我溫振眉死亦無憾！」

曾白水冷冷一笑道：「那你是準備接招了？」

溫振眉嚴肅地道：「螳臂擋車，也要一試。」

曾白水盯着溫振眉，忽然目中殺機大動。

驀然一聲嬌叱，長劍如鍊，連人帶劍，直刺溫振眉。

溫振眉不慌不忙，雙指一夾，挾住長劍；來人正是曾丹鳳！

正在這電光火石的刹那間，只聽曾丹鳳悄聲道：「快，制我穴道換劍！」

溫振眉左臂一展，已執住曾丹鳳之右臂，笑道：「不必，太危險了！」話未說完，忽有勁風襲來，曾白水右袖一拂，即有巨颷捲來。

溫振眉已不及細說，一抱曾丹鳳，閃出丈外，只聽「轟然」一聲，全廳震動，迴響不斷，曾白水一拂之力竟如斯驚人！

曾白水一擊不中，正待再攻，曾丹鳳已然叫道：「爹，他挾持了我，不能再打了！」

常言道：「虎毒不傷兒」。曾白水一聽曾丹鳳之呼喝，不禁長歎一聲，定下身來，歎道：「丹鳳，妳怎麼這樣胡塗，妳那是他的敵手呢！」然後斷然道：「溫公子，想不到你也會這一招！好！劍給你，人還我！」

溫振眉飄然放手，笑道：「曾姑娘請回。」然後對曾白水道：「人還你，劍不一定要還我！」

曾白水沉聲道：「我既已允諾，劍必還你！」一語既畢，腰間劍脫手飛出，猶如驚虹，直投溫振眉。

溫振眉反手接下，血虹頓滅。曾白水冷笑道：「此劍可斬破司徒世侄之鐵環，你若從我手下斬斷鐵環，我可放你們三人活出『長笑帮』！」

溫振眉大笑道：「有僭了！」忽然飛撲向左面的鐵牆。曾白水一呆，因爲左面的鐵壁並沒有人啊。

說時遲，那時快，溫振眉一撲到牆上，忽然順着牆壁，一滑而上，竟到了牆頂，直向司徒輕燕等所在地滑去。

曾白水所聽說過的「壁虎遊牆」，但不料有人可以把「壁虎功」練到一個這樣優美的境地，怒叱一聲，急昇而起！

曾白水身形甫動，溫振眉却忽然落了下來，閃電一般向司徒輕燕掠去。

好個曾白水，立時一個「千斤墜」往下落來。但溫振眉已比他先了一步，像一頭豹子一般的竄了出去，

曾白水出掌，掌心離溫振眉背心不過半尺，由廳門一直追到正面的大壁，曾白水的手掌離開溫振眉的背心仍有半尺。

可是溫振眉畢竟是領先一步，他一撲近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在電光火石的刹那間，忽然一劍閃過！

這百忙中的一劍，竟又快又準，一劍斷四環，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等於已鬆了縛！

在這刹那間，溫振眉看見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的眼神，他們口中有物，所以說不出話來，但眼神却十分焦急與愴惶，絲毫沒有脫險的喜悅！

溫振眉心中一沉，但情況之急，已不容他多想，他一劍得手後，身法是何等之快，眼看已撞上鐵壁，而他又不能停頓，因曾白水的手掌，只不過在半尺之遙！

溫振眉一劍即出，劍即發即收，雙掌一按，把司徒輕燕與司徒天心，硬硬按下地去，同時間，他一矮身；他身形甫落，曾白水的一掌，已擊不中他而硬硬擊在壁上。

曾白水一掌拍空，即刻收力，所以那一掌雖仍拍在牆上，但力道已歛去七八成，但那一掌之力，拍在鐵牆上，那聲響却像山崩地裂一般，那壁上的四枚鋼環，竟給他震得反嵌入鐵壁內，沒入不見！

但那鐵牆給他一拍，居然連掌印也不留，其堅硬可想而知了。

可是曾白水那一掌，不單已卸下大部份的功力，而且這一掌，並不是他仗以成名的「長笑七擊」任何之一。

溫振眉一看那棟牆，立時恍然大悟，正欲飛身而退，而曾白水竟仗那一掌之力，把自己震出丈餘，溫振眉猛躍起，左手挾司徒輕燕，右手提司徒天心，正待衝出，但一切已然遲了！

一道鐵柵，與鐵壁成正方形，每柵若腕粗，飛降而下，截去了溫振眉的一切退路，困死了溫振眉三人！

鐵柵一落下，溫振眉身形頓止，放下司徒輕燕與司徒天心，淡淡地說道：「你們可不要急，困住了，不等於死了，是不是？」

曾白水笑道：「公子說得對，困住了不等於是死了，也不等於能活得出去了，是不是？」

溫振眉淡淡笑道：「在下倒沒料到，以曾帮主這等身手，也用得着機關。」

曾白水面不改容：「我說過你若能斬斷鐵環，可以放你活出『長笑帮』，但問題是，環你是斬斷了，我也並沒有不放你，只是，現在你們是被機關困住了啊。」

溫振眉居然拍手讚道：「好辦法，好辦法，帮主先是要在下斬環，但鋼環本身就是個活扣子，環斷鐵柵下，我們就插翅難飛，而帮主却可憐兮兮的在外面同情我們了。」

曾白水臉無惱色地道：「公子好利的口！可惜人在牢裏，只怕口利是結不了事的，現在公子如見諾加入敝帮，我還以上賓待之，公子意下如何？」

溫振眉笑得開心極了：「帮主說笑了，在下適才並未允諾要加入貴帮，而今已作囚，才來答允，豈非自貶身價麼？帮主若要重提此事，待我破牢出囚，再來考慮好了。」

曾白水再也忍不住了，寒着臉道：「公子至死不悟，我也無話可說，這鐵柵是地母精鐵提煉而成的，這環是極地精鋼製成，這壁是長山磁礦鐵打的，任你功力多高，也擊之不破，但你們現刻所站之地，只隔一道鐵柵，下面便是熊熊爐火，三位頂上也是，如我一聲號令之下，立時生火，不出三個時辰，三位將成了烤鴨子，到

時我只怕公子笑不出來了。」

溫振眉仍然笑道：「哦？烤鴨子麼？不知帮主所要的是蘇州烤鴨還是四川烤鴨？」但司徒輕燕與司徒天心已臉呈驚恐之色。

曾白水霍然回身，揚聲道：「馬上起火。」又向外揚聲道：「封鎖全帮，提高警惕，若有人闖帮，格殺勿論！我親自監守。」只聽有人應道：「是！」

曾白水反手執住曾丹鳳的手，曾丹鳳惶急地道：「爹——」

曾白水冷笑一聲，說道：「別說了！剛才妳有意被溫振眉挾持妳以爲我不知道。」曾丹鳳聞言一震，曾白水寒着臉，又道：「跟我走，我一刻也不准妳離開！」一面大步外向出去，一面返身道：「溫公子，再會了，等你成爲烤熟的鴨子時，才回來回味被困住了也等於不能活着出去的意思吧！」

只聽溫振眉也大笑道：「好，曾帮主，但被困住了，也不等於是死了呵。」

× × ×

如果你問一個有錢但又有志氣的小伙子：「你最喜歡去什麼地方？」

那答案一定會是：「涵碧樓。」

如果你問一位又窮又青年的小伙子：「你最喜歡到什麼地方去？」

「涵碧樓。」

如果你問一位飽經風塵的刀客：「你最希望住在什麼地方？」

「涵碧樓。」

如果你問一位落第的中年文士：「你要住在什麼地方呢？」

「最好能安身在涵碧樓。」

甚至你問一位白髮斑斑的老嫗，答案還是：「涵碧樓。」

× × ×

「涵碧樓」是什麼地方？「涵碧樓」不是一座青樓嗎？這麼該是妓女的所在地啊！

怎麼又會有各階層的人肅然起敬？

是的，「涵碧樓」是一座青樓，但是它跟別的青樓不同的是：一，她賣藝不賣身，「涵碧樓」裏有的是才女子，有人精於棋藝，有人博學廣聞，有人精於技擊，有人精於歌藝，或善於作譜，或善於舞誦，或擅於射技，或擅於口技，或茶道，或酒道，皆有成就，許多專誠而來的客人，皆是爲求藝而來，有的是想一睹眞色，有些簡直是來拜師學藝的，這些藝妓們已不是「妓」了，她們持藝求生，但絕不賣身，絕不與客人胡混，但正常的戀愛與婚嫁，却是允可的，有些甚至婚嫁之後，仍願回到這「涵碧樓」繼續工作，但大多數的，還是玉潔冰清的含苞少女。二，它不尊富而棄貧，這是一般的青樓所根本做不到的，不單富有的人能來「涵碧樓」，貧窮的人，也是一樣，會武的人自是歡迎，文士亦是一樣，但只不允許有動歪念頭的人而已，凡是有決歪念頭的人，通常只有兩種下場，在「涵碧樓」裏，不是被打出去就是被攆出去，武功身份高低，都一視同仁。

那「涵碧樓」的經濟又是靠什麼以維持的呢？貧窮的人，來「涵碧樓」，可能分文不取，但有錢的人，却必解囊捐獻—一如果有人裝窮，只怕誰也逃不過歐陽掃月的一雙利眼，窮的人，意志消沉，來到「涵碧樓」，往往因知己相重，備受勉勵，便洗心革面，作一番大事業的，更大有人在；「涵碧樓」竟成了教化之地，這些由貧至富的人，往往不致忘本，以後便對「涵碧樓」推護備至，這些人當中，有些是名士，有的甚至是朝廷大將，知縣或捕頭，別的青樓，女人們都堅阻自己的丈夫進去，但對於「涵碧樓」，有些女人眼看自己的丈夫或兒子不成材，恨不得快快推他進「涵碧樓」一趟，去學學好回來。

「涵碧樓」佔地極廣，四海之內，慕名而來的人多極，風景清雅，面山臨海，正是勝地，樓主歐陽掃月，精技擊，六藝稱絕，曾艷色一時，但現刻已徐娘老去，極得江湖上人士敬重，無數弱女子，從强盜寨裏逃出來的，從大飢荒中逃出來的，從別的妓院中逃出來的，給她一手救活的，已可百計，歐陽掃月的兩名義女，公孫幽蘭及公孫月蘭，乃「涵碧樓」之艷色佳麗！乃是一對可憐之姊妹，身世飄零，父母早亡，早成孤兒，經歐陽掃月一手帶大，姊妹二人，好詩詞，擅劍術，善歌舞，公孫幽蘭更精於琵琶，公孫月蘭却精於古箏，二人在箏琴中臥劍，故彈奏之時，有龍吟之聲，冠絕五湖四海，無人能及。

「涵碧樓」除這三人武功是江湖中第一流高手外，其他的多數是武功平平，但江湖一般帮派，前來惹動「涵碧樓」，那只是招惹衆怒，而歐陽大娘及公孫姊妹要打發他們，也易如反掌，一般有頭有面的帮派，也不會貿然去招惹「涵碧樓」，一因「涵碧樓」並不多管閒事，又不囂張，而且也不算是異帮別派，二因「涵碧樓」與「試劍山莊」及「風雲鏢局」，十分友好，這三家一旦聯合，縱五帮十派七十二家聯手對付，也未必能討好得來！

但這些人裏，自然沒有包括天下第一大帮：「長笑帮」了！

可是就算是「長笑帮」的人敢到「涵碧樓」惹事，「涵碧樓」還是一樣叫他遭殃，今晚就是這樣。

× × ×

華燈初上時，「涵碧樓」便熱鬧了起來了，不少英雄豪傑都出現於此地，但却井然有序，毫不囂亂。

但是忽然之間，一聲女子尖叫却從大門口傳了過來，歐陽掃月原本是在第三內廳內與三個人在談話，這三個人都不是平常的人，他們是崆峒派掌門人「飛天蜈蚣」崔一智，「丹鳳帮」帮主「飛絮」沈非非，以及「風雲鏢局」遠道而來的一名鏢師「過江龍」楊大威，他們談得正酣，但在尖叫聲一響起時，歐陽掃月便不見了，立即到了大門口，這麼多年以來，不管「涵碧樓」那一處有亂子，她都能即時趕去，無論是在什麼地方，無論是在做什麼事，無論是在什麼時候。

大門口站着三個人，中間是一個身型魁梧的老人，但一臉陰鷙之色，旁邊的是一名文士模樣的人，臉白無鬚，但長相十分猥褻，另一名是一個鬍鬚大漢，站在那兒就像一座小型的山，那名老人雙目發出精光，兇惡至極，左手執着一名少女的玉腕，那名少女正萬分驚惶，但無奈又掙脫

不出，俏生生的一邊玉頰，已被人摑得腫起了一塊。

一大羣人已聞聲圍了過來，很多人在問「什麼事，什麼事」，只聽那威猛的老人嚷道：「臭婊子，開什麼樓，連招待客人也不會！」

「她究竟開罪閣下什麼啊？」有一名客人問道。

「開罪什麼？老子有的是銀両，要她作什麼，便得作什麼！」

「朋友，你弄錯了吧，你若要尋樂子，到別的妓院去吧，這兒可不是你作威作福的地方，你活了這樣一大把年紀了，也該自重一點了。」

話未說完，這人的牙齒已被打飛，人也跌了出去。

「你敢打人！你敢打人！」

又有人衝了過去，這次是那亂髯大漢迎上來，一手一個，又把兩個人打得倒下地去。

「揍他！揍他！讓他們知道王法，」更多人打抱不平，衝了上來。

只聽中年文士笑道：「你們要打嘛？好，咱們『血魂鏢局』也不是好惹的！」衝上來的人立時有大部份退了回去，其他的人都被他們的朋友拖住：「你不能去送死呀！」

「爲什麼？」

「他們是『血魂鏢局』的人，看來正是『血魂鏢局』局主『血魂神掌』洛天池，副局主『袖裏日月』沈七山及『丈二金剛』馬仇夫呵，惹不得也！惹不得也！」

立時又有幾個人退回去了，剩下的幾個人，義憤塡胸，怒道：「是『血魂鏢局』的人，作惡多端，我更要打！」

「可是你別忘了，『血魂鏢局』是『長笑帮』作爲後台的呵！」

此語一出，幾乎全部份都退回去，只有一位相貌堂堂的華服青年，仍留下來，迅速脫去錦袍，大喝道：「你們都怕『長笑帮』，我『玉麒麟』單青鋒就不怕！看拳！」

雙拳「虎虎」有聲，直攻洛天池。「丈二金剛」馬仇夫從旁一架，單青鋒轉移目標，力攻馬仇夫，兩人就在廳中打了起來。

單青鋒的「伏虎拳」，是經過一番苦心鍛鍊的，論招式，自在馬仇夫之上，壞就壞在馬仇夫力大如牛，且高出單青鋒不止一個頭，單青鋒總是難於近身，但單青鋒十分大胆，狠命出擊，竟把「丈二金剛」弄得手忙脚亂。

「袖裏日月」沈七山忽然閃入戰團裏面，單青鋒一愕，舉拳欲打，沈七山一揚摺扇，笑道：「不不，不要打，小英雄，你聽我說——」單青鋒住了手，正欲聽下去，沈七山摺扇一合，閃電一般點了單青鋒的「軟穴」，單青鋒怒叱道：「你——！」即軟倒下去，馬仇夫趁機一拳，把單青鋒的鼻子打開了花。

旁觀的人紛紛叱喝道：「你怎能——！」沈七山咯咯笑道：「我怎麼不能？敢得罪我們『血魂鏢局』，我還要把你全部牙齒都敲下來！」聲隨語落，沈七山一扇點下，直敲地上單青鋒的嘴唇。

忽然一物掠起，如閃電一般打在沈七山嘴上，「拍」一聲，直嵌入沈七山嘴中，沈七山慌忙把它吐出後，發現是一隻鷄腿，連同三隻帶血的牙齒！

「不用全部，三隻就够了，要你牙齒，又沒什麼用，三隻已經太多了。」只見一位如花一般的女子，青絲及腰，嫣紅玉肌，一身水綠色長裙，手抱琵琶，盈盈走了出來。

有人叫了出來：「公孫大小姐。」那美人一笑。

不知何時，場中又多了一女子，天藍色羅裙，劉海遮住了細美的秀額，雪花般的玉膚，帶着水仙一般的笑客，細細十指，却閃電一般解開了「玉麒麟」單青鋒的穴道，單青鋒一個虎躍起身，恭身道：「謝謝姑娘。」

那女子展顏一笑，猶如春花笑在山澗，看痴了衆人，只聽她嬌嬌細細的聲音說道：「公子何必言謝，公子能威武不屈，神志不移，作衆人所不敢爲，賤妾又何敢受禮！」

單青鋒長嘆一聲，道：「妳就是公孫二姑娘。」

那女子一揚膝上古箏，淡淡笑道：「賤妾是，那是家姐。」

單青鋒頓足道：「我單青鋒不遠千里而來，爲的是一睹眞色，實不相瞞，在下原有非份之想，乃君子好逑，誰知一見小姐，始知何謂自慚形穢！好，就此別過。」返身欲去，只聽公孫月蘭輕聲道：「公子請稍候，誰打傷公子鼻樑，讓賤妾來報仇！」

話才說完，忽然玉手一揮，一連在古箏上彈拂響了幾個音節，場中人一聽，只覺玉調清音，令人精神一振，但獨獨馬仇夫聽來，却覺心頭大震，震耳欲聾，連樁也把不住。

公孫月蘭忽然掠起，一個「鳳拳」，敲在「丈二金剛」的鼻樑上，高大如斯的馬仇夫，立時被打飛出去，全場的人都聽到他鼻骨碎裂的聲響！

沈七山剛被打脫了牙齒，正一臉狠狠，找人洩忿之際，看到公孫月蘭竟然出手，大喝一聲，道：「臭婊子，讓我老子要妳好看！」

公孫幽蘭一個閃身，擱在他面前，笑道：「你也很好看嘛！」

一共說了六個字，但出手如電，連沈七山也不知對方如何出手，左右雙頰便一連捱了六掌，被打得整個臉部都紅腫了起來，看實好看，衆人大笑不已。

這一來，氣壞了洛天池，眼看自己的人在兩個黃毛丫頭手下丟盡了臉，不禁氣得吹鬚瞪眼，吼道：「叫妳們的樓主滾出來！」

「不用叫了，我不是在你的面前嗎？」眼前一花，一中年美婦已在洛天池身前，洛天池不禁「嗯」了一聲，嚇退了一步，强作鎭定地道：「妳就是歐陽掃月麼？你看你的奴才們是如何待客人的？」

歐陽掃月笑道：「這得要看你是如何對待主人了。」伸手指一指洛天池扣着的那女子之手腕，「血魂神掌」洛天池老臉一紅，放開右手，指着歐陽掃月大吼道：「賤婦，妳是找死，試試老夫的『血魂神掌』！」

（未完）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之二

朱羽・文
盧令・圖

徐如林（四）

孫子兵法——

疾如風・徐如林・烈如火・靜如山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姚春在龍泉寺中失望回歸途中險遭殺手魏雲及陶亞芳的擊殺，幸姚春機警，兼且身手奇高，終能在死亡邊緣，平安脫險，他返回孟莊，驚悉龍老爺子中毒身亡，姚春在龍老爺子居住的客房搜索，那隻交由龍老爺子保管的漢玉鎭紙已無踪影，爲查究毒害龍老爺子的兇手，姚春請孟滌塵禁止莊中客人離開，然後向孟滌塵查詢孟二爺孟瀚塵是否眞正死亡，孟滌塵坦說孟二爺並沒有死，姚春立向他查問，何以要發假喪訊，孟滌塵搖頭嘆息，說這是孟家之羞，教他不知從何說起，姚春說只想知道事實別無他意——

迭生兇殺案　苦追嫌疑人

孟滌塵一手托腮，似在思索該從何說起，可是，他又沒有勇氣說出來，最後用一聲沉嘆作了交代。

姚春明白這內中必有難言之隱，煎逼之下，一定會使孟滌塵情緒受到巨大的壓力，因此他放鬆了。

「老爺子！你太累了，」姚春很委婉地說：「歇着吧！明兒我再跟你詳談……金總管！」

金七爺總是侍候在門外的，一叫就進來。

「金總管！侍候老爺子歇下吧！」

孟滌塵這一夜彷彿渡過了十年，這不是他的六十大壽，是他七十大壽，看上去他是那樣蒼老，憔悴。

金七爺扶着孟滌塵走了出去，不過，他回過身來打了一個眼色，似乎有什麼秘密事需要跟他商量。

姚春會意，就在停屍的房間，留了下來。

趁着這個空檔，姚春又再次去察看龍與泰的死狀，他希望能看出一點異狀或徵候，可是他失望了。除了可以看出是中毒之外，結果是一無所得。

片刻之後，金七爺又來了。他很小心地關上門，悄聲說：「姚少俠！我知道龍老爺子是被何人所害。」

「哦？你眞知道嗎？」

「我絕對沒有說錯，是孟二爺。」

「是你親眼看見的嗎？」

「這……我當然不可能親眼看見，不過，我猜得出來，因爲毒死龍老爺子的毒藥，我認得出來。」

「是什麼毒藥？」

「斷腸紅。」

「難道除了孟二爺之外，別人就沒有這種毒藥？」

「斷腸紅這種毒藥原是咱們老爺子的，有一天老爺子發脾氣，將那瓶斷腸紅扔到孟二爺面前，教孟二爺去自盡。孟二爺沒有死，將那瓶斷腸紅留下了……」

「金總管！你就靠此推論是孟二爺下的毒手嗎？」

「當然。除了孟二爺誰也沒有這種毒藥。」

「難道連你們老爺子也沒有這種毒藥嗎？」

「毒藥只有一瓶，給孟二爺咱們老爺子就沒啦！而且，咱們老爺子跟龍老爺子是幾十年的生死之交，說什麼也不會毒害老友呀！所以，這絕對是孟二爺幹的。」

「孟二爺這麼作的動機何在呢？」

「爲了想得到那座漢玉鎭紙呀！」

「金總管！你的推測恐怕錯了，龍老爺子不可能將那座漢玉鎭紙放在身上，毒死了龍老爺子，就不一定會得到那座漢玉鎭紙呀！」

「你是說，那座漢玉鎭紙還在？」

姚春點點頭說：「是的。不過不知道放在什麼地方。」

「咱們搜搜看怎麼樣？」

姚春道：「不用搜了，到時候自然會出現的。」

「姚少俠！我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金總管，我想請教一件事，你認爲毒害龍老爺子的兇手是孟二爺，除了斷腸紅的根據之外，還有別的根據嗎？」

「沒……沒有了，」金七爺有了不安的表情。「我知道你關心這件事，所以才特地跑來告訴你。」

「金總管！有句話你可要實說，是誰給你好處，教你將龍老爺子的遇害推在孟二爺的身上。」

「沒……沒有呀！這是從何說起？」

「金總管！這嫁禍之計倒是相當妙，可惜你露出了破綻，七血盟兄弟不僅懂得拳腳，也懂得毒藥。」

「哦？」金七爺大吃一驚兩眼翻白。

「龍老前輩雖是中毒而死，却並非死於斷腸紅。」

「明明是斷腸紅……」

「不是斷腸紅。」姚春斬釘截鐵地說：「若是被斷腸紅毒死，顧名思義，應該七孔流血，你看看有這種情況嗎？斷腸紅的毒性會使腸子打結，中毒的人會因痛苦而四肢蜷曲，你看看有這種情況嗎？」

金七爺楞住了。

「斷腸紅爲孟老爺子所有，他不會不了解毒性，倘若龍老前輩是中斷腸紅之毒性而死，孟老爺子會看不出來嗎？金總管！我已經把話點明，現在要聽你的啦！」

「這……只怪我瞎猜亂想，就算我說錯了。」

「金總管！姜伯泉和陶亞芳被逐出後又回到孟莊，毫無阻碍，那一定是你的安排，對不對？」

「這……眞是天大的寃枉呀！」

「金總管！說吧！你到底得了誰的好處？」

「這……沒有，絕對沒有，我對老爺子一向忠心耿耿，從無異心，絕不會作這種叛主不忠的事。」

姚春冷聲道：「金總管！你堅持不肯吐露實情嗎？」

「沒有的事，你教我怎麼吐露呀？」

「金七！」姚春臉色一沉，連稱呼也變了。「你如果再不說實話，我就要對你不客氣了。」

金七爺還是堅決否認。姚春一個大步向前，左手揪住了對方的領口，右手中的鋒利匕首已經到了金七的喉下。

「金七！老實地說吧，這是最後一個機會。」

金七爺道：「沒有，什麼也沒有，你在寃枉我。」

「金七！我不再問了，在我沒有割斷你的喉嚨管兒之前，你最好實話實說，不要自討苦吃。」

姚春的右手向外一拖，金七爺的喉間立刻出現了一道血口。

姚春一向都是很溫和的，現在却變得辣手無比。就像看上去很沉靜的山林，依然能吞噬迷路的行人。

金七爺面色慘白，但是他的嘴却閉得很緊。

「不說嗎？」姚春手裏的匕首又揚了起來。

金七爺猛地打了一個顫，似乎想說什麼，可是，他又將嘴吧閉了起來。

噗！一塊石子從窗口扔了進來，燈熄了！

就在燈光熄滅的這一瞬間，一股勁風從門口灌進，姚春經驗豐富，他當然知道是怎麼回事，於是，手一鬆，霍地跳了起來。

攻擊他的是一根木棍，勁道很足，姚春輕易躲閃過去，却想不到這一棍正好敲在金七爺的天靈蓋上。

攻擊者沒有再次出手，立刻又退了出去。

姚春並沒有追，首先他發現攻擊者的身法太快；而且，他認爲攻擊者的目的似乎就是一棍子敲死金七爺。

重新燃上燈，只見金七爺早已頭開腦裂，一命嗚呼了。

棍子丟在地上，現在，他倒變成兇嫌了。

兩個大漢在門口出現，他們似乎是聽到什麼响動而跑來的，姚春認識他們是孟莊的護院武士。

「咦？金總管怎麼啦？」二人大呼大叫。

「死了。」姚春冷冷地說。

「死了？是你打死的，你爲什麼打死金總管？」

「你們看見我打死金總管的嗎？」

「金總管死在這裏，棍子在這裏，你也在這裏，兇手不是你是誰？」二人拉開嗓門大叫：「來人呀！」

這一喊，莊丁護院就跑來了十幾個。

「你們瞧，這傢伙打死了金總管。」

姚春明白了，這先來的兩個是有用心的，他們就是要哄起這件亂子，使姚春陷入萬刦不復之地。

那十幾個護院莊丁一個個磨拳擦掌，似乎想將姚春亂拳打死，激動的羣衆就像一羣發了瘋的狗。

孟滌塵出現了，他顯然是聞聲而來。

「什麼事？什麼事？」孟滌塵連聲問道。

護院武士道：「莊主！這小子一棍打死了金總管。」

「哦？」孟滌塵驚訝地望向姚春。

姚春平靜地問道：「老爺子，你相信嗎？」

孟滌塵連連地搖着頭：「我不信七血盟兄弟會幹這種事，可是，事實又擺在眼前，姚春！你能解釋嗎？」

姚春很沉着地回答：「首先我要指出，金七是孟莊的內奸，他收受賄賂，暗中作出背叛老爺子的事。」

「姚春！金七跟我許多年，我一直視他為心腹……」

「人性就是如此貪婪，當另外有人以利來引誘他時，他就顧不到什麼仁義道德了……」

「姚春！你這麼說，有憑據嗎？」

「當然有憑據。」

「舉例來聽聽。」

「姜百泉和陶亞芳被老爺子逐出，却又潛回孟莊，若不是金七借總管身份給他們方便，他們不可能得逞。」

「嗯！」孟滌塵沒有提出異議。「還有呢？」

「老爺子是不是有一瓶名為『斷腸紅』的毒藥？」

「是的。」孟滌塵的臉色微微一變。

「那瓶毒藥還在嗎？」

「不在了。」孟滌塵的回答，很不自然。

「給了別人？還是已經用掉了。」

「姚春！這問題我非回答不可嗎？」

姚春道：「一定要回答，這是具有關鍵性的。」

「實不相瞞，我給了二弟瀚塵。」

「給他幹什麼？」

「教他死，我認為他不够格活在世界上。」

「老爺子！這瓶斷腸紅是別人送你的嗎？」

「是的。我當年在京畿，那是一個險象環生的環境，也是一段生死難料，禍福難卜的歲月，隨身準備一瓶烈性毒藥，就像一些達官顯貴隨身携帶鼻烟壺似的，不算什麼吧。」

「那麼，老爺子，你了解斷腸紅的毒性嗎？」

「當然了解。」

「老爺子方才已經見過龍老前輩的死狀，要是方才沒有看清楚，現在不妨再看一遍；看看龍老前輩是不是因斷腸紅而致死。」

「不是。」孟滌塵一口否定。「絕對不是。」

「可是，剛才金七跑來告訴我，說毒害龍老前輩的人是孟二爺，而且一口咬定龍老前輩是被斷腸紅所毒死。這時，我幾乎已能肯定，金七拿了別人的好處，在幹着出賣孟莊，背叛老爺子的事。」

「於是你逼問他，要他招出實情。」

「是的。我取出了匕首，還在他的咽喉間劃了一道口子，威脅他，可是他什麼也不說，口風很緊。」

「於是，你就用木棍打死了他。」

「錯了。老爺子是明事理的人，如果我要殺他，一定用匕首，而不會再找一條木棍來行兇……」接下來，姚春就將方才所發生的情況講述了一遍。「老爺子！你瞧，桌上有油漬，這證明油燈翻倒過，我絕沒有說假話。那個人的目的不是殺我，而是殺金七滅口。」

「姚春！你的話我都相信，但是有一件事我却弄不清楚，有你在，那個兇手怎麼可能逃逸。」

「那人的身法奇快，我未必追得上；而且，這個人雖然在我眼前逃過，却永遠無法逃過我的手掌心。」

「姚春！這話是什麼意思？」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無人能逃得過。」

「好了！我信任你，」孟滌塵轉過身去，揮揮手說：「你們別站在這兒了，將莊院嚴密把守，任何人都不准出入，如有賓客責難，教他們來找我理論。」

「你們兩位請留步。」姚春叫住了最先出現的那兩個人。「有幾句話我要問問你們。」

那兩個人面面相覷，因為孟滌塵在場，也無話可說。

「二位！這裏一發生事故，你們就到了，未免太快了些，而且，不分青紅皂白就指責我殺人，是怎麼回事？」

孟滌塵是何等聰明的人，立刻就明白了姚春的用意，他緊接着說：「快說！你們是不是受了什麼人的挑唆？」

「沒有！」那兩名大漢惶恐地否認。

「快說！」孟滌塵咆哮着：「你們想在七血盟兄弟面前打馬虎眼兒嗎？再不說，就打斷你們的狗腿。」

那兩個大漢互相凝覷着，又相互打眼色，要對方答話。

「老爺子！」其中一個開了口：「要是小的們說了實話，您可要原諒我們這一次呀！」

「說吧！我保證不追究就是。」

「是孟二爺交代咱們這麼幹的。」

「你說什麼？」孟滌塵顯得非常吃驚地道。

姚春的目光變得很亮，却沒有驚異之色。

那大漢又重複了一遍：「是孟二爺交代咱們幹的。」

「下去！」孟滌塵連連揮着手。「記住！別張揚出去。」

那兩個大漢連忙轉身走了。

「姚春！」孟滌塵跺足嘆道：「這真是家門不幸……怎麼能作出這種指鹿為馬的卑鄙勾當呀！」

「老爺子！」姚春的神色極為平靜。「你信？」

「為什麼不信？那些下人，怎會說假話？」

「我不信。」

「哦？」孟滌塵不禁一楞。

「孟二爺是位雅士，精通琴棋書畫，這種人就算想借刀殺人，移花接木，也會幹得高明些。」

「姚春！你絕不了解，他已經走火入魔……」

「老爺子！剛才以木棍擊斃金七爺的人是誰？」

孟滌塵道：「當然是我那不肖的劣弟瀚塵所為。」

「絕不是。」

「何以見得？」

「丟石擊燈，木棍擊人，這都是盜賊手法。以孟二爺的武功修為之高，又是絕

頂聰明，怎可能用這種拙劣手法？老爺子多想想就明白了嗎？」

「他可以指使別人下手呀！」

「老爺子！若不是你對孟二爺有成見，就一定是聽他的閑話聽得太多，我認為這件事絕對與孟二爺無關，剛才你輕易發落那兩個傢伙，是一件天大的錯誤。」

孟滌塵倒是一個肯接受人家批評的人，立刻就派人去找那兩個護院莊丁，回報是——二人已不知去向。

「姚老弟！」孟滌塵跺着脚說：「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最近常常犯錯。幸好你是明理的人，要不然你還以為我故意加罪在瀚塵身上哩！」

「老爺子！有幾句話我想跟您推心置腹地談一談，這裏有兩具死屍，挺不是滋味，咱們換個地方如何？」

「好！」孟滌塵欣然答應。「上我書房去。」

孟滌塵的書房佈置得極為雅緻，他畢竟還算半個讀書人。僕童獻上香茗後立刻退去，掩門上窗，很適清淡。

「姚老弟！咱們在這兒可以暢談無忌了。」

「暢談可以，老爺子必須要有雅量才行。」

「姚老弟！你看我是一個沒有氣量的人嗎？」

「人不見得在每一個地方都有氣量了，比方說感情這玩意就會使人自私，心胸狹窄，老爺子認為有理嗎？」姚春的弦外之音，昭然若揭，這大概就是他將要談話的重點。

孟滌塵不會聽不懂，而他却沒有絲毫反應。

姚春問道：「孟老爺子跟何莊主相交多少年了？」

「十幾年了吧？」孟滌塵並沒有回答確切的數字。

「感情很好？」

「還不錯。」

「感情不錯，怎麼沒有談到聯姻的事呢？」

「我提過，靜芝却一味閃避，到今天我才知道她曾經跟顧成貴訂過親，婚約未解除，她當然不能再嫁。」

「何家莊改名為懷塵山莊，用意何在呢？」

「姚老弟！」孟滌塵有些不悅地說：「你好像在明知故問，取名懷塵，用意不是太明顯了嗎？」

姚春道：「老爺子號滌塵，何莊主取懷塵二字，當然是表示懷念老爺子之意。不過，名號有『塵』字的並非老爺子一個人呀！」

孟滌塵的臉色倏地一變，冷冷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孟二爺名號瀚塵，怎見得何莊主不是紀念他？」

「姚老弟！」孟滌塵的臉色變得又白又黃，而他還在盡量保持語氣的平靜。「莫非你聽到了什麼閑言閑語？」

「略有風聞。」

「說來聽聽。」

「當初，何莊主與老爺子的確有一段只羨鴛鴦不羨仙的美好日子，可是，後來孟二爺插一脚，就把平靜的局面攪得波瀾橫生，永不安寧了。」

「姚春！」孟滌塵厲吼道：「你對你說的每一句話都要負責任，我希望你每說一句話都要經過三思。」

「孟老爺子！剛才我還說過，你必須有雅量，要不然，咱們非但無法開誠相談，簡直就談不下去。」

「好！我聽你的，保證中途不再發脾氣。」

「孟老爺子！你穩練，體貼，交遊廣闊，名氣大，派頭大，這是博取女人歡心的本錢；孟二爺呢？聰明，瀟洒，博學多才，這種人更易討得女人歡心。於是，何莊主移情別戀。不過，她算得上是個淑女，很坦誠地將實情告訴你，同時還與你維持感情。不過已由男女之間的情愫一變而為兄妹之情。你為了顧及顏面，只得屈於忍讓。」

孟滌塵非常沉靜，一點反應也沒有。

姚春又接着說：「從那次以後，你就沒有去過懷塵山莊，孟二爺倒成了何莊主的常客……外面風聲漸起，你規勸孟二爺，教他稍斂行跡，你們兄弟之間第一次有了齟齬。從此，手足之情每下愈況，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孟滌塵仍然沒有吭聲。

「不過，你還在竭力忍讓。一方面是為了顏面；另一方面則是既愛何莊主，又愛孟二爺，不忍傷害他們。後來，你聽到了一個消息，你再也無法忍耐了。」

「我聽到了什麼消息？」

「孟二爺與何莊主雙雙出動，尋找顧成貴，逼他出面解除婚約……原因是：兩個人不願再偷偷摸摸，打算名正言順地結為連理。」

「姚春！這種說法不太可靠吧？二弟瀚塵有元配在室，而且育有兒女，難道他想停妻再娶嗎？」

「這正是孟二爺的打算，也正是令你震怒的原因。老爺子是不輕易發怒，一旦發怒，就勢如雷霆，非逼得孟二爺自絕不可。孟二爺大概也想不到會有這種結果，到後來，總算以『假死』發喪為折衷辦法。老爺子把孟家的家聲維護住了，却傷害了手足之情；當然也傷害了老爺子與何莊主之間的感情。」

孟滌塵的神色很平靜，他自制的能力也非常强。

「姚春！就算你聽到的這些流言，都是事實，這與你前來查贓一事難道也有關係？」

「有。」姚春的回答擲地有聲。

「說來聽聽。」

「顧成貴出身書香門第，後來弄得身敗名裂，惡名昭彰，可說是由何莊主所引起。」

「這話怎麼說？」

「顧家在京城是古玩界的牛耳，『顧記古玩號』在京城裏是頭一塊招牌。當時，有一個姓王的世家子弟拿了一對漢玉鎮紙到『顧記』去寄賣，正好何莊主進京去顧家，見到那對漢玉鎮紙愛不釋手，於是，顧成貴為討歡心，就用漢玉鎮紙作為訂親表記……」

「難道顧成貴沒有經過原主人的同意

嗎？」

「原主求售紋銀十萬兩，顧家原以爲照價付給原主，就不會有什麼問題。孰料原主因故不賣了，欲收回原物，而此時顧成貴已將其中之一作爲訂親信物，誓難完璧歸趙。而原主願以高過十萬兩之價格收回，這件事當時在京城曾喧騰一時，就在爭執難解之際，原主竟然死於陋巷之中。因此，顧成貴難逃殺人之嫌……」

「眞是顧成貴幹下的好事嗎？」

「是與不是不得而知，反正自殺人命案發生後，就再也沒有見過顧成貴，後來又有顧成貴淪落爲盜的流言傳出。多年來，顧成貴已是名揚黑道的江洋大盜。」

孟滌塵沉吟着，一時沒有說話。過了許久，他才問道：「姚春！你對那件陋巷命案有何看法？」

「先不談命案，有一件事，先要對老爺子說清楚。漢玉鎭紙是一對，其一作爲訂親信物；其一留在顧家。但是，這件玉器同時隨着顧成貴失踪，從此再沒有出現過。」

「哦！你提這件事有何用意嗎？」

「當然有用意……玉器的失踪有兩種可能：一是顧成貴隨身帶走：一是落入了旁人的手中。以我推測，後者的成份可能大些。」

「爲什麼呢？」

「如果假設顧成貴的失踪是逃匿罪嫌，那麼，他應該投奔何家莊，事實上，他失踪之後根本就未去過。咱們不妨假設，顧成貴的失踪是受人挾持，根本就沒有自由。」

「挾持者的目的何在？」

「兇嫌逃匿，使得嫌疑更深，這不是正好嫁禍在顧成貴的頭上，而完成他的殺人越貨勾當嗎？」

「這個『他』是誰？」

姚春道：「殺人者，刦持那座漢玉鎭紙的人。」

孟滌塵道：「這麼說，你認爲顧成貴是寃枉的？」

「不錯。」

「你有憑據嗎？」

「當然有憑據。」

「可否先說給我聽聽。」

「現在不是時候……老爺子！我只想請敎你一個問題：孟二爺在何處？」

「不知道。」孟滌塵還特別補了一句：「我眞的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他在附近出沒就是。」

「二夫人知道孟二爺的行踪嗎？」

「不可能知道，他們夫妻之間的感情到了什麼地步，你也知道了。」

姚春道：「我跟二夫人見過，她却隻字未提。」

「這就是婦道，我那弟妹比起劣弟要强得多了。」

「話又說到現實情況了，金總管絕不是被孟二爺殺死的，龍老爺子也不是被孟二爺所害，老爺子相信嗎？」

孟滌塵沒有吭氣，他雖然沒有同意，但也沒有反對。

「天快亮了，」姚春伸了個懶腰。「天亮的時候也就是眞象大白的時候，是寃，是曲，也該伸張了。」

「姚春！聽你口氣，顧成貴是寃枉的，孟瀚塵也是寃枉的，到底誰才有罪？」

「明天自然會知道，這個人正看着咱們像磨房驢似的轉圈哩！」

「姚春！並非我不信任你，只是覺得事涉多年前的一件舊案，你還能查得清楚嗎？」

「老爺子！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難道不明白？」

「聽你的口氣，好像很有把握。」

姚春道：「七血盟兄弟，從不幹沒有把握的事。」

「好吧！等天亮以後瞧你的啦！」

姚春回到客房，倒頭便睡，看他的神情，就好像作惡元兇都已經抓在他的手掌心裏了。

× × ×

翌日是個好天氣，賀客都起得很早，按例還要向孟滌塵拜壽，然後才辭退。大夥兒一見莊子封了門，又聽說孟滌塵下令任何人不得擅離，不禁羣情嘩然。

「這是怎麼回事？把咱們當賊呀！」

「老兄！別說得這麼難聽好不好？人家孟莊主豪情萬千，硬要留咱們多樂一天，幹嗎會錯了人家一番好意呀！」

也有說好話的，也有說氣話的。沸沸騰騰，吵得翻了天。天井裏，庭園中，要多熱鬧就有多熱鬧。

姚春起了床，在他的感覺中只是閉了閉眼而已。不過，精神却非常振作，匆匆洗把臉，就跟孟滌塵碰了頭。

看孟滌塵兩眼通紅，就知道他一夜未瞑。

「老弟！我查過了，結果可能會令你失望。」

「哦？」

「昨夜留宿的賓客，沒有任何人私自離莊。」

姚春沉吟着，沒有接腔。

「老弟，在你的想像中，作奸犯科的人一定會心虛會私自潛離，結果沒想到他還敢在這裏看風景。」

「老爺子，作奸犯科的人還在，那更好，我有把握找他出來，有一件事，老爺子一定要帮忙。」

「你說。」

「我猜想，昨日孟二爺，一定回莊來過。」

「嗯！怎麼樣？」

「他既回來，一定會去看看二夫人，或者女兒。」

孟滌塵道：「你想教我派個人到後面去問問嗎？」

「最好是老爺子親自過去問問，孟二爺既然遮掩行藏，二夫人一定不會輕易對外人洩漏。」

「你認爲我去，她就會告訴我嗎？」

「二夫人知書達禮，大伯前去，她還敢說假話嗎？」

「好！我試試吧！」孟滌塵勉爲其難地答應了。「不過，不一定會有滿意的結果……你在這兒等我嗎？」

「不！我還要到前面去看看。」

離開書房時，姚春流露了一絲詭譎的笑意，看起來他似乎又安排了一着詭計。

前面賓客的談論仍在轟轟烈烈地進行

中，姚春驀見賽蝶兒向他走了過來；他心頭暗暗一動：賽蝶兒不是離開過孟莊嗎？可是孟老爺子也不曾發覺呀！

如果有一個人在毒死了龍興泰之後，離開了孟莊，然後又回來暗觀動靜，別人也不一定知道。

在冥想中，賽蝶兒已到了他的面前。

「姚春，任務完成了嗎？」她笑着問道。

「什麼任務？」

「追賊呀！」

姚春一笑置之，並沒有給她一個完滿的答案。却反問：「妳的任務完成了沒有呢？」

「杳如黃鶴。」

「就此罷手了嗎？」

賽蝶兒閃避了這個問題，反問道：「姚春！我實在不明白，像何靜芝這種女人，你爲什麼要放過她？」

姚春道：「我不懂妳的意思，妳覺得她很壞嗎？」

「很壞。」

「事實呢？」

「她是個害人精，害了顧成貴，又害了孟瀚塵。」

這話有語病，最少賽蝶兒明白整個內情。以她的年齡來說，十餘年前的往事她不可能知道。那麼，一定有別人告訴她，這個幕後的人又是誰呢？姚春開始有興趣了。

「賽蝶兒！妳芳齡多少？」

「比你大不了多少，也比你少不了多少。」

「顧成貴銷聲匿跡已經十多年了，妳怎麼知道他是被何靜芝所害呢？」姚春的問題逼得很緊。

「聽別人說的。」賽蝶兒上了套。

「這個別人是誰？」

賽蝶兒道：「奇怪？這個人是誰，你爲什麼要問？」

「因爲我正在找這個人。」

「我不說。」

「除非妳願意爲這個人担干係。」

「姚春！」賽蝶兒的臉色沉了下來。「這話是什麼意思？七血盟兄弟未必就能吃住彩衣會的姊妹吧？」

「賽蝶兒！孟莊昨夜死了人，妳知道嗎？」

「這個世界上那天不在死人？」

「龍興泰死了，是被毒死的；金總管也死了，是被殺害的。我正在找兇手，妳也許可以帮忙。」

賽蝶兒那張標緻的面孔突然沉了下來，語氣也更森冷了：「聽你的口氣，好像兇手藏在我的衣袋裏。」

「衣袋如果有洞，也會漏掉。如果藏在另外一個地方，一定更可靠。」

「哦？」

姚春道：「藏在心中，那就永不爲人所知了。」

「姚春！你話中有話？」

「妳聽得出？」

「我不是傻子。」

「正因爲妳聽明，我才拿話點妳。」

賽蝶兒那張臉鐵青，如果沒有別人在身旁，她也許會痛摑姚春兩個重重的耳光，才能一洩心中之忿。

「賽蝶兒！彩衣會中的衆姑娘，數妳最聰明，也數妳的點子最多，可是，妳也專作胡塗事。」

「姚春！」賽蝶兒氣吁吁地說：「你是客，我也是客，要不然，我就要狠狠地教訓你一頓。」

「賽蝶兒！何莊主給妳什麼代價？」

「姚春！這話是什麼意思？」

「妳還要我再說一遍嗎？何莊主給你什麼代價，妳才這樣爲她効力？」

「姚春！我一直瞧不起何靜芝，昨晚我一直在挑她的破綻，然後一一告訴你，你怎會有這種錯誤想法？」

「賽蝶兒！這就是妳高明的地方，妳故意站在與何莊主敵對的地位，使人不致生疑。其實，妳是暗暗帮助她的。」

「胡說！」

「我有憑據。」

「憑據拿出來。」

「還沒到時候。」

「既然沒到時候，就閉上你的嘴。」

「賽蝶兒！我是一番好意，彩衣會在江湖上薄有名聲，不要因爲妳一個人的行爲而毀。咱們早些開誠佈公地談談，對妳只會有好處。」

「姚春！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想知道顧成貴在什麼地方。」

「你問我，我問誰？」

「賽蝶兒！不要否認，顧成貴是隱跡多年，還是被人找到了，那是妳的功勞，妳是找人的專家。」

「我不知道你腦袋中在想些什麼，要想知道**顧成貴在什麼地方，找何靜芝去**，只有她知道。」

「事實上，除了妳之外誰也不知道，顧成貴還活着嗎？」

賽蝶兒不再理他，掉頭走去。

姚春是怎麼回事呢？他一點憑據都沒有，怎可向賽蝶兒興師問罪呢？

他還想追上去，正好孟滌塵向他走過來。

「姚春！」孟滌塵低聲說：「我眞服了你！」

姚春道：「怎麼？孟二爺昨夜回到莊上來了？」

「是的。」孟滌塵的神色很凝重。「他去看過他女兒，還說了一些令人担憂的話，母女倆哭了一夜。」

「他說了些什麼？」

「他向母女倆告別。」

「他匆匆來，匆匆去，沒把家當家，沒把兒女當兒女，告別也是家常便飯呀！」

聽姚春口氣，似乎對孟瀚塵非常不滿。

「姚春！我一直痛恨他的行爲，抛開我個人的私情，他的作爲實在有辱孟氏家聲，我不會爲他辯護，但他昨晚對妻女的說話，却有『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意味。」

「哦？」姚春開始關切了，也許他並不是關切孟瀚塵的死活，而是怕喪失這個具有關鍵性的人物。

「姚春！當初我也許作得太絕情，現在想想也後悔……姚春，不用我明說，你也會了解我此刻的心情。」

這話已經太明顯，他不希望他的胞弟

踏上死亡之途。

不過，姚春却另有看法，像孟瀚塵這種有上乘武功的人，別人想置他於死地也不太容易，除非他自己想死。孟瀚塵會自絕嗎?不可能，姚春立刻否定這個答案。

「老爺子!我只有一個人，沒有分身之術。」

「我明白你的意思，姚春!你全力去找瀚塵的下落，我要跟他談一談，其餘的事交給我辦。」

「老爺子!我只求你辦一件事情。」

「你說!」

「緩禁賽蝶兒。」

「爲什麼?」孟滌塵本能地提出反問道。

姚春道：「請老爺子暫時不要問理由，行嗎?」

「姚春!」孟滌塵愁眉苦臉地說：「我絕對信得過你，不過，你要考慮我的立場，主禁客，而且是登門拜壽的賀客，這是說不過去的。再說，彩衣會在江湖上薄有名聲，且不是爲非作歹之徒，別人問起來，我總得說個理由呀!以她的武功來說，想不聲不响地將她緩禁，成嗎?」

「如果有人要問，你就說她涉嫌謀害龍老前輩。」

「她眞的涉嫌嗎?」

「她不但涉嫌，而且嫌疑很重。」

「姚春!你現在對我說這句話，我不要你負責;可是，我對別人說這種話，是絕對要負責的呀!」

姚春道：「放心，七血盟兄弟絕對向你負責。」

孟滌塵道：「好，我豁出身家性命，就這麼幹了。」

姚春道：「好，我先走一步，晌午之前回莊。」

「姚春!你現在要去那兒?」

「懷塵山莊。」

「你要先一步找瀚塵，他不可能在懷塵山莊。」

姚春堅持地說道：「孟二爺一定在那邊。」

「他不在那邊。」孟滌塵的語氣同樣肯定。

「老爺子!你怎麼能如此肯定呢?」

「他昨晚曾對他的妻子說，他恨透了何靜芝。」

這是姚春沒有想到的事，他驚愣地望着孟滌塵，久久沒有說話，整個情況似乎有了極大的轉變。

「據我猜測，他可能會與何靜芝決一死戰。」

「如此說，孟二爺此刻就一定在那邊了。」

「一定不在。」孟滌塵的語氣仍然非常堅持。

「爲什麼?」

「他從來沒有白天去過懷塵山莊，他不會破壞這個習慣，而且何靜芝也不可能容許他在白天去她那兒。如果他倆眞要決一死戰，一定在夜晚，你只要在日落之前找到他就行了。」

「老爺子想阻止慘劇的發生嗎?」

「當然。」

「阻止的動機，是爲了二爺?還是爲了何莊主?」

「這話實在難以答覆，血戰的結果必然有死傷;任何一方死傷都會使我傷心，姚春!你一定要全力阻止。」

「是的。」姚春很認眞地回答：「我一定要阻止。」

× × ×

晨間的懷塵山莊沐浴在一遍金色的陽光中顯得燦爛而輝煌，格外襯托出江湖大門戶的氣派。

莊子的四週還有一條寬約二丈的護莊河，對着莊門有一道吊橋，姚春有點兒想不透，何以如此戒備森嚴?

那麼，孟瀚塵深夜潛入莊中，又是循何路徑呢?

姚春鬆轠緩騎，剛剛來到河邊，那道吊橋就緩緩地放了下來，莊門也緩緩地打開了，却沒看見一個人。

姚春立刻想到了兩件事，何靜芝知道他要來，早有準備;而且，在他來時，還要故作神秘。

姚春他就縱騎過那座木板吊橋。

入莊，是一條直的青石板路，馬蹄敲出輕脆的節奏，此刻，姚春仍然沒有見到一個人出現。

這麼大一座莊院，難道是空的嗎?

馬到廳前，姚春下了馬鞍，頗有何去何從的茫然之感。幸好這時大廳的門又緩緩地打開了。姚春不請自進，發現大廳中依然沒有人。

一色紅木傢俱，花崗石砌地，氣派萬千，只不過有點兒死氣沉沉;何靜芝玩的這套把戲倒是別出心裁。

正中間有一簇吊着的花盆，在半空中悠悠蕩蕩，倒是一種新欵的擺飾;現在那座吊空花盆正在緩緩轉動。

原來，那是一把懸空的吊燈，何靜芝坐在椅上。

也可以說，何靜芝坐在花團錦簇中。

更可以說，何靜芝被一團神秘氣氛包圍着。

「姚春!」她緩緩地說：「你終於來了。」

「妳知道我要來?」

「必然。」

「必然?」

「結頭在這裏，你要解結，就必然會來。」

「哦!妳或許不知我是來找人的。」

「找誰?」

「妳不妨猜猜。」

「顧成貴?」

姚春搖搖頭。」

「除了他還有誰?」

「孟二爺孟瀚塵。」

「哦!你找風流倜儻的孟二爺呀!那只有兩個地方或許可以找到他。」

「正要請何莊主指點。」

「一是孟莊，那裏可以找到他的靈位;一是冥間，那兒可以找到他的靈魂。」

「我要找他的軀殼。」

「軀殼在墳墓裏。」

「他的墳墓裏只有一具空的棺材。」

「姚春!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何莊主!事情已到了攤牌的階段，也沒有什麼好隱瞞的了;妳與孟二爺的那

招式奇談

五枚創虎鶴雙形

希華

在香港武林裏面享譽很濃的拳師林世榮，他雖然在一九四二年逝世，但却至今仍有許多門下弟子記得起他，林世榮的拳術全是正宗的洪拳，特別是虎鶴雙形，更加精湛，街知巷聞，現時在街上有一本拳書，連圖刊出虎鶴雙形的出手和拆招，就是由林世榮師傅演出的。

說到虎鶴雙形，照林世榮師傅稱述，它是由老前輩五枚尼姑創立的，至於五枚老師傅，她會得創製虎鶴雙形拳這套拳法，十分偶然，有一天，五枚在廣場晒芝蔴，忽然飛來了一隻白鶴，牠在芝蔴場地的上空迴旋了多次，然後撲下，想啄食芝蔴，一隻鶴能夠吃的芝蔴並不很多，五枚並非吝嗇芝蔴，但却擔心牠弄污了所有芝蔴，隨手拔起一枝竹竿，想將白鶴趕走，怎料那隻鶴忽然把牠的翅展開，架住竹竿，她翻手再刺一下，還給白鶴張爪抓住竹竿，順勢衝過來，用嘴向五枚啄去，很少白鶴蓄意跟一個人戰鬥的，五枚覺得驚奇，因此就把那一枝竹竿看做花槍，跟鶴相鬥，那隻白鶴似乎喜歡跟她玩耍，鬥了一會即飛去，如是者十天八天，白鶴每天都來啄食芝蔴，飛翔的姿勢，撲擊的姿勢，欵欵不同，五枚忽然有所領悟，知道白鶴的姿勢另有一格，可以補虎拳之不足之處，便把那些姿勢緊記在心，後來化爲虎鶴雙形拳法中的鶴手。

白鶴沒有手，但却有一條長頸，而且有兩隻翼，竹竿刺去，牠用翼架開，便即沿着竹竿進攻，有時那枝竹竿刺得靠牠的上身，牠索性用長頸捲住，順勢標下來，用長嘴啄眼，因此五枚老師傅就悟出標指之法，而且有一套鶴手，身形手法極端靈活。

至於虎鶴雙形拳，雖然有人傳說她看見過老虎相鬥，把老虎的撲擊，變成拳法，實則不然，照林世榮師傅所述，五枚的虎形拳是向一隻貓學習的，因爲她在尼庵裏面空閒的時間太多，養了一隻大貓，她很高興跟貓玩耍，某天，她把廢紙搓成一個個紙團，向那隻貓抛去，她發覺那隻大貓很高興抓紙團，有時轉身，有時直撲，有時連環出擊，此外還有躍起俯衝的姿勢，似乎可以變成人類的拳脚，五枚看在眼裏，便把這些招式加入自己本門的拳法之內，那是虎鶴雙形當中的虎形。

雖說虎鶴雙形這套拳法由虎與鶴兩種姿勢交替產生，但在事實上，始終是虎形佔先的，鶴形不過補充虎形，使其更加靈活而已，換言之，學習洪拳，先要腰馬够力，橋手堅硬如鐵，發拳沉重，威猛如虎，且又配合虎爪，能够跟強敵周旋，如果臨時發覺到這一路拳法不能取勝，然後化爲鶴形出擊。

如果後輩不明白這一層道理，先練鶴形，再練虎形，那就缺少威猛之意，難以跟強敵周旋。

段私情我全清楚。」

「哦?」她的臉色變了。「是孟滌塵告訴你的?」

「不!」

「那是誰?」

「別問是誰，反正，這件事已不是新聞。」

何靜芝緘默了，在氣勢上，她顯然已被姚春壓倒。

「何莊主!你對這兩個人的感情有何區分嗎?」

「當然有區分，對孟老爺子，我是敬愛，此生不可無他;對孟二爺是熱愛，日不可無他。」

「敬愛與熱愛之間能劃分明確的界綫嗎?」

「可以。」

「好了!言歸正傳，告訴我那兒可以找到孟瀚塵。」

「他死了。」

「妳明明知道他的死訊是不確的。」

「最少他已在我的心中死去;如果一個人已經沒有靈魂，你還承認他活着?」

姚春沒有說話，他得仔細推敲一下何靜芝這話的含意;這分明表示即使孟瀚塵還活着，他們之間的感情也早就完蛋了。那麼，他們最近應該沒有來往了?

「何莊主，妳不否認你們曾經是朋友吧?」

「當然。」

「人常常會如此，即使是一個感情絕裂的朋友，妳也會經常聽到他的消息。妳不打聽，消息也會自來。」

「你是說，我一定聽說過孟瀚塵的消息?」

「是的。如果我猜測不錯，就請妳稍作透露。」

「不錯，我的確聽到過有關他的消息。不過，是壞消息。相信連你也不願知道這個消息。」

「我只想知道他的消息，不管是好，是壞。」

「孟瀚塵瘋了。」

「哦?瘋了?」

「一個沒有理智的人，難道不是瘋了嗎?」

何靜芝的話老是雙關的，令人猜疑。

「從那一件事，妳認爲他喪失了理智呢?」

「他追殺顧成貴，這不是瘋了嗎?」

「他追殺顧成貴?有什麼理由嗎?」

「他認爲都是顧成貴誤了我一生。」

「瘋子!」姚春一跺脚，「他眞的是瘋了。」

「你也同意了?」

「我同意妳說他是瘋子，但我不同意妳說不知道他的行踪。他在什麼地方，妳一定知道。」

「即使我知道，我也不會告訴你。」

「那妳無異自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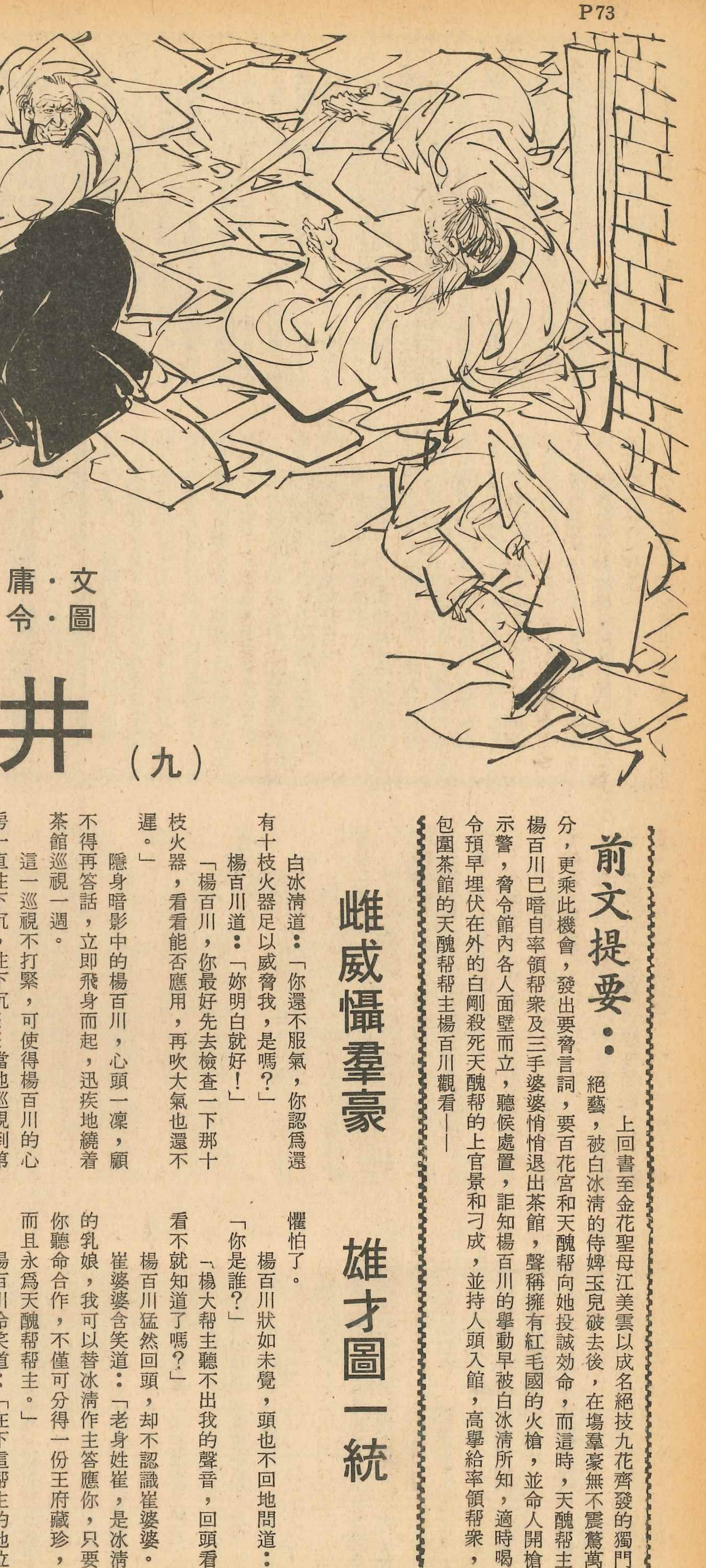
「自殺?這是什麼意思?」

「孟瀚塵要殺妳。」

「殺我?」何靜芝連聲冷笑。「你以爲我會信?」

「信不信由你，據他表示，他恨透了妳。」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高庸·文
盧令·圖

硃砂井（九）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花聖母江美雲以成名絕技九花齊發的獨門絕藝，被白冰清的侍婢玉兒破去後，在塲羣豪無不震驚萬分，更乘此機會，發出要脅言詞，要百花宮和天醜帮向她投誠効命，而這時，天醜帮主楊百川已暗自率領帮衆及三手婆婆悄悄退出茶館，聲稱擁有紅毛國的火槍，並命人開槍示警，脅令館內各人面壁而立，聽候處置，詎知楊百川的舉動早被白冰清所知，適時喝令預早埋伏在外的白剛殺死天醜帮的上官景和刁成，並持人頭入館，高舉給率領帮衆，包圍茶館的天醜帮帮主楊百川觀看——

雌威懾羣豪　雄才圖一統

白冰清道：「你還不服氣，你認爲還有十枝火器足以威脅我，是嗎？」

楊百川道：「妳明白就好！」

「楊百川，你最好先去檢查一下那十枝火器，看看能否應用，再吹大氣也還不遲。」

隱身暗影中的楊百川，心頭一凜，顧不得再答話，立即飛身而起，迅疾地繞着茶館巡視一週。

這一巡視不打緊，可使得楊百川的心房一直往下沉，往下沉……當他巡視到第十枝火器時，全身冷汗直冒，整個人幾乎癱瘓了。

原來他手下的十個火器手，一個個被制了穴道不說，那十枝火器，也全以大力金剛手法扭成了一根廢鐵。

就當他心胆俱寒，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自處之際，一隻手掌搭上他的肩頭，並傳出一個慈祥的語聲道：「不要緊，你仍然是天醜帮的帮主。」

一個人到了山窮水盡之際，也就無所懼怕了。

楊百川狀如未覺，頭也不回地問道：「你是誰？」

「楊大帮主聽不出我的聲音，回頭看看不就知道了嗎？」

楊百川猛然回頭，却不認識崔婆婆。

崔婆婆含笑道：「老身姓崔，是冰清的乳娘，我可以替冰清作主答應你，只要你聽命合作，不僅可分得一份王府藏珍，而且永爲天醜帮帮主。」

楊百川冷笑道：「在下這帮主的地位，可不是白姑娘賞賜的……」

崔婆婆笑道：「但是，我們姑娘却可以隨時叫你幹不成這個帮主。」

楊百川道：「哦？我倒不相信白姑娘有這份權力。」

崔婆婆道：「這不是權力，而是力量，咱們能將你的十枝火器捏毁，就能連你楊大帮主的脖子也一齊捏斷，等你的脖子斷了，大概當不成天醜帮的帮主了吧！」

這話雖非絕對誇張，却含着侮辱的意

味。

楊百川不禁惱羞成怒，厲聲道：「好！楊某人今天就拚着這脖子不要了！」

話出，招出，身形疾轉，一個「撞搥」，撞向崔婆婆的左脅。

楊百川畢竟是一帮之主，如今又處在絕對不利的劣勢，不覺興起「困獸之鬥」的念頭，這一記「撞搥」既快又狠，完全是拚命的招式。

因爲崔婆婆的手掌，就搭在他的肩頭上，掌心發出的內家力道，隨時可以使他的穴道受制，失去反抗能力。

崔婆婆似乎沒料到他會情急拚命，又好像故意要給他一次機會，使他敗得心服口服，冷笑一聲，撤掌退了開去。

楊百川掙脫了掌握，精神大振，一吸氣，也向後退開五六尺，立刻揚手發出了袖中劍。

他的袖中藏劍宜遠攻不宜近搏，因此必須先保持一段距離才能出手，一旦發出，就可憑藉身法飛躍搏殺，隨心所欲了。

劍刃出手，但見光華奪目，匹練橫空，直奔崔婆婆的胸腹要害。

崔婆婆昂然不懼，掄拐迎擊，「噹」地一聲响，竟將楊百川的劍刄砸了回來。

兩人這一交手，彼此都以快打快，硬接硬碰，只聽一陣陣金鐵交鳴之聲震耳，轉瞬已互換了十餘招。

天醜帮門下，都被這一陣激烈的搏鬥逼得紛紛退讓。

茶館裏的人，却在白冰清率領下走了出來。

百花宮主蕭桐夫婦也跟隨在人叢中，他們對白冰清本來已經準備低頭認輸，如今見楊百川跟崔婆婆動了手，心裏突然又生起一綫希望，決定坐山觀虎鬥，且看楊百川能否勝得了崔婆婆，藉此也可以試探「天池門」除了白冰清之外，其餘的人究竟有多大實力。

這時，天巳黑盡，仙人橋邊却火炬通明，劍光閃爍，熱鬧得就像過上元節觀賞烟火一樣。

圍觀的人，個個是江湖高手，武林豪雄，至於附近百姓，却早就嚇得關門閉戶，躲在屋裏發抖，誰還有胆量看這種血淋淋的熱鬧……

激戰近百招，仍然未能分出勝負。

金花聖母江美雲突然輕輕碰了蕭桐一下，低聲道：「替我擋着點，我要暗助楊百川一臂之力……」

蕭桐吃驚道：「美雲，你瘋了，楊百川是咱們的死對頭，你還要帮他？」

江美雲道：「楊百川雖然是咱們的對頭，此時却跟咱們同仇敵愾，坐在一條船上，咱們不能讓白冰清的氣燄太高，各路人馬都被她一人通吃。」

話說着，腳下巳緩緩移動位置，準備出手。

蕭桐大急，連聲低喚道：「美雲，不要魯莽，美雲，美雲……」

突然，一個低沉的聲音傳了過來：「蕭夫人，如果你還不願放棄王府的藏珍，最好就別出手。」

江美雲聞聲一震，不由自主扭頭回顧，說話的竟是錢埜。

錢埜不知什時時候已到了身後，正含着微笑，向二人搖頭示意。

江美雲道：「姓錢的，你親口答應過跟咱們百花宮合作，現在爲什麼儘帮着白冰清了？」

錢埜聳聳肩，說道：「正因爲我答應過你們，才不願你們做出兩面不討好的傻事。」

江美雲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錢埜道：「事實擺在眼前，楊百川落敗巳成定局，在塲衆人，誰也不是天池門的敵手，賢伉儷又何苦做那不識時務的傻瓜。」

江美雲道：「你是叫咱們俯首貼耳，任憑白冰清擺佈？」

錢埜道：「咱們目的，在王府藏珍，寶物沒有出土以前，爲什麼不能暫時忍耐呢？」

江美雲一怔，道：「你的意思……是等王府藏珍出土以後……」

蕭桐興奮地接口道：「錢兄不愧高明，咱們目的在王府藏珍，此時何須作意氣之爭，且等藏珍出土，那時再聯手對付他們也不爲遲。」

江美雲恍然而悟，點頭道：「好！咱們聽你錢兄的，只希望錢兄言而有信。」

話未說完，鬥塲中突傳一聲悶哼，兩條纏鬥的人影疾然而分。

崔婆婆持拐巍立，神情冷漠。

楊百川却用手按着左肩，踉蹌地退出丈餘外，臉上一片驚怒愧恨之色。

顯然，他的左肩上受了傷。

白冰清仍舊悠閒的撫摸着懷中白色狸貓，笑容可掬地問道：「楊帮主還有什麼話說嗎？」

楊百川深吸了一口氣，緩緩道：「楊某技不如人，自願認輸，天醜帮從此退出太原府……」

「且慢！」

天醜帮刑堂堂主余夢龍大聲道：「帮主不必爲些微挫折灰心，本帮高手全數在此，仍可拚死一戰，何況沒有本帮趙副帮主點頭，他們誰都休想找到王府藏珍。」

楊百川搖了搖頭，道：「大丈夫要提得起放得下，輸了就得認命。夢龍，不要多說，去把趙副帮主請來。」

余夢龍仍然心有不甘，叫嚷道：「帮主……」

楊百川沉聲叱喝道：「不許多說，快去！」

余夢龍受了斥責，不敢再反抗，一拱手，轉身而去。

白冰清笑道：「楊帮主一言九鼎，號令森嚴，不愧爲一派宗師。」

楊百川苦笑道：「楊某自出道以來，未嘗有如此慘敗，天池門的武功果然高明，等一會，楊某會當面詢問本帮趙副帮主，只要她願意留下跟白姑娘合作，楊某和天醜帮決不從旁阻攔。」

白冰清笑道：「楊帮主，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不但希望趙大娘跟咱們合作，也希望天醜帮全帮都留下來，大家衷誠合作，一塊兒尋覓王府藏珍。」

楊百川詫道：「天醜帮對姑娘巳經毫無助益，姑娘這樣做究竟是爲了什麼？」

白冰清道：「在藏珍還沒有尋到以前，集思廣益，總是沒有害處的，而且，諸

位爲了王府藏珍的傳聞，不辭艱辛，趕到太原府來，如果就這樣放棄了，一定心有不甘，能够讓大家都出一份力量，都分一份寶藏，證實傳聞是不是確實，這樣豈非皆大歡喜嗎？」

這番話，祇聽得在塲羣豪怦然心動，人人臉上都不自覺流露出欣喜之色。

只有一個人在暗中皺了皺眉頭——那是錢堃。

楊百川的臉色也漸漸轉趨平和，沉吟了一下，道：「既然姑娘這麼說，楊某還有什麼不願意的……只不過，尋覓王府藏珍，恐怕尚有疑難處……」

白冰清道：「有什麼疑難處？」

楊百川道：「王府藏珍的秘密，只有趙大娘一個人知道，她雖然已是本帮副帮主，但曾堅決表示，一定要先見到女兒小蘭，同時證實了丈夫趙公玄的生死之後，才攷慮說出藏珍秘密。」

白冰清點頭道：「母女情深，夫妻義重，這也是人之常情，沒什麼不對！」

楊百川道：「這兩個條件，本來都可由錢堃老弟解答，如今，趙公玄的生死之謎已算揭破，小蘭却下落不明，據錢老弟懷疑是被本帮刦走，其實，本帮的確沒有刦走小蘭，甚至趙公玄的屍體，也不在本帮手中……」

白冰清笑着打斷他的話，道：「這些都不是困難，只要大家眞正開誠相見，趙大娘面前，我自有交待。」

微頓，轉顧蕭桐夫婦道：「怎麼樣？賢伉儷也攷慮決定了麼？」

蕭桐連忙拱手道：「百花宮願以姑娘馬首是瞻。」

白冰清點點頭，道：「既然如此，彼此都是一家人了，我已經在舍間略備水酒，請諸位蒞臨一敍，一則杯酒言歡，盡釋前嫌，二則也藉此機會，商議合作發掘王府藏珍的事，希望諸位務必賞光。」

說完，不待羣雄有所反應，便帶着玉兒，崔婆婆和白剛逕自走了。

她的一切行事，都好像早已成竹在胸，每一項舉措，都好像事先早有安排。譬如：她料定錢堃會再度上門，確知羣雄終將在自己面前低頭……以及對三手婆婆必然會吐露藏珍秘密的自信，這一切一切，都早已在她意料之中。

因此，她不必等待羣雄的反應，就知道他們定會應邀赴宴，一個也不會推却。

×　×　×

羣雄果然都沒有推却，無論錢堃，林一葦，百花宮或天醜帮，都緊跟着趕到了白家花園。

大廳上，早已有杯箸齊備，擺好一桌極豐盛的酒宴，而且是午前就向城中天順酒樓預定的外賣。

客人一到，熱騰騰的酒菜就端上了桌子，陪客接待的人，却是乳娘崔婆婆和白剛，席上不見白冰清。

直到三巡酒過，白冰清才姍姍臨席。

她身上仍然是那件純白衫裙，懷中仍然抱着那頭白毛狸貓，面含微笑，未施脂粉，只是一雙眼神流盼生輝，再也沒有在「仙人橋茶館」時的冷肅和殺機。

在座羣雄，不約而同都對她的秀麗風姿看呆了。

白冰清只略坐了一會，向羣雄舉杯敬了一輪酒，便起身告退離席。

臨走，單獨約了三手婆婆進入內室密談。

楊百川和天醜帮高手都暗懷鬼胎，開始不安起來，好在沒多一會兒，三手婆婆就出來了，臉上現出欣慰悅愉之色。

當着蕭桐夫婦在座，楊百川不便詢問三手婆婆談了些什麼，但由她的臉色，不難猜想到她已被白冰清說服。

玉兒傳話，又請了楊百川入內。

待楊百川出來，蕭桐夫婦也被邀入了內室……

這些人，一一被請入內室密談，談些什麼，誰都不願透露，但有一點相同，那就是，被請進去時都是滿臉狐疑，出來的時候都變得意興飛揚，喜形於色。

於是，席間杯觥交錯，情緒漸漸熟絡起來，但大家對密談的內容，都守口如瓶，隻字不提，顯得十分神秘。

最後，輪到了錢堃。

錢堃向羣雄告了罪，隨玉兒進入內室，一進門，却吃了一驚。

原來這兒竟是白冰清的臥房，而且，白冰清已換了一身薄如蟬翼的紗袍，雪膚半隱半現，斜倚綉枕，靠在床上。

錢堃只覺臉上一陣熱，便想轉身退出，不料房門已被玉兒掩閉。

閨閣臥房，散發着一股淡淡的幽香，房中只有他和白冰清兩個人，而白冰清的衣着又是那麼……

錢堃正感進退兩難，却聽白冰清輕脆的笑道：「錢大俠，不必拘禮，請隨便坐呀！」

錢堃吶吶地道：「姑娘，這是你的臥房，只怕……只怕不太方便吧……」

白冰清道：「這有甚麼不方便呢？我邀你在臥房相見，只是表示沒拿你當客人看待，難道你竟然誤會我是無耻的蕩婦淫娃？」

錢堃忙道：「不敢。」

白冰清微微一笑，道：「其實，爲人只要心地光明磊落，就算是袒身相會，又有何妨，尤其咱們江湖兒女，更不應該如此迂腐。」

錢堃反被教訓了一頓，只得硬着頭皮，坐了下來。

白冰清似乎怕他靦覥，忽又親媚地問：「你可知道我爲甚麼堅邀天醜帮加盟，剛才又故意約他們單獨密談的道理嗎？」

錢堃搖搖頭。

白冰清道：「你是聰明人，一定能猜到我的用心，只是你不肯說出來罷了。」

錢堃苦笑道：「姑娘在仙人橋茶館已經說得很明白，是希望大家化除成見，協力同心尋覓藏珍……」

「錯了。」白冰清的語氣忽然變成十分輕佻：「我這樣做，完全是爲了你。」

錢堃愕然道：「爲我？」

白冰清笑道：「正是。你想想看，天醜帮和百花宮不辭艱辛，傾巢而出，目的在奪取王府藏珍，如果我憑武功將他們驚退，而單單留下了你，他們必然會懷疑你跟我是一路的，事後，一定要遷怒於你，處處找你的麻煩，這樣一來，我原是要助你，豈不變成反替你樹敵了麼？」

錢堃雙肩倏剔，道：「我——」

白冰清擺手攔住他的話頭，道：「我知道，你當然不在乎他們，但目前王府藏珍尚未證實是否可靠，無端樹敵，實屬不智，何況，天醜帮和百花宮本來勢同水火，如果讓他們聯合起來跟咱們作對，那就更不智了，所以，我才堅邀他們雙方加盟合作，就是要使他們互相監視，彼此牽制的意思。」

錢堃聽了這番話，不由駭然吃驚。

眼前這看起來溫柔純潔的少女，竟然心機如此深沉，佈局如此週密，手段如此狡詐……這，眞是太可怕了。

所謂「芙蓉其面，蛇蝎其心」，莫非就是白冰清的寫照？

錢堃想到這裏，突然從心底泛升起一股豪氣——一個女子竟然縱橫捭闔，視羣雄如草芥，我倒非要鬥鬥妳不可。

於是，他深吸了一口氣，緩緩說道：「姑娘身爲郡主，也即是王府藏珍的主人，獨得王府藏珍，理所當然，又何須用此手段？」

白冰清却笑笑道：「這是你的想法，百花宮和天醜帮可未必如此想，再說，父王獲罪抄家，我這個郡主，也只不過虛有其名而已，這件事，你知我知，還希望錢兄能助我一臂之力，取得藏珍之後，你我共享，絕不食言。」

錢堃聳聳肩，道：「藏珍秘密只有三手婆婆知道，我恐怕無能爲力。」

白冰清突然肅容道：「我請你來商議，正是要如何才能說服三手婆婆？」

錢堃道：「姑娘不是早已胸有成竹了麼？」

白冰清搖頭道：「不！三手婆婆狡猾得很，這件事，只有你我合作才有成功的希望。」

錢堃道：「我能有甚麼用呢？三手婆婆必定要先見到小蘭，再證實趙公玄的生死下落，才肯攷慮吐露藏珍的秘密，這兩個人，如今都不在我手中了。」

白冰清道：「這不是困難，他們都在我這兒。」

錢堃一震，道：「你是說小蘭和趙公玄的屍體都在你手裏？」

白冰清道：「一點也不錯，小蘭是我救回來的，從她口中，才知道趙公玄藏屍的古墓，因此，我搶先一步，命白剛運走了趙公玄的屍體，可是……」

說到這裏，却頓住沒有說下去。

錢堃道：「既然小蘭和趙公玄屍體在姑娘手中，憑此已可說服三手婆婆了，姑娘還有甚麼爲難的呢？」

白冰清道：「問題在小蘭很相信你的話，一直認爲趙公玄並沒有死，事實上，趙公玄早就死了。」

錢堃輕哦了一聲，道：「姑娘的意思，是要我再向小蘭解釋？」

白冰清道：「不！我覺得，三手婆婆的希望全在趙公玄身上，如果證實趙公玄已死，很可能就此絕口不肯吐露藏珍秘密，所以，我想，還是依照你的方法比較有效。」

錢堃怦然心動，道：「但是，現在林一葦已經露了面，再要冒充趙公玄，只怕不容易了。」

白冰清道：「這有何妨，三手婆婆雙目俱瞎，無從分辨眞假，只要使小蘭相信，就能成功。」

錢堃沉吟道：「楊百川和蕭桐夫婦都可能洩漏這個秘密……」

白冰清道：「我自有方法封住他們的口，何況，小蘭相信你，三手婆婆相信小蘭，他們即使想破壞也不可能。」

錢堃心念轉動，良久，才點了點頭，道：「好吧，讓我先見見小蘭，試探她的口氣如何，再作決定吧。」

白冰清道：「我會安排一個機會讓你們見面，你也要安排一下，讓林一葦假冒重傷的趙公玄，以便取得小蘭的信任。」

話說得很委婉，語意却很堅決，言外之意，似乎錢堃若不答應，就不能跟小蘭見面。

錢堃好像沒有聽懂她的言外之意，冷冷道：「我想先見見小蘭。」

白冰清沉吟了一下，道：「你是不放心？怕她被我虐待嗎？」

錢堃道：「不！我得先聽聽她的口氣，如果她對於趙公玄的死已經起疑，咱們就得改變方法了。」

白冰清想了想，終於點頭道：「現在你先回大廳去，等席散以後，我會另外通知你，這件事，只是你我知道，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

錢堃答應起身，退出了臥室。

他對白冰清的行事手段已生警覺，決定把這件事先跟林一葦密商，預作防範，因爲，若要騙得小蘭的信任，林一葦是個重要關鍵，如今歐陽玉嬌已經叛離，絕不能再讓林一葦被人收買了。

想到這裏，脚步不由加快，急急返回大廳……

可是，當他重回廳中，席上却不見林一葦的踪影。

錢堃大吃一驚，正四顧尋覓，白剛藉着「敬酒」的機會湊過身子來，低問道：「錢大俠是在找林兄嗎？」

錢堃道：「不錯，他到那兒去了？」

白剛壓低聲音道：「姑娘怕他被三手婆婆識破，今後行事諸多不便，已經讓他離席先走了。」

錢堃一震，不由怒形於色。

白剛又低聲接道：「不過，錢大俠請放心，等會席散以後，你們自會見面，姑娘還要多多借重二位，當然另有安排。」

錢堃深吸一口氣，極力壓住內心的怒火，表面上，却裝得若無其事的微微一笑，未再多問。

事到如今，他不得不佩服白冰清的處心積慮，事事早有準備，搶盡先機——看來，林一葦已經入了白冰清掌握，再也由不得他錢堃作主了。

×　×　×

這一席酒，直喝到深夜，「盡歡」而散。

天醜帮和百花宮的人，都先後告辭離去，只有錢堃被單獨留了下來。

可是，除了白剛在廳中陪伴之外，等了許久，却不見白冰清出面，也沒有見到小蘭和林一葦的人影。

錢堃心裏早已不耐，仍然按住性子，跟白剛有一搭沒一搭的閑聊，又坐了將近

半個更次，才看見丫鬟玉兒懶洋洋地出來傳話道：「書房業經收拾好了，請錢大俠安歇吧。」

錢堃聽得一怔，道：「白姑娘要我留下來，不是有事要商談麼？」

玉兒道：「姑娘本來是想陪錢大俠聊聊的，可是今天累了一天，現在有些困倦，所以命婢子收拾書房，先請錢大俠歇息一宵，有話明天再談也不遲。」

錢堃差一點把肺氣炸，忙又吸氣按捺怒火，站起身子，說道：「既然如此，在下不便打擾，這就先告辭了，等明天再來吧。」

說完，掉頭就走。

玉兒連忙攔住問：「夜已深了，錢大俠要往那兒去？」

錢堃道：「我還有點瑣事，去料理一下。」

玉兒道：「可是，書房已經收拾好了，錢大俠何不先在此休息一宵，明天再去辦事？」

錢堃笑笑道：「不敢叨擾，我是習慣夜晚辦事，睡也睡不着，告辭。」

把手一拱，大步走了出去。

玉兒沒有再阻攔，暗暗跟白剛交換了一瞥眼色，匆忙轉回後院內室。

白冰清仍然斜倚在床頭，輕撫着狸貓，毫無倦容。

玉兒回報，述說錢堃含忿而去，隱有怒意。

白冰清微笑道：「我知道他不會留下來，由他去吧。」

玉兒道：「姑娘不是正要攏絡他，借重他嗎？又何必故意冷落他呢？」

白冰清笑道：「此人機智，武功都不在我之下，來歷却令人可疑，在用他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他的底細，否則，咱們無法駕御他，反而會被他左右，那就太危險了。」

玉兒不解，道：「即使要弄清他的底細，也應該把他留下來，才便於就近着手呀！」

白冰清搖搖頭道：「你不懂，對這種不易駕御的男人，必須欲擒故縱，時冷時熱，才讓他摸不透咱們的用意。他雖然一氣離去，如今却已成孤零零一個人，無路可走，對咱們也無法構成威脅，等他自己走投無路再回到這兒來，那時稍假詞色，他就只有俯首永作不貳之臣了。」

玉兒掩口笑道：「眞想不到，姑娘對制伏男人還有這一手絕招。」

白冰清臉上微酡，輕啐道：「不許胡說八道，去告訴白剛，要仔細注意他的去向行踪，隨時回來陳報。」

「是！」

玉兒伸了伸舌頭，笑着退去。

白冰清放下狸貓，舉手掠一掠長髮，嘴角泛起一抹得意的微笑，準備入睡。

突然，笑容消失，目注房門低喝道：「甚麼人？」

門外無人回應，房門却緩緩被推開。

那頭白毛狸貓忽然弓身低吼，作勢欲撲出。

白冰清一手按住狸貓，一手掀被欲起，同時又喝問道：「是誰？」

房門口傳來冷冷的聲音道：「是我，一個不容易駕御的男人。」

聽語聲，白冰清已知道是錢堃，不覺暗暗吃驚，一顆心騰騰狂跳，幾乎要從喉嚨跳出來。

錢堃緩步走了進來，反手掩上了房門，雙手環胸，立在房門口。

白冰清一時略顯慌亂，但迅即恢復了鎭定，含笑道：「原來是你，差點嚇了我一大跳。」

錢堃道：「很意外吧？你以爲我一定不會留下來，沒想到我根本沒有離開？」

白冰清有些尷尬，却一笑帶過，道：「那你眞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爲甚麼好好留你不肯，又偷偷溜回來……」

錢堃道：「因爲我是個不甘被駕御的男人。」

說話間，人已跨近床前，一斜身子，坐在床沿上。

白冰清大吃一驚，道：「你……你要做甚麼……」

錢堃沒有回答，手臂一探一收，竟將白冰清的身子擁入懷中。

白冰清大感驚駭，但却沒有作絲毫反抗。

那頭狸貓突然露牙豎毛，作勢準備撲出，但被白冰清緊緊按住。

錢堃只是擁住她的身子，並沒有進一步無禮的舉動，而白冰清亦柔順地讓他擁着，似乎在等待他的進一步舉動。

這一刹那，除了狸貓的低吼聲，一切都突然靜止了，靜得彼此可以聽見對方的心跳。

片刻，錢堃鬆開了手，站起身來。

白冰清輕吁了一口氣，也放開狸貓，舉手理一理長髮及似有些失望。

錢堃道：「你想知道我的什麼底細現在可以問了。」

白冰清微微笑了笑，道：「你要我問什麼？」

錢堃道：「隨你問，你是要知道我的身份？來歷？甚至家世出身……只要你問，我就回答。」

白冰清搖搖頭，道：「這些……我都不想知道了，無論你是什麼來歷，對我都不重要，我只想問你一件事……」

錢堃道：「好的，你問吧！」

白冰清用異樣的眼光望望他，輕聲道：「我問出來，你會告訴我眞心話麼？」

錢堃道：「絕無虛假。」

白冰清低下頭，似乎怯生生的問：「剛才你爲什麼要那樣對我？」

錢堃道：「我那樣做，只是要讓你知道，你是一個女人。」

白冰清含笑仰頭，道：「難道你認爲我不是一個女人？」

錢堃道：「女人不僅是外貌像女人，更要守女人的本份……」

白冰清道：「你說我不守本份？」

錢堃道：「守本份的女人，絕不會妄想去駕御男人，也不會處處跟男人爭強鬥勝。」

白冰清好像默認了這些，淺淺一笑，移轉話題道：「時間不早了，回房去安歇吧，有什麼話明天再談，好不好？」

錢堃道：「我也問你一句話，問過立刻就走。」

白冰清分明已經知道他要問什麼，略一沉吟，嫣然笑道：「不用問了，我叫玉兒帶你去就是……你要相信我，我這樣做並無惡意。」

說完，舉手輕拍三聲。

丫環玉兒和白剛同時出現在房門口，顯然，他們早已站在門外，也聽見了白冰清和錢堃的一切談話。

白冰清向玉兒使了個眼色，吩咐道：「帶錢大俠去林一葦的住處，如果錢大俠想跟林一葦同住，就替他們安排寢具，知道了嗎？」

「知道了！」

玉兒應着，轉身在前帶路。

錢堃拱拱手，隨後而出。白剛却沒有離去，目光冷峻地注視着白冰清。

白冰清忽然流露出虛怯的神色，緩緩的垂下了頭。

白剛語氣森冷地道：「剛才的事，我已經看到了。」

「哦！」白冰清漫應一聲，徐徐抬起頭來：「我們都太疏忽，才被他突然掩到內室裏來……」

白剛道：「我是說你對他的態度。」

白冰清的臉色微微一變，不悅地道：「你既然親眼看見，就應該知道那不是我的本意，當時事出突然，難道要我跟他翻臉動手不成？」

白剛道：「但你也不應該問他那句柔情蜜意的話——」

白冰清怫然道：「那你要我怎麼應付？給他兩記耳光？還是殺了他？」

白剛冷冷道：「我看得出來，當他擁抱你的時候，你按住虎狸，不讓虎狸傷他，分明你也已經對他動了情意……」

「住口！」白冰清沉聲喝斷了他的話，怒目道：「你是以什麼身份在跟我說話？我不殺他，自有我的道理，我用什麼手段對付他，那也是我的權力，用不着你來教訓我，只要我沒有做出叛門的事，誰都沒有資格這樣指責我，別忘了，負責主持大局的是我，不是你！」

白剛並不生氣，仍然冷冷說道：「我並未指責你，只是提醒你一聲，不要爲情所困，影响了全盤計劃。」

白冰清叱道：「凡事我自有分寸，不必你來提醒。老實說，今夜你已失職在先，才被錢堃闖進內室，如今你居然又用這種語氣對我說話，萬一再被外人聽到，後果由誰來承担？」

白剛立刻恢復了恭敬的態度，欠身道：「老奴是一番好意，希望姑娘以大局爲重，勿被私情所誤。」

白冰清揮手道：「好了！不用多嚕嗦，我自會警惕，你去管你自己的事吧。」

白剛應了一聲「是」，躬身爲禮，退了出去。

白冰清顯然也是色厲內荏，長長吐了一口氣，舉手摸摸自己的面頰。

面頰熱熱的有些燙手，也不知是因生氣的緣故？還是情虛所致……

× × ×

林一葦的住處，就在花園內靠邊後牆一棟隱蔽的小木屋中。

見到錢堃，林一葦顯得頗爲意外，他本來已經睡了，連忙披衣而起，似乎有些緊張慌亂，差點把衣袖都穿錯了。

錢堃四顧了一眼，對玉兒道：「姑娘請回吧，我跟林兄閑聊一會兒，也就天亮了。」

玉兒道：「小姐吩咐過，如果錢大俠要住在這兒，婢子就要去安排寢具。」

錢堃搖頭道：「不必。咱們要聊的話很多，半夜時間只怕還談不完哩。」

玉兒想了想，道：「既然這樣，婢子替二位去沏壺茶來。」

錢堃沒有反對，待玉兒離去以後，自顧在一張木椅上坐了下來，雙目打量屋中的簡陋陳設，始終沒有多看林一葦一眼。

林一葦反而感到不安，先尷尬地笑笑，低聲道：「白小姐担心三手婆婆聽出我的口音，對以後行事不方便，要我暫時避一避，當時你不在席上，所以來不及告訴你……」

錢堃笑笑，說道：「是應該避一避才好。」

過了一會，林一葦見錢堃沒有接着說下去，又喃喃低語道：「看情形，白小姐還想要我假冒趙公玄，我眞想不透是什麼原因。」

錢堃聳聳肩，道：「我也想不透。」

說了這句話，又不再往下說了。

林一葦道：「現在大家都不是同意合作了麼？三手婆婆也親口答應過，何須再冒充去騙她呢？」

錢堃竟默然不答。

林一葦越加不安起來，沉吟片刻，又道：「錢兄莫非對小弟有誤會……」

話猶未畢，錢堃突然一躍而起，飛快拉開了屋門。

門外一聲尖叫，緊接着，就是「嘩啦」一陣脆响，茶壺，茶杯……盡成粉碎。

玉兒惶然站在門口，張口結舌，不知該如何是好。

錢堃對她笑了笑，說道：「請回去上覆你家小姐，彼此既然是朋友，就不必猜忌太多，凡人都難免有些秘密，我不想揭破人家的秘密，也不喜歡有人偷聽我的談話。」

玉兒居然沒有分辯，低頭匆匆而去。

錢堃重新掩好房門，回身坐下，目光凝注在林一葦身上。

林一葦却慚然低下了頭。

錢堃緩緩道：「我知道，她們一定許了你很多好處，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我不會怪你，但是，你們若想冒充趙公玄欺騙三手婆婆？沒有我合作，那是絕對行不通的。」

林一葦默然良久，才低聲說道：「請你相信我，我沒有出賣你……」

錢堃笑道：「我當然相信，否則，我就不會到這兒來了。如今在表面看，整個局勢已被天池門完全控制，三手婆婆母女都落在白冰清手中，歐陽玉嬌反叛，芸娘已被救走，咱們的計劃，好像已經一敗塗地了。所以，你爲了自保，甘受白冰清擺佈，這也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

林一葦感激地道：「錢兄能體諒小弟的苦衷，小弟眞是感愧交加……」

錢堃道：「不過，你忽略了一件事，三手婆婆口頭雖然答應跟白冰清合作，她關心的還是丈夫的生死和女兒的下落，一

旦當她知道趙公玄已死，小蘭又正受人挾制，要她說出王府藏珍的秘密，恐怕就不容易了。」

林一葦輕哦了一聲，道：「難怪他們還想利用我冒充趙公玄。」

錢筌道：「不僅白冰清這樣打算，天醜帮和百花宮表面充誠合作，私下何嘗不各懷鬼胎，他們只是被天池門的武功懾服，不得不故作恭順，內心仍然在互相猜疑，隨時都可能翻臉動手。」

林一葦忽然壓低聲音道：「這麼說，咱們一樣還有機會，只要錢兄吩咐一聲，小弟絕對追隨錢兄。」

錢筌道：「你有這份心意，已經够了，但目前咱們不宜節外生枝，一切應該跟白冰清合作，先發掘出王府藏珍，才是上策。」

林一葦道：「哦?」

錢筌道：「我敢斷言，王府藏珍出土之後，勢必將有一番火併，林兄若仍然以錢某爲友，到那時候，希望能協力同心，有所作爲。」

林一葦激動地道：「錢兄，你放心，我林一葦不是賣友求榮的人，無論生死成敗，林一葦絕對以錢兄馬首是瞻!」

錢筌含笑伸出手掌，跟林一葦重重一握，道：「一言爲定，生死不渝。」

林一葦道：「現在我應該怎麼辦?」

錢筌招招手，湊在林一葦耳邊，如此這般囑咐了一番，最後道：「你照我的話去做，明天見面時，最好能給我回音。」

林一葦連連點頭答應。

這時候，約莫四鼓將近，天尚未明。

錢筌輕輕開門出來，昂首闊步穿過花園，一縱身，越牆而出……

花園暗處立即出現兩個人——一是玉兒，一是白剛。

白剛低聲道：「這小子行踪詭密，顯然不懷好意，你先去逼問林一葦，問他們商量了些什麼，我跟踪他下去，天明之後回報。」

說完，也緊跟着飛身越過牆頭。

但等他追出牆外，四顧茫茫，已不見錢筌的人影。

白剛自信目力不差，雖然天色未明，附近二十丈內任何風吹草動，絕難逃過自己的雙眼，萬料不到錢筌的身法竟如此快捷。

他凝聚眼力，向四週縱望了一遍，鼻孔發出一聲冷哼，展開身法，向東北方追了下去。

白剛前脚才走，牆頭後又緩緩站起一人，竟是錢筌。

原來錢筌並未遠去，剛才借夜色掩護，一翻過院牆，立即以「壁虎游牆」術，背心緊貼院牆外側，將整個身子懸空反貼在牆上。

白剛一時沒有想到，竟被瞞過。

錢筌放鬆眞氣，落身牆脚，沿着牆根伏腰疾走，奔向了正西……

× × ×

從白家花園往西，可達「仙人橋」，轉過「仙人橋」，就是百花宮人馬居住的飛雲客棧。

錢筌繞到客棧後院，却發現上房內燈火猶未熄滅。

而且，客棧四週均有百花宮弟子戒備守望，十分森嚴。

百花宮的人都認識錢筌，但此時見錢筌突然來到，竟顯得頗爲慌亂，一面攔住錢筌，不讓他直闖進客棧去，一面急急分人去通報。

不多一會，金劍蕭桐和江美雲夫婦親自迎了出來。

但可以很明顯看出，兩人神色都有些敷衍和勉强，臉上笑容全是硬擠出來的。

錢筌拱手笑道：「如果賢伉儷有客人，我就不打擾了。」

蕭桐忙道：「沒有的事，咱們只在閒談，錢兄來得正好，快請來坐。」

錢筌道：「方便嗎?」

蕭桐道：「有什麼不方便，錢兄!請!請!」

夫婦倆將錢筌讓進上房，只見几上茶漬猶在，椅褥餘溫未凉，分明剛才的客人尚未遠去，很可能就在臥室房內。

錢筌且不說破，坐下來東拉西扯，儘說些無關的閒話，就是坐着乾耗，不肯告辭。

蕭桐漸漸流露出爲難之色，眼睛不時偷望臥房房門，又假作呵欠，表現很睏的樣子。

錢筌只裝作不懂，仍舊在天南地北扯個沒完。

金劍蕭桐實在忍不住了，期期艾艾地問道：「錢兄深夜蒞臨，有什麼要事要見教嗎?」

錢筌笑道：「沒事，昨天夜裏，小弟貪多了幾杯 酒，怎麼也睡不着，就出來隨便走走，因爲看見客棧上房燈火未滅，所以進來找二位閒談閒談。」

蕭桐道：「現在天已經快亮了，天明之後，可能還得去白府商議王府藏珍的事，錢兄是否想休息一下……」

錢筌道：「反正就快天亮了，不如索性再聊一會，咱們就一塊兒上白府去，何必再睡呢。」

蕭桐回顧妻子，不禁大有難色。

江美雲個性剛烈，反比金劍蕭桐爲人爽快，大聲道：「既然如此，錢兄也不是外人，咱們剛才所談的事，跟錢兄說明了吧!」

蕭桐沉吟道：「這個……」

錢筌道：「二位剛才在談什麼事，如不見外，就請說出來大家參詳參詳。」

江美雲道：「其實並非什麼了不得的大事，說出來，此事與錢兄也同樣切身有關，只是，不知錢兄是否跟咱們同心。」

錢筌道：「既是切身有關，理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江美雲沉吟了一下，道：「咱們夫婦深信錢兄是條血性漢子，這件事，咱們就不瞞你了。」

接着，起身打開了臥房門，道：「諸位請出來吧!」

門開處，房裏魚貫走出來男女六人，竟是楊百川，藍子欽，歐陽兄弟，余夢龍和歐陽玉嬌。

錢筌不覺暗吃一驚——他雖然料定臥房中有人隱藏，却萬萬想不到會是天醜帮全帮高手盡在此地。

天醜帮和百花宮本是死對頭，如今雙

方首腦竟然聚集一堂，通宵達旦的密商，這件事，就決不是一件小事了。

錢筌體會出事情的嚴重，心裏一則以驚，一則以喜，連忙起身施禮，笑着道：「眞想不到，太原府中高人全到齊了，今夜可眞是羣英盛會。」

楊百川哈哈笑道：「羣英會中正缺乏一位首腦，如今錢兄一到，才眞是羣英聚齊。」

「好說!好說!」

一番客套，一陣哈哈，作主人的金劍蕭桐連忙招呼衆人入座。

楊百川是老江湖，心知錢筌對歐陽玉嬌存有芥蒂，便吩咐歐陽玉嬌和余夢龍出外協同百花宮担任戒備，只留下身份較高的歐陽兄弟。

敍禮落座，錢筌先開口問道：「怎麼不見三手婆婆同來?」

楊百川輕嘆了一口氣，道：「唉!咱們所談的事，正是因她而起。」

江美雲接口道：「錢兄大約還不知道，昨天仙人橋一會之後，三手婆婆已被留在白府，凡是跟王府藏珍有關的人，都被白府請入花園，與外界隔絕，包括那位面貌酷肖趙公玄的林兄，也被白府單獨邀走了。」

錢筌哦了一聲，沒有接話。

蕭桐道：「發掘王府藏珍的事，百花宮和天醜帮都已同意由白姑娘主持，昨夜宴席上，白姑娘曾經分別與我等談話，透露她的本來身份，據說，白姑娘就是晉王的郡主，也就是王府藏珍的眞正主人。」

錢筌點點頭，道：「這話小弟也聽過了。」

江美雲道：「如此說來，王府藏珍理由白姑娘取得，咱們只是從旁相助，事後由白姑娘分潤少許，甚至分與不分，都全在白姑娘的高興了?」

對這個問題，錢筌沒有表示意見。

楊百川却接口道：「白姑娘若眞是王府郡主，藏珍理當屬於她，誰也沒有話說。但白姑娘不該留下我等，却又暗中挑撥咱們互相火併。」

錢筌詫道：「哦?會有這種事?」

江美雲搶着道：「不錯，白姑娘私下對咱們夫婦說，要咱們在王府藏珍出土的時候，向天醜帮下手，以防天醜帮搶奪藏珍，轉過臉，又向楊兄說同樣的話，要他們對百花宮下手。」

楊百川立刻加以證實，道：「還不僅如此，白姑娘更私下告訴璇璣堡主說她已將藍大嫂救出，要藍堡主陪她對楊某多加監視……楊某眞百思不解其意何在。」

這消息，錢筌也是第一次聽到，不覺吃驚地望望藍子欽。

璇璣堡主藍子欽沒有開口，默默垂下了頭。

江美雲道：「錢兄，說句眞心話，咱們不知道你跟白家是什麼關係，但你也是爲了王府藏珍而來，此事何嘗不與你相關，咱們現在發覺都被天池門玩弄於股掌之上，迫於自衞，不得不商量一個對策。」

蕭桐連忙從旁加以解釋，道：「咱們並不想反對白姑娘，只是猜不透她爲什麼要這樣做?」

錢筌笑了笑，道：「諸位告訴我這些話，足見沒有拿我當外人看待，既然這樣，小弟說話也就不客套了……」

衆人異口同聲道：「正是如此，錢兄有話但請直說，不必顧忌什麼。」

錢筌道：「首先我想請問諸位，白冰清的話，是分別對每一個人密談的，你們怎麼會互相吐露出來的呢?」

楊百川道：「是兄弟最先說出來，沒想到白冰清對蕭兄也說過同樣的話。」

錢筌道：「楊兄爲什麼要最先說出跟白冰清的秘密協議?」

「因爲……」楊百川遲疑了一下，道：「老實說，因爲三手婆婆被白家帶去，兄弟發覺已空無所有，一切只能聽憑白冰清擺佈，委實心有未甘。」

錢筌含笑頷首，緩緩道：「這麼說，諸位是眞正警惕到已經上了白冰清的當，才決心捐棄前嫌，彼此合謀對策。」

楊百川和蕭桐夫婦同聲道：「正是如此。」

「好!」錢筌突然收斂了笑容，道：「我再請問一句話，依諸位自己估計，百花宮和天醜帮聯手合作，力量足够跟天池門的武功抗衡嗎?」

楊，蕭等人互相望了望，道：「雖無必勝把握，也無必敗之理。」

錢筌搖頭道：「這不够，一定要有七成以上勝算才行，否則，就不如任憑擺佈，能分一杯羹固然好，分不到也只好自己認命了。」

楊百川道：「只是敝帮和百花宮，力量當然不够，如果再加上錢兄，那就最少有八成以上勝算了。」

蕭桐急道：「對!對極了，只要錢兄肯加盟，咱們都願意推錢兄爲首，主持大局。」

錢筌道：「我不行。」

楊百川和蕭桐夫婦不約而同道：「爲什麼?」

錢筌道：「如果你們認爲我能取勝白冰清，那就錯了，論武功，我和她只在伯仲之間，可能還比她略遜一籌，而白家主僕四人中，白冰清的武功，最多能算是第三。」

楊，蕭諸人都不由驚訝失聲。

錢筌道：「據我觀察，白家四個人，武功最高的是白剛，其次是崔婆婆，然後才能數到白冰清……換句話說，咱們即使聯手，也無必勝的把握。」

楊，蕭諸人都洩了氣，面面相覰，做聲不得。

江美雲道：「照這麼說，咱們除了俯首聽命，別無他途了。」

蕭桐道：「咱們認命倒也罷了，難道錢兄也甘心聽擺佈?」

錢筌淡淡一笑，說道：「小弟認爲，這不是認命不認命的問題，而是運用的方法。」

衆人不覺又燃起了希望。

蕭桐忙問道：「方法如何?錢兄快請明示。」

錢筌道：「爭取王府藏珍，是一場智力的較量，並不是單憑武功就能達到目的。諸位若不拿小弟當外人，務必要聽我一句忠告。」

楊百川道：「咱們一定聽錢兄的。」

蕭桐也接着道：「錢兄如何吩咐，百花宮和天醜帮絕無異言。」

錢堃道：「現在，王府藏珍尚未出土，無論鬥智，鬥力，白冰清都已穩佔上風，此時只有一條路可行，那就是『忍』。諸位仔細想一想，咱們對白冰清一無所知，而白冰清却對太原府形勢瞭若指掌，一露面，就控制了整個大局，這就證實一件事，知己知彼，才能成功，今天，咱們智不如人，力不足抗，對方的一切都茫無所知，除了忍耐，還能做什麼？」

楊百川突然會心而笑，連連點頭道：「我懂了，錢兄的意思，是叫咱們暫作恭順，先設法瞭解天池門的內情，等到王府藏珍出土的時候，再突然聯手發動，一擊成功。」

蕭桐也翹起大姆指，笑道：「高明！錢兄這一番解說，令人茅塞頓開。咱們一定照錢兄的意思去做，誰若懷有異心，天誅地滅。」

江美雲忙問：「那麼，今天咱們還要不要去白家花園？」

蕭桐道：「當然要去，不但去，而且表面裝得特別恭敬順從，不能讓他們生出一絲一毫疑心。」

錢堃點點頭，道：「還有一點，像你們這公然聚首，從現在起，絕對不能再發生，表面上，你們應該彼此對立，互不往來。」

楊百川道：「這話很對，咱們只能暗中聯絡，不能公開交往，在白冰清面前，更要彼此敵對才行。」

蕭桐道：「但是，總得有個人居間聯絡。」

錢堃道：「璇璣堡主藍兄地位超然，平時可以替你們傳遞消息，如有特殊事故，我會設法跟你們聯絡的。」

商談到這兒，天色已明，爲了怕洩漏行跡，楊百川帶着天醜帮高手先行離開了飛雲客棧，臨行前，彼此又議定了秘密聯絡的方法。

錢堃也由客棧返回白家花園，途中，曾特地去王府廢園轉了一圈——至於在王府廢園做了些什麼，却無人知道。

× × ×

白家花園仍然平靜如常，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錢堃是由後園側門叩門而入的，白剛正在修剪花木，開門時，對錢堃躬身問早，十分禮貌。

院子和正廳一帶都是靜悄悄的，偌大花園，只有白剛一個人。

錢堃含笑問道：「白小姐已起來了沒有？」

白剛道：「小姐一大早就出去了，不在家，錢爺，請先坐一會，老奴去替你沏茶。」

錢堃微怔，道：「可知道去了什麼地方？」

白剛搖搖頭。

錢堃又問：「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白剛又搖搖頭，道：「小姐沒有交待，大約天黑以前總會回來吧。」

錢堃道：「可是，昨天已約好天醜帮和百花宮，今天要去王府廢園發掘藏珍，等一會他們來了，豈非要徒勞往返麼？」

白剛聳了聳肩，道：「這個……老奴就不知道了，好在王府藏珍的事並不急於一時，遲個一兩天也沒關係。」

錢堃聽了這話，疑雲頓起，又問：「林一葦在嗎？」

白剛道：「林爺還在睡覺，你要去他那兒坐坐？」

錢堃沒有回答，立即轉身直奔木屋。

木門虛掩着，錢堃推門進去，却發現林一葦衣衫整齊，直楞楞坐在木床上，根本就不像睡過覺的樣子。

錢堃低問道：「白冰清一早出門，你可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了？」

林一葦不答，瞪目瞪着錢堃，眼中突然流下淚水來。

錢堃大驚，急探手試他氣息，却又並無異狀，忙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說話呀！」

林一葦搖搖頭，以手指口，淚如雨下，竟發不出聲音。

「什麼？你啞了？」

林一葦含淚點頭，雙手連連比着手勢，又指指門外。

錢堃弄不明白他的手勢，心念轉動，忙四處尋覓紙筆。

可惜木屋內並無紙和筆。

錢堃無奈，只得尋來一根木條，拉林一葦蹲在地上，催促着道：「你快寫出來……你不是會寫字的嗎，把發生的事，寫出來……」

林一葦剛接過木枝，突然抬頭，忙又將木枝丟下。

錢堃回頭，却見白剛站在屋門口，手上托着兩杯熱茶。

（未完）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魚躍塵飛

蕭逸・文 盧令・圖



玄功殲惡霸 絕藝傲官差

一尾躍波的鯉魚，首先揭開了白晝的序幕！

兩隻水鳥，啁啾着，由眼前低飛掠過去——

白騰騰的霧氣，迎着黎明的晨風，四下裏迅速的擴散着！

整個水面在晝光的映襯下，就像是一面平滑光整的大鏡子，隨着霧氣的消散，顯現出一片琉璃世界！

黑夜——天明；是要經過一番蛻變的，日出——日落亦復如此，生——死也脫不開這個巢臼。

放眼天下，一切萬物，無不都在求新、求生；求變。

脫下舊袍，換上新襖，那是求新！痛苦，掙扎、是求生！

斗轉星移，寒暑交替是求變！只有「死」才是永恒的，對付那些狡猾，千方百計意圖求生的人，更有一定之規，以不變而應萬變，訣竅只有二字！

「等待」！

× × ×

他已經在這裏等候很久了。

並不顯得氣餒，也更無不安的感覺！因爲他知道他在等待的那個人，就像是即將要從地平綫上跳出來的那一輪太陽一樣，馬上即將要出現了。

身上是一襲湖色的舊長衫，却在前胸後背的位置上，繡着一輪血紅色的大太陽，朝陽出海，渲染出一天的胭脂紅色，那情景恰與現實上的眼前十分酷似。

二十七八或許還要大一點的年歲——也許限於他久經日晒的那種淡棕的膚色，是以你就很難猜測出他的年歲！

一頭長髮倒似經過一番刻意的打扮，理成了兒臂粗細的一條大髮辮！由左肩頭前面甩落前胸！那些——這個年頭兒，男人是不作興留這種髮式的，只有化外的野苗子，才會留辮子。

他却絕對不是一個苗子！

七尺不到的身材，已足以使他「高高在上」，這種魁梧的身材，使他在面對着任何一個武林人物，都不會顯得遜色，然而，遺憾的是他那張鬱鬱神采的臉——上天雖賜以端正英俊，却失之於過以冷峻嚴肅！

一張不笑的臉，在任何場合裏，都不會受人歡迎的！

盤坐在沙堆上，面對着洞庭的烟波浩渺，他已經不止一次的揚起了目光，期待水天交際的日出，這份期盼，甚至於更要超過他所要期待的那個人，長久以來，對於日光的渴望，早已成了他的生活要件之一，是一種習慣，也是不爲外人所知的一項隱秘！

一點帆影，陡然由左面山窪子裏閃出來，月白色的帆影，在水面上跳動着，很快的認定了一個方向，全速前進。

辮子大漢在那艘小小帆影甫一出現之初，已經注意到了，銳利的目光細細的瞇成一條綫——對方那艘快舟，包括佇立在舟頭上那個人，都在他一綫視光之內。

站在船首的那個人，紫色長袍，頭戴高冠，背負長劍，杏黃的劍穗子與他飄洒在胸前的一部花白五柳長鬚迎風飄舞——

似乎在入目之初，紫袍老者已顯出他獨特的風骨，佇立舟梢，大有「君臨天下」的氣勢！

小舟很快的來到了近前。

操舟的漢子，雙手盤舵，迎過了一道旋轉的疾流，已把這艘快船引進了眼前箝形的灣口！小舟自然的也就放慢了。

四道目光早已「磁石引針」般的凝收在一起。

小舟搶波，攏峯！

辮子大漢緩緩的由沙堆上站起來。

紫袍老者抖了一下衣袖，落下了十兩重的一錠紋銀。

搖舟漢子遲疑了一下，拾在手上。

他的手微微顫抖着：「老爺這……」

「照我的話去做！」紫袍老者邁步登岸：「午時以前我沒有回去，你就備棺收屍……去吧！」

搖舟的漢子嚅嚅的答應着，一隻脚涉

若淺水裏，情不自禁的跪下來，向着老人叩了三個頭，遂即登舟自去。

「狗才——」紫袍老者目睹着小舟的歸去，面現忿容，顯然懷恨於舟子的無知，冲犯了什麼忌諱似的。

辮子大漢步下了河邊。

紫袍老人轉過了身子。

彼此仍然是一言不發。

陡然間，紅光大盛，水天之際，站出了磨盤般大小的那輪紅日——

以乎在同一個時間裏，辮子大漢淡棕色的面頰上衝現出了一片紅光，威勢大現，截然不同於適才的鬱鬱神采！

劍插在他脚前的沙地上，把子上罩蓋着一塊紅布。顯示着他出道以來，一直就不曾改變過的自負豪氣，在殺人之前，他總喜歡博上一個彩頭——那塊搭在劍把子上的紅布，就是這個意思。

紫袍老者當然知道站在他面前的這個人，無疑是他生平所遇見過最强大的一個敵人，然而憑他的傑出武功，以及極壓四邊的威望，絕不容許他向面前人示弱！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一生要强慣了，掌中劍最愛鬥的就是那種狠厲的對手狂人，偏偏這個狂人也找上了他，乾柴碰上了烈火，針尖遇上了麥芒；就是這麼一回事。

「向陽君！」紫袍老者打量着他的對手：「你一路南來，自稱遍七省無敵，今天遇見了老夫，我要你血濺五步，黃沙蓋頂，不如此，不足以顯示我蒼海客的蓋世神威，哈哈……你死定了！」

狂笑聲揚空直上，驚飛起一天沙鷗。

千翅翩躚，萬羽繽紛，勾劃出此一刻動人心魄的綺麗景像！

以笑聲動人心魄，飛鳥亂人視覺。

蒼海客一慣的戰略都是如此，的確算得上「高明」二字！

無以比擬的那種「快」；——就在他身軀前撲的一刹，肩後長劍匹練般的暴射出一道奇光，雷殛電閃的向着辮子大漢襲了過去。

一片黃沙自辮子大漢足下揚起——

飛足，旋身，起劍，三式併成了一招，辮子大漢施展的好身法！

人影交錯着擦身而過，一仰一伏，形成了歪斜的一個「十」字。

在這個字形裏，兩口劍呼嘯着拉開來，一個南裏走，一個北裏去。

南裏走的是辮子大漢。

北裏去的是紫袍長鬚的蒼海客。

他只前進了七八步，隨即站住不再移動。——

一股鮮血，直由他長袍下端，緊貼着他一雙褲腿溢出來！先是彎下了一隻腿，而繼腰身，最後全身；突地倒了下來！

辮子大漢早已去遠了。

一劍出手之後，他已預卜先知，甚至於連頭也不曾回一下，就這麼沿着浪花輕起的沙岸，一逕的踏沙涉水而逝！

× × ×

岳州府，岳陽樓——

近午時分！

食堂裏聚滿了客人，登斯樓，俯視洞庭浩如滄海，令人心曠神怡，來岳州未抵岳陽樓者，誠所謂不解風情也！

客甲姓曹，曹文典；——衙門裏的一個典史；這年頭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地方上太平，衙門裏的事，他這個本來就夠清閑的差事，可就更清閑了。

客乙——劉吾，人稱劉三爺，岳州府三班衙役當差，大班頭「鐵掌」劉昆是他大哥，劉昆居長，劉吾行三，還有個劉剛行二，兄弟三個一堂當差，地方上人稱「劉氏三傑」，在岳州提起劉家三昆仲來，稱得上無人不知，也是最最難纏，叫人頭痛的三個人物！

除了曹典史，劉捕快之外，這個座頭上還有三個人——

西門「老長興」布號的二東家馬樂山，「和泰」油坊的張老闆張快嘴，還有一個頭兒最為矮小的是「地保」趙小川。

這樣的五個人湊在了一塊，那份熱鬧可就別提了，五張嘴不但忙着吃，更忙着說。

吃的是油鹽醬醋，說的可是五湖四海——且慢，今天的行情，可是透着有些兒稀罕！

緊張的氣氛不單單顯示在這張桌子上，整個的岳陽樓樓堂裏，看上去都有些古怪，顯然是發生了什麼大事，人人「談虎色變」！

曹文典摔着雙眉，嘆息一聲道：「這可眞是怪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我曹某人活了這麼一把子年歲，這種人，這種事還是第一次聽說過。」

劉三爺瞪着眼：「誰聽說過？別說是你了，兄弟成天價在刀尖上打滾的人，這種事也他媽的聞所未聞，可是千眞萬確，眞就有這種人！」

「地保」趙小川吃飽了，用牙籤在剔牙，也插上一嘴：「這傢伙八成兒是屬太陽，要不然怎麼能在大太陽下面殺人！」

曹典史道：「像『蒼海客』齊大俠，這麼俊的身手，居然也會死在來人的手下，這可眞有點叫人難以相信！」

劉三爺摸着下巴：「我大哥已驗過傷了，回來是一天都沒說話，也沒吃飯！」

「老長興」布號的馬二東家怔了一下：「大人可是怪罪下來了？」

「豈止怪罪，」劉三爺斜乜着眼道：「反正是遇着這種事，就活該幹我們這一行的倒楣！」

「地保」趙小川揚着眉毛道：「限期三天？」

劉三爺鼻子裏「哼！」了一聲：「還能給你一年？三天算是好的了！」

「和泰」油坊的張老闆，就因為生平話多，才得了「張快嘴」這麼的一個外號，今天顯然是有些反常，好像話比誰都少了。

可是他到底忍不住還是開口了：「老三，這件事我看非比等閑，既然江大人已經交待下來，可就不能再裝含糊，你大哥到底是怎麼個打算？」

馬樂山插口問道：「大班頭，現在人在那裏？」

劉吾嘆了一口氣，搖搖頭沒說話。

劉吾道：「一早就出去，到西塘訪友去了，說是晌午才回來——」看了一下窗外，點點頭：「現在應該回來了。」

「西塘訪友？」曹典史怔了一怔：「去找誰？」

「達雲寺的靜盧老和尚！」劉吾苦笑着：「老和尚與蒼海客是多年方外之交，他雖然是出家人，可是却也不能眼看着多年摯友身遭慘死而不與聞問！」

「對！」曹典史忽然臉上現出了笑紋：「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知道達雲寺住着一個老神仙，聽說已有半仙之分，一身功夫出神入化，可就是沒見過，如果你大哥眞能說動了他，那可就好了！」

「難！」劉吾臉上佈滿了愁雲：「那個老和尚已閉關多年，平素是任什麼人也不見，就是達雲寺的方丈，如果不得他事先應允，也休想見得着他，我大哥雖然拿着衙門公事，也未必準能見着他。」

頓了一下，他才又接道：「就算是見着了，老和尚是不是願意出面，也還難說，無論如何，他總是一個出家人，要出家人去參與江湖兇殺之事，豈非有點强人所難？」

「這也是沒法子的事！」曹典史瞪着他的一雙小老鼠眼：「他老人家總不能眼看着那個殺人魔王在地方上橫行而不聞不問呀，再說死的那個齊老俠客，與他是多年老友，就衝着這一點他也不能不管！」

「啊——」「地保」趙小川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聽說湘陰的『盛氏雙英』前天漏夜來到了岳州，住在『滿月樓』，據說都帶着傢伙！」

劉吾登時一驚，喜道：「眞的？」

「昨晚上我上滿月樓去抄寫記事本子，聽那裏的二掌櫃的說的。」趙小川幌動着他的小腦袋：「大概錯不了！」

劉吾大喜道：「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你可知道他們兩個幹什麼來的？」

「這可就不清楚了！」趙小川忽然又怔了一下：「聽說這老哥兒倆個在房裏關了一整天，連房門都沒有出，盛老二派人找了一個鐵匠，叫他連夜打製了一些東西，詳細情形我可就不知道了！」

「和泰」油坊的老闆點着頭說道：「盛家兄弟的大名，我是久仰了，在湘陰地面上，論武功可是頭號的英雄人物，論財勢，更是無出其右，自從他們發財以後，聽說是已丟下了過去江湖生涯，怎麼會忽然又拿刀動劍的趕到了岳州，這可是怪稀罕的！」

劉吾笑道：「無論如何，在這個時候，他們兄弟來了，總是一件好消息，如果他們肯出面對付那個怪人，那可是再好也不過，吃完飯，我就拜訪他們去。」

「盛氏雙英」的出現岳州，頓時使他大為振奮，劉吾立刻就像變了個人似的，一仰頸子，咕嚕！乾下了一滿杯酒。

張老闆又為他斟上了一杯，笑逐顏開的道：「這就好了，要是他們兄弟肯出面，那小子八成是死定了！」

「老長興」布號的馬二東家，嘆了口氣道：「不管是誰，反正只要能把那個怪小子除了就好了。」

曹典史吃了一筷子涼粉，忽然問道：「那傢伙到底長的什麼模樣？」

「什麼樣你還不知？」劉吾形容道：「挺高的個頭兒，留着一條大辮子，三十七八歲，聽說長相倒是挺不賴，只是專幹殺人的絕活兒——最奇怪的是，這傢伙穿的那衣裳，也透着奇怪！」

曹典史道：「怎麼個怪法？」

「嘿嘿……」劉吾冷笑着道：「湖青色的長大褂，却在前心後背上繡着一隻大太陽——你說這是一個什麼打扮？」

話剛說到這裏，忽然他就像中風也似的呆住了，兩隻眼睛睜得又大又圓，直直的向前面看着。

同桌四人看見他這副模樣，不禁相繼一怔，俱都順着他目光向前面望去。

這一看，不當緊——四個人全都愕住了。

其實，何止是他們這一桌上的人怔住了，簡直所有座頭上的客人都怔住了。

在極為短暫的時間裏，樓堂上忽然變得鴉雀無聲，一片靜寂！

這一切無非是因為多了一個人。

那個人，直登上樓板，緩緩向食堂走來。

百千雙眸子，就像是忽然看見了魔煞，目不交睫的盯視着他。

這個人顯然正是劉吾嘴裏所說的那個人——挺高的身材，長眉毛大眼睛，一條大辮子由後肩甩向前胸，油光水色的就像是一條巨蛇，却在辮梢頂頭上，用紅綫繩結紮着，還墜着一顆光華四射的明珠。

最令人驚奇的是他那一身奇異的穿着，一襲湖青色的長衫，幾可垂地，却在前後各繡着一輪朝陽紅日，旭日新昇，渲染着大片紅光，繡工精緻，景像逼眞，確係第一流。

說曹操，曹操就到。

對於岳陽樓客座上任何一個人來說，這個人的突然出現，都不啻大大的出乎意料之外，晴天一聲霹靂！

曹典史那一張黃臉，突然的變成了雪白——

「老天……」他把眼睛轉向劉吾：「你說的那個主兒……莫非就是……他？」

劉吾的表情較他更為驚嚇，驚慌的點了一下頭，却是什麼話也說不出。

來人在梯前略微停立一刻，隨即緩緩走到了面窗的一個座位上坐下來。

緊張的氣氛，就在這個人身子坐下來的一刹，才微現鬆弛，幾乎在同一個時間裏，十幾個桌子上的客人俱都同時站起來，將要結賬離開——

只是，在辮子大漢冷峻的目光轉視之下，這些人都像是受到了一種無形的約束之力，一個個沮喪着的又都坐了下來。

整個客堂裏原本亂囂的場面，陡然間靜得出奇，却只有懸掛在廊子下的幾隻畫眉與八哥兒，一如經常的在籠子裏歡蹦亂跳着，發出嘹亮復婉轉的鳴叫聲。

樓板聲響，却在這時繼續的上來了兩個客人。

一個面相清癯，微有病容的文士，同着一個模樣兒十分俏麗的姑娘！

人家是想跑而跑不脫，他們居然還往裏面湊熱鬧，可眞是應上了那句「上天有路他不去，入地無門自來投」了。

文士約莫在三旬五六，一身黑綢子儒家裝束，白皙的面頰，雖然微現病容，那雙細長的眼睛，却是黑白分明，深邃而蘊有智光，這人背後斜揹着一個長形的青布長包兒，裏面也不知包着什麼，除此以外，身無長物。

那個姑娘，看上去模樣與文士十分相似，細長的一雙柳葉眉，却在左眉尖上，生有一粒硃砂痣，高樑小嘴，襯着她修長婀娜的身子，的確相當的標準。

女孩子家穿得總比較鮮艷些，她也不例外——上身是一襲雨過天青的緊身外褂，下面却是一襲大紅加邊的八幅長裙，足下那對小蠻靴，更是透着俊俏俐落！

大概是兄妹兩個，在舉座目光驚視下，兩個人並不十分拘謹。

前行的文士有意無意的掠了一下眸子，瞧了那個辮子大漢一眼，隨即從容的走向一角，那個姑娘也跟過去，兩個人就在那個冷座頭上慢慢的坐下來。

辮子大漢冷峻的目光，忽然向着這看似兄妹二人身上逼視過來。

紅衣少女一隻細手輕輕搧着，淺笑道：「好熱呀——大哥，你不是說岳陽樓上涼快麼，想不到——」

妙目一轉，忽然發覺到大家的目光，都在注視着她，臉上一紅，忙即把下面的話吞在了肚子裏。

在一片靜寂裏，這幾句「鶯聲燕語」，却十分嘹亮，間接的，似乎緩和了一下眼前的緊張氣氛。

座客中，已有人從新拿起了筷子。

「酒保。」辮子大漢輕輕喚了一聲。

雖然是輕喚一聲，也足以語驚四座。

酒保站在他面前不遠，聆聽之下，慌不迭的答應了一聲，却是一步三指的緩緩把身子移了過去。

辮子大漢倏地睜大了眸子，怒叱道：

「酒保！」

只聽見「噗通！」一聲，倒不是什麼東西倒了，却是酒保跪下了。

「大爺，饒命！」一面說那個小夥計頻頻碰着頭：「大爺饒命！」

辮子大漢見狀微微一愕，冷笑道：「你起來說話。」

酒保磕了個頭。抖顫着道：「是…」一面說一面爬起，一連爬了三次才算眞正的站起來。

辮子大漢打量着他，十分氣餒的道：「你這裏可賣酒菜？」

「有……」酒保面色蒼白：「賣。」

「既然如此，我來了半天，你何以不過來招呼我？」

「我……」酒保嚥了一下唾沫：「我怕……」

「怕什麼？」

「怕……大爺你……」

「怕我？」辮子大漢冷冷一笑：「我的樣子可怕麼？」

「不……」酒保連連搖着頭，忽然又點頭道：「是……」

辮子大漢把盯視在對方身上的一雙眸子，忽地一轉，轉向四週的座客，除了後上來的那一對兄妹之外，幾乎每一雙眼睛都盯視着他，幾乎每一雙眼睛裏或多或少都顯出着驚懼。

把這些看在眼睛裏，辮子大漢忽然輕嘆一聲，把目光又回到面前酒保身上——

「這也難怪，是我一路南來，連殺五人，各處州府繪影圖形，皆在捉拿擒我，消息外傳，是以人們駭懼！故而你也害怕，可是？」

酒保那裏說得出話，站在他身前，只嚇得全身連連戰抖，面無人色！

辮子大漢目光雖然注視着酒保，話聲却似有絃外之音：「你用不着害怕，我所殺的人，無一不是罪大惡極，該死之人，這些人有的面善心惡，有的借武勢欺壓善良，獨霸一方，官府無能爲力，却只有我這個痴人，憑藉所學來替天行道了……」

這幾句話，顯然並不能使在座大多數人所接受，辮子漢語音和緩，已失去了來時的極威之勢，有些人甚至於已在交頭接耳，喁喁私語起來。

酒保聽他這麼說，臉上才現出了一些血色，頻頻點頭道：「是……小的方才太失……態了！大爺你要吃些什麼，請儘管吩咐吧！」

辮子大漢微微頷首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大概快到午時了吧……」

話聲才住，只聽遠處舊城門那邊，轟然一聲砲響，「午」時鳴砲，是這裏由來已久的規矩。

辮子大漢聽見了那聲午砲，才見和緩的臉上，忽然又罩起了一層寒霜。

他冷笑一聲道：「我在這裏，還有些時候逗留，且待我完了事再吃喝不遲。」

酒保怔了一下，吶吶道：「大爺可要些什麼？」

「清茶一杯！」微微一頓，他手指向正面長窗：「還有，把這窗簾子給我撩開來。」

酒保嘴裏答應着，心裏却是透着希罕，不敢不遑，當時走過去，將垂下的湘竹細簾高高捲起。

一片陽光照射進來，將辮子漢全身籠罩在陽光之中，大六月天，人人畏陽如虎，却想不到竟然還有人渴望着晒太陽的，這可又是一件新鮮事情。

酒保捲起了湘簾，鬆了一口氣，方待退下。

辮子大漢招手道：「你過來。」

容得酒保來到了面前，他才冷冷的道：「情勢所逼，說不得我又要借你們這個地方開一次殺戒，關照下去，怕事的人快快離開。」

酒保頓時一驚，嚇得半身動彈不得。

其實已無須他再費事傳說，辮子大漢的這幾句話，說得再清楚不過，在座每一個客人，都聽得清清楚楚，頓時各自離座站起，齊聲呼喚着小二算賬，幾個性子急膽小怕事的人，急不及待的丟下了銀子，來不及結賬就離開。

偌大的樓堂，百十個客人，在極短的時間裏，走避一空！走避一空也未免太誇大了一點。

起碼還有兩個人沒走——剛來的黑衣文士兄妹。

跑堂的酒保帶着滿臉驚嚇，來到了這對兄妹座前。

黑衣文士撩了一下眸子，點點頭道：「你來的正好，來兩籠小籠包子，炒一盤鱔魚——」

「再來兩個豆沙包，一碗清淡一點的雪菜肉絲麵。」——這一次說話的却是那個標緻的紅衣姑娘。

「二位——」酒保壓低了嗓子：「這

裏可要鬧事了，大家都走了，相公……你們也請吧！」

黑衣文士清癯的臉上，微微泛起了一絲冷笑：「什麼話，我們特意來吃飯的，你竟要我們走，走到那裏去？」

酒保一怔，垂下臉來道：「相公——你大概是外來客……這裏等一會恐怕要鬧事……萬一……」

「鬧什麼事？」少女仰着臉盤兒：「那可好，我最喜歡熱鬧了，在那裏？」

酒保不過是個二十歲不到的毛頭小夥子，吃不住兄妹兩個一人一語，只急得漲紅了臉，大聲的嘆着氣，還要低聲解說。

黑衣文士揮了一下手道：「下去吧，有胆子看熱鬧，就不怕鬧事，去張羅你的差事去吧。」

酒保無可奈何的答應了一聲，搖搖頭轉身自去。

紅衣少女看着他離開的背影，忍不住抿嘴一笑，正要說話，黑衣文士却向着那邊示意的揚了一下臉——

紅衣少女妙目一轉，隨向那邊的辮子大漢望去。

強烈的日光下，那個辮子大漢似乎睡着了。

只見他上軀後仰，面向陽光，却把一條油亮大辮子垂向身後，辮梢上那顆燦爛光色明珠，吃日光一照，更加光彩奪目，那顆刺繡在他前胸上的滾紅太陽，在日光下，渲染的更爲鮮艷，包括這人的頭，臉，全身，都像是洋溢着一片鮮紅光彩，發射着一種無形的光熱！

紅衣少女臉色微微一變，正要說話，黑衣文士却以二指在唇上按一下，示意她不要說話——

他隨即以指尖輕沾茶水，在桌面上寫下：「太陽神功」四個字，接着即用衣袖將字漬擦去。

紅衣少女臉上閃出了一片驚異，只把一雙翦水瞳子，靈活的在那個辮子大漢身上轉動不已，確實也不能再輕率出言說些什麼了。

這當口，却聽得樓板聲響！一陣急驟的腳步聲直奔樓上，緊接着珠簾琤琮一聲撩開來！

撩開珠簾的，不是手，却是一口流光四射的薄刃鋼刀！緊接着兩個藍衣黑靴的長身漢子，相繼閃了進來。

二人不但衣着相似，就是容貌也相彷彿，一看即知是同胞昆仲，只是一個較胖較白，一個較黑較瘦，除此以外無什麼甚大分別，即使在年歲上看來，也都在四旬五六，相差不多。

持刀挑簾的白胖漢子在前，看來年歲較長，黑瘦漢子在後，右手却端着一桿鈍鋼打製的短短銀槍。

那桿槍在武林中端的並不常見，看來長短與劍相差，最多不超過三尺，有鴨蛋般粗細，首端除具有一截三菱鋒刃槍尖之外，另外在邊側部位尚還附有一片「方天畫戟」，紫紅色的鈴鐺子垂下一邊，通體上下粗鋼打鑄，一看上去就知道是一桿最能殺人奪命的厲害玩藝兒！

兄弟二人最顯著的地方應該算是那一雙濃黑而有殺氣的眉毛，四隻眼睛裏所交熾的怒焰，令人不寒而慄！

他二人雖然閃身至快，只是四隻眼睛一經接觸到座上的辮子大漢之後，情不自禁的忽然止步。

那副樣子確是很難形容，像是蹩了一肚子邪火兒，急於想找人拚命，只是在乍見敵人之後，却又記掛着對方的不可輕敵，而心懷忐忑，有點兒進退維谷的感覺。

「是盛氏兄弟麼？」辮子大漢仰身椅上，頭也不回的道：「某家恭候多時，你們來晚了。」

白面漢子向前邁一步——却與辮子漢仍然保留相當的距離。

持鎗的黑面漢子同時也跨前一步，只是不待站定，他身子却飛快的轉到了另一個方向——

兄弟二人所站位置，有如凸出的一雙犬齒，却將辮子大漢箝制在齒鋒之中。

站定之後，白面持刀漢子一聲猛笑道：「果然是你——向陽君，你一路南來殺人如蔴，人天共憤，韜光隱悔尚恐不及，却還敢變本加厲爲所欲爲，今天找上了我們兄弟，是你的死期到了！」

持鎗漢子鋼鎗一指，冷笑道：「盛氏雙傑手下不死無名之輩，向陽君你報上個萬兒吧！」

「哼哼……」

一陣陰森森的冷笑，傳自辮子大漢口鼻之間，他仍然保持着原來的後仰姿態，到現在爲止，他還不曾看上來人一眼，那副猛傲姿態端的令人爲之髮指。

「想問某家的姓名，你們還不配！」

倏地長辮乍舞，如巨蛇盤空，颼！的就空一轉，魁梧的軀體，已由座上站起，轉了過來。

盛氏昆仲，情不自禁的各自後退了一步。

「『太歲刀』盛世平——『無敵鎗』盛世勇……」辮子大漢一雙鋒芒畢射的眸子，緩緩掃過兄弟二人臉上：「你們二人自問，眼前這份家當，是那裏來的？」

盛氏昆仲登時面色一變，對看一眼，事出突然，一時無以置答。

「這就是了！」辮子大漢冷冷笑道：「你們當然答不出來，欺名盜世天下易，爲本良知寸心難，你二人造了多少孽，應該是心裏有數，某家替天行道，說不得再手黑心辣，只管刀鎗過來，且看是否能傷我絲縷分毫！」

「太歲刀」盛世平嘿嘿一笑，掌中刀平出一指，一蓬刀光乍然由刀尖吐出，約莫有尺半長短，只管前後吞吐不已。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

「太歲刀」盛世平只一拉開刀勢，即顯出大大的不凡，大凡刀劍之士，能練到以「氣」行使才爲上乘，觀諸盛世平刀身之上吐發的尺半銀芒，正是浸淫有年所謂的「刀氣」！這是一種以本身精力與刀上菁華柔成一片的上乘功力！以此論刀，盛世平確係已領會刀中三昧，「太歲刀」這個外號，確是當之無愧。

看到這裏，一旁的紅衣少女由不住發出了一聲讚嘆，正要開口說話，却爲黑衣文士迅速的以目光止住。

雖然是輕輕一聲讚嘆，却也使得盛氏兄弟陡然吃了一驚。

顯然，他兄弟二人在入門之初，一心

只在辮子大漢一人身上，黑衣文士兄妹人既是又坐在角落裏的冷座頭上，才致爲他二人所忽略了過去。

是以，在忽然發覺到，尚有外人在座，盛氏兄弟俱都由不住吃了一驚。

「無敵槍」盛世勇身形一轉，翩若飄風的來到了黑衣文士兄妹座前，怒叱一聲道：「你們又是什麼人？」

紅衣少女蛾眉一挑，嗔道：「我們是誰，你管得了麼？」

盛世勇怒叱道：「放肆——哼，這麼說，你二人想必是那廝約來助拳的了？」

紅衣少女面色一凝，正要反唇相譏。

黑衣文士却自位上站起，負手抱拳道：「兄台且莫介意，愚兄妹實係不相干的客人，却與你們彼此都沒有牽聯，兄台可請海涵！」

「無敵槍」盛世勇將信又疑的看了他們一眼，凌聲道：「既然如此，快點吃完了走路，敢出聲擾亂休怪我槍下無情！」

黑衣文士唯唯應喏道：「是……在下不敢！」

盛世勇冷冷一笑，身形再轉，翩若驚鴻般的又回到了原來位置。

黑衣文士這才緩緩坐下——

紅衣少女冷冷一笑，輕聲道：「看來盛家兄弟，果然是欺名盜世之輩，大哥，喝了你的酒，咱們走吧。」

黑衣文士白皙的臉上，輕輕泛起了一片苦笑：「既來之則安之，妹子妳先不要急，往下再看吧！」

紅衣少女還想說什麼，妙目轉處，却已發覺到眼前的劍拔弓張——

盛氏兄弟一前一後，已將那個辮子大漢夾持在中間位置，持刀的盛世平自一開始，就全心全意的集中意志，貫注在那薄刃魚鱗刀上，此刻看來更是不敢少緩須臾，刀身映着陽光，發出了點點銀星，直直的射向辮子大漢一雙瞳子！

「無敵鎗」盛世勇的鋼鎗却是畢直抱在懷中，却把一隻左掌徐徐探出，照顧着辮子大漢的後背。

被稱爲「向陽君」的辮子大漢，臉上並不曾現出任何表情——在盛世平的刀光射目之下，他並不逃避，却僅僅將豐朗的一雙瞳子拉成一綫。

「盛世平！」他冷冷的道：「你的伎倆充其量不過如此，何必小兒作態，儘管放刀過來。」

話聲方住，即見正面的盛世平陡地向上一揚刀面，迎着正面直射而來的陽光，爆射出匹練般一道銀光，反射對方面門。

一旁座上的黑衣文士，看到這裏，忽然跌足道：「蠢材——」

話方出口，佇立在辮子大漢身後的「無敵鎗」盛世勇：已然忍不住發出了一聲怒叱，配合着乃兄的動作，猝然騰身直起，向着面前辮子大漢，攻出了第一招。

好快的身法！

隨着盛世勇猝然前落之勢，左掌一吐即收，在疾勁的掌風前攻之下，右手鋼槍呼嘯着劃出了一個「乙」字形，直向辮子大漢身後攻了過去！

原來盛家刀鎗成名，已有七世淵源！

盛氏昆仲各擅所長，盛世平精擅刀法，盛世勇却精通於鎗，陽春白雪，各擅勝塲！

眼前這一鎗，盛世勇施展的是盛家獨擅的「蛇形鎗」法，有封喉剖腹之勢兼具劈面掛肩之險，稱得上凌厲之極！

雪亮的鎗身閃出了電也似的一道長光，連同着盛世勇的身子，一併狂捲猛襲直上。

值此同時，盛世平的那口薄刃魚鱗刀，更是絕不留情。配合着其弟的攻勢，怒捲起海波也似的一片刀光，却由辮子大漢正面攻上來。

兄弟二人，一刀一鎗，無論手，眼、身、步，搭配得都恰到好處，稱得上天衣無縫。

任何人目睹及此，也都會爲着那個辮子大漢揑上一把冷汗——

一旁的紅衣姑娘，亦不禁驚得倏地站了起來。

黑衣文士生怕她有所異動，陡地伸手抓住了她的腕子，——不過是這麼一會兒的躭誤，現塲戰局却有了極大的改變！幾乎連那個黑衣文士的一雙眼睛，也都未能來得及看清怎麼回事。

兄妹二人所能看見的，只是那個辮子大漢鷹隼般的一個翻騰勢子，在這個勢子裏，一雙鐵掌就如同猝然剪翅的一雙燕子，左右同時分開來。

陽光下，辮子大漢的一雙手掌，無異是通紅的，更使人驚奇的是，在那雙左右揮出的掌勢裏，像是有兩處燦目的紅光，一閃即隱——

「噗，噗！」兩聲，幾乎在同一個時間裏，兩隻手同時擊中在盛氏兄弟的前胸位置。

的確稱得上是驚心動魄的一剎！

盛氏雙傑各自發出了一聲悶吼，一前一後兩個身子，有如跳擲星丸般的飛了出來，分別撞擊在一根樓柱與石牆上，發出了沉實有力的一聲巨响！

整個岳陽樓都爲之大大的震動了一下——可眞有驚天動地之勢！

當此重擊之下，就算他是鐵打的漢子，也只怕挺受不住，更何況盛氏昆仲血肉之軀。

盛世平當塲噴出了一口鮮血，血苗子足足噴出有三尺高下，手裏的那口魚鱗刀用力的向後一拉，直直扎進地面半尺多深——就這樣他身子弓起來，活像是個大蝦米的綳在了當塲，登時就僵住了。

「無敵鎗」盛世勇，看上去，死的更慘！

由於他身子是橫撞在一根合抱粗細的石柱子上，力道更爲可觀，這一擊之力，使得他胸骨儘折、五內全粉，掌中鎗忽悠悠脫手直出，反釘向數丈以外的天花樓板之上，日光下搖顫出一天銀芒！

在塲的黑衣文士兄妹，雖然當得上見多識廣，可是眼看着辮子大漢這般的殺人身手，亦不禁驚得面上變色，尤其是那個紅衣少女，更由不住發出了一聲嬌呼！呆得一呆，才緩緩重新坐下。

一角的酒保原是躲在後旁，聞聲而出，見狀不禁嚇得三魂出竅，五魄昇天，嘴裏驚叫一聲，雙腿一軟「噗通！」一聲，又跪了下來。

「爺爺……饒命……爺爺饒命！」

嘴裏求着，叩頭如搗蒜，只管向着辮子大漢連連叩頭不已！

辮子大漢緩緩的走到了他原來位子上坐下來，却把那雙眸子覷向酒保，點頭道：「不關你的事，拿酒菜來。」

酒保連聲答應着，無奈嘴裏的舌頭就像是少了半截般的不聽使喚，費了半天的勁兒才爬起來，喝醉了酒似的，搖搖幌幌的向後步入。

窗外傳來了一陣喧嘩人聲——

樓梯山响，一連闖進來好幾個人，看樣子以及那份穿着打扮，可就猜知來人是來自六扇門的差人。

爲首帶路的那個人，不是別個，正是原先在座，後來乘亂開溜的那個劉三爺劉吾。

他們劉家哥兒三個好像合來了！——現在他左面，那個黑衣紫面膛，豹頭環眼的漢子，正是「岳州」城總緝府衙緝捕全責的三班大捕頭「鐵掌」劉昆，右邊是一個長白臉，吊客眉的瘦子！——「陰插手」劉剛！

在岳州地面上，一提「劉氏三傑」的大名，鮮不爲人所知，這一剎間，忽然全部都出動了。

除了劉氏三傑之外，另有東城「武勝鏢局」的兩個鏢頭——「開碑手」連雲奇，「海馬」周天——前者五十開外的年歲，紫紅臉膛，矮而壯，後者年僅三旬，猿臂蜂腰，一雙「分水蛾眉刺」倒持雙手，觀其面相，更是不怒自威。

緊接着樓板聲响，又上來了十來個衙門裏的差人。

這些子人，每人一襲紅色號衣，左弓右箭，外帶着領子後面的一口「厚背紫金刀」，岳州府的人對於東城的「紅衣快捕」可以說絕不陌生——

差不多的案子，都由這類「紅衣快捕」出面了結，平素連袂出現個三五個人，已足以聳動地方，却不似今天這樣，似乎所有的東府「十二金剛」全部出動了。

原本冷清的岳陽樓，忽然間來了這麼些子人，頓時顯現出風鼓雲動之勢，使得先時一片肅殺氣氛更加深沉的延續下來！

人多勢衆，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力量」！

胆子小一點的，面對着官方的這等陣勢，只要看上一眼，先就不寒而慄失去了鬥志，更遑論出手頡頏了。

然而，對於座頭上的那個辮子魔王却似乎無動於衷！——

由腰帶上抽出了一把描金薄絹摺扇，他「呼啦！」一聲抖開來，輕輕的往臉上搧着，那雙沉鬱，內蘊奇光的瞳子，却徐徐的由來者每一個人臉上掠過去。

最後這雙眸子，却意外的落在了那個紅衣姑娘與黑衣文士的身上。

兄妹二人被他這種突然的關懷注視，看得很不是滋味，那個黑衣秀士尚還能保持從容，紅衣姑娘却有些臉上掛不住，心裏氣惱；却又偏偏發作不得。

「賢兄妹看來是有心人！」辮子大漢臉上帶着冷峻的微笑：「隔岸觀火終似差上一點勁兒，何不移樽僦座，這接下的一塲熱鬧，却要較剛才那一塲戲更要生趣的多，如何？」

紅衣姑娘吃對方用話一激，大姑娘家臉皮子嫩，一時可就燒了盤兒（臉紅），却把一雙眼睛看向兄長——

黑衣秀士的好涵養，臉上不緩不急，輕輕端起蓋碗，呷了一口清茶——

「老兄太客氣了，愚兄妹還是坐這邊凉快得多！」放下蓋碗，他拱了一下手：「請老兄自便，愚兄妹無意觀火，更不敢打攪！小憇後即行離開，失禮！失禮！」

說完遂即將目光移向一邊，不再多看對方一眼，辮子大漢由鼻子裏冷冷哼了一聲！

「這樣最好——閣下兄妹顯然讀書達理之人！」辮子大漢有一下沒一下的搧着扇子：「遇路上事，樂其便而姑爲染指，一染指，便深入萬仞——這兩句書上的話，賢兄妹當然是省得了！」

黑衣文士陡地心中一驚，由於對方話中有刺，正思作答，却幸已經有人替他發話解圍——

「相好的——幸會，幸會！」

說話的人正是這羣子人裏面那個頭頭——「鐵掌」劉昆。

一身藍色官綢長衣，却在腰裏緊緊紮着一根帶子，下襟一角拉起來別在帶子上，現出月白綢子帶紮腿的一雙褲管，襯着此人豹頭環眼的一副儀表果然是好氣派！

「足下未免太見外了！」臉上帶着那種牽强的笑：「來到了岳州地面，竟然不給我劉昆打一聲招呼，也叫劉某人作一份人情，作個東道，豈不叫天下人笑我姓劉的太不懂交情了！」

嘴裏雖然說着客套話，劉昆那張黑紫的臉膛，却隱隱現着一片鐵青——

一面說，他緩緩走到了盛氏兄弟之一——「太歲刀」盛世平身前站定！

大家夥的眼睛，情不自禁跟着劉昆的脚步，一直移了過去，包括「鐵掌」劉昆在內，當他們十數雙眸子，甫一接觸到站立的那具屍身之初，俱都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冷戰，登時瞪目結舌，動彈不得！

一邊座頭的文士兄妹也不例外，兄妹二人對於在自己眼皮底下的這種怪異的變化，也都驚駭不已——

包括穿在盛世平身上的那襲衣裳在內，這具屍體似乎在極短的時間裏；已經起了變化，變成了一具燒得又黑又焦的焦炭——人形的焦炭！

佝僂着身子，活似一隻大蝦米，若非是手裏的那口「魚鱗刀」，說明了他的身份，簡直令人難以相信，這就是盛世平的屍體！

一具血肉凝結的屍身，何以能在極爲短暫的一瞬，變成了一個炭人兒——每個人心裏都在驚慄之餘，打上了一個解不開的疙瘩！

「哦——」「鐵掌」劉昆簡直看直了眼：「這是盛……盛世平盛大爺屍體？」

抬起手，他摸索着這個炭人的臉，手……一切的顯示，毫無疑問的證明他所接觸的，是個十足的「炭」人。

那是萬萬不能置疑的！

大家的目光於是本能的，立刻移到了第二具屍身，——「無敵鎗」盛世勇的屍體上。

和「太歲刀」盛世平是一個模樣，這

具屍身也已經變成了一具焦炭——

所不同的是，在各人目光紛紛投視的一剎，這具屍身，正在完成最後的蛻變過程。

每一個人都親眼目睹着這一剎可怖的蛻變，眼睜睜的看見了肉身變爲焦炭的最後過程。

兩個血肉之軀，先後變成了兩具焦炭，却並非由於火焚的過程所完成——豈能不謂之荒誕古今的怪事？

瞧在眼裏，驚在心裏，每一個人都發自內心，深深的起了一陣戰慄！

「鐵掌」劉昆一隻手輕輕摩挲着盛世勇變爲焦炭的屍身，無論如何也想不透這其中的道理。

「陰插手」劉剛却走進來，冷冷笑道：「大哥，這件事看來希罕，說不定這人會施展什麼邪法，如沒有一合理的答案，你我兄弟何以向府台大人交差？」

「哼！」劉昆凌聲道：「先把盛家兄弟的屍體抬下去……記住，千方要保持屍體的原來形樣，不可損毀！」

「陰插手」劉剛答應一聲，遂即依其兄關照吩咐下去，兩具黝黑的炭軀隨被小心的抬了出去。

「鐵掌」劉 這才轉向座上的辮子大漢，冷冷的抱拳道：「朋友你來到了岳州，不及數日，連傷三命，兄弟職責所在，不得不請朋友你往衙門上去一趟！大丈夫敢做敢當，想必足下當不至於給我們兄弟過不去，叫我們難以當這個差吧！」

辮子大漢手裏摺扇仍然有一下沒一下的搧着，雙方距離不足一丈，「鐵掌」劉昆的話他不可能沒聽見，却是表現出一片泰然，甚至於連正眼也不瞧對方一眼。

這時小夥計兜着滿滿一托盤酒菜吃食來到了面前，目睹着眼前的劍拔弓張，嚇得全身直抖，手上杯盤叮噹互擊出聲，現出一副進退維谷的窘態！

辮子大漢看着他微微皺眉道：「我方才不是已經跟你說過了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又怕個何來？快送過來。」

小夥計應了一聲，全身戰抖的走過來，把酒菜吃食一樣樣擺好。

辮子大漢冷聲道：「這裏沒有你的事，你退下去吧，如有任何損害，由我一人加倍賠償。」

小夥計連聲道謝着，匆匆行禮告退！

辮子大漢拿起筷子，夾了一筷子辣絲粉兒輕輕送入嘴裏：「劉昆——」他冷冷的道：「你在岳州地方上，聲名不錯，雖然多少也幹了幾宗缺德事，比起一般六扇門裏，狗仗人勢的傢伙却是好多了。」

微微一頓，他遂即輕輕拿起了面前的錫壺——自酌一杯：「今天這差事不好當，你們都回去吧，你們不是我的對手。」

酒杯輕幌，杯中酒倏地滾出如珠，一口吞入腹內，接着，他又徐徐的注入第二杯。

「鐵掌」劉昆聽他直呼自己名字，當面奚落一番，禁不住怒氣上衝——

然而面前這個主子，他當然知道不是好相與，憑着他在地方上二十年辦案子的經驗，深深知道今天這個差事，正如對方所說，的確是不好當，一個弄不好，二十年英名付於流水尚在其次，只怕自己兄弟三條性命，就許葬送於此！

有了這層顧慮，才會致使他現出眼前的猶豫。

聽了對方辮子大漢的一番話，劉昆赫赫笑了幾聲，拱手抱拳道：「朋友你對在下太抬愛了，承情之至，只是幹咱們這一行的，是事不由已，向陽君——只憑着足下你幾句話，就想把我們弟兄打發離開，只怕還沒有這麼容易。」

被稱爲「向陽君」的漢子，冷漠的抬起了眸子：「劉大班頭的意思……」

「沒有什麼好說的，」劉昆霍地面色一凝：「好漢幹事好漢當，請隨劉某人到府台衙門裏走一趟，交了這一檔子差，劉某人必有一份人心！」

「哼哼……大班頭這是一廂情願，」辮子漢搖搖頭，「這個辦法不好。」

劉昆鐵青着臉道：「朋友你顯然誤會了，在下並非是在徵求你的同意。」

「當然要我同意才行！」辮子大漢一面吃喝着，只是動作却絕不粗魯：「當今天下，只怕還沒有一個人胆敢強求我所不願做的事情。」

「鐵掌」劉昆冷笑道：「那麼，請恕劉某人失禮冒犯了！」

辮子大漢搖頭道：「不——劉昆，我勸你還是三思而行的好！」

一面說着，他那一雙蘊含着奇異光采的眸子，却向劉昆臉上逼了過去：「劉大班頭，你也許還不明白，其實你我在某一方面來說，所當的工作都頗爲相似，只是你行的是『人道』立場，我行的却是『天道』，人道因人而變，往往有大偏差，天道却是以天爲準，萬無一失，是以，我行蹤所至，惡人必無倖免，苟或自恃武功，不甘伏罪之輩，必當千方百計與我爲敵，只是他們的結局常常是很悲慘的，眼前的盛氏兄弟正是如此，前死的「蒼海客」也一樣，此三人一死，洞庭地方的一股惡勢力已去其大半，下剩的已不足爲害了。

一口氣說到這裏，他頓住話聲，打量着面前的劉昆，冷冷一笑：「岳州城我頂多停留三天，就此他去，也不會惹事生非，劉兄你眼睜眼閉，高抬貴手，兩不相犯那是上上之策，果眞要兵刃相犯，只怕你等可就要吃大虧，何苦呢？……帶着你的人去吧！」

「鐵掌」劉昆未嘗不爲他這番話所深深打動，只是當着手下的人，外加上助拳的兩位鏢局朋友，果眞忍下了這口氣，日後勢將無顏見人！

心裏略一盤算，却是勢難干休！

眼前之勢，萬難兩全，「鐵掌」劉昆面色一沉，已把內力聚於雙掌，以便必要時全力出手。

站在他身邊的各人，早已按捺不住。

「陰插手」劉剛怒叱一聲道：「我兄弟有公事在身，辦案拿人，那裏跟你有許多說頭，向陽君，識相的站起來跟我們過堂一走，要不然，哼——可就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向陽君目光向他身上一轉，唇角未掀道：「你又是誰？」

「連我陰插手劉剛劉二爺的大名你都不知道，還敢到岳州地面上來撒野！」

嘴裏說着，劉剛足下一移，霍地向着

向陽君身前襲過去——雙方距離原在一丈開外，陰插手劉剛只一個箭步已竄到了近前。

原來劉氏三傑中，就只這個劉剛，性子最暴，雖然明知道對方這個辮子大漢武技高強，但是到底怎麼一個高強，他却並不曾親眼看見，反倒是自己這邊，除了自己兄弟三人之外，更難得請到了「武勝鏢局」的連、周二位鏢頭，再會合本衙的十二名紅衣快捕，這等聲勢不啻是近年所罕見。

這麼多的人，大舉出動，竟然全怕了對方單身一個人——這是「陰插手」劉剛死也不肯相信的事。

他這裏一心盤算着，拿着了此人，在府台大人面前無疑是大功一件，可就沒有再深一層的顧忌到對方的扎手！

「鐵掌」劉昆想不到他兄弟竟然會有這麼一手，見狀大吃一驚，驚叱道：「慢着！」

奈何眼前情勢已是不及！

他們常辦案子拿人的，反正鎖鍊已時常在身，「陰插手」劉剛更是飛索拿人一等的高手。

是以，就在他身子猛然向前欺進的同時，右腕微振，「嘩啦」！一聲脆響，一條丈許長短，前有如意套鎖的銀色鎖鍊已自袖子裏飛了出來，直循着辮子大漢頭上飛落下來，當眞是又快又準。

「不知死活的東西——」嘴裏說着，向陽君舉手一抄，已把飛來的鎖鍊抓在手上——

此時陽光正盛，映襯得他那張臉火也似的紅，包括他伸出來的那隻手，也都是火紅的顏色。

也不知是他身具異功，抑或是大家的眼睛看花了。

總之，就在他的手方一抓抄住那根鎖鍊的同時，忽然間那根鎖鍊子倏地變成了赤紅顏色——

是以抓持着鎖鍊另一端的「陰插手」劉剛，當場鬼也似的嘶叫了起來。

肉手抓在赤紅的烙鐵上是一件什麼滋味，眼前的劉剛也就是什麼滋味。

一片嗤嗤聲響，冒散出大股燒焦皮肉的腥臭白烟！

「陰插手」劉剛的罪可是受大了。

妙的是，儘管如此，他却無法擺脫掉手上的這根鍊子。

透過向陽君的那隻結實手臂，非但注入鐵鍊不可思議的奇熱之力，更有一種莫明其妙的吸力，緊緊吸黏着鎖鍊那端劉剛的一隻手，使得他雖然施出了全身之力，也是擺脫不開。

「陰插手」劉剛慘叫聲中，早已疼得面無人色！

眼看着那隻持有鎖鍊的右手，在極爲短暫的瞬息之間，已經燒得皮開肉爛，成了黑糊糊的一片，其勢更未因此而中止，尚在繼續下去。

劉剛的奇慘災情更有甚之——原因是他負痛情急之下，另一隻左手情不由己的抓向鎖鏈，一時這隻手也同另隻手一樣的糾纏不開來。

事發突然，任何人目睹及此，都不禁嚇傻了。

「陰插手」劉剛起先尚在大聲吼叫不已，不旋踵間已是聲嘶力竭！

坐在椅子上的「向陽君」，冷冷笑道：「你這種人動不動就用鎖鏈子鎖人，今天也叫你嚐嚐這條鎖鏈的厲害，包管以後你再也不敢亂鎖人了。」

說話之間，「陰插手」劉剛早已疼得全身亂顫，一雙手掌上滋滋亂响，蒸散出大片爆燒油脂氣息，倏地雙眼上翻，當場疼昏了過去。

向陽君見狀鐵鏈微抖，「陰插手」劉剛霍地摔了出去，「噗通」一聲倒在樓板上，直挺挺的似塊木頭，動彈不得！

「鐵掌」劉昆，劉吾，目睹及此，早已痛穿心肺，相互向着倒地的劉剛撲了過去。

同時之間，「武勝鏢局」的「開碑手」連雲奇，「海馬」周天，率同十二名紅衣快捕，更是不待招呼，猛地快撲過去，「唰」的一聲，將那個被稱爲「向陽君」的辮子大漢團團圍住——只是却再也沒有一個人，胆敢冒然出手！

向陽君仍然一動也不動的坐在位子上——他越是處之泰然，身邊各人越是不敢輕舉妄動！

是時，劉氏昆仲已把倒地的劉剛扶起來。

只見劉剛緊咬牙關，面如金紙，全身上下猶自在不停的顫抖着，那副形樣簡直去死不遠！

手足情深，目睹及此，劉氏昆仲一陣子心痛，不啻切膚挖肌——

「鐵掌」劉昆鐵青着臉，霍地站起，轉向位子上的向陽君冷笑一聲道：「向陽君，你竟然對我兄弟下此毒手，今天撇開官面上的公事不談，就此一端，劉某人也不能與你善罷干休——」

言罷霍地二次逞力，正待向着對方座前撲來——

座上的向陽君，忽然哼了一聲道：「劉老大，你少安勿躁，你那個寶貝兄弟還死不了。」

這句話使得劉昆待將撲出去的身子，忽然爲之定住。

「你說什麼？」

「我說你兄弟還死不了，」向陽君用着冰冷的口氣道：「返回之後，立刻爲他包紮雙手，在冰窖子裏睡上三天，身上的火毒一退，這個傷也就好了，這都怪他不知天高地厚，却是怪我不得！」

一旁的劉吾聞言，趕忙招呼着一名捕快，速速將「陰插手」劉剛畢挺的身子抬了下去。

「鐵掌」劉昆冷臉怒道：「我兄弟奉公行事，又是那一點不對？朋友你不該妖術傷人，今天却是放你不得——」

話聲微頓，緊接着怒叱一聲，道：「拿！」

「拿！」字出口，十二名紅衣快捕同時掄臂拔刀，嗆啷！一陣子亂刀鳴聲，十二口「厚背紫金刀」同時拔在了手上，迎着陽光，爆射出奇彩異光！

就在十二快捕拔刀出鞘的一刹，「武勝鏢局」的兩位鏢師——「開碑手」連雲奇，「海馬」周天兩個人已快速的向着向陽君兩側切了進去。

練功秘訣

最高級的武功

麥海雲

武術方面的功夫有內功和外功之分，硬打硬的拳脚屬於外功，至於練習內勁的功夫就是內功也，內功仍有拳脚的配合強大的內勁一齊發生，稱做內家拳，此外，更爲精深的內功就不止練習武功那麼簡單，而且屬於練氣的一種功夫，由靜坐做起，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便會變成神仙，不食人間烟火。

從靜坐到成仙成佛的境界，當然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因此，在這一段時間之內，同時養成一種十分厲害的武功，出手傷人，達摩祖師面壁九年，變成了活佛，在這九年之內，他兼習易筋經，故此，他的內功已臻化境，由此可證明了內功雖然有兩種途徑，練習能够傷人的內勁或者借此進入成仙成佛的境界，兩種途徑可混合爲一。

內功從靜坐開始，事實上一個人不必練習强大的內勁，希望變成武林高手，只是想保持健康，多福多壽，那就天天花一段時間練習靜坐，仍有妙用。

靜坐的時候，應該有一個靜室，家內任何一處，只要那個地方聽不到外邊的嘈吵聲响，便是能够靜坐的靜室了，如果要坐在床，不宜坐在有彈弓的床，以免身體搖擺不定。

早晚俱可靜坐，時間方面不計久暫，初時也許只能靜坐十五分鐘，後來或者會延長到一小時之久，功夫深厚的人，往往在晚上八點鐘開始靜坐到黎明，一要天亮然後散功，卽是說，他以靜坐的方式代替睡覺。

靜坐的時候，最重要的是順其自然，腦袋裏面不要胡思亂想，呼吸只是順勢延長，每一次吸氣直達丹田已經够了，切勿讓那種氣留在腸肚之內，故意使它的時間拉長，否則，有可能患「氣痞」之病，身體中部隆起，好像經常吃飽，那是腸胃氣體太多影响使然，屬於慢性病之一，但有此種情形發生，便要延醫診治。

靜坐的時候，應該上下兩排牙齒咬緊，舌尖向牙關放好，輕輕的貼住上排牙齒，脊椎骨一定要正，坐下的時候，左右兩手按住膝頭，擺好了坐的姿勢，就上下前後幌動一會然後坐正，先求臀部坐正，那就腰骨自然伸直，但又不可勉强伸高，古人說，靜坐要涵胸拔背，卽是說，胸部不要挺起來，背部雖然微曲，但仍不要變成駝背。

左右兩手上下相壓，切勿使勁，放在靠近丹田之處，坐下的時候，用單盤膝雙盤膝，同樣的收效，如屬黎明卽起，應該洗漱之後暢通大解小解，然後再坐，窗戶必須打開一點，使空氣流通，如屬寒風，可以閉窗靜坐。

靜坐之前，先行吐氣，盡力把胸腹之間的隔夜污濁氣體吐出來，然後由鼻中緩緩的吸入新氣，吐的時候要快，吸的時候要慢，一吐就要吐盡，一吸就要吸盡，如是者，經過十次八次的深呼吸，才開始靜坐。

靜坐之法各有不同，最普通的靜坐法就是左脚在下，右脚加於左腿之上，習慣了它，便是雙盤膝，兩條腿的脚心向天，交义靜坐，至於道家方面的坐法，稱做五心朝天坐，或金剛坐等。

最重要的是在坐時忘記一切，好像書上說的「入定」。

那雙眼睛要輕輕垂下，似閉非閉，似開非開，卽是微睁雙眼，但却視而不見。

如果覺得靜坐的時候空空虛虛，無所寄託，那就「意守丹田」，在臍孔之下一寸到兩寸的地方稱做丹田，此乃男性聚精之處，亦卽人體的中心，守丹田的意思，就是沉住一度氣，使自己的身體，坐得更穩。

習慣了這種靜坐，自然而然的會採用腹式呼吸，卽是說，每一次呼吸之際比較拉長，而且吸氣的時候小腹微微向前突出來，腹部並非吸氣之處，它會得在吸滿了氣突出，因爲肺部向下推進，如果每一次吸入都是肺部向下伸展的，那個人自然會延年益壽，原因是吸入的氣體較多，精神飽滿。

從靜坐方面獲得的好處對練功方面大有帮助，至於較爲高級的人，還可以因此踏進了修道的境界，逐漸把靜坐的時間延長，所吃的食物亦加選擇，發展到變成一些接近深山古寺居住的道士或和尚那種境界，覺得心情寧靜，一塵不染。

照道家的指示，靜坐到了一個特殊的境界，就會有一條暖氣從丹田透升，沿着尾閭骨直上，經過脊椎，又再越過頭顱，然後由前額伸展到下邊去，另外一條暖氣則由丹田透上胸部，超過頸子的喉管，到達唇片之上，在口鼻之間與背後透過來的暖氣會合，變成循環不息，因此，百病全消。

這種境界只是初步的功夫，如果繼續發展下去，便會發生另外一種妙境，由淺入深，逐漸不食人間烟火，只吃少許的山菓，喝些泉水，那就够了，整天時間差不多是在十分寧靜的狀態下度過的，所謂山菓，包括新鮮的水菓以及乾菓，例如花生，合桃之類，那時進入一個奇異的境界，有時靜坐之際，忘記了自己，一坐就是兩三天，不眠不食，這樣子過下去，逐漸神遊太虛，終於有一天在十分寧靜的狀態之下進入死亡的國土，心臟停止，不再呼吸。

在深山野嶺的洞穴之內，往往發現了這種硬化了的屍體，這一類情況反映出有些人練氣還元，自動停止生命的延續，以普通人的目光看來，這是變相的自殺，但以道家的精神來說，就是成仙變佛，因爲死時毫無感覺，同時沒有痛苦，那是最大的慰藉。

一個武林高手到了晚年，多數練習靜坐，從事這種返本還原的功夫，有些人能够做得到，超過八十歲，就此結束自己的生命，另外一些人却辦不到，也許能够活到九十歲過外，但却像普通人似的死於疾病，並非自然而然的死亡。

一向學習武功的人，都有此感覺，以爲練內功勝過外功，至於內功，最高深的境界就是返本還原，在很寧靜的情況之下緩緩離開塵世，毫無痛苦，不管這種說法是否值得稱讚，總之，這個信念至今仍是武林中人所崇拜的，值得在此提一提。

「開碑手」連雲奇施展的是軟兵刃——「亮銀鞭」，「海馬」周天却是一雙「分水蛾眉刺」。

二人一左一右，像是商量好的一般，身子乍然一凑上去，雙雙同時出手。

亮銀鞭摟頭蓋頂，蛾眉刺分點兩肋。

兩股兵刃同時逼到。

然而就在這一刹那，連雲奇，周天二人忽然覺出了不對——他二人身子方自切進之初，忽然感覺到由向陽君坐處擴散出大股的力道，這股子無形力道猝然向外擴散而出，形成了一個極大壓力圈，大大的影响了二人向前的衝勢。

緊跟着向陽君手上的鎖鏈霍地掄起，看上去就像是趕車的車把式猝然舞動大鞭一般，天空中像閃電般的亮了一亮，只聽得叮噹聲响中，連雲奇的亮銀鞭以及周天的一對分水蛾眉刺，雙雙隨着向陽君舞開的鎖鏈勢力，捲上了屋頂。

連雲奇周天兩個人，更由不住被雙雙帶飛直起，一左一右跌出了丈許以外。

說時遲，那時快——十二名紅衣快捕却在這時大舉攻出，一片叫囂喝叱聲中，十二把「厚背紫金刀」劈閃出十二道刺目眩光，十二雙脚步同時向前闖踏進去。

當他們撲向距離向陽君身前三尺左右時，和先前的連周二人一樣，忽然遭遇到了向外擴散而出的大股勁道——這股勁道之猛，竟使得十二人無法近身，幾乎同時不由自主的向外反彈而出。

那「辮子大漢」向陽君更不因此而止，手上的那根長鎖鏈子緊跟着向外一掄，嗍啦啦一陣疾風捲過，只聽得一陣叮噹金鐵交鳴之聲，十二捕快手上的十二把「厚背紫金刀」紛紛脫手飛出。

樓堂之內一時間光華亂閃，滿天飛刀，唏哩嘩啦散落得滿地都是。

這番聲勢，自是駭人已極！

一捕快想是抓刀過緊，連刀帶人一併被扯上了半天，碰！一聲斜撞在樓板上，登時頭破血流，當場昏厥了過去，衆捕快目睹及此，俱都嚇得目瞪口呆，一時作聲不得！先時跌翻在地，兩名鏢頭之一的「海馬」周天，一個咕嚕自地上躍身而起。

此人有一手暗器——「雙手飛刀」，在岳州地面上堪稱獨一無二，此刻情急之下，決心要借這雙飛刀爲自己找回面子來，當時身軀向外快速的一閃，兩隻手方自向腰間一探，還沒有來得及拔刀出手的當兒，空中銀光一閃——耳聽得向陽君一聲朗笑，說道：「你敢！」

「海馬」周天抬首不及，身邊上鎖鏈子嘩啦一响，已吃自空而落的一條鎖鏈子將身子緊緊纏住，一時手脚掙脫不開，踉跌倒在地。

「開碑手」連雲奇縱身向前，探手把他由地上拉起來，相顧默然，俱都覺得臉上無光！

不過是轉瞬之間，十來個人全數被他擺平當場。

明眼人如座中的那雙文士兄妹，俱都看出「鐵掌」劉昆這一方面大勢已去——

那個紅衣姑娘於驚心之下，未始沒有一番激動，曾經不止一次的想由位子上站起來，却都被她那個看來極其斯文的哥哥用目光止住。

眼前情勢，由於這個號稱「向陽君」辮子大漢的出手，已使得敵我雙方情勢爲之大大的改觀。

「鐵掌」劉昆眼看着一干手下，幾乎在對方舉手的當兒，紛紛落敗，根本連對方的身邊兒也偎不上去——就人數論，自己這邊顯然是以壓倒的優勢，但是如就實力而論，對方却更具有絕對的優勢，相差之遠何止一皮？

把這一切看在眼睛裏，劉昆那張臉頓時有如一塊寒冰般的凝住了。

向陽君却在這時候緩緩的由位子上站了起來。抖了一下他身上的那襲繡有「旭日東昇」的湖色長衫，他由桌子上拿起了他那個青色長包，揹在背後，冷峻的一雙眸子在樓廳裏一轉！凡爲他目光所接觸的人，無不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冷戰——那一個不要命的，還胆敢向他出手？

「鐵掌」劉昆的臉色，不祇一次的轉變着，先青後紅，遂即由紅又轉成了白。

那只有極其細心的人，才能由他面色的轉變，看出他內心的詭異！

一角，黑衣文士緩緩的自位子上站了起來。

紅衣姑娘跟着也站了起來。

向陽君根本無視於這一切，只見他抖了一下袖子，落下了一錠約有五兩重的銀子，用以開發酒菜與這裏的一切損失，應該綽綽有餘。

就在他碩健的背影，方自轉過的一刹間，只聽「鐵掌」劉昆發出了憤怒的一聲斷喝——

「小輩——你想走麼？」

話聲一落，身子又如旋風般的猛襲了過去。

「鐵掌」劉昆早已蓄勢以待，雙掌上眞力凝聚，身子一撲過去，二話不說，陡地施展他生平最稱得意的「鐵掌碎石」之功，雙手一上一下，向着向陽君背後拍按了過去。

各人目覩之下，由不住大吃了一驚，因爲他們實在不明白，劉昆何以還會如此蠢動，俱不禁爲他捏了一把冷汗！眼看着那個辮子大漢向陽君的壯健身子，霍地向後一翻，只聽見「唰！」的一聲，在他腦後的一根大髮辮，倏地甩起來，矯若盤空之蛇，直向着劉昆臉上猛抽了過來。

「鐵掌」劉昆，做夢不曾想到對方會有此一手，彼此出手疾若電光火石，眼前情景，不須要精於武功的行家，誰也都能看出來——

向陽君想躲開劉昆的雙掌固所不能，劉昆要閃開向陽君的那根髮辮，更是不可能。只聽見「碰！碰！」兩聲重响，聲若擊革！

鐵掌劉昆的兩隻鐵掌，全都擊中在向陽君的胸腹之上，妙的是被擊者儼然無事，而出手的劉昆，却像是遭到了極大的痛楚。

在兩聲輕脆的「喨喨！」聲裏，劉昆的一雙腕骨，雙雙齊腕折斷！

一刹間他的臉色變得鐵青。向陽君對他的懲處，尚不止此，最稱淩厲而有致命之危的出手，還在於那根甩出的大辮子上，——一股尖嘯聲中，這根髮辮活似一條軟鞭直向着劉昆面門抽到。　（未完）

正宗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楚小楓與簡飛星各自突然出擊，把藏身樹後，那兩名神秘組織派來監視簡飛星的魔徒殺死後，王平回來報告，說是已派出人手，前往湘江偵查三艘可疑大船，只是還未摸清楚究竟那一艘大船是囚禁簡飛星妻女，須多等片刻，方始能够查出，各人正交談間，驀聽有脚步聲傳來，楚小楓命王平等隱蔽身形，他也飛身上樹，簡飛星則大步踏出林外，來人爲一黑衣勁裝大漢，向簡飛星詢問，他們派來監視的人何在，簡飛星謊稱沒有見到，黑衣人說他們不會離去，現在形勢複雜，有迎月山莊和排敎丐帮的人——

揮刀除強暴

簡飛星道：「老夫除了和楚莊主動手一戰之外，還沒有遇上過什麼別的人。」

黑衣人道：「楚小楓跑了？」

簡飛星道：「我不知道，可能就在附近。」

黑衣人道：「情形有點不對，簡大俠不用留這裏了。」

簡飛星道：「到那裏去？」

黑衣人道：「去見敝上。」

簡飛星道：「不行，我要在這裏等楚莊主，和他決一死戰！」

黑衣人道：「情勢有了變化，不用再等下去。」

刦舟救弱質

簡飛星道：「老夫如是殺不了楚小楓，我只好死在他的劍下，希望你說話算話，能如約放了我的妻女。」

黑衣人道：「其實，簡夫人和兩位姑娘，安全的很，簡大俠不用多慮。」

簡飛星道：「老夫沒有看見我的妻女之前，老實說，我還是有些不太放心。」

黑衣人笑一笑，說道：「只要簡大俠殺了楚小楓，立刻就可以見到你的妻女們了。」

簡飛星道：「其實，老夫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想法子見我的妻女一面。」

黑衣人道：「簡大俠那個要求，好像並不過份。」

簡飛星道：「閣下能不能轉告貴上一聲，使老夫見她們一面，只見一面，老夫確知她們還活着就是。」

黑衣人道：「簡大俠，爲什麼不去和敝上談談呢？」

簡飛星道：「談談，爲什麼？」

黑衣人道：「簡大俠的要求，合情合理，在卜相信，敝上定會答應。」

簡飛星道：「他在那裏？」

黑衣人道：「距此不遠。」

簡飛星微一沉吟，道：「我和楚小楓約好了在此作決死一戰。」

黑衣人道：「情勢已有變化，用不着等他們了。」

簡飛星道：「好吧！老夫身在矮簷下，不能不低頭了，閣卜請帶路。」

黑衣人也不再多言，轉身向前，疾步行去。

簡飛星抬頭向樹上看了一眼，緊追在那人身後行去了。

沿小徑行約三百丈，突然折向一片荒草叢中。

那是一座土崗，一面緊臨湘江，一面靠山，生滿了及膝荒草。

江畔依山，地形本來十分複雜，現在加上了幾個門戶的高手，各設埋伏，使原本複雜的地方，更是充滿着殺機。

黑衣人帶着簡飛星在荒草中左折右轉，又行百丈左右，才停了卜來。

簡飛星耳目靈敏，暗中留心，發覺了行經之處，有很多埋伏。

他沒有揭穿，故作不知。

但他心中明白，這個人的身份，非同小可了。

一路上，被他發覺的，已有十道埋伏，他相信，沒有發覺的，至少還有個三五道埋伏。

這十道埋伏中，至少有五十個人。

簡飛星明白了自己，已進入了龍潭虎穴中。

就在數百丈外，楚小楓也帶了一批人手，也在四面設卜了埋伏。

他沒有發覺有多少個埋伏，也沒有發覺埋伏的人手，但他知道確有埋伏。

丐帮，排敎，也有人在江中，江岸上活動。

黑夜，掩遮了很多的秘密，很多的殺機。

這個表面上看去，荒凉的湘江岸畔，此刻，却是有着無比的凶險，但表面上看去仍然是那麼平靜。

簡飛星靜靜的站着，那黑衣人兩道目光，盯注在簡飛星的臉上看了一陣，道：「閣卜見了敝上之後，準備如何回答？」

簡飛星心中忖道：這小子，看來是別有用心，把我引入了埋伏之中，竟然有準備翻臉的感覺。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這要看貴上如何問了，實話實說，簡某人生平不善說謊。」

黑衣人嗯了一聲，道：「如若在卜問你呢？」

簡飛星呆了一呆，道：「你……」

黑衣人接道：「事實上，我就是這裏首腦。」

簡飛星怒道：「你好卑卜好陰奸。」

黑衣人道：「簡大俠言重了，說不上什麼陰險，更說不上卑卜，兵不厭詐，既然雙方無法互相信任對方，在卜也只好用點手段了。」

簡飛星道：「我明白了，你把老夫引入此地，只是想把老夫圈入這一片絕地之中，是麼？」

黑衣人道：「這樣嚴重。」

簡飛星道：「你在四週設卜不少埋伏，却把老夫引入中間，用心不問可知。」

黑衣人歎息一聲，道：「佩服，佩服，在卜自信設伏十分機密，但依然無法瞞過你簡大俠的耳目了。」

簡飛星道：「老夫本來也沒有如此精明，只是老夫剛受到別人的利用，不得不小心一些了。」

黑衣人道：「其實，你不用小心，只要說實話就行了。」

話聲一頓，接道：「我派去接應閣卜的兩個人，現在何處？是否已經遇害？」

簡飛星道：「不知道，老夫好像已經回答過這個問題了。」

黑衣人道：「咱們也聽過了，不過，我不信，那麼活跟的一個人，怎會突然的失去踪跡，而且一點聲音也未傳過來。」

簡飛星道：「你懷疑是老夫殺死了他們？」

黑衣人道：「只有你出其不意的出了手，才使他們全無防備。」

簡飛星道：「不是我，信否由你。」

話聲一頓，接道：「看來，在卜要想見我妻女一面的機會，並不可得了。」

黑衣人道：「那倒不是，得要我能證明你，確然和咱們十分合作，在卜立刻可以帶你去見她們。」

簡飛星說道：「好，你求個證明出來吧？」

黑衣人冷冷說道：「簡大俠當眞要求證一卜麼？」

簡飛星道：「不錯。」

黑衣人道：「在卜可以把楚小楓引入一片絕地看看簡大俠和他動手。」

簡飛星道：「把楚莊主引來此地？」

黑衣人道：「對！不知簡大俠意卜如何？」

簡飛星略一沉吟，道：「好！簡某人可以答應，不過，在卜也有條件。」

黑衣人點點頭，道：「什麼條件？」

簡飛星道：「楚莊主成就不弱，在卜和他有過一陣搏殺，那塲戰，在卜還不幸受了創傷。」

黑衣人道：「這個，我知道。」

簡飛星道：「所以，決一死戰，我並無必勝把握……」

黑衣人接口說道：「我可以派人帮助你。」

簡飛星道：「帮助我，如若老夫不是楚小楓的敵手，我想不出天卜還有什麼人能够帮助我。」

黑衣人笑一笑，道：「好！簡大俠豪氣干雲，在卜好生佩服。」

簡飛星道：「所以，在卜未和楚小楓動手之前，在卜要見妻女一面。」

黑衣人道：「這個……」

簡飛星接道：「這唯一的條件，決不討價還價。」

黑衣人冷聲道：「這個，只怕有點困難。」

簡飛星雙目中神光暴射，凝注在黑衣人的臉上，緩緩說道：「你是不能作主，還是不願答應。」

黑衣人道：「令正，令嬡，都在一個很機密的地方，而且，距此地還有一段距離，如若召她們來此，怕不太安全。」

簡飛星心中明白，但故作不懂，道：「不太安全，怕什麼?」

黑衣人道：「楚小楓有不少的屬卜，他們可能會出手攔截，而且江湖上，兩個最具實力的丐帮，排敎，也有很多高手，集中於此，表面上看來，這湘江岸上，十分平靜，但骨子裏，却是暗濤洶湧，異常的凶險。」

簡飛星道：「這是閣卜的事了，我想，總有辦法，使我們見上一面。」

黑衣人道：「這個，這個……」

簡飛星接道：「閣卜，你聽着，我所以受你們擺佈，那是因為你們搶去了我的妻女，她們還好好的活着，我也就不得不聽命行事，如是她們受到了什麼傷害，在卜就要替她們報仇了。」

黑衣人笑一笑，道：「不會，不會，簡大俠可以放心，咱們說話算話，決不會言而無信。」

簡飛星說道：「那很好，我現在要見人。」

黑衣人冷聲道：「簡大俠，一定要見麼?」

簡飛星道：「不錯，這一點，在卜決不讓步。」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簡大俠，在卜已經讓步很多了。」

簡飛星冷笑一聲，道：「老夫也受够了你的閑氣。」

黑衣人道：「簡大俠，小不忍則亂大謀，希望你顧慮到你妻女的安全。」

簡飛星道：「沒有見到她們之前，在卜無法確定她們是不是很安全。」

突然右手一抬，鋼刀尖端，寒光一閃，刀鋒已經逼上了那黑衣人的咽喉。

拔刀之快，眞如閃電。

黑衣人呆了一呆，笑道：「刀過無聲，果然名不虛傳。」

簡飛星道：「我知道這四週，有很多的埋伏，只要你覺着他們出手援救的手法，能強得過我，那就不妨招呼他們一聲試試。」

黑衣人笑道：「簡大俠既知此地有埋伏，殺了區區，你也一樣不能離開。」

簡飛星冷冷說道：「老夫一生履險如夷，這一點小小的陣仗，還嚇不住老夫，老夫顧慮的，就是我妻女安全……」

黑衣人接道：「她們很安全，但如閣卜不能依照我們的條件力行，那就很難說了。」

簡飛星道：「哦！那又怎麼樣?」

黑衣人道：「咱們沒有法子保障令嬡，令正的安全。」

簡飛星道：「這是威脅！」

黑衣人道：「談不上威脅，在卜說的是眞眞正正事實。」

簡飛星道：「但我在未見到拙荆和小女之前，她們也許早已經不在人世了。」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簡飛星難道你眞的是不吃敬酒，吃罰酒麼?」

簡飛星道：「老夫可殺不可辱，你說話最好先想清楚。」

黑衣人道：「簡飛星你眞的不顧你妻女的性命了麼?」

簡飛星道：「顧慮。」

黑衣人冷聲道：「顧慮，就要聽命行事。」

簡飛星道：「那必須她們先活着。」

黑衣人突然舉手互擊三掌。

但見人影閃動，草叢中，突然飛出了四個黑衣人，把簡飛星給圍了起來。

簡飛星四顧了一眼，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黑衣人道：「如若簡大俠不能為咱們所用，至少，咱們不能把你簡大俠，留給別人所用。」

簡飛星冷冷一笑，道：「你們想殺了我。」

黑衣人道：「好像是吧！」

簡飛星道：「這才是你們眞正的用心，先殺我的妻女，再殺了我！自然，最好辦法，就是我和楚莊主拚個同歸於盡。」

黑衣人道：「簡飛星，你先看看他們手中的東西，再作計較如何?」

簡飛星凝目望去，果然發覺了四個黑衣人，各執着一個黑色的短筒。

黑衣人道：「那鐵筒，叫作追魂毒筒，筒中裝着一種沾肉卽潰的毒水，一點中身，神仙難救，每一個鐵筒上，有一十二個細孔，在一種強大的壓力之下，每一個細孔之中，都逼射出一綫毒水，遠及兩丈之外……」

簡飛星冷冷說道：「小孩子就會玩東西，算不得什麼。」

黑衣人道：「我們計算過，在這樣的距離卜，四支水筒齊射，就算閣卜武功高強，也無法逃過這場大刼大難。」

簡飛星雙目中神光暴射，冷冷說道：「諸位可要試?」

黑衣人一揚手道：「殺！」

隨着殺字，一道寒芒，疾射而至。

事實上，簡飛星對這等歹毒的暗器，心中也有着很多的顧慮。

就在黑衣人發動的同時，圍在四週四個殺手，也同時揚起了右手。

簡飛星刀光也暴射而出。

刀往上舉，人却向卜滾。

只聽一聲金鐵交鳴，黑衣人打出的一個七首，被簡飛星一刀震飛。

簡飛星飛出的刀勢，震飛了七首之後，餘勢不衰，斜斜向上飛去。

四個黑衣人手中的毒水，已然激射而出。但簡飛星却借勢貼地一個飛竄，脫出了四人的圍困。

這不過是一刹那間。

三方面，幾乎是在同一時間，一齊發動。

簡飛星人飛兩丈，一個騰身而起，天馬行空一般，一掠數丈，順勢接住向卜沉落的銀刀。

但四個黑衣人也够快，一擊未中，立時轉身向敵。

如是簡飛星移動稍慢，必為所傷，幸好，簡飛星一步未停，人已騰空而起。

四個人略一猶豫，簡飛星已落入了草叢之中。

這時，那發出飛刀的黑衣人，突然悶哼一聲，一卜子栽倒地上。

手執毒水筒的黑衣人霍然轉過身去。

只見那倒卜的黑衣人身旁，仍然站着一個黑衣人。

這些人，都穿着黑衣，服色掩遮之下，很難看清楚面目。

未來及喝問，那站着的黑衣人已然欺了過來，道：「你們好蠢。」

劍光閃動，四個手執毒筒的黑衣人，齊齊倒了卜去。

簡飛星飛掠而至，道：「什麼人?」

他對那些噴射出毒水的鐵筒，有些害怕，却不畏懼武功高強的人。

黑衣人突然一劍，殺了四人，立刻還劍入鞘。

那顯然對簡飛星沒有什麼敵意。

但情勢詭異，簡飛星不能不暗自戒備着。

銀刀橫胸，道：「閣下怎不說話。」

一個極低微的聲音，傳入了簡飛星的耳際之中，說道：「簡大俠，咱們身處極端險惡之境，必須要早些離開，現在，他們不肯出手，是對我的身份不明，最好的辦法，就是咱們借搏擊之法，速速離開此地?」

簡飛星很熟悉那個聲音，立刻辨認出來是楚小楓。

簡飛星心念一轉，厲聲喝道：「你好惡毒手段。」

忽然一刀，迎胸劈去。

黑衣人突然拔劍一揮，閃起了一道寒芒。

一聲金鐵交鳴，簡飛星突然飛身而起，一掠數丈。

黑衣人沉聲道：「那裏走?」

疾躍追去。

這一聲呼喝，似乎是露出了馬脚。

但見四面草叢中人影閃動，六道寒芒直射而至。

那不是暗器，是人，以急如閃電的身法，連人帶兵刃投射過來。

這時楚小楓人在空中，正是向卜沉落之勢。

四面圍襲而至的人影，兵刃，有如泰山壓頂一般，羣集而至。

楚小楓，長劍盤頂，蓋住了身軀。

但他餘勢將盡，正是強弩之末，很難封擋得住。

這說明了，羣起圍襲之人，都非泛泛之輩。

兵刃交擊聲中，楚小楓硬被那羣襲而至的刀劍，壓落實地。

簡飛星大喝一聲，人刀合一，直衝過來。

刀芒過處，鮮血濺飛。

兩個執劍的黑衣人，死於簡飛星的刀卜。

另外四個人，雖然沒有中刀，但却被那一股凌厲的刀風給逼退數尺。

好凌厲的一刀。

楚小楓緩過了一口氣，說道：「好刀法。」

長劍疾出斜挑，但見寒芒閃轉了兩卜，四個黑衣人中，又有兩個人倒了卜去。

這兩劍招數奇幻，見所未見，簡飛星也不禁看的呆了一呆。

餘卜兩個黑衣人，看的楞住了。一時間，忘記了出手。

簡飛星銀刀連閃，刺中了兩人的氣海穴。

一身武功，數十年苦修，立刻化為烏有。

兩個黑衣人心中警覺有異時，武功已失，穴道已破。

簡飛星冷冷說道：「老夫不為已甚，只是破了你們的武功，你們能從此回頭，作一個安善良民……」

兩個黑衣人相互望了一眼，突然舉刀刺向對方。

各中要害，並屍偕亡。

簡飛星微微一怔，道：「這兩個人的性子，好生剛烈。」

楚小楓道：「他們身受一種嚴酷的規法控制，就算他們想走，那個組合，也不會放過他們。」

簡飛星道：「說的也是，如若被整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境界，倒不如這樣死了乾脆。」

放低了聲音，接道：「老弟，這地方的埋伏不少，決不止此，怎麼還不見他們發動。」

楚小楓道：「他們在等，等待最有利的時機再出手……」

笑一笑，道：「還有一個可能，他們再等待另一道施襲的令諭。」

簡飛星道：「走，咱們不用等他們，一路殺出去吧。」

橫刀當先，向前行去。

楚小楓劍隱肘後，戒備而行。

大出兩個人意料之外，沿途上再無截擊之人。

簡飛星，楚小楓都感覺到了途中還有很多的埋伏，但却不知何以這些人不肯出手。

離開了那一片荒凉的山坡，草原，楚小楓才緩緩說道：「簡大俠，令正和令嬡，已經有了卜落。」

簡飛星喜道：「在那裏?」

楚小楓道：「船上。」

簡飛星道：「好極了，咱們一起瞧瞧去。」

楚小楓道：「那艘大船上，已在我們的監視之卜。」

簡飛星道：「咱們已和他們衝突了，拙荆和小女，是不是有什麼危險?」

楚小楓道：「簡大俠，在卜來此之時

，已經叫他們找機會控制住那條大船。」

簡飛星道：「楚莊主，如是沒有這個機會，老夫也不便强求什麼，既然是有這個機會了，老夫覺着，應該……」

只見一條人影，迎面奔了過來。是劍童成方。

他身上一身濕，仍然不停的，滴着水珠。

顯然是剛由水中上來。

楚小楓低聲說道：「成方，情形怎麼樣了？」

成方道：「幸未辱命，四英由水中奇襲，一舉間盡殺了船上四個守衞。……」

簡飛星接道：「拙荆和小女呢？」

成方說道：「同簡大俠的話，夫人和小姐，都安然無恙，咱們有兩個人受傷，但守在那大船上的六個刀手，全都丢了性命。」

簡飛星道：「好……好！老夫一定要好好的報答他們一次。」

成方道：「簡大俠言重了，這都是敝主人的策劃，調度有方。」

簡飛星望了楚小楓一眼，無限感激的說道：「楚莊主，大恩不言謝，你我心照了。」

楚小楓笑一笑，道：「在卜也只是僥倖罷了，最重要的還是你簡大俠一生的作爲，仰不愧天，俯不怍地，所謂吉人天相，尊夫人和令嫒，才會有驚無險。」

簡飛星道：「唉！老夫慚愧的很，堂堂七尺軀，竟不能保護妻兒的安危。」

楚小楓道：「簡大俠，也不用自疚，陰謀，鬼計，防不勝防，此番總算平安脫險，倒是今後咱們應該如何安排，使她們不致於再蹈凶險，那才是當急之謀。」

簡飛星道：「不錯，老夫要把她們母女送回故居。」

楚小楓道：「簡大俠，已經和他們結卜了寃仇，此後相報，必甚激烈，簡大俠的故居，是否安全呢？」

簡飛星道：「這個麼？很難說了，老夫的居所，不過是一爿茅舍竹籬，那裏面沒有埋伏，也沒有守護之人，除了老夫之外，她們都不會武功，如是有人找上門去，她們可是全無抗拒之力了。」

楚小楓道：「這就要多多攷慮了。」

簡飛星道：「楚莊主這麼一提，倒叫老夫有些爲難了，江湖人物江湖亡，老夫個人的生死，倒未放在心上了，唉……不過，他們母女，却和江湖事完全無關，兩個人連武功也未學過。」

楚小楓道：「簡大俠一生在江湖上奔走，總有一兩位好友吧？」

簡飛星沉吟了一陣，道：「在卜有一位方外好友，不但武功絕世，而且，深通奇門數術，只是，他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知他是否答允她們母女留住那裏。」

楚小楓道：「道義之交，貴在知心，患難相助，那他如眞是你的朋友，應該義不容辭。」

簡飛星道：「好，老夫帶她們母女去見見他，他有能力保護她們，而且，那地方還十分隱密，江湖中人知曉的不多。」

楚小楓輕輕歎息一聲，道：「簡大俠，不要低估了對手，到目前爲止，我們還不知道他們眞正的身份，首腦人物是誰，但我們的一舉一動，却一直在他們的監視之中。」

簡飛星點點頭，道：「說的也是，他們對老夫家人卜了手，但老夫還不知道，他們是何許人物。」

楚小楓道：「這才是他們眞正的可怕地方，他們無所不在，整個江湖中的事，似乎是都在他們監視之下。」

簡飛星道：「但他們仍然無法逃過楚莊主的神算。」

楚小楓歎息一聲，道：「這是不足爲訓的事，這一次，咱們只是僥倖成功，一則是他們太大意，再則是咱們有丐帮和排教中人的人手協助，可一不可再，簡大俠還是小心一些的妙。」

簡飛星道：「是，是，有了這一次的教訓，老夫以後決不能再大意了。」

楚小楓道：「現在，咱們先去見過尊夫人，和令嫒。」

簡飛星道：「她們在那裏？」

楚小楓道：「成方會帶咱們去。」

成方帶兩人到江邊，登上一艘小船，然後，馳入江中，轉登上一艘大船。

夜色很黑暗，一切舉止都有些神秘的味道。大船上的艙中，點燃了一隻火燭。

但船艙四週，都拉上了黑色的布幕所以，在外面，看不到船上有燈火。

艙中，却點燃着兩隻火燭。

火光映照，艙中的景物，十分清楚。

一個中年婦人，帶着兩個二九年華的少女，坐在一邊。

她愁鎖眉梢，臉上仍有着隱隱的恐懼之色。

「秀芝，」簡飛星一步跨進了艙門，直向那中年婦人奔去。

見到了簡飛星，那中年婦人愁苦的臉上，忽然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意，舉手理一理鬢邊的散髮，道：「想不到，我們母女還能見到你。」

兩個少女却一齊站了起來，撲向簡飛星的懷中，道：「爹，好可怕啊！殺了好幾個人，流了很多的血。」

簡飛星神情激動，老目含淚，拍着兩位少女的肩頭，道：「孩子們，不要怕，事情已經過去了。」

二個少女也流下了淚水。

倒是那中年婦人，似乎是很沉得住氣，一直保持着平靜。

只聽她幽幽一歎，道：「飛星，是不是我錯了。」

簡飛星緩緩推開了兩位愛女，道：「秀芝，妳沒有錯，錯的是我，妳們竟沒有江湖的經驗閱歷，是我不應該離開妳們，給人可乘之機。」

中年婦人搖搖頭，終於忍不住含在雙目中的淚水，緩緩流了下來。

她舉手拭一下臉上的淚痕，道：「飛星，眞的是很可怕，他們威脅我，要傷害兩個女兒，那時間，我好想死，但我知道，我不能死，我必須留卜性命，想法子，保護她們兩姐妹。」

（未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蔘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街5號